

### 中國正宗

## 大然龙粉蟹.

###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擧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 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 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型(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 盒內有此「正貨鑑定書」

由即日起,所有振華牌851產品, 盒內均附有「正資鑑定書」,說明書 內印有楊振華寶等3 以作識別。購買時請向出售商號索 取發票(應註明振華牌851及正資 鑑定書號碼)



## 振華牌

## 超級營養液超級營養丸

### 提高人體體質功能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為,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减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外極高的讚譽: "人民日報】讚譽: "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 "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 "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為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 減免身體出現疾病



振華牌851發明人楊振華教授及其簽名式樣

總代理: 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國貨公司、藥房有售 電話:578 3721(4綫) 編者話廳報先生所著「尋龍奇俠列傳」之「五編朝陽」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敍述一個三角戀愛故事,火焰仙子和獨臂神尼年輕時同時愛上天游大俠吳正理,他因二女爲情爭鬥,拒婚事亦遁入空門,削髮爲僧,法號畢知僧,獨臂神尼徒,爲個子砍去一臂,亦遁入空門,收方英傑爲徒,爲如己後派他下山去殺火焰仙子……情僧畢知僧爲,故武林浩劫,去對付火焰門,非得方英傑不可,但表政林浩劫,去對付火焰門,非得方英傑不可,但方英傑中蠱,便用龍脈靈氣,培育新秀,尅制蠱毒,內容牽涉尋龍奇穴,風水成人之事,值得一讀。

繼「魔鬼的門徒」之後,歐陽雲飛先生另一新篇 「龍的傳人」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歐陽雲飛先生之佳 作向以文筆流暢,結構嚴謹,內容新穎風趣見稱, 喜讀歐陽雲飛著作之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

麥菁先生所著「殺手令」,麥浪先生所著「大盜 行」均在今期刊出,名家著作篇篇精彩,包你滿意!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綠魔」。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五 鳳 朝 陽(尋龍奇俠列傳之一) 方英傑逃婚上山,得獨臂神尼傳授武藝,藝成之日,

神尼派他下山做一件事…… 蕭 玉 寒 5

精選	短	篇	俠	義	奇	凊	故	事
	71							

鐵 籠 山(三國演義之四十四) ◀二 ▶ · · · · · · 徐 正 50 殺 手 令(湖海軼事奇聞錄) 侍衞奉令擒欽犯 無影刀法報血仇 · · · · 麥 菁 56
大 盗 行(江湖奇聞)

以盗治盗悟眞諦 發揚光大救小民 ……麥 浪

#### 俠 情 中 篇 傳 奇 故 事

丹 丘 狂(情俠希夷故事) ◀二▶

醒來不見英雄在 借名希夷鬧江湖 ……巴 人 69

龍 的 傳 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一▶

神州一聖龍家莊 滿門遭害剩一丁 …………歐陽雲飛 78

玉 辟 邪(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談判釋俘問題 準備易容冒充 …… 東方玉 85

巨 龍 幫(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九 龍 珮(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機智程小蝶 巧解天蠶索…… 臥 龍 生 101

浪子出馬(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慷慨解囊贈船 殺賊救美避嫌 …… 辛 棄 疾 109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亡命怪客(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酷刑逼供不遂 洩憤反遭姦汚 …… 東門 白 119

督 印 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 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 九 連 郵: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 埠 連 郵: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 年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侠世界

第33年

第2期

(總號165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片仔癀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癀為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 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為皮膚藥應用。療効神速,極為 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69 4590 傳真: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真:559 7762

十三彎, 非常 突見 上接虚空,下連黃土,險峻 一條山路, 盤旋而下 ,九曲

方英傑心道:這莫非便是武夷山

均不知道武夷山九松嶺的所在。 方英傑暗道:武夷山偌大地域, 他四周向人打探, 一連問了多人

的打 地土人亦未必知悉。延綿數百里,單問一 探起來。 這麼 因此便繞着武夷山脚,由東向西 想,他自己也不 單問九松嶺,只怕連當 由好笑起

人 武 九松嶺的位置。 這樣 包括漁樵耕讀,但依然無人知悉 山至峯脚走了一 一連又走了 圈半, 數日 幾乎已繞 問過不少

於是便深入 方英傑到此時也不由有點急了 但眼看又重返東面,依然茫無 山中,再從西向東,逢人

就正如他爲了甚麼去九松嶺一樣 傑心中,依然是一個不解的謎團,這九松嶺到底位於何處?這在方英

定的日子已近,方英傑幾乎已絕望 這天已是八月十四的傍晚,距約

**均傳了出來** 就在此時, 一聲清磬,突地從山

家人,要打探那人的行踪,那九松嶺 家銅製樂器,既有磬音,便必定有出 的所在,有誰比出家人更清楚了? 方英傑心中一動,暗道:磬乃佛

有一座甚小的茅棚,茅棚小得可憐去。轉過一個山坳,便見山崖下面 簡直有如土地廟。 這麼一想,便决然的循着磬聲尋

出來的。 那清脆的磬音,正是從小茅棚傳

方英傑走上前去,便看見一位乾

無歇

多也不少,連一點空隙也不見。 身子亦瘦小, 但恰恰擠滿了茅棚

何不建大 道:「大師,茅棚極小,絕無空隙, 自己的來意亦忘掉了,忍不住開口 一點?」

依然低垂眉目,手敲佛磬,

方英傑接連問了三次

問他一句,也是出於好 **熱** 一句,也是出於好意,不聽也罷,心道這老和尚冷得可以,我便力英傑年少氣盛,聞言面上不由

一下接一下的敲着,渾忘物我,無休蒲團上面,他面前擺了一個佛磬,正枯的老和尚,閉目垂眉,盤腿趺坐在

奇異的是,

必管人閑事?

茅棚極小 老和 ,尚的

方英傑驚異的直眨眼, 無空隙, 為 化甚至連

猜中了?

好厲害的目力,怎的便把我的心裏話

你又來此作甚麼?」

方英傑不由

一怔,心道這老和尚

老和尚卻又忽然開口道:「既然不

方英傑悶聲不語,

但也並沒出言

爲何又要冷口冷面?我又何必去

依然低垂眉目,手敲佛磬,聲聲老和尚不答,就連眉毛也沒跳一

理麼?

自然會解决,不决的你强去理會,理也理不了,那些武林恩怨,應決

應決的

豊

老和尚又忽然微微一笑:「其實你

非白費氣力?既然如此,你還打算

想起自己的來意,便忙道:「受人之托方英傑被老和尚一句提醒,這才

矣,何必强求廣厦千間萬幢?你又何冷電,道:「世人立於天地,可容身足開眼皮,瞥了方英傑一眼,目光銳如 方英傑年少氣盛, 老和尚的佛磬忽然停了

何地?」

1麼?呵呵,武夷山上九松嶺,六老和尚微笑道:「施主欲尋九松嶺

大師是否可以明示,九松嶺到底位於

忠人之事,

我豈能中途變卦?請問

此不知如何是好?請大師明示一二。」將盡,卻連送信的地方也沒尋着,因 托,送一封信函往九松嶺,這信非在 又道:「實不相瞞,我此行乃是受人之 八月十四日前送到不可,但眼看 了,他不知說甚麼才好,想了想, 方英傑被老和尚的謎樣的話弄懵 ---因日 才

老和尚目中精光一閃,忽然又逝

去,緩緩道:「施主欲送信函去九松嶺

難道連收信人的形跡亦不知道麼?」



問? ,他自然就會解答你心中的疑念,所托我送信的人道,畢知僧看了那封信 的自身前程?」 以我就來了。」 幹甚麼? 臉上掠過,又緩緩道:「施主尋畢知僧 而已,果然艱難之極。」 高僧,江湖人稱『無事畢知僧』,僅此 十四當日送到,收信人自然便會現身 只道尋着六盤山九松嶺,而且在八月 何便知在下的心事?」 ,他自然就會解答你心中的疑念, 連我亦不知道,祇知道他是一位得道 接信。至於收信人是誰,實不相瞞, ,莫非大者如武林大勢,小者如個 不知亦知, 既然如此 方英傑苦笑道:「托我送信的人 方英傑不由一愕,奇道:「大師如 老和尚微笑道:「施主心中的疑惑 方英傑搖頭道:「我也不知,但那 老和尚的精光又一閃,在方英傑 老和尚呵呵一笑,道:「知亦不知 , 又何必

尋龍奇俠列傳之一/蕭玉寒

底知不知道九松嶺的所在呢?」 欲再與老和尙糾纏,急道:「那大師到 方英傑到底難明這些謎語,便不 此,又何必去苦苦尋覓?」 微歎口氣,道:「施主就算尋着九松嶺 ,也未必就能解决心中疑惑, 方英傑不耐道:「在下尋着九松嶺 老和尙瞥了方英傑一眼,忽然又 旣然如

多

把信送到了 , 這事便完了! 大師到

J6

覓還鄉訣,認取涼宵念佛聲……」 爭勢已平, 江天風靜月華淸; 閒居欲 老和尚忽然輕唱一聲道:「虎鬥龍

J7

底知道是那裏嗎?」

欲知九松嶺路逕,老衲便告知你便 老和尚一頓,忽然又道:「施主旣

示 方英傑大喜,忙道:「那請大師贈

向左拐彎,松樹在右面,便向右轉松樹,便立刻轉彎,松樹在左邊,便拐彎進山,沿山路而行,每見路邊有 三座山脚,但見山口旁有棵松樹,便 後也就到了……施主好自爲之。」 彎。當見到第九棵松樹,便一直向前 上一劃,道:「從此處回頭向西,拐過 此時不必拐彎,路也再無分岔,然 老和尙以手中的佛磬擊子 ,在地

英傑心性靈慧,過目不忘,倒也一一拐,便把人的腦袋也搞亂了,幸而方 記準老和份所示的路向。 便把人的腦袋也搞亂了,幸而方 老和尙這一輪左拐右轉,右轉左

轉身而去,掉轉頭來,向山外走去。 老和尚的磬聲又響了起來。 方英傑向老和尚多謝一聲,便即

迷一刻惹殺身……」 花魔煞鬥慧根,魂蕩謹記三回頭,尋花魔煞鬥慧根,魂蕩謹記三回頭,尋花魔煞門夢根,魂蕩謹記三回頭,尋 方英傑的輕功甚佳,此時已遠在 但那佛磬聲卻清晰入耳, ,忽地耳畔又傳來和尚 浸-桃

方英傑心頭一震,但覺老和尚似

有所指,且功力似已通玄,打算再細

方英傑掠回剛才那處山崖,向前 不由便猛地頓住身形,目瞪口

沒有那座茅棚。 連同那僅可容身的茅棚,竟已無影 就如此處從沒有老和尚出現,也 原來但見山崖依舊,但那老和尚 無

但此時尚未入黑,尚有日影斜照, 時間又如何會做夢? 方英傑幾乎以爲自己正在作夢

掠去, 依然清晰入目,顯然絕非作夢了 方英傑怔了一會,突地向那山崖 但見老和尚在地上劃的路向圖

身功夫,方英傑這位素以輕功自負的人!單是這一手縮地千里成咫尺的輕 武林新秀,便自歎萬不能及了 驀地老和尚剛才所言又在方英傑 那一定是一位武功高絕的世外高

大勢,及他自己的個人前程去向!深含玄機,隱隱然竟已點出當今武林 既然如此,自己又何必捨近求遠 此時回心一想,但感句 句

去苦苦尋那甚麼「無事畢知僧」? 明放着一位得道高僧失諸交臂,却

當下 無踪跡。 一面找 」,但白忙了兩三個時辰,依然毫 展開身法,風馳電掣在四周一掠 方英傑想到此,心中一陣失落 一面大叫「大師請現身相

方英傑歎了口氣, 無奈只好又折

指點迷津的美意,悔不當時,尚望勿 停放之原處,躬身拜了兩拜,道:「在返原地。來到那山崖之下,對那茅棚 方英傑,愚昧無知,空負大師一番

前一花 圓石上面。 忽然多了 方英傑說罷,正想離開,忽然眼 , 連忙定睛一看, 只見地上又 一團紙包,恰恰壓在那路的

之。」 汝本,幸能自持,重見不遠,愼之愼途知返,好自爲之,贈汝三丹,以固 書,寫道:「汝本多情,多情亂性,迷 面原來是三粒丹丸,紙上尚有一行草 方英傑拾起紙包,打開一看,裏

必大有裨益,但如何服用,卻又不 時擱到一邊,拜了一拜謝過了。 是甚麼因緣,卻又再思不明,只好暫 示自己與老和尚有一段因緣,但到底參透其中深隱玄機,但句語中似乎隱 只好先行收入懷中,以備將來之 那三粒丹藥,方英傑知道對自己 方英傑仔細看了一遍,雖然不能 知

嶺地域 需。 不敢再躭擱時刻,立刻轉身掠出 循老和尚所示路逕, 他抬頭一看日影,已然西沉 , 先行尋覓九松 ,便

,遲到總比不到好麼!

但見入山口處,有一株合抱不過的大 英傑直到天黑,方彎過了三座山 極之容易,但走起來卻十分漫長 老和尚所示的路逕 ,在地上所劃 。方 頭

> 才稍爲安心了點。 松樹,與老和尚所說的一般無二,這

動。 夜可見物的境地,因此尚可勉强走 ,天已全黑,幸而方英傑功力已達黑 他依言入山,走到第二株松樹時

方英傑的行程便利得多了。 不久皓月升空,銀光遍灑山地

樹 路程,因爲他只見到四棵在路邊的松 方英傑走了一夜,也僅走了一半

支持。 感困倦,幸而他內力深厚,一夜奔波,身染霜露, 

上。 第八棵松樹,但見一株高松,挺立嶺這樣一直又走到黃昏時分,這才過了 了些隨身携帶的乾糧,再繼續趕路 他走到山泉前面 洗了臉,又吃

八月十四日,但既然九松嶺已在眼前 嶺麼?不過說來也奇,此地山林遍佈 一口氣,便向嶺上奔去。 ,但就松樹而言,卻果然僅得九棵 嶺之名, 方英傑想着, 腳下更不停頓 方英傑此時心中稍定, 莫非便是指第九株松樹 雖然已過了 **R** 松樹的山暗道九松 提

只有一條, 便不需分辨, 便上了山嶺。 ,也便利很多了。不過半個時辰 2一條,便不需分辨,對方英傑來上嶺的路雖然亦甚崎嶇,但山路

那嶺上的松樹 ,近看才知如此雄

高達百丈,蔭蔽十頃,蒼翠葱蘢, 偉奇特,但見徑粗丈許,一桿九枝 侍奉師傅她老人家 方英傑苦苦哀求,容他再留在山

今已大功告成,她已可向那人有所交 獨臂神尼卻道,她之所以收他為 便决不容他再留在山上了。 不過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如

別說沒甚麼廟宇,就連草房茅屋也不

但嶺上茫茫百里,卻空蕩一片

無一絲時下的枯黃秋色。

後,决不可向任何人提及她是他的師知廟的畢知僧,他便可以獲得解答心此夷山九松嶺,把此函交給一位在畢武夷山九松嶺,把此函交給一位在畢 一場,不忍令方英傑陷入迷惘境地 獨臂神尼口氣决絕,但畢竟師徒 否則她必取他的生命。

見到畢知

的那人道,只要抵

廟,畢知廟內,便可見到那,只要抵達九松嶺,便必可

方英傑不禁一陣迷惑

心道托信

跑不了廟,但連廟也不見,和尙卻 百里,到何處尋覓?人道跑得了和 位當世奇人「無事畢知僧」了,

村台卻從

如何是好,於是便急着尋覓畢知僧, 以便向他求解心中的疑團。 山後又迭遭江湖險惡,心中也不知 方英傑被連番奇遇弄昏腦袋了,

上來的

一條山逕,其餘三面,均是斷

巖峭壁,高達百丈,無法攀越。

方英傑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是

是一片百畝大小的峯巓,除了那株奇

他再細看四周,自己所站之處

松,便祇有遍地細草叢生,而且只有

和尚所示 一時又無法解釋了 這時方英傑暗道莫非是走錯了路 一想自己所走過的路向,與老 的一模一樣,絕無半點差錯

但觀地勢卻絕無僧人藏身的痕跡,這 怎的了?看形勢似乎真的是九松嶺

封密函卻向何處送去?

忽然若有所思,暗道:莫非這畢知 方英傑忽然想起那老和尚的茅棚 如那茅棚一般,到了某種時機

人所稱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通大挪移的活神仙了!假若如 但整座廟宇搬來搬去,除非他是會神 但再想,卻又不由失笑道:「這怎 以?搬動茅棚尙勉强可以辦到 的活神仙了!假若如此,世 豈非 ,

> 命。 問底,不弄清楚,那簡直要了他的生 書呆子的脾氣,但凡一事,總愛尋根 方英傑飽讀詩書,有時也會犯了

那老和尚,不由又驀地把身形一頓。 白。但一想就算回去,也必定見不到 欲立刻趕回去,向那老和尚問個明 他急得在山嶺上團團亂轉,茸茸 想到此處,方英傑不由大急,便

被人弄來弄去,已夠煩悶了,偏你這煩惱之際,不由大怒,狠狠駡道:「我 的草叢也不知被他踏倒多少了。 ,他的腳尖一陣疼痛,正值他滿心 忽地腳下一觸,似乎踢到一塊石

叢, 他恨起來,便彎腰下去,撥開草 欲拔起石塊,把它狠狠扔下嶺

臭石頭還來凑熱鬧作弄本小子

頂上光秃秃的,極不好挖。 在土裏,露出地面的,僅有二寸許, 他一看之下,那石塊卻有一半埋 方英傑的書呆子脾氣發作,也不

尼親傳的「獨臂神功」心法,抓住它向 管三七二一,猛一伸手,運起獨臂神 上一拔,呼的一聲,石塊竟應聲而

刻着三個大字 一看原來是一塊石碣,上面清楚 九松嶺。

藏於甚麼地方?」 出家人沒打誑語啊!但那畢知廟卻又 道:「果然是九松嶺!那老和尚果然是 方英傑一見,心中一陣喜悅,叫

> 失了 這一轉念,先前的喜悅不由又消

嶺上,竟連鬼影也沒見一隻。 歸飛,已是落日時分了,偌大的九松 此時西山已洒佈紅霞, 處處宿鳥

的吩咐我已照辦了,但收信人不肯現 反正九松嶺我已來過,師傅他老人家 向師傅稟明,求他老人家明示便了 他三日兩日,這便下山,回去千獨峯 身,這亦無可奈何,唯有在此地再等 方英傑無奈的歎了口氣, 暗道:

此時夕陽已然西墜,皓月也接而

點。他在松樹根上,找了一塊地方坐

方英傑這麼决定,心緒便平靜了

升了上來,晚風吹近,松濤颯颯。 淸寧混爲一體,便覺百慮盡消,陶醉 方英傑不知不覺,心中已與四周

就在此時,方英傑忽然聽聞山路

下面,傳來人語聲。方英傑心中一動 ,暗道:莫非「無事畢知僧」回返了

山路那面掠去。 方英傑想着便站起身來,悄悄向

漸而人語聲更清楚了

和尙發覺,也不過一死,總比眼下受 夠我倆橫行江湖!萬一失手,被那老 秘笈,還等甚麼?僥倖成功, 麽?不趁此大好機會,偷他一本兩本 一人道:「老紅!到此時你還怕甚 那就是

英傑學有所成,獨臂神尼卻决然的趕 弟子,把自己的絕學傾力教授,當方 臂神尼,把他携上山去,收他作

山,更不准多留片刻。

之下便逃了出來,在江湖流落經年。

在他窮途末路之際,

收他作關門

不幸被爹娘逼婚,他性子剛烈,一怒詩書,本以爲可憑文才獲取富貴,但詩書,本以爲可憑文才獲取富貴,但

人合力,祇怕也抵不了他一根小指我將要出手盜取,憑他的神通,我兩學,祇怕你我尚未出手,他已算出你學,祇怕你我尚未出手,他已算出你 頭! 既然如此,是否闖入畢知廟,便 委實是那老和尚的神通太過驚人 另一人道:「老黑!老子我並非怕

墮了自己的名頭?你在江湖上也是大 名鼎鼎的高手呀!」 那人又道:「以我黑魔,怎的自甘 需仔細參詳了!」

下 佛杖也未夠資格!」 尚等人未出現而已, 若他一出現, 目 之所以任由我等稱雄稱霸,祇是老和 你知道老和尚有多厲害?時下武林 那些絕世高手,祇怕連替老和尚捧 一人道:「黑魔你好大的口氣!

闖便了 必猶豫,拚着丢下這顆人頭,好歹一 閑的武功秘笈,值得如此冒險麼? 不 如此厲害,那我等潛上來作甚麼?等 那人道:「這便是了 ,若非老和尚

到畢知廟,再出手懲誡便了。 畢知僧下手的黑道人物,心中便一動 暗道:我何不悄悄跟於其後,待尋 方英傑一聽兩人說話,竟是欲向

來是曾被師傅出手懲誡過的兩大魔 於是猛一提氣,躍上松樹,隱下 。待那二人走近,定睛一看, 紅魔、黑魔。

一聲, 方英傑年少氣盛,此時不由微哼 因爲當日這兩魔頭,曾欲出手

> 及時現身,嚇走了這兩大魔頭。 未精,便吃了兩人的大虧。幸而師傅强搶師傅贈他的寒霜劍,當時他學藝

住了門戶,然後才厲聲喝道:「誰?敢手便把厚背薄刃鬼頭刀執在手中,封是馬上發覺,立刻向後倒縱而出,順力不弱,這微哼之聲雖然極微,但還 出來一見麼?」 紅魔、黑魔也是黑道中高手, 功

立。 飄飄橫空而降,距兩魔頭丈許遠處凝也不行了,便以「平沙落雁」身法,輕方英傑知自己已被發覺,不露面

是欲來盜取畢知廟的武林秘笈麼?」 桀桀笑道:「小子!你到底是誰?想必 一震,但欺他孤身一人,且年少無知 , 拚戰經驗必定不足, 便穩下心來, 這一手輕功,登時令兩魔頭心中

麼?」 霜劍已然出鞘,冷哼道:「認得這把劍 方英傑心中大怒,刷的一聲,寒

此行了 物,若趁此機會奪了,便也不枉犯險身一人,寒霜劍乃天下人人欲奪的寶 定了;喜的卻是眼下只有這臭小子孤 那老尼在此潛候,今日這個大虧便吃 神尼的威力驚人,至今心有餘悸, 心中不 由驚喜參半。驚的是當日獨臂 黑魔一見, 登時想起甚麼, 若

桀一笑道:「娃兒!這口劍老子自然認見方英傑擬立不動,不敢大意,便桀 兩魔頭中,黑魔手較工心計,他

> 竟欲前來窺伺畢知廟的武功秘笈!」 得,但不想獨臂神尼自負武功蓋世,

笑道:「神尼豈屑與你等魔頭同一心眼怒,不知這是黑魔試探虛實之計,冷 不在師傅的眼內!今日就祇本少俠 畢知廟的武功雖然傳聞厲害, 你有膽便再奪劍試試!」 但還

一人!當下便向紅魔笑道:「老大!今尚留在千獨峯,眼下只得這小子孤身 獲取一部武林秘笈,畢知廟便不去也 不是寒霜劍麼?若把它奪了,便等如 回我等運氣來了!你看他手上那劍

見!但這小子的師傅獨臂老尼厲害之 是極!若是要出手,老子寧願鬥十個 不活剝了我等的皮麼?」 娃兒,也决不與半個畢知老和尚碰 紅魔一聽,也桀桀笑道:「是極! 若她知道寶貝徒弟被人欺負, 還

不覺, 不收門徒,因此這小子與她雖有師徒然厲害,但她素來自認淸高,已發誓黑魔呵呵一笑,道:「獨臂老尼雖 是畢知老和尚幹的,她欲找老和尚算不覺,把這小子殺了,老尼必定以為 帳,這熱鬧就好看極了 卻無師徒之名,現下神不知鬼

已把二人的退路封住,一面冷笑道:中寒霜劍,疾滑數步,凜凜的白劍氣 必是在算計自己,不由怒極,一掄手 方英傑見他二人神色有異,心知

方英傑年少氣盛,一聽心中便大

黑魔一聽,便斷定獨臂神尼必然

「好呵!今日再來奪劍!

看! 霜劍氣便已襲上身來,不由大吃一 精進如此,連退避的時間也沒有, 暗道果然士别三日,今人刮目相劍氣便已襲上身來,不由大吃一驚進如此,連退避的時間也沒有,寒紅、黑兩魔料不到方英傑的功力 暗道果然士別三日,今人刮目

擊回去。 一剛一柔,便把方英傑的凜凜劍氣反刀,展開「紅、黑刀法」,一陰一陽, 刀,展開「紅、黑刀法」,一陰一陽,處險境,但臨危不亂,雙雙一擺鬼頭 黑兩魔也絕非平庸之輩, 雖

上掀起十丈黃塵。 三人這一出手,立刻便在九松嶺

方英傑的對手了。 十招過後,紅、黑兩魔便知絕非

只怕奪劍不成,反丢了生命了 :這小子武功精進如此,再鬥下 紅魔向黑魔遞了個眼色,意思是 去

此在兵器上便大大的吃虧 劍太厲害,劍未及體, 可與方英傑鬥成平手 人,根本不敢以鬼頭刀與其硬碰 ,根本不敢以鬼頭刀與其硬碰,因太厲害,劍未及體,寒氣便森森逼與方英傑鬥成平手,但對方的寒霜黑魔也有同感,因爲兩人雖勉强

吉。 使出「紅、黑刀法」中的三下 試圖把方英傑逼開,便趁機溜之大出「紅、黑刀法」中的三下救命絕招 兩人心意相通, 突地大吼一 聲

頭不對,便肯認栽,逃命去也。 好處,就是絕不會死拚硬撑,眼看勢紅、黑兩魔雖然凶狠,但有一種

豈料方英傑的「寒霜劍法」

高氣傲的獨臂神尼所創 ,劍出如霜如

此一擊了!如以兵器一拚,是否可以脫身,

傑殺了,固然妙極,但就算不敵,也 傑棄劍用掌,這便少了兵器上的劣勢 大可從容脫身。 們的目的 更自恃掌力勝於對手,趁機把方英 這正大合紅、黑二魔的心意,他 , 亦正是兵行險着, 逼方英 咽喉砍去。 ,腳尖不離原地,身子微微一閃,便,他並不拔劍,展開「千峯迎日」身法 一魔的招數,便比先前交手鎮靜多了

方英傑此時已成竹在胸,

摸透了

身。 加

,一旦施展,便絕難從劍圈中

脫

被逼棄劍改用掌法迎敵。

飄忽無定,但劍氣卻形如霜雪交

十八招「六合霜雪」

方英傑此時已走到「寒霜劍法」第

光如漫天雪花

片片向兩魔飛來,漸而更寒氣逼人

,越縮越窄

便可穩保不敗。 淺,更甚少應敵經驗,以爲改以掌力 紅、黑二魔欺負方英傑江湖閱歷

讓開黑魔的刀鋒,隨而單手向前一伸

,便向黑魔的刀背抓落。

黑魔已知道方英傑的厲害,他上

截,刀頭落地,只剩一把刀柄,握立聽「察」的一聲,鬼頭刀已被削爲

握為在兩

,鬼頭刀已被方英傑的寒霜劍

挑

黑兩魔大驚,

手中;同時寒霜劍餘勢不止,白光一

吐,直奔紅魔的前胸刺去!

紅魔暗叫一聲不好,

情急之下

不但不避,反而運足功力,猛然拍出

成名絕學「紅魔掌」也向方英傑

的胸前撲到

遇險,也不顧一

,方英傑略

一猶豫,黑魔眼見紅魔 切,拚死突出側面,

揮刀向方英傑的背部砍來。

方英傑碰上紅、黑魔這等拚命以

魔的胸膛,但他自己亦必然要挨他兩

方英傑的寒霜劍固然可以刺透紅

拍 雙 來,便 他年少氣盛,心中一股豪氣激發出 豈料方英傑雖然應變經驗不足 貼胸,然後單掌分向紅黑二魔各 便不可抑止,他長笑一聲,當即

度,吸住自己的掌力,整個手臂竟漸着力,並同時又有一股强大無比的力力猶如擊在棉絮一般,軟綿綿的毫不英傑的掌力相觸,立刻便覺自己的掌 而僵硬麻木,活動不靈! 、黑二魔發出的掌力 黑二魔知道不妙,連忙猛吸 ,甫與方

魔。

猛一路,不管自身安危,拚力救助黑

方英傑心中漸而更惱黑魔的奸詐

一時也奈何不得,倒是紅魔走的是剛

黑魔這般與方英傑游門,方英傑

保,轉到另一邊去。

英傑再伸手抓時,黑魔又早已收刀自 翻刀口,向方英傑的肋下削到,待方 傑伸手抓來,立刻把刀收了回去, 前這一刀,其實只是虛招,一見方英

勉强立穩,獨呼呼喘氣,一齊驚呼道 :「娃兒!你這是甚麼見鬼掌力? 此同時向後一縱,倒退三丈,這才 一口眞氣,拚力收回發出的掌力 方英傑微微一笑,道:「好教你二

而神尼久居千獨峯上,試問她老人家 還會來窺伺畢知廟的武功秘笈麼?」 ,這便是千獨峯的不傳秘功,

、黑二魔已吃過與方英傑拚掌

便憑 刀法」,護住門戶 只見方英傑微哼一聲,以,護住門戶,只求自保

地發難,鬼頭刀一遞,便向方英傑的 心思甫動, 便驀 開黑魔的門戶,猛伸二指,來住了綻,大喝一聲,一招「分花拂柳」, 魔的刀尖。 , 夾住了 窺了個

黑撥

黑魔工於心計,

過那柄鬼頭刀,向黑魔猛然 英傑的「獨臂神功」已猛然地發出 猶如鋼鉗, 休想脫得 黑魔用力 口猛然地發出,透停,就在此時,方 一擊

不起。
不起。
不起。
不起。
不起。 住抗, 欲撒手棄刀,但又被一股强力吸黑魔立感半身麻木,休想運力相 動彈不得,他不由心膽俱裂,大

此手下便留了一點餘力,紅魔所受的對紅魔的惡感不比對黑魔的强烈,因猛運神功,又把紅魔震倒了。方英傑 ,反手一執,便已夾住紅魔的刀英傑的背部,方英傑背後似長了 創傷,便比黑魔輕了一半。 的背部,方英傑背後似長了眼睛紅魔的鬼頭刀這時才堪堪砍到方 背

饒是如此,但紅魔亦倒地難起

少俠不殺無抵抗力之人!」 方英傑發一聲冷笑道:「滚吧!本

連滚帶爬的向山路竄去,眨眼便失了 不能站起,但爬總是可以的, 紅、黑二魔一聽,如逢大赦, 果然便 雖

的情勢也因而發生變化,紅 方英傑的劍勢受阻,欲變招已然不及 方英傑的 劍勢便因此一頓, 便不饒人,掌力源源拍到, 、黑魔一 雙方 的苦頭,

> 若讓你在本少俠手下溜走,也算不得 招架。 是千獨峯的傳人了!」 手交錯,四面撥出,這種奇特的步法來的鬼頭刀,渾似不見不聞。同時兩 在黑魔身前身後游走起來,對紅 身手,直教黑魔眼花撩亂,根本無從 ,他冷哼一聲,道:「黑老魔頭,今日 :魔身前身後游走起來,對紅魔砍說着身形一起,流水行雲似的便

黑魔心中一急,只好展開「紅、黑

J 10

間斜刺穿出

開「千峯迎日」輕功身法,在兩魔的中

他的對敵經驗畢竟尚淺,未能識破紅 求自保的打法,登時有點手忙腳亂,

黑兩魔的江湖招數,被逼收劍

,

展

方英傑這時才想起自己上九松嶺

知廟內的畢知僧,果真是武林中的異魔頭亦欲窺伺畢知廟的武功,莫非畢的目的,心道:連紅、黑二魔這等大 人奇俠麼?

奕奕 血氣方剛,因此 他雖經連番惡鬥,但勝在年少 方英傑心中好奇 略一調息,便感精神 便再也呆不住

,但哪有半處廟宇的踪跡? 他展開身形, 繞九松嶺四面掠過

細察 大包天,欲憑他的輕功身法,下斷崖,在斷崖下麼?他這般一想,便居然膽 方英傑心道:平地上沒有 欲憑他的輕功身法,下斷崖 莫非

虎遊牆術 他選中東面的一座斷崖,展開壁 竟沿斷崖搜索下去。

便可以 居然被他潛下斷崖數十丈深了。 只需輕觸一塊略微突出的石塊, 定住身形,因此半個時辰不到 雖然陡 峭,但方英傑身輕如

月色難以透進的緣故 時四周越來越暗, 顯然是崖深

方英傑心中不由一動。 一陣佛磬聲又不知從何處

動的 方英傑心神蕩漾之際,不由亦隨石 的石 就在此時, 竟在活動,原來那是一塊活 欲想換手, 那石塊已隨手滑了下 方英傑突然發覺手握 已然不及,電 來

幸而他立刻回過神來,猛提一口眞氣 看必被摔得粉身碎骨

必是「無事畢知僧」了,便連忙走前兩淸癯,鬚眉雪白的老和尚,心道:這

招煩惱?是麼?」

步,倒身下拜,道:「在下方英傑,拜

見畢知大師。」

老和尚果然是無事畢知僧

,但見

師如何知道晚輩心事?

無事畢知僧微微一笑,道:「老衲

切中方英傑的心事,他不由怔道:「大

無事畢知僧一連幾個問號,句句

腰腹一收,竟借力彈回嚴壁。 他的手觸及石壁,「千峯迎日」的

落 雙腳緊貼石壁,身形居然立即停止滑 絕世輕功身法便可發揮,只見他雙手

跡。 之上,有一處地方凹了進去,似乎是 一處巖洞,洞頂壁上,還隱約可見字 此時,方英傑眼見身邊削壁

探身一 方英傑心中一動,橫爬了幾步, 瞧,不由突突一陣心跳

了出來。 然是一個大洞,佛磬聲正是從洞中傳 原來那字跡,竟是「畢知廟」三個 刻於石壁之上, 而那凹處, 果

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方英傑心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

輝遍地。 看, 輪明月亦恰於此時斜照洞中,但見清 雕石成佛,香煙繚繞,梵唱不絕,一 落了下去,站在洞口,再定眼向內 方英傑不敢遲疑,猛一翻身,便 但見洞內非常闊大,鑿山爲殿

見到 站於危崖腳下,也爲雲層掩蓋,無法凹處,若非誤打誤撞摔了下來,就算 廟如此難覓,原來深隱在斷崖下面 方英傑此時才恍然大悟, 怪道畢

和尚,頭上還留着一圈毛髮,大概尚 未剃度,不過十四歲模樣,但神氣奕 傑連忙走上前去,一看原來是一位小 這時洞內已有人走了出來,方英

> 內力根基。 奕,步履輕捷,一望便知已有極深的

什道:「你便是方施主麼?」 小和尚走到方英傑面前,立刻合

方英傑一怔道:「你怎知我姓

小和尚笑道:「方施主旣抵畢知廟

一位無事畢知僧?大師他是否肯見 還問甚麼『怎知』呢?」 方英傑又忙道:「畢知廟內是否有

面等候了! 客り 既然欲知,猶豫甚麼?師傅已在裏 小和尚微笑道:「既來之,則安之

機, 你師傅是誰?怎會知道我會來此?」 不由又驚又奇道:「請問小師傅 方英傑見小小和尚說話也滿含玄

誰?你不是前來送信的麼? 小和尚道:「你問我麼?那我又問

簾。 一座石殿,又走過一座石門,這才來不再多問,隨小和尚進入洞內。繞過 到一間石室前面,門上掛了一串竹 方英傑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也就

進, 簾掀起,向方英傑招手道:「方施主請 他自己掀簾進去,過了一會,才把竹 小心觸着竹簾。」 小和尚示意方英傑在門前稍候

氣, 暗道:輕輕一碰竹簾, 方英傑口中答應, 但心中却不服 題時,便故 便這般厲

竹簾的竹條突然觸電似的,根根如箭 直向方英傑射 ,但從竹尖上射出的勁力,不遜於 方英傑不彈猶 來,雖然並非真的竹 自 可 一彈之下

變 任何武林高手的劍氣-和尚這時面色一 遺下方英傑在竹簾邊應付突 變, 疾速倒 縱

的劍氣擋了回去。 一的 聲, 右掌向竹簾連翻數掌,把竹條射至 劍氣以柔力接住, 方英傑爭勝之心陡起, 積蓄的勁力暴發,這才把射來 僵持片刻再沉吼 嘿的一聲

簡直難如登天。 力 位武林高手過招一般,不得不出盡全 隱含殺機,等閑人等欲擅闖進去, 畢知廟內 饒是如此,方英傑其實已和數十 方可保全身而退。他這才知道 一草一木,一桌一椅,

施主這又何必自招煩惱?」 「阿彌陀佛!爭雄鬥勝,徒惹殺機

:「是,在下魯莽了 蕩力!他一怔間,不由自主的垂首道 他的內力竟難以抵禦這聲佛唱隱含的 傑耳邊響起,方英傑心頭猛地一震, 「旣然自醒,那便請進,方施 就在此時, 一聲佛唱驀地在方英 !請大師慈悲!」

主!」佛唱聲又道。 方英傑這時不敢輕率大意了, 小

在一座石床蒲團之上,坐着一位相貌 心翼翼的避開竹簾,走了進去。 往內走了三丈,抬頭一看, 便見

意以右指向竹簾一彈。 害?心中動了念頭,在走過時,

兩位當日均是老衲的紅顏知己……」 因老衲當年的俗世風流而起……她們,看來也是時候了!實不相瞞,那是 雖禪修數十載, 衲當年亦着了形相 唯有此事尚未能釋然 , 弄成如此悲劇

面,火焰與獨臂在老衲面前決鬥,以慧劍斬情絲,因此弄成三人不歡的局:「老衲一時糊塗,未能當機立斷,揮 盖辱之下,捨老衲而去,老衲又驚又 定老納的取捨,不幸獨臂左臂被削, 便從此拋開紅塵,皈依我佛……」 無事畢知僧一頓,才又緩緩的道

絕招,顯然又比一聲「請坐」强有力多冉冉的飄到一旁的石櫈上面,這一手

非你代她把一個人殺了,否則她也不 定不准你向外人洩露她是你師傅,除 獨臂神尼唯一傳授武功的弟子,她必 自然知道,而且老衲還知道方施主是

准你再踏足千獨峯半步!」

方英傑吃驚的直眨眼道:「大師如

己,便被一股渾厚無比的勁力托起 他合什的雙手微一招,方英傑身不由

英傑眼前,展現了一幕慘酷的情海火無事畢知僧輕描淡寫間,便在方 倂圖景,方英傑不由歎了口氣。

取捨,原也不可怨誰;只是後來火焰,那是她兩人雙方事前訂明,憑技藝定掉獨臂神尼左手,雖然狠辣了點,但無事畢知僧喃喃道:「火焰仙子削 殺武林, 爾做出種種惡行,遺禍江湖,四出殘仙子見老衲一氣出家,心性大亂,竟 當別論了……」 人士, 變成武林公敵, 那又另

不再言語

方英傑不敢開口

詢問,但心中暗

晚輩弄糊塗了

! 尚請大師指點迷津。」

非要弟子殺她不可?這……這簡直把

……傅她老人家又爲何如此恨她? 此人是否該殺?她又藏身何處?

收斂雄心壯志麼?」道罷,雙目

一閉

知

那人果然叫火焰仙子……但弟子不

他怔怔的好一會,這才道:「是啊 方英傑這時幾乎連話也答不出來

,徒招煩惱,失了一條左臂,尚不肯順手向身旁一擱,緩緩道:「獨臂多事

函便如長翼,平平的向他飛去

無事畢知僧伸出中指一勾,那信

無事畢知僧接住,也不拆開,

只

的親書信函,雙手呈遞

方英傑連忙從懷中掏出獨臂神尼

「那事牽涉老衲出家前一段俗世情事,

無事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

不說也罷……老衲知道,你師傅要你

殺的人,外號叫火焰仙子,是麼?

却如尖刺,直鑽人耳鼓

無事畢知僧道,他的嘴唇微動,聲音

何知道得這般淸楚?」

「方施主不是欲向老納送信麼?」

傅為甚麼不親自出手,把她殺了? 方英傑年少氣盛,此時忍不 軒,道:「既成武林公敵, 那 武師

獨臂神尼叫你上畢知廟的用意麼? 方英傑搖頭道:「晚輩正爲此事迷 無事畢知僧歎氣道:「方施主知道

無事畢知僧目注方英傑,好一會

這不太殘忍麼?」 婚仙子爲甚麼要把師傅的左臂砍了? 之口,晚輩豈敢不信?但不知火 惑,

「情天慾海,浮沉於此,害人不淺, 無事畢知僧歎了口氣,喃喃道: 老

此獨臂神功尚未可以隨意收發?」方道:「方施主是否玄關尚未攻破,

恩師她老人家外,再無人知悉,大師 如何便知得如此清楚?」 方英傑道:「正是如此!但此事除

爭輝,此乃武林將逢浩劫之象,今晚衲昨晚於此夜觀星斗,但見衆星灼灼事,也還難不倒老衲!不但如此,老 要逃也逃避不了!」 施主便抵此地,可知一切均有定數 緣未盡,但數十年修爲,這些玄機小 無事畢知僧微笑道:「老衲雖然塵

所殺,但亦因老衲間接所致……老衲仙子,如此一來,火焰仙子雖非老衲逼老衲出手助你通關,然後去殺火焰 破,但 施主的玄關,獨臂神尼原也可助你攻 好不爲難! 無事畢知僧一頓,又苦笑道:「方 她叫你至此,那是另有深意,

公敵,作惡多端,那便出手也不爲過令人仰敬,但那火焰仙子既已成武林方英傑奇道:「大師慈悲爲懷,原 須知降魔衞道,亦是佛家本旨 方英傑奇道:「大師慈悲爲懷,

十年苦修,便難成正果了

個欲殺 大爲難了,心道師傅和火焰仙子, 方英傑一聽,亦替無事畢知僧 ,一個欲稱霸武林,

J 12

容?既然不知內容,又怎可妄斷她自說八道?既未看信,又怎知信函內 皮一睜,道:「方施主必定心疑老衲胡

知如

何是好

一會,無事畢知僧才又把眼

係?方英傑悶坐一旁,思潮起伏,不旣責又痛,不知他與師傅是甚麼關

中提及師傅,竟如自己的親朋, 他連信也沒拆,便知內容?况且

師傅獨臂神尼的左臂,是火焰仙子砍師傅獨臂神尼的左臂,是火焰仙子砍無事畢知僧道:「假如老衲說,你

去的,你信不信了?

方英傑吃了一驚,道:「這話出於

笑。 何是好了,想着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 心願,大師順得哥情失嫂意,這却如

命,告辭好了 便道:「既然如此,那晚輩只好有違師 方英傑不忍令畢知僧過於爲難,

贈你之藥,施主取出來吧! 說着一伸手,向方英傑道:「靖海師弟 避無可避了,也是天數使然。」畢知僧是與老衲有緣,老衲這場魔劫眼看是「此事非你之錯,你旣然來此一趟,便 畢知僧沉吟半晌,這才忽然道:

晚輩不認識啊!」 方英傑一怔道:「靖海大師是誰?

老和尚了麼? 失之交臂而已!你忘了指路九松嶺的有慧根,奈何已被劫數所迷纏,因此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施主本大

武林中人不惜千金以求,可惜有緣獲地之造化,練武之人獲之,更可以大地之造化,練武之人獲之,更可以大地之造化,練武之人獲之,更可以大地之造化,練武之人獲之,更可以大地之造化,練武之人獲之,更可以起死回生,奪天 贈的,竟是萬中無一

再開口詢問。 非天大的造化?方英傑連忙把靖海僧方英傑無意中却獲贈三粒,這豈 的丹藥掏了出來,遞與畢知僧,正

知廟,只在每年中秋,月光入洞之時豈料畢知僧却忽然道:「老衲這畢

石壁,身形即飛升而上,竟比下來時方英傑此時功力大增,掌力一沾

特別感到新鮮奇幻,目睹此深山美景 十,血氣方剛,又初涉江湖,心思便

,竟不欲再向前邁出半步。

又快捷許多。

方英傑並不知道,此時他的身上

待月色出洞,彤雲密霧,又會自動,開放一次,留與有緣人前來相見 住洞口, 非到明年 這也是施主能夠在此逗留的時間。」 此這開洞時間,前後不足兩個時辰 會 去動封 去

拇指輕按,輕輕揉動 贈的丹藥,放在方英傑的眉 的丹藥,放在方英傑的眉心,以大,運功暖身,然後他取出靖海僧所舉知僧說罷,便命方英傑盤腿坐 畢知僧說罷,

入體內,周身游走,異常舒泰。 有,而方英傑只感一股熱氣從眉心透 不消一會, 那粒丹丸便已化爲鳥

面,五臟六腑同受火灼,混身大汗如立感丹田灼熱,猶如一盆炭火置於裏,便按在方英傑的背部大穴,方英傑就在此時,畢知僧右掌忽地一伸 雨面; 衣履盡濕,猶如高熱大病之人。

磅礴而出,運行一周天,竟暢通無 頓感渾身勁力,遠勝於前 方英傑試一運氣,但覺內力從丹過了一會,灼熱稍減,積蓄於丹

事畢知僧 足可在江湖馳騁了……阿彌陀佛!」無 督二脈更不在話下,從此功力通玄, 「恭喜施主,奇經八脈已通,任

中感佩 再造之恩,晚輩難忘就此謝過了!」 英 ,連忙翻身拜倒,謝道:「大師 傑知自己已獲不 世奇遇,

,夫復何言!但自後施主在江湖行走同時亦是施主你適逢奇緣,天意如此 昔日誓願一半,也是合該有此劫數 畢知僧微歎口氣,道:「老衲已違

> 則老衲雖因此遭劫,亦無遺憾矣!」 務須緊記慎始慎終四字,勿忘了 ,爲武林出力,便是老衲所願,然 方英傑連忙道:「謹遵大師教誨

但未知大師將遭甚麼劫數了?」 畢知僧微一沉吟,目注方英傑

引出的種種變故,卻足以只震動整個,在是一場武林浩劫的契機,但因此,不了才緩緩道:「方施主奉師命出山會,似在審視他的慧根端的深淺如何每,似在審視他的慧根端的深淺如何 愼之,愼之。」 中關節,施主好自爲之,善自把持, 恩怨,只怕均要在浩劫中了斷……其門各派,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是非

如何是好?」 中,但江湖卻不能容我超然物外,這 迷惘,道:「晚輩雖不欲入江湖恩怨圈 語欲詢,但又無法理出頭緒,他一 方英傑想了想,心中似有千言萬

,你還不明白麼?」 畢知僧道:「極樂何在?先在心中

拾 便是瓶崩,是時一切暴發,更不可收 不可能脫痛苦,一切忍下,一切仍在 如水注瓶,瓶滿之際,不是水溢 9

方英傑道:「大師是說百忍成金

畢知僧道:「忍只能應付短暫,並

畢知僧道:「忍不如化。」 方英傑道:「化又如何?」 方英傑道:「那如何是好?」

方英傑無言以對。 畢知僧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期矣! ,人無牽掛於我時,便是返本歸眞之「了前因,償宿願,到了我無掛碍於心畢知僧見狀,又微露玄機,道:

畢知僧道:「不矯情,不故作多情 方英傑道:「晚輩該如何做好?

子?又是否殺得了她? 一切隨遇而安。」 方英傑道:「晚輩是否該殺火焰仙

你預作解答!」 殺,是你一念之間;能否殺,那是你 自身際遇,老僧非仙非佛,又豈能替 畢知僧忽然呵呵長笑,道:「殺不

其熟而摘之,當不失上上之佳品也 你走吧! 一句道:「瓜李生摘,其味苦澀, 畢知僧一頓,終於又忍不住微露 若待

辭。 方英傑不敢逗留, 只好起身拜

自然上得去了? 來到洞口,小和尚道:「施主下得 那小和尚仍送方英傑出洞。

,俯頭向下看時,只見雲霧迷漫,早石壁飛身一掠,貼壁而上,上到一半方英傑點點頭,謝了一聲,便向 已失了畢知廟的所在

尋龍寬穴 尅制七煞

身形定住,道:「我怕甚麼?」 其狀有如仙女騰雲駕霧。 道姑嬌笑連連,向他飄移過來

方英傑年少氣盛,聞言便不由把

立此深山野嶺作甚麼?好不教人奇 攝心神,道:「請問女道長是誰?孤身 方英傑不由心中一蕩,但連忙收

衣,外衣脱去,依然是女人一個嘛!」 女人便不能麼?好教少俠得知 艷桃姬,這身道姑服,不外是一件外 女道姑笑道:「你能上此峯, 我叫 難道

神功」

滙?「獨臂神功」、「畢知神功」、「靖海 功力均足以馳騁江湖,何況三種聚 ,已集當世三大神功於一身,每一種

嘯發出

,四周羣峯,競相迴蕩。

就在他長嘯聲欲斷未絕之際,突

來。此時他的內力充沛之極,這聲長

,便恍如虎嘯龍吟,直上九霄

稍停,他情不自禁引吭長嘯起

,每一種均爲武林中人終生追求

而難獲的神功秘笈。

路回去,打算先尋個地方落脚,再打松嶺平台。他也不再停留,循原來山

方英傑輕輕一彈,身形便躍上九

勁力雖有不逮,但於靜夜山曠,竟也 然對面山頭之上,也發出一聲清嘯

清晰可聞。

探火焰仙子的所在。

來越崎嶇難行。

放在心上,但始終見不着第八棵松樹

方英傑對那山路崎嶇, 倒也並不

不到這棵松樹,便很難走出九松嶺地,卻不免着急起來,因爲他知道若尋

動

面山峯,抬頭一望,卻怔怔的動也不

方英傑循聲掠去,片刻便掠上對

始終不見第八棵松樹,所走的路也越

他取原路下山,但走了許久,卻

飛身向對面山峯飛掠而上

對面山峯那人,似乎有意吸引

此時乍聽有人回應,不加細思,便

方英傑初涉江湖,正感迷惘寂寞

清嘯聲不斷不絕。

欲發作。 精一類麼?這樣轉念,俊眉一軒, ,心中不悅,暗道此女莫非乃邪妖狐方英傑見女道姑言語越來越輕佻 便

以爲我是那妖狐一類的邪物啦?」 ,此時格格一聲嬌笑,道:「少俠大概 豈料艷桃姬似乎窺穿了他的心思

只怕也並非正派道姑!」 方英傑微哼一聲,道:「若不是

嫌麼?少俠不怕太迂腐麼?須知心正 道姑與你共同賞月,便有孤男寡女之 俠恐怕自己把持不定,做出甚麼欺負 不怕人言,又何懼男女之嫌?莫非少 艷桃姬笑道:「少俠以爲,我一個

不知如何是好。語,直逗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怕甚麼來了?」此時他被女道姑三言兩 方英傑氣道:「本少爺書香世代

這時抬眼仔細一看艷桃姬,但覺

比之下,益覺自己未免迂腐。 她果然瀟灑脫俗,仿似與月爭輝,自

伸手扯住他的手臂,引到一塊大石 併肩而坐 艷桃姬微微一笑, 走上近前

任何的抗拒念頭,心中只把艷桃姬視 作仙女似的 方英傑此時不知不覺間,已失去

爲何不抬起頭來,盡情欣賞?」 艷桃姬嬌笑道:「如此良辰美景

與艷桃姬的美目相觸,心頭便感一震方英傑果然依言抬起頭來,忽地 一蕩,更感神思恍惚了。

公美意?」 流快活之事,何必如此拘謹?有負天 艷桃姬又笑道:「中秋賞月, 乃風

方英傑喃喃道:「在下不敢冒犯仙

是一位女道姑,自然更是一位坐在你姑又豈肯與凡夫俗子併肩而坐了!我:「你以爲我真的是仙姑?儍子,真仙 便怎樣好了!」 身邊,陪你賞月的女子,你想怎樣 艷桃姬一聽,不由呵呵大笑,

搭上他的肩上了。 桃姬越挨越近,越貼越密,漸而玉手 方英傑心中越發迷糊,竟任由艷

失望極了。 桃姬萬萬不可在此時離開,否則他就 生從沒有今晚如此令人陶醉,只盼艷 方英傑迷糊中心魄搖蕩,但感平

艷桃姬似乎早知他的心思, 她玉

J 14

恍如銀龍戲水,晚風松濤,流泉和

一道瀑布,飛珠濺玉,一瀉百丈

直似千音百奏,悅耳異常。

「既來之,則安之,少俠武功甚佳,難

便縱身回掠,打算就此悄悄溜掉。 眼見對方孤身一人,心道不便上前

豈料卻有一聲嬌笑在他耳邊道:

道還怕我把你吃了麼?」

方英傑不覺瞧得醉了,他年方二

飛下

羣山猶如披上銀色披風,對面山腰,

原來此時月正當空,滿地清輝, 抬眼一望,忽然便不想走了。 行,

本該向西行,便可出山,但他卻向東

誰知他在焦急中,已然迷路,

他

眉目如畫,恍如仙子下凡

方英傑對於男女間事,尚似懂非

乍見如此美貌道姑,孤身一人

道姑,但是她在月色下,粉臉桃腮,

原來峯上清嘯的,竟是一位妙齡

因此朝向六盤山的深處走去。

方英傑走了大半晚,來到一處地

不覺瞧得呆了。

弘於峯頂月色之下,其狀淸凄冷艷,

他到底出身書香門第,甚有禮儀

J 15

妹妹好麼?」 是方少俠 艷桃姬美目一轉,微笑道:「原來 方英傑不由便報上自己的名姓 英傑哥哥!你叫我桃姬

在咫尺,他的心神受制,魂兒一蕩, 不由便向那櫻唇凑去,只聽嘖的一聲 他的嘴唇便與那迷人櫻唇貼到 此時方英傑眼前但覺迷人櫻唇近

入方英傑的嘴裏。 勢運舌功一頂 会話功一頂,一粒口含的丹丸便渡 艷桃姬不勝嬌羞的嚶嚀一聲,趁

丸便骨碌的掉入方英傑肚子去了 料艷桃姬的香舌亦趁勢往裏一頂,丹丹丸入口,微驚之際,正欲吐出,豈 方英傑在迷糊中尚有三分清醒

嘴唇, 會也沒有了。 1,因此方英傑就連一絲抗拒的機 艷桃姬的櫻唇依然緊貼方英傑的

最可愛最美麗的女子。 這女子是唯一的例外,這是當今世上 那丹 他此時失去一切記憶,只有身邊 ,方英傑心中更感迷

,痴痴的傻笑起來。 方英傑反手也握住艷桃姬的玉手

麼?是因爲我長得美麼? 方英傑點點頭 艷桃姬笑道:「你看着我傻笑甚

艷桃姬又道:「你還要逃避我

知道身在何地!身處何處,桃源春滿,觸指蕩心,他

他此時哪兒還

艷桃姬嚶嚀一聲道:「嘻嘻……

癢

麼?」

你便走啊! 艷桃姬格格嬌笑道:「你捨得我 方英傑搖搖頭。

玉手 方英傑痴痴而笑,依然緊握她的

艷桃姬笑道:「你 不 願離開我

方英傑痴笑着點頭

的話啦, 艷桃姬又道:「那你以後就要聽我 知道麼?

告知我,你真的是方英傑麼?」 艷桃姬眼珠一轉,道:「那你坦白 方英傑又點點頭。

她叫獨臂神尼,是麼?」 艷桃姬連忙又道:「你有一位師傅 方英傑點頭道:「我是方英傑。

唇却適時向他貼上,這下子方英傑便 不得不吐出話來。 力量限制着他開口答話。艷桃姬的櫻 方英傑忽然沉默了,似乎有甚麼

英傑喃喃道。 「是……獨臂神尼是我師傅!」方

奉了 師命,欲殺火焰仙子是麼? 艷桃姬眼中寒芒一閃,又道:「你

我要殺火焰仙子 方英傑點點頭,喃喃道:「是....

獨臂神尼! 艷桃姬突然厲聲道:「不!你要殺

尼! 「不……我不能…… 方英傑心頭一震,脫口而出道: 决不能殺獨臂神

,不然我馬上離開你,你走好了!」

話 道:「我要……我要你,我聽 你

頰, 嘖的親了一口, 嬌笑道:「那走 我帶你去一處地方,好麼?

走啦! 方英傑不由狂喜的點頭道:「好

手牽手的引着, 在迷迷糊糊中,方英傑被艷桃姬 向峯嶺的南面走

熱起來。好

一會才仰臉問方英傑道

不 知身在何處,心中只有艷桃姬 鼻中只聞着艷桃姬的香氣 方英傑此時獨如夢遊太虛幻景 的

鴛枕,錦被綉衾,芳香撲鼻,襲人 竟處身在一間香艷無比的綉房,牙床 自己

嫣然含笑

四肢軟綿綿的,竟難動彈分毫

帶笑說道:「你醒了 麼?

…但動甚麼手啊? 方英傑喃 珠一轉,道:「你聽我的話,我就要你艷桃姬突地離開方英傑一點,眼 艷桃姬突地離開方英傑一點

艷桃姬這又把櫻唇貼住方英傑的

好一會,方英傑睜眼一看,

艷桃姬就坐在他身邊,正望着他

艷桃姬見方英傑醒來,檀口輕

要……怎麼還不動手呢?

喃道:「動手?是動

方英傑不由急得滿頭大汗, 連忙 樣,

去

影

方英傑迷糊中正欲爬起,但此時

艷桃姬嬌笑道:「你這傻子,旣想 方英傑喃喃道:「是,我醒了

以任由本姑娘描劃麼? 欲有所動作 竟仍是白紙 艷桃姬想着不由心中 本姑娘的道兒,但對於男女不由哂然一笑,暗道這小子 1紙一張, 但 一張,嘻嘻,這豈非可追兒,但對於男女間事一笑,暗道這小子雖已但一瞧方英傑痴迷的模

抱在懷 大蕩。 高强、內力深厚的處男,然精於此道,但碰上方英 她嘻嘻的蕩笑一聲 中,滾 到床上 的處男,內心也不由極上方英傑這等武功極上方英傑這等武功 ,櫻唇俯就 倭唇俯就,親便把方英傑

「唔……唔,我快活……好快活!」 「你快活麼? 方英傑神魂飄蕩, 痴痴的笑道:

艷桃姬輕輕的在方英傑下巴上 ,媚笑道:「那 你爲甚麼不 要咬

方英傑喃喃道:「要甚麼?

連男人的寶貝也不會享用麼! 傑的腿間,格格笑道:「傻子,你難道 艷桃姬忘形大笑,伸指 一戳方英

玉體,橫陳在方英傑的面前 自己動手, 艷桃姬說着, 輕解羅裳,把 按捺不住慾念, 一具絕妙的

血脈賁張,不由一把把玉體抱住 還忍受得住, **亂探**亂摸 方英傑的神思本已受制, ,一面又用嘴巴狂嗅起不由一把把玉體抱住,雙 他呼吸急促起來,混身神思本已受制,此時那

這當眞是丁香入口 ,香生滿頰

解脫出來 一再旦加 體, 妖女 ,竟敢迷我!」

條條的便 去 手 方英傑順手抄起桌上解下 便欲向艷桃姬揮去, 抱起自己的衣衫 便臉上一熱, , 便衝了出 ·的寒霜

英傑的褲解脫下來!

便欲把方

一會,他的上衣便脫去了,露出

方英傑絲毫沒有抗拒之意

不多 一身

舒玉手,替方英傑解衣脫服

一拉,拉倒在她的玉體上,一面輕

!好人

,你快來麼!」說着把方英

是山野明月 原來那是一座隱蔽的山洞, 山洞 ()內却是滿洞春敝的山洞,山洞

格 假惺惺,吊本姑娘的胃口麼? 姬僅披了 的蕩笑道:「小冤家, 方英傑 一襲輕紗, 剛在洞外定住身形 也掠了 到這時你還要 艷桃 格

不醒麽?」 哉……花不迷人人自迷,施主尚沉醉

響了起來:「阿爾陀佛!善哉!

就在此時,外面忽地有一

聲佛唱

善

生便將永遠擺脫不了她的控制了

9

與艷桃姬的玉身真正相接,那他

方英傑的最後一道屏障若然失守

唱激蕩,已把她的禁制邪術破了 原來她此時尚不知方英傑受了佛

英傑的腦袋震得嗡嗡作響,入耳之際

這一聲佛唱

,强勁無比,直把方

:你再 追來 ,我把你

我麼…… 跟我回洞快活去吧!」 艷桃姬媚笑道:「心肝兒, 」方英傑又羞又氣道。 嘻嘻,洞外清冷, 莫頑 皮

刻消褪了一半,這就是令他清醒過來

方英傑渾身一震,丹田的熱氣立

鼓而下,直入方英傑的心胸肺腑。

立刻又化作

一股料峭的寒流,沿耳

方英傑這面飄來 艷桃姬說着,毫無戒心 便欲向

掉艷桃姬的雙腿! 他微一吐內力,寒霜劍劍氣立刻會削 方英傑大怒,手中的寒霜劍已向

> 陀佛! 丈, 無匹的力度便把艷桃姬察察的逼退三笑一招手,向艷桃姬一揚,一股渾厚落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只見他微 「恭喜施主,已安然歷過一劫……阿彌 隨即雙手合什,向方英傑笑道: 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就在此時,山林平地· 山林平地上,驀地飄

則晚輩便沉淪於此了! 謝道:「多謝大師及時發音示警, 老和尚原來是無事畢知僧, 方英傑此時已向老和尚俯身一拜 但見 否

飄逸 他銀鬚微揚,在月色下顯得份外清秀

須看施主定力了!」 尚有六劫未過,是否不致沉淪, 時道:「方施主印堂隱現桃花煞, 無事畢知僧目注方英傑,忽地沉 那就 恐怕

方英傑驚道:「大師爲甚麼說晚輩

言?哎喲不好!」

「方施主印堂桃花劫共有七瓣, 無事畢知僧微笑道:「阿彌陀佛 , 夫復何 豈非桃

喝一 聲,連忙凝運內力相抗 無事畢知僧忽地打了個噴嚏,低

死 早 此時艷桃姬眼見老和尚破壞 臉鐵 到口 青, 的肥肉竟要失 把老和 尚恨得

是以卵擊石,心思一轉,便忽生歹毒答,明知老和尚的功力通玄,用武那艷桃姬見老和尚只顧與方英傑對

高, 覺,想必好看極了!嘿嘿! 尚,去做採花淫賊,摟着個大姑娘睡 今日就要你臨老入花叢, 之念,暗道:你這見鬼老和尚自負清 勸人戒甚麼色慾,嘿嘿,本姑娘 一個白髮和

蠱」,遙隔三丈,悄悄的向畢知僧這面 一彈。 秀髮上伸手一摸,指甲中已暗藏「飛蝶 艷桃姬這般動了歹念,便忽地在

內,除火焰門獨有的解藥外,普天下 大變,無女色不歡,而且終生潛伏體 ,一經入體,便令人淫心大動,性情 「飛蝶蠱」乃火焰門最厲害的淫蠱

隨即湧出,猛地打個噴嚏,便把「飛蝶到底極深,甫遇外力微激,體內眞氣知僧,亦差點着了道兒,幸虧他功力 蠱」衝開去了 不勝防,因此就連功力通玄的無事畢 無人可破解。 「飛蝶蠱」無形無色無味,令人防

全數撲入方英傑的鼻孔, 被畢知僧眞氣衝開的「飛蝶蠱」毒, 正好面向方英傑而發, 入體內去了 但無事畢知僧這一下噴嚏,不幸 江湖閱歷又淺, 根本不知防備 方英傑功力 立刻被他吸 竟

有餘力求阻止蠱毒入方英傑的體內? 體,正運功在體內搜索排除, 畢知 因爲就連他亦深恐蠱毒有些微 僧雖已警覺, 但此時已救無 哪還

艷桃姬暗中發出蠱毒, 功相抗 時不走, 見畢知僧 姬的玉手下脫身出來。

站在峯頂的女道士,

他定睛一

,床上的玉體竟是那

猛感不妥,先就一

個倒縱 心中更陡地

, 從艷桃

震

神僧及無事畢知僧導入的兩大神功

內含禪功,入體之後,

方英傑神智稍清,

同時那佛唱聲 便激發起靖海

形氣勁了 遲片刻,便休想再逃得出老和尚的無

一掠數丈,幾個起落,便消失在月 艷桃姬心思甫動, 人已倒縱而去

殺妖姬? 感體內熱流暴漲,舌乾口燥,百脈沸 ,連腰也直不起來,哪有餘力去追 方英傑此時正欲追殺艷桃姬,

聚下來。 此即推移不開,並漸漸滲入關元,積 才把那股熱流逼到關元附近,但到 方英傑拚命運功相抗,幾經辛苦

化去,便不放在心上。他並不知道「飛氣爽,心道那妖女的毒物必已被逼散 金仙也難相救,從此種下禍根,不時蝶蠱」的厲害,一旦滲入體內,便大羅 突然發作,生出無限禍端。 無事畢知僧自然知道其中的禍害 方英傑這才感到燥熱消退,神清

無奈的歎了口氣。 並沒遺下任何「飛蝶蠱」的禍根,他才 此時他亦自我驅毒完畢,確信身上 方英傑奇道:「大師亦中了妖女的

師你出一口氣!」暗算麼?晚輩趕上去把她殺了,替大 無慾無求無怨無憎,說甚麼出口氣 了……况且施主就追上妖女,也未知 畢知僧忙道:「阿彌陀佛,出家人

深知「飛蝶蠱」的厲害,除非獲其炮製 畢知僧忽然又歎了口氣,因爲他

> 作,便必定受妖女所控制,從此沉淪 前去,只要對方稍一引發,蠱毒一發 化解,方英傑不幸已中其毒,若追上者的獨門解藥,否則普天下無人可以

見, 七煞的劫數,但亦因自己而起,他自 己亦難辭其咎,日後若與獨臂神尼相 傳到方英傑的身上,雖是他命逢桃花 畢知僧委實無奈,這一切又不可 也不知如何向她交代? 而且這飛蝶蠱毒又是他不慎間接

運數, 向方英傑明示,否則便會橫逆其本命 促其夭折而亡。

大劫數了。目下唯一辦法,是先行穩男女情慾之事,眼見難逃這一場武林 將從此多事了 住方英傑的心情,令他切勿胡思亂想 十年,豈料却於白髮之年尚要週旋於 然後再圖解救之法。但, 畢知僧心道:罷了 老僧苦修數 哎, 武林

如何向方英傑解說清楚。 畢知僧心中思忖,一時間也不知

又奇, 卻又阻止他追殺妖女,心下不由又驚 誰人的弟子?請大師明示晚輩。」 方英傑見畢知僧久久沉吟不語 忙道:「妖女如此厲害麼?她是

麼似的 所知道的,也就不忍再忍瞞他了。 畢知僧此時自感虧欠了方英傑甚 對他不由特別關切起來,他

艷桃姬, ,這妖女乃火焰仙子門下首徒,名叫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據老衲所知 盡得火焰仙子的眞傳,其歹

> 焰仙子,外號叫『美女蛇』,武林中有毒邪門功夫,在火焰門中,僅次於火 個傳說,施主可謹記了……」

方英傑忙道:「是何傳言?大師快

美女蛇舌勝神功,可怕之極! 遇火男兒命如風,仙子秀髮可摧魂 畢知僧喃喃道:「火焰一出漫天紅

怕麼? 焰仙子的門人,那火焰仙子豈非更可 方英傑大驚道:「原來妖女竟是火

行屍走肉。施主以爲這可怕麼?」 定魂飛魄散,就算僥倖不死,亦形如 形甫現,秀髮一晃,碰上的男子便必 因此說『仙子秀髮可摧魂』,竟指其身 十年不休不歇,容貌形如二八佳子之身,再加苦練美女火焰神功 美艷無雙,碰上的人莫不失魂落魄 子之身,再加苦練美女火焰神功,數人美如花,雖年過六十,但依然是處 年不休不歇,容貌形如二八佳麗 畢 知僧歎了口氣,道:「火焰仙子

惑之處。 身為師傅的火焰仙子?但他依然有 心道徒弟已然如此厲害,更何况是 方英傑在艷桃姬手上已吃了大虧

士?」方英傑迷惑道 甚麼要創立火焰門 · 麼要創立火焰門,四出殘害武林人,她如何可保住處子之身?她又爲 「火焰仙子既以美色惑人,

焰仙子與獨臂神尼當日决鬥後, 欲言又止,但終於道:「此事說來話長 一點前因老衲已向施主坦白了, 畢知僧歎了口氣,沉吟一會, 獨臂

> 怨毒無可發洩,便苦練邪門神功,又们。火焰仙子對老衲怨恨之極,一腔情人不淺,便也看破紅塵,不顧火焰生人不淺,便也看破紅塵,不顧火焰 神尼固然含羞忍辱,帶着傷殘之身從 似已沉入往事的追憶之中 畢知僧說到此處,忽然歎了口氣 少年英俊男子。哎!」

發誓殺盡普天下 女爲徒,授以勾魂攝魄的獨門邪術 創立火焰門,專門收納美而邪淫的

她悉心訓練下,已成了她的化身,因惡勾當,均由其女徒施爲,艷桃姬在惡不親自出手,以肉身示人,所有罪傷不親自出手,以此難練成獨門邪功,但卻 哎,說來老衲是惹起這場禍端之人 此數十年來,她尙能保存處子之身 她悉心訓練下,已成了她的化身,E 前便浮出 仙子其實仍難以忘卻當年的那段傷心着老僧而來。如老僧所料不差,火焰僧而起,火焰仙子滿腔怨恨,原該衝 如此矣!要來的自然會來,要避也避 罪孽深重, 重歷劫數 畢知僧這般憶述往事, 好一會,才又續道:「這都是因老 天數註定老衲要重入江湖了。 一幅 情天恨海的可怕圖景 ,也是老衲命運 方英傑眼

非恩怨,如何分辨?如何定奪?請大 殺火焰仙子,但這裏面又牽涉許多是 知如何是好 「大師,晚輩如何處之?師傅要我

武林恩怨,委實令他難於應對,

,委實令他難於應對,更不湖,便碰上演等詭異之極的

師指點迷津。」方英傑茫然的喃喃道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如何分辨 之。」 僧罪孽一二而已。施主一切好自爲

在如 倏忽不見。 話音甫落,無事畢知僧身形微

踪, ,如何不令他深感迷惘不安? 臂神尼之命下山,尋覓火焰仙子的行 久佇立不動,他自離開千獨峯,奉獨 如何不令他深感迷惘不安? 伺機除去,入江湖不到半月, 銀似水的月色下 方英傑久 便

分辨? 方英傑這位初涉男女情事的少年如何 海恩恩怨怨,內中的誰是誰非,又教 可 師命難違, 火焰仙子他是非殺不 但其中卻又牽涉一段情天恨

,亦是命運使然,對施主來說,豈非紅塵,遭逢劫數,此乃老僧咎由自取當日决不偏幫任何一方的誓言,誤墮

一道理麼?一切順其自然

,歷其劫

便可返本歸元,重入禪機矣!施

况且老僧暗助於施主你

,已違了老僧

是師命難違,於老僧卻是多管閉事

畢

知僧呵呵一笑,道:「此事在你

否可以指點晚輩,火焰門到底位於何

方英傑點點頭,又道:「那大師是

火焰仙子的踪跡如何發現?」

怎樣判斷,又豈用別人徒費唇舌哉?」 主意念之間,是非恩怨施主應該知道

如何定奪,是否該殺

一切全在施

他自稱有負於他? 斷定自己命犯桃花七煞數?又爲甚麼 否能把她殺了?還有,爲甚麼畢知僧 異恐怖?假如遇上火焰仙子,他又是 現在何處?火焰門是否如傳說中的妖 而且火焰仙子到底是何模樣?她

中的無盡玄機,只好點頭稱是,道:

方英傑心中迷惘

,一時

也難明此

「晚輩謹遵大師教誨。」

便又在身上掏出三顆藥丸

, 遞給方

畢知僧點點頭,目注方英傑一會

摘,卻又忽地變得異常遙遠。 面 前 所有一連串的疑念, 的悶葫蘆,雖近在咫尺,但欲解 **婚如懸在他** 

氣 丸 身一掠,循原路掠去。 方英傑捏一捏手握的三顆活命丹 丹丸黑色, 小如砂粒, 他歎了口 把丹丸收入貼身的袋中,這才飛

打探清楚所有疑問,然後再作定奪。 先行返回千獨峯,向師傅獨臂神尼 方英傑無奈之際,終於斷然决定

> 在老和尚身邊,顯得甚是怪異。 尚留着一撮毛髮,大概尚未剃度,跟位年方十四五的小和尚,小和尚頂上 鬚白髮的老和 尙 江湖上便出現了一位銀 ,他的身邊卻跟着一

了。 人們便必定把他當作會說話的仙猴 鳥黑溜轉,黑白分明,甚有英氣,那 分像猴子, 更奇的是,小和尚的模樣竟有五 額窄嘴尖,如非他的眼 珠

物,他一 養長大,所以有五分長相像猴兒 遺棄的孤兒,由一隻母猴帶入深山餵 擒獲這隻怪物,原來這竟是一位被人 老和尚便是畢知僧。當日畢知僧在深 事實上他的名字也叫畢猴兒 時好奇,便施展絕世輕功 忽然發現一個半人半猴的怪 那

性,但容貌卻是不能改變的了。 年的訓導,終於令他改掉了猴子的習

畢知僧把他帶返畢知廟,經十

幾

兒」亦即不是猴兒之意。 名爲「畢猴兒」,「畢」亦「不」,「畢猴 畢知僧感慨之下, 乾脆便把他命

字。 但畢猴兒倒很喜歡這個古怪的名

覺,已走了近千里路了 又從北折向西, 再轉而向南, 不知不 畢猴兒跟隨畢知僧, 從南到北

思。 但畢知僧依然沒有絲毫停歇的意

奔波,正合他一半猴兒的脾性。 但猴 畢猴兒倒並不感疲倦,終日勞碌

> 搔腮,畢猴兒旣有一半猴兒的血統乳 子天生好奇,遇不明新鮮事便會抓耳 液,自然就比常人更好奇百倍了。

慣了的 叫道,雖然畢知僧禁止他在路上多言 ,這「大師伯伯」的稱謂,是他自小叫 但到底禁止不了他的天生猴性好奇 「大師伯伯!」畢猴兒終於忍不住

外人,便容你發問也罷!但有個條 數日來禁你發問,想必是如坐針氈 銀鬚不由一動,呵呵笑道:「猴兒,這 視一塊七彩的雲石,臉上乍驚還喜 了?好,趁大師伯伯高興,此處並無 一聽畢猴兒的呼喚,向他瞄了一眼, 簡直是易如反掌。畢知僧正凝目注 ,憑他和畢猴兒的輕功,上山越嶺 畢知僧此時已來到一座陡峭的峯

大師伯雖恩如親父,但有時嚴厲起來就要被活生生的悶死了;驚的卻是這 也十分苛刻要命。 終於可以滿足好奇,再禁他說話,他 逼他練功養性,所提出的要求, 畢猴兒一聽,又驚又喜,喜的是 卻

小命了。 打坐三日三夜,就幾乎要了畢猴兒的 例如要他學他的模樣,在蒲團上

甚麼條件?大師伯伯啊!」 條件了。畢猴兒心驚暗道,但終於難 奈心中的好奇,便無奈點點頭道:「是 此時他又不知要提出甚麼要命的

畢知僧肅然道:「條件有三個,其

J 18

輩豈敢妄受?」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施主

你救命之用,大師爲何轉贈於我?晚

方英傑驚道:「這是靖海大師留給

此丸有起死回生功用,可以救你三次

道:「此乃靖海師弟所贈老衲

你留在身邊,切記愼用。」

\*

僧一段情天恨海孽緣所致,老僧有負所歷劫數,雖乃命運使然,但亦因老

施主,三顆救命丹丸,不過是聊補老

能藏在心裏,永不能向任何人洩,今日大師伯伯所說的任何話,你

J 19 露。」 畢猴兒心驚道:「這第一個條件就

也只好答應了。」 能知道,這豈非把猴兒悶死了?無奈 便點頭道:「既然如此,我答應大師伯 我?但若不答應,眼前欲知道便不可 很要命了,大師伯伯明知我心性好奇 知別人,別人又怎會把知道的告知 喜歡向人打探,但若我知道的不告 畢猴兒心思靈巧, 他這般轉念

事便絕不會反悔,只要他答應决不向他知道畢猴兒雖然頑皮,但他答應的 伯就是。」 畢知僧一聽,神色就一寬,因爲

伯四出奔走傳信,不可偷懶誤事!」 件,就是告知你後,你就要代大師伯 外人洩露,其餘的就輕鬆多了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第二個條

應! 比打坐蒲團有趣多了!我答應!我答 「是,大師伯伯!這跑腿送信的活兒, 畢猴兒一聽便樂得抓耳撓腮道:

夜蒲團了,你可答應?」 多問一條,日後便要罰你多坐三日三 條件麼,就是只准你問三個疑問,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那第三個

先行答應,好歹先解决目下的懸疑再 畢猴兒雖然暗暗心驚,但也只好

畢猴兒怕極了打坐蒲團,因此想

處查探,到底爲了甚麼?」 月來,你東奔西跑,老往深山大嶺四 了又想,這才問道:「大師伯伯,這半

極了, 伯伯不枉培育你一場!」 去,你的心竅越來越靈了,好,大師 呵呵一笑,道:「猴兒,你這一問奧妙 畢如僧沉吟半晌,方道:「此事說 畢知僧聞言不由一怔,好一會才 包羅萬有,所有疑問都包含進

大師伯伯只好四出奔走,預作安排準的武林浩劫,為了破解這一場浩劫,可以告訴你,此行乃因一場即將降臨 來話長,一時也難以細道,大師伯伯

伯如何準備?」 畢猴兒心急,一聽忙道:「大師伯

只好重出江湖,替他造就破解的條件傑!為助他破解桃花七煞劫數,老衲 訓造就六位女俠,各自助這位武林英,這個條件就是必須在最短期內,培 必須是本命帶桃花七煞劫數的武林英 涉在內,唯一可以救這場浩劫的人, 情天恨海劫數,不幸把武林各派均牽 是第二個疑問了……這場浩劫乃一場 劫數,則這場浩劫也便可以消弭了! 傑破解一煞,若能替他破解桃花七煞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好!這算

消弭一場武林浩劫,大師伯伯! 甚麼替他破解桃花七煞劫數,便可以 畢猴兒越聽卻越好奇,忙道:「爲

疑問了!因為這位武林英傑的桃花七 畢知僧微笑道:「好!這是第三個

麼?

畢猴兒一聽,嚇得連忙掩耳捂嘴

畢知僧一怔,右手一招,一股渾

問三題的禁規便破了!猴兒就算再問 是你問我的,並非我問你,因此只限 也不必再罰那要命的蒲團打坐啦!」 畢猴兒這才笑道:「大師伯伯,這

勢聽啦,這就叫掩耳盜鈴嘛!」 大師伯伯卻響個不停,那猴兒只好順

處!」 中,多知一點,於你日後也大有好 問好了,反正這場劫數,你也牽涉其 撫了撫畢猴兒的半光頭,道:「算你 白得體啦!好,你如有疑問,就隨便 辯

畢猴兒一聽,卻嚇得臉色一變,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就算

谏,他的桃花七煞劫數破解之日,也煞劫數,恰恰要在這場武林浩劫中歷 便是武林浩劫消除之時……你還要問

厚的柔力便把畢猴兒扯了回來,奇道 :「猴兒!你作甚麼?趕着去那兒?」

啊!你這猴兒,連大師伯伯亦作 輕敲了畢猴兒腦殼一下,笑道:「好 !你使的是何妙計?居然打破我的 畢知僧又好氣又好笑,伸手指 頭

畢猴兒笑道:「猴兒本不想聽,但

劫,那猴兒寧願不聽不問了 忙道:「大師伯伯!若聽了問了就要歷

你不問不聽,也一樣難逃劫數!就如

禁規?」 弄

畢知僧不由呵呵一笑,他憐愛的

俗世紛爭,但劫數之臨,亦一般難逃你大師伯伯,本不欲再出紅塵,招惹 畢猴兒驚道:「大師伯伯不是說,

你可以破解這場劫數麼?」

免!! 斷吧了!况且能夠破解並非不須歷劫 尚言之過早,老衲不過據所參玄機推 劫數一來,應劫之人均無一可以倖 畢知僧道:「是否可以破解,目下

來,急道:「那走啊!大師伯伯!」 畢知僧道:「上那兒去?猴兒!」 畢猴兒一聽,更慌了,連忙跳起

浩劫便可以消除麼?」 傑,破解了他的桃花七煞劫數,武林 畢猴兒道:「自然是去助那武林英

把握也沒有! 數,是否可以破解,老衲就連三分的 麽?大師伯伯不妨告訴你,他這場劫 以爲他的桃花七煞劫數說破就可以破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猴兒,

沒有,大師伯伯還甘心爲此風塵僕僕 畢猴兒驚道:「若連三分的把握也

此先下地獄,以挽救衆生安危! 慈悲,就算有一線生機,老衲亦甘爲 畢知僧慨然道:「衆生可貴,我佛

猴兒,好一會方道:「老衲知你已有一 惜耗費十年功力,替你打通玄機兩關 半是我佛中人,慧根深厚,因此才不 ;但也絕非空門弟子,因此老衲遲遲 畢知僧說到此忽然一頓,目注畢

不肯替你剃度,你知道爲甚麼?」

團打坐吧! 兒想大概是大師伯伯嫌猴兒不肯在蒲 畢猴兒搖頭道:「猴兒不知道,猴

替你剃度,乃因你有一半根基,甚合 並非主要因由,大師伯伯之所以拒絕 「雖然打坐是佛門養性必修功課,但 靈子弟,與我佛亦大有淵源…… 上自成一派,亦不失爲一位出色的空 禪機之分派尋龍大道,若能在尋龍學 畢知僧不由呵呵一笑,隨即道: 也

身入空門不可,老衲這一點苦心,你的衣砵,便是我佛中人矣,並非定必 轉而肅厲:「因此老衲望你承繼這一半 畢知僧說到此忽然一頓,神色亦

禪與尋龍堪輿兩大絕學,必可永久造 伯伯功力之深,已成金剛不壞身, 我恩同親父,猴兒豈敢有違!但大師 畢猴兒連忙道:「是,大師伯伯待 佛

學上已有大成,則老僧便逝而無憾 待老僧圓寂之日,希望你在尋龍堪輿 金剛不壞身,亦决無恒久、永遠之事 老僧但活一天,便向你教授一天, !咦?猴兒!你快看那塊七彩雲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世上决無

不由亦驚訝的低叫了一聲! 聲,畢猴兒連忙向那七彩雲石一看 就在此時,畢知俗僧忽地微喝一

J 20

原來此時那七彩雲石上,忽然有

吱吱喳喳的吵個不停,彩翼翩翩,十六隻彩雀,凌空而降,落在雲石上,

是甚麼朕兆麼?」 畢知僧大喜道:「猴兒!你知道那

龍穴有關麼?」 絕學之最高境界,便是在點龍勘穴上 師伯伯,你曾教導猴兒說,尋龍堪輿 耳搔腮的好一會,方微有所悟道:「大 擊必中,莫非這塊七彩雲石,與那 畢猴兒瞧了又瞧,想了又想,抓

現?! :「你再向四周瞧瞧,看看有甚麼發 畢知僧微微一笑, 又趁機啓發道

面有山護衛,此峯形勢上便安穩多 似道道護衛屛障。便向畢知僧道:「四 峯果然有點特別,四面羣山環繞,恰 畢猴兒依言向四周望去,但見此

底有幾座了?」 猴兒,你再數數,四面環繞之山,到 力奇佳,果然一眼便被你瞧出端倪! :「好!很好~ 畢知僧一聽,不禁點頭微笑,道 ·你果然是此道中人,目

近山勢,應該是五山環繞此峯。」 畢猴兒定睛一看,便笑道:「按遠

七彩雲石上落下之彩雀,到底有幾隻 畢知僧又點點,道:「那你再看,

之下,便已在腦中,此時也不加思索 便朗聲道:「共有五隻彩雀落於雲石 畢猴兒記憶力極强,剛才他一瞥

這是甚麼朕兆?」 天而降,恰恰降於雲石之上,你以爲 七彩雲石恰處此峯中央,五隻彩雀自 畢知僧微笑道:「五山環繞此峯

非這七彩雲石下面,有何古怪名堂?」 畢猴兒想了想,若有所悟道:「莫

朝陽穴』!好一個享盡人間艷福的風流而斷,這便是大師伯伯欲查勘的『五鳳 龍穴!」 然大有名堂,按山勢脈理、自然脍兆 悟性奇高,大可造就!雲石之下,果 錯!你稍經提點,便有此領會,可知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不錯!不

陽?爲甚麼這是可享盡人間艷福的龍 穴?大師伯伯啊! 畢猴兒奇道:「爲甚麼叫五鳳朝

砵, 不明白。 畢知僧急於向畢猴兒傳授他的衣 因此他有問必答,唯恐畢猴兒弄

痴雁長相厮守;這豈非五鳳朝陽形山之西,樂鶯歡鳴;祖山之中,山如 之南,有喜鵲形山;祖山之北 鷹山拱立;祖山之東,山如哀鴻;祖 道:「猴兒你看,此峯形勢上鶴立雞羣 因此又稱爲尋龍學上的祖山 畢知僧向四面一指,諄諄的教導 ,有怒 9 祖山

馳騁,踴躍奔騰而來,迨至結穴,展脈勢,辭樓下殿,起伏低昂,如萬馬勢而論,東西南北中羣山拱衛,祖山 畢知僧一頓,又道:「再從整體形

> 奇穴!」 星,龍氣凝聚,實爲世人欣羨的風流開枝脚,衝起飛陽大帳,現出圓淨穴

畢猴兒奇道:「爲甚麼又叫風流奇

穴,你明白麽? 穴,自然蔭生五女共侍一夫的風流奇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五鳳朝陽龍

此五鳳朝陽龍穴? 畢猴兒點點頭,又問道:「誰可承

數的人,唯有此五鳳朝陽穴方可化解 那你以爲,誰可承此重任?」 畢知僧微笑道:「命犯桃花七煞劫

點穴麼?好傢伙!這個方英傑好艷福莫非乃爲曾入畢知廟的方英傑而尋龍畢猴兒份然了! 畢猴兒恍然大悟道:「大師伯伯

風流斷非福,兇難亦非禍,一切但看逃不過劫數,便必定夭折而喪,是故得過劫數自然可以享風流之福,但若煞劫數而致,其中又有無數兇險,逃 命已帶桃花七煞,也斷斷承受不得!外表風流,但承受此穴之人,如非本外表風流,但承受此穴之人,如非本 其本身命數了! 因爲五鳳朝陽,乃因助其化解桃花七

英傑 ,做跑腿功夫,是否立刻趕去知會方管吩咐,反正猴兒已答應第二個條件 决然道::「那好吧,大師伯伯,有事只畢猴兒此時已明白了大半,不由 畢猴兒此時已明白了大半

夫破煞之數,因此目下六者僅得其一 穴」,尚要勘點其餘五穴,以應五女助 七煞劫數,除了他自身的『五鳳朝陽 ,如何就可匆忙行事?」 畢知僧道:「事情若如此簡單就好 知道麼?要破解方英傑的桃花

如此艱難麼?」 血?這破解桃花七煞劫數之法,當眞 又要再走五千里路?再花五次很大心 伯無盡心血,若再尋其餘五穴,豈非鳳朝陽穴,便跋涉千里,費盡大師伯 喃道:「大師伯伯:……啊!單單一個五 畢猴兒一聽,不由目瞪口呆, 喃

麼? 入地獄,誰入地獄?尋龍堪輿之道,知難而退?怕耗心血!佛祖曰:「我不治劫?我佛慈悲,爲救衆生,又豈能 須緊記,尋龍堪輿絕不可爲一己私利 與我佛禪機有莫大淵源,猴兒,你必 輕而易破,豈叫七煞?又豈成爲武林 否則必定招致橫禍天譴,你知道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若是

,跟隨畢知僧繼續四出奔波。 畢猴兒連忙點頭稱是,收攝心神

\* \*

面來了。 知不覺, 已從武夷山的東面走到西 一連半月,畢知僧帶着畢猴兒

南面一看,畢知僧的眼神便突地一亮 , 暗道:莫非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 一座山峯,這座山峯平平無奇,但向 這天中午,畢知僧與畢猴兒登上

得來全不費功夫麼?

之首,風姿綽約,猶如一位亭亭玉立原來但見南面那峯,挺立於羣山 便覺精神一蕩,隨即樂也融融。 妙齡少女,又如春花含笑,令人目睹

玉女峯飛掠上去。 畢知僧當下不敢怠慢,連忙向那

洋。 見山巖秀潤光潔,峯頂草木參參, 山花插於少女鬢髮,美艷而喜氣洋 上得峯頂,畢知僧四周一看, 宛 但

如

溢,忍不住便哈哈大笑起來。 不自禁,便覺百慮盡消,只有喜氣洋 上了此峯,亦不由心中蕩然而動,情 的 ,連他這等功力通玄的武學高手, 畢知僧直看得眉飛色舞,不知怎

融融也!」 師伯伯!猴兒今日才見到你如此樂也 抓耳搔腮,一面樂得大笑喘氣道:「大 此時畢猴兒早就樂得手舞足蹈

忙凝運神功,把心頭的激蕩壓了下去 這峯脈氣的迷惑了,他心中一驚,連 一震,這才猛然醒覺,連自己亦着了 ,一會也就盡復淸明。 畢猴兒的聲音入耳, 畢知僧心中

,以內力助他收攝心神。 畢知僧伸手向畢猴兒的背上一按

中快活極了!但爲甚麼欲愁也愁不 大師伯伯!這山峯好極了!哈哈,心 蹈,但依然樂也融融的笑道:「好啊! 好一會,畢猴兒這才不再手舞足

> 龍脈的威力了!你今番又親眼見識了 氣的迷惑, 一面肅然道:「這便是速發

堂?!」 好厲害啊,但不知此龍脈又有甚麼名 畢猴兒忙道:「這便是龍脈所致?

極? 「猴兒你看,此峯形狀是否宛如美女? 又是否形如含笑春花?令人歡樂之 畢知僧伸左手向四面一點,道:

形如一朵含笑盛放的春花啊!」 連連點頭道:「是啊!大師伯伯,果然 知僧的內力相助,已漸復淸明,不由 畢猴兒向四面一瞧,此時他得畢

的龍脈,便可稱爲含笑春花穴矣!」回,微微一笑道:「猴兒,因此這山峯 自控心緒, 便把抵在他背上的右手縮 畢猴兒道:「含笑春花穴有甚妙

見之可解千愁的快樂女子,簡而言之 樂無窮,而且樂而大方得體,是一位 門蔭生一代女英豪,而且此女必定奇 ,便是蔭生一代樂女。」

畢知僧沉吟半晌,欲言又止,想

畢知僧一面運力助他抵禦山峯脈

畢知僧此時知畢猴兒的功力已能

畢知僧道:「含笑春花穴,不但專

春花穴蔭生的樂女,日後有何作用?」 此快慰了!但請問大師伯伯,這含笑 猴兒甫沾此峯龍氣,便感本生從沒如

用?

畢猴兒不由吐舌道:「是啊!難怪

了想,才微露端倪的道:「老衲所言即

先周詳準備的原因了! 定這場武林浩劫是否可以化解。 桃花七煞,目下他在武夷山所遇妖女將降臨的武林浩劫,將令方英傑遍歷 六煞中的一煞!這便是老衲爲甚何事 女他日將可助他一臂之力,破解其餘 勢須歷練 艷桃姬,不過是其中一煞,尚有六煞 ,是否可以逃出險關, 而 將 决

浩劫,拯救武林衆生。 穴,便是欲替方英傑造就五位女內助 ,一舉化解桃花七煞,消弭這場武林 心良苦,他之所以不辭勞苦,遍尋龍 畢猴兒一聽,這才知道畢知僧用 畢猴兒依然有一點不太明白 便

「老僧並非天仙,豈會事事皆知?能尋 法了!餘下的最後一煞,必然更爲厲 何發揮,老僧助他,也只能是這個辦 數,那要看方施主自身的氣數運命如 餘剩下的最後一煞,又將如何化解? 獲一穴五鳳朝陽奇穴,已算萬分僥倖 煞須歷,爲何只有五女助他化解?其 道:「既然大師伯伯說,方英傑尚有六 豈敢再妄求?况且是否可以化解劫 畢知僧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

石頭 勘定的方位擺好,作為標記 於定下方位。又吩咐畢猴兒搬來四塊山峯上用一個羅盤仔細量度,最後終 害,屆時就看方施主如何施爲 畢知僧說罷,便不再多言 ,按東、西 他在

花玉女峯,改向另外的山嶺掠去 然後就與畢猴兒走下這個含笑春



畢知僧和畢猴兒, 在怒鷹峯上留

在這段時間內, 他又在四處地方

在武夷山方圓數千里的地域,幾

在整整兩月間,畢知僧帶着畢候

因爲從這時開始,畢知僧就不再 離開怒鷹峯後,畢猴兒大爲高興

畢知僧指點司馬亮將亡妻骨灰葬下「春花含笑穴」 在深山大嶺中勘察,反而改向人多聚 菜茶水,這比終日吃乾糧可就享受多 集的村鎮行走。有人煙的地方就有飯

一座不太大的村鎮。 村鎭不大,但也頗爲熱鬧,時近 這天傍晚, 畢知僧和畢猴兒走進

傍晚 村鎮人家,閑着沒事,倒有不少 ,在城隍廟前,正有人賣武雜

人圍成一圈,駐足觀看凑熱鬧。

畢知僧,走過去凑熱鬧,畢知僧微笑 一下,居然也答應了。 ,豈有放過,早就又拉又扯的求着 畢猴兒心性好奇,碰上這等熱鬧

身子機伶,一閃身便鑽了進去。 他倆走到那圍觀的圈子,畢猴兒

際年紀蒼老多了,而且愁眉深鎖,似四十多,但風霜滿面,顯得比他的實 有重重心事。 只見場內有一男一女,男的年約

MINNOW

在場內團團轉,傻裡傻氣的嘻哈大 那女的卻是二八嬌齡,模樣甜俏

笑,登時把圍觀的村鎭人逗得呵呵大 一男一女,一哀一

深鎖 是她的爹爹,她爹爹滿懷心事、愁眉 不知道,他見了人家父女相聚,心中 畢猴兒是孤兒,甚至連爹娘的樣子也 模樣,卻歎了口氣,心道那男子顯 畢猴兒雖然頑皮,但一見那少女 ,她卻嘻哈大笑,當真傻極了

算畢猴兒要走,他也不肯離開了 卻不由一亮,心中若有所思,此時就 畢知僧目注那傻氣的少女,眼神 自然就感觸起來。

籌款下葬。在下無以爲報,聊以雜技,無力安葬,只好先行燒化成灰,再聲道:「各位鄉親父老!此乃亡妻骨塔聲道:「各位鄉親父老!此乃亡妻骨塔 在下感激不盡!」 以娛各位善長仁翁,如蒙各位賜賞 在他肩上停住不動了。 罐,在手上團團一轉,隨而一拋,便 這時先見那男子忽然捧出一個瓦 他雙手抱拳,

歎息道:「原來是爲亡妻賣藝籌殮葬費 是否還有心情賣藝? 此情可憫,但未知他身懷亡妻之痛 男子話音剛落, 圍觀的人便有的

一邊,搬來一把竹梯,往空地上一 竹梯竟便穩立地上,巍然不動。 此時但見那男子把亡妻骨塔放下

位每人一口,以便延年益壽!」 娘的蟠桃園,偷一個仙桃回來, 在下別無長技,只好向天上王母娘 然後男子又向四周拱手道:「各位 供各

両銀子!但如何知道那是否仙桃?」 桃回來供我等分吃,我等每人願出十 二百年吧?假如這位高人眞的偸得仙 長壽九千年,吃一片也起碼多活一、 然道:「嘩!好厲害的本領!竟敢上天 蟠桃園偷桃!據說那仙桃吃一個可 男子話音剛落,人羣中便有人嘩

子從天上掉下才作數,好麼?」 男子微微一笑,道:「待會看到桃

此一言爲定好了!」非等閑了,於是便齊聲道:「好!就如 就算並非真的仙桃,這來歷也絕 一聽,假如眞有桃子平空掉

爹有話與你說。」 哈的少女招手道: 男子點點頭, 少女招手道:「樂兒!你過來,爹 於是便向那傻氣嘻

人嘻哈一笑,把衆人逗笑了,她便向音,一聽呼喚,立刻就走過來,自家 那男子道:「爹爹有何吩咐樂兒?」 然傻裡傻氣,但對爹爹的話卻奉如綸 那少女原來叫樂兒, 只見樂兒雖

偷一個仙桃回來,獻給各位 道:「樂兒! 你就攀上雲梯, ·為替娘親遺骸 直上天宮

來!! :- 「是!爹爹!樂兒這就去偷仙桃回樂兒想也沒想,便嘻哈的一笑道

> 飛身一 話音未落,別看她傻裡傻氣, 躍,已在竹梯的半腰上了。 但

連作夢也不敢去想像。 憑這一把竹梯,便想直達天宮, 他雖有猴兒之名,也最喜吃桃, 畢猴兒道:「大師伯伯,連我猴兒 畢猴兒此時不由瞧得目瞪口呆 那是 但僅

敢去麼?」 也不敢去幹的勾當,她一位女娃兒竟

去看,莫要大驚小怪聲張嘩衆!」 度人之能, 度人之能,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上奇人異士時有所見,切莫以己之技 你不能幹的,別人便不能麼?悄悄 畢知僧在畢猴兒的耳邊道:「江湖

卻也不敢再作聲,只緊張地盯着竹梯 上那女子樂兒。 畢猴兒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

衆人正感疑惑,竹梯已盡頭,那少女 如何再上得去? 樂兒此時已躍上竹梯的頂端了

上面迎掘 渺不見盡頭,只剩下絲繩的 直上,越升越高,漸而直入雲端, 面迎空一拋,絲繩便如飛鳥般飄搖 此時但見樂兒忽地在懷中掏出 ,屹立於竹梯頂端,把絲繩向 握渺

「樂兒,你準備好了麼? 那男子此時仰空向那女子問道:

也! 爹爹,樂兒上天宮蟠桃園偷仙桃 樂兒嘻嘻一笑,道:「準備好了 去

話音甫落,便見樂兒飛身向上一

躍,雙手抓住絲繩,便凌空沿絲繩向 上攀升,眨眼已攀上數十丈高了

浮,顯見已於雲空之上,並無半點 嬌俏身形,已越來越小,身週雲霧 畢猴兒仰望半空,但見那樂兒的 顯見已於雲空之上,並無半點取身形,已越來越小,身週雲霧飄

伯伯 畢猴兒忍不住向畢知僧道:「大師 ,這到底是甚麼功夫?」

攀繩而上,其勢如鳥,眨眼便在半空立,狂笑聲中,初拋二三丈,再拋四空,狂笑聲中,初拋二三丈,再拋四空,狂笑聲中,初拋二三丈,再拋四點當年有位囚犯,向獄官自稱精於繩縣 功夫。 消失了。 興囚犯之繩技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唐朝嘉興 今觀此女之技,與當年嘉 ,很有可能是同 一路的

踪 已小如飛鳥,隱入雲空, 在畢知僧的悄語中, · 樂兒的身形

無聲, 上 在場圍觀之人均目瞪口呆 有人張大嘴巴,久而不能合 鴉雀

那男子此時亦飛身上梯,執住絲那絲繩的一頭,依然懸於木梯之

聲賀道:「好了, 見的樂兒在對話交談。 入了南天門,此刻正偷偷摸去蟠桃園 那男子側耳傾聽了一會,忽然大 貼於耳邊,似與隱在雲空不 樂兒終於潛上天宮

思議;但若不信麼,那少女又明明攀 衆人 ,因爲若信的話,此事太過不可 一聽,面面相覷,誰也不敢

蟠桃園, 繩直上雲端。 在衆人驚愕之時,那男子忽然又 得手摘了一個大仙桃了。

父老奉獻。」 兒,不可頑皮,先把仙桃向各位鄉親 大聲道:「當眞可喜可賀,樂兒已偸入

閃,衆人驚疑中,男子的手上已多了 一個鮮紅的桃子 那男子話音甫落, 半空中紅光

桃園的天兵天將發現了。她如何還有 然失聲驚叫道:「不好了,樂兒被守蟠 忙把耳貼近繩端,僅傾聽一會,便忽 命回來?」 一動,那男子來不及拋下桃子, 男子正欲把仙桃拋下,忽然繩頭 便連

人一看,竟是一隻血淋淋的活人的手 一樣東西,擦過竹梯,落在地上·衆 男子話音未落,半空中忽然掉下

更厲害的刑罰。 樂兒偷桃的右手斬下來了,只怕還有 那男子已悲叫道:「天兵天將已把

東西,原來是一截人腿。 悲叫聲未絕,半空中又掉下一樣

有膽小的,便欲開溜了事。 在場圍觀的人,眼見已搞出人命

親父老不必驚惶,小女不慎冒犯天條 在場中向各人拱手悲叫道:「各位鄉 那男子一見,凌空一躍飛掠下來

,命喪天宮,也是無可奈何,與人無

兒戲啊!」到底從何而來?人命關天,可作不得問師傅,那地上血淋淋的人手人腿, 會, 才有人忍不住問道:「請

憾矣!各位,請了。」 答。各位可憐她為籌亡母殮葬費用,

嚼起來 一笑,執起地上血淋淋的人手 那男子大笑,樂兒一聽,亦嘻嘻 ,竟大

衆人瞧得瞪眼咋舌

、二両銀。 十両,有的五両,最不濟的,也有一 钱銀?但見衆人紛紛解囊贈銀,有的

怕,只盼禍不及己身,那還吝嗇腰包

在場圍觀衆人,此時又奇又驚又

條罷了 小女嚼的,不過是一條染了丹珠的面 那男子這才微笑道:「實不相瞞 ,說穿了不值一笑。」

邊,

便已積聚了數十両銀。

衆人正欲趕忙離去,只見那男子

不多一會,那男子亡妻的骨塔旁

便足以令武林中自負輕功蓋世的人師傅,單憑令千金那一手絕世繩技 八卻聳然動容道:「話非如此

自向各位拜謝後再走也不遲啊…… 忽然呵呵一笑,道:「各位,待小女親

話音未落,木梯後面的城隍廟內

傳的絕技亦頗爲傲然。 那男子微笑不語,似乎對自己家

倩女樂兒。 睛一看,這

一看,這人竟是那偷仙桃喪生的嬌 忽然如飛鳥般的掠出一人,衆人定

三幾兩銀值得給極了。 憑他們那一手,便令人大開眼界,兩人,是以絕世繩技走江湖賣藝, 衆 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父女 那就

又向各人款款的萬福答謝道:「嘻嘻,

此時那樂兒嘻嘻的向衆人一笑,

多謝……多謝各位,嘻嘻-

此時那男子亦已收拾好行裝,把 人哄笑一聲,多半也就散去。

各位慷慨相贈。亡妻委實是屍骨未寒那男子卻又向各人拱手道:「多謝衆人一點,看用此人

此才以些微小技,獻給各位,以博

。若有得罪之處,萬望各位多多

涵樂

竹梯交還城隍廟的管事,便欲離去。 嘉興人士?」 此時畢知僧已大步向那男子走了 向他合什道:「請問施主是不是

眼便瞧出在下的出身之處?」禮,道:「大師好厲害的眼力 道:「大師好厲害的眼力,如何一 那男子聞言不由一怔,忙拱手爲

畢知僧微微一笑,銀鬚一動,道

喘咳,難望安然返回故鄉。」 待言,更子嗣難望,肺中積疾,靜夜 :「老衲尚知施主姓司,且中年喪妻不

怔的望着畢知僧,好一會方道::「大師那男子一聽,登時目瞪口呆,怔 如何知道在下這許多隱衷?」 那男子一聽,登時目瞪口呆,

决定矣! 於心肺極爲不利;綜而斷之,便不難 樑塌而印堂陷,是爲兇氣臨斷山根,黑,此乃缺子絕嗣之相;更者施主鼻中年必喪妻室之兆,又眼蓋深陷而烏 中年必喪妻室之兆 不外洩,因此施主必是司氏一脈繩技乃嘉興司氏一門的家傳秘技, 疑。再者施主眼角魚尾紋甚多, · 再者施主眼角魚尾紋甚多,此乃外洩,因此施主必是司氏一脈無技乃嘉興司氏一門的家傳秘技,從 畢知僧微笑道:「施主精於繩技,

世高人,大師旣已瞧破在下苦况,萬畢知僧跪下道:「大師氣相懾人,必不,他歎了口氣,忽然雙腿一矮,竟向,似有滿腹心事感傷,一齊湧上心頭那男子一聽,臉上忽紅忽白忽黑 望大師打救!」

主不必客氣。」 昧直言,旣有所求,便必有所贈,施多禮,老衲正是有求於施主,方才冒 翻一托,向那男子道:「司施主不必 那男子正欲向下跪,畢知僧手掌

下司馬亮,拜見大師高人。請問大師這一代,已添為複姓,是叫司馬,在 下果然是嘉興司氏一脈,但傳到在下去。他一聽連忙又道:「實不相瞞,在 大無匹的柔力托了起來,再也跪不下 司施主此時身不由己,被一股强

法號稱謂?

廟畢知僧亦當眼錯過啦!」 好眼差,竟連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畢 畢猴兒早就忍不住道:「司馬大叔, 畢知僧尚未答話,那一旁呆立 知你的

畢知僧微瞪畢猴兒一眼,似乎怪

他又多嘴了。 司馬亮一聽,不由聳然動容

知天文,中知衆生運命,下知地理;但神功蓋世,而且精於玄機絕學,上世奇人,居於雲山深處畢知廟內,不喃道:「在下行走江湖,久聞有一位不有過,一聽,不由聳然動容,喃可馬亮一聽,不由聳然動容,喃 過機緣,在下委實該死之極。 幸。豈料今日竟當面而眼拙,差點錯 若能碰上,便是三世積福,三生有

未知肯答應否? 主不必認真。倒是老衲有求於施主, ,其實難符,這等江湖傳聞,司馬施 畢知僧淡然一笑,道:「盛名之下

下自當悉力以赴。」 司馬亮忙道:「大師有何指教?在

之千金,是否自出娘胎,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司馬施主 便帶嘻哈模

司馬一脈定必斷嗣了。」 **哎,在下中年喪妻,膝下無子,** 但這等微末小技,也成不了大氣候 然出世便傻裡傻氣,雖然學技甚精 了口氣,苦笑道:「實不相瞞, 司馬亮一聽,觸動痛處,不由歎 小女果 眼看

細的向她打量。樂兒見畢知僧銀鬚白畢知僧此時把樂兒招近身前,仔

麼手段技藝那是你情我願,怨不

J 24 奈何,反正賣藝自然是爲求財,用甚

衆人此時就算心有不忿,亦無可

傻笑不止 早就歡喜極了,便不由得嘻哈,只管髮,滿面祥和,猶如白髮仙翁,心中 馬亮苦笑道:「小女這副模樣

後必大有作為,只是須看是否栽培得 「司馬施主差矣,令千金福緣深厚, 知僧卻緩緩的微一搖頭,道:

激不 忙道:「大師請指點在下迷津, 司馬亮一聽,也是福至心靈,連 在下感

一場武林浩劫,未知施主是否可以答門下,求她收為徒弟,他日以助破解「老衲打算引令千金到一位武林女傑的 畢知僧又沉吟一會,方决然道

司馬氏一脈洗盡乖戾。未知司馬施主想,便又决然道:「實不相瞞,老衲已,與一樣的運程,因此打算代數,便又決然道:「實不相瞞,老衲已是,因此打算代數,便又決然道:「實不相瞞,老衲已

如此厚贈,在下萬死不足以圖報矣! 不由又跪了下來,連聲道:「若蒙大師 司馬亮一聽,直喜得雙脚發軟,

會怨恨老衲麼? 亦會遺漏, 屆時有何不測 司馬亮,肅然道:「但如此令千金便須 一番磨劫,吉兇參半, 畢知僧此時卻不扶起他了,目注 雖妙算有 司馬施主 時

也是她命該如此,若能有所成就,在立建般模樣,遺下她孤身一人,早晚必被江湖宵小欺負,若然如此,倒不如任由她去歷一番劫數,萬一不測,中晚一個人,是晚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下雖於九泉亦無憾了。」

到一處地方,屆時施主自會明白老衲意决,這便可矣!司馬施主且隨老衲 半點虛偽, 以柔力把他托起,道:「旣司馬施主點虛僞,這才微微一笑,以手一招點虛僞,這才微微一笑,以手一招

這又入深山去麼? 猴兒一聽,慌道:「大師伯伯

必定好玩極了 「好啊!入深山去,又有這猴子伴着 樂兒一聽,卻樂得拍手嘻哈道

性? 小女這副樣子,是否真的可以潛移本 司馬亮不由苦笑道:「大師,你看

來猴性十足,但經調教,已有所成兒,道:「這猴兒乃野猴餵養成人, 畢知僧微微一笑 ,以手一指畢猴 ,本

必先失信心呢!」

在鎮中歇宿一晚,明天一早再上路 見天色已黑暗下來,便留畢知僧先 司馬亮連忙點頭稱是。他想了想

畢知僧擔心司馬亮的身子支持不 便點頭答應了

晚 入鎭中,找了一家客店,住宿了 於是由司馬亮引領,一行四人走

得直皺眉一 居然把猴性未退盡的畢猴兒亦弄路上樂兒開心極了,又笑又跳又 第二天一早, 頭 四人便上路入山

一路上平安無恙,事實上任由畢猴兒與樂兒沿途戲玩。 ,也無可奈何。畢知僧卻渾似不 司馬亮暗叫慚愧, 但女兒天生如 覺

小,欲打他主意的,只怕萬中無一有的功力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江湖宵的功力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江湖宵畢知僧那行雲流水般的身法,便知他畢知僧那行雲流水般的身法,更看 此膽量。

有裨益,便連辛苦也忘記了。疾纏身,但想到此行於司馬氏一脈大與畢猴兒不遑多讓。司馬亮雖然有積輕功為根基,因此父女倆的內力,竟馬氏一脈精於繩技,而繩技亦以內力 司馬亮父女雖非武林中人 但想到此行於司馬氏一脈大 ,而繩技亦以內力 , 但 ,竟 積 司

## 暗訪人選 培育新秀

一路無事,幾天後,畢知僧等人

便重上曾留下大地鈴記的玉女峯。

峯之用 向鐵器舖買備一把鐵鏟,以備上玉女 在路上趁便,畢知僧已着畢猴兒

喘吁吁了 但司馬亮積疾在身 樂兒三人面不改容,大氣不 四人攀上玉女峯,畢知僧 上了峯頂, 便氣 喘, 畢猴

否有此福緣?因此决定一切順其自然有心相贈奇穴,但未知司馬氏一脈是 辛苦攀爬而上,他心中暗道:老衲雖 畢知僧也不去扶持, 任由司馬克

縮 ,終於攀上玉女峯巓 ,以收潛移默化之功 ,咬牙忍受攀爬的勞累,一鼓作氣 尚幸司馬**亮雖然辛苦**, 卻毫不退

一熱,便咬了咬牙,呼地挺站起來,含笑而望,神色大有鼓勵之意,心頭 里目,更上一層樓,登高峯而覽羣山 道:「大師……請吩咐!呵呵,欲窮千 ,果然大好景色。」 司馬亮喘了口氣,見畢知僧向他

,就連說話也豁達起來。 振奮,先前的愁苦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心胸亦不由一寬,積慮全消,身心 司馬亮甫上峯頂,精神陡地一振

脈融滙相承矣! 看來,玉女峯的龍氣又與他司馬氏一 畢知僧不由暗暗點頭,心道如

地方,向地上一指,道:「司馬施主, 領司馬亮父女走到那四塊石作標記的 畢知僧這般轉念, 便不再猶豫

掘 入土中,心實不忍,便欲上前兒的十根指頭亦已鮮血淋漓,亮氣喘吁吁,眼看已成强弩之 眼看已成强弩之末, 便欲上前相助挖

笑春花穴!你看如何?」

司馬亮此時心境更爲開朗,

聞言

老衲相贈司馬氏一脈的,便是這個含

矣! 畢知僧連忙制止,悄聲道:「猴兒 !一切任由司馬施主父女施爲

「多謝大師成全!在下但憑大師吩

便呵呵一

笑,向畢知僧拱手拜謝道:

畢猴兒不能道:「爲甚麼?大師伯

時乃上吉入殮時分,若過了今日巳時

,便須再等三年,方有機緣矣!」

再等三年,他自己只怕已身入黃泉

司馬亮一聽,哪還敢怠慢?因爲

啓竅承龍的本運命數!且宜速速,巳司馬施主父女一道,親手開穴,以應

畢知僧點點頭,道:「如此

,便請

此,其理亦與尋龍出 承受龍氣,蔭庇後人,但天降大任於 全力肩承。 畢知僧道:「此穴乃他司馬氏一脈 也,必先勞其筋骨,世上人事如 其理亦與尋龍堪輿之學相通 **坳,全靠司馬氏一脈 塘堪輿之學相通,因** 

潤龍脈 目睹心軟,大師伯伯難道不加助力?」 不支倒地,樂姐姐也鮮血淋漓 畢猴兒急道:「但司馬大叔眼看已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血沃龍土 ,此乃世間以珠砂點龍晶的一 ,令人

出少許山泥,忙了半個時辰,司馬亮,司馬亮執鐵鏟,一鏟下去,只可挖

人一道,以鐵鏟破土。山地土質堅硬

司馬亮招呼樂兒走近來

,父女兩

已吁吁喘氣了

般道理呵!你明白了麼?」 疑惑之處,亦不敢再去驚擾他了 知畢知僧的脾性,但凡他認定了的事 是决不容打任何折扣的,他就算有 畢猴兒無奈點頭稱是,因爲他深

伸指運力向山地一插,便居然被她抓以手挖起土來。她的內力已有根基,

起一把土來

但時間一長,樂兒的雙手十指,

然變得乖巧起來,她見爹爹太累,便

樂兒雖然傻裡傻氣,但此時卻忽

司馬亮父女幾經辛苦,終於在山 個深達五尺的洞穴。

恭喜司馬施主, 已越過第一關矣!」 此時畢知僧含笑點頭道:「可矣」 司馬氏一脈轉運大功

漸已露出一個三尺來深的坑穴。

畢知僧佇立一旁,見狀默然不語

牙深挖,在父女拚命挖掘下,山地上 已鮮血淋漓,血肉模糊,但她依然咬

再也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 畢知僧話音未落,司馬亮已累得 呼

衰。 时間一長,便因肺患而氣支撑尚可,時間一長,便因肺患而氣呼的直喘粗氣,他因積勞成疾,短時

服,包裹骨塔,權當一副完整的衣冠 速作準備,司馬施主請用你亡妻的衣 ,立刻又道:「目下距巳時不遠,務必 畢知僧一頓,卻不容司馬亮稍歇

所有遺物,均已隨身火化矣!此時何 「大師!實不相瞞,當日火化亡妻時 來半點遺物?」 司馬亮一聽,大吃一驚,忙道:

後人承接龍氣便有遺陷,這如何是 了!他急得喃喃道:「缺了死者遺物 裹,那後人承納龍氣,便打幾分折扣亦料不到有此一失,心道若無遺物包 畢知僧一聽,亦皺眉頭,他似乎

頓足 何還有法子?司馬亮一時大意,把亡 的衣物盡化,此時後悔得不由鎚胸 畢知僧自己也沒了主意,別人如 此時忽聽那樂兒嘻哈一笑,道:

猴兒的口吻 畢知僧吃驚的一怔道:「司馬姑娘 伯……樂兒有辦法。 ,也呼起「大師伯伯」 」她學着

有甚麼法子?

上,豈非猶如娘親衣服了麼?」樂兒想替娘親做一件竹衣,包在骨塔 娘親平日最喜那個……綠竹葉!因此 樂兒嘻哈一笑,道:「樂兒知道,

> 常清晰而有趣 她所說的雖然突兀,但意思卻非

達返璞歸真的奇效!」 逝者的珍貴遺物,以竹葉作衣,更能 道:「不錯!但凡生前最喜之物,均是 畢知僧一聽,不由咧嘴一笑,喜

「既然如此,樂兒,你就快去做吧!這 授於她。」 等織竹葉爲衣的手藝,亡妻的確曾傳 但聽畢知僧居然大讚,便大喜道: 司馬亮初時尚以爲女兒胡說八

兒。 採葉子是畢猴兒的拿手好戲,所以他 也不待畢知僧吩咐,便跑過去相幫樂 樂兒一聽,便一蹦一

翠綠的竹葉回來 不一會,兩人便抱了一大捆青葱

指飛快的動着,不一會,一件翠綠色 的竹衣便編織好了 只見樂兒把竹葉夾於指間,左右 一面又與畢猴兒嘻哈說笑,手

龍脈之氣衝破玄關,他日的成就當無 過是本命受阻,未開竅而已,一旦受 道樂兒本性聰慧非凡, 畢知僧一看,不由暗暗點頭, 她的傻氣,

「好啊!樂兒姐姐!日後你教猴兒織竹 衣好麼?這竹衣漂亮極了!」 畢猴兒卻瞧得抓耳搔腮,喜道:

竹衣是只能女子穿的, 衣,不把人嚇死麼?」 〈是只能女子穿的,猴兒穿上綠竹樂兒嘻嘻笑道:「你想穿麼?可惜

J 26

他一見司馬亮父女辛苦萬狀,司馬

畢猴兒性雖頑皮, 但卻心兒極軟

,也絕無相助挖土之意。

來越靈巧了。 兒自上這玉女峯嶺後,她的心智竟越 以對,他但覺得,不知甚麼原因,樂畢猴兒一聽,竟張口結舌的無言

J 27

衣冠。」 ,司馬氏一脈後人,快替仙人穿戴 此時畢知僧仰望日影,默默運算 便忽地朗聲道:「好了! 巳時將

教她編織試穿時一模一樣。 竹衣披在骨塔上面,就如娘親生前曾 樂兒一聽,不待爹爹吩咐,便把

, 放入挖好的洞穴內。 人衣冠已備,速携之身入龍土。」 司馬亮和樂兒兩人雙手捧起骨塔 畢知僧稍待一會,又大聲道:「仙

土!莫過巳時!」 照洞穴時,便大喝一聲,道:「速速填 畢知僧仰望天際,當一絲日影斜

沾染樂兒十指的鮮血了。 手捧土,撒入洞穴。那些泥土不少已 司馬亮和樂兒聞聲,連忙各自以 一會,

但也成了一座不低的墓穴。 又平了口,再加高三尺,雖然簡陋 洞穴便全被泥土覆蓋

見一道搬來一塊白石,然後向司馬亮是一道搬來一塊白石,然後向司馬亮畢知僧點點頭,吩咐樂兒和畢猴 指向石塊劃去,指力如刀,白石塊上 立刻現出一行刻字:「司馬氏惠英之

畢知僧着司馬亮把石碑竪於墓前

墓穴也就完成了

這時畢知僧又肅然道:「司氏一脈

司馬亮聞言,先行上前拜祭過了

墓穴似乎無聲無息。

尚無反應?連忙又吩咐道:「司馬樂 樂兒一聽,似乎是畢知僧第一人 快上前拜祭先妣!」 畢知僧一見,暗暗皺眉,心道爲

「是! 大師伯伯, 司馬樂兒拜祭先 居然不再傻氣,正正經經的回道: 這般稱她爲「司馬樂兒」,心中大喜,

前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 馬樂兒,司馬樂兒走上前去,在墓碑 樂兒從此就恢復她的全姓-司

白 此時,墓前石碑的刻字,忽然便由灰 一轉而爲鮮紅,猶加鮮血染了上 司馬樂兒剛叩罷第三次頭, 就在

,不知這是甚禍兇之兆? 馬亮父女和畢猴兒均驚得目瞪

兆!當眞可喜可賀!」 龍脈滙通!此乃司馬氏一脈承龍之 賀道:「恭喜司馬施主!此乃令千金十 鮮血入土,與先人靈魄相聚,再與 畢知僧卻立刻拱手向司馬亮父女

脈?能否見告?」 由又大喜,忙道:「大師所贈是甚麼龍 司馬亮此時萬二分信服,心中不

氏一脈,已與龍氣相滙,當然可以略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目下司馬

> 後對令千金將大有裨益,且於司馬氏示一二矣!此穴乃名含笑春花穴,日 脈,亦有莫大好處,施主好自爲之

司馬亮連連拜謝,又道:「如何再

馬氏一 你居住的祖屋風水,如此足可保你司 日老衲將雲遊到訪,趁便替施主再改 便决然道:「司馬施主可先返故鄉,不 畢知僧目注司馬亮,沉吟一會, 脈從此康復運通矣!」

司馬亮大喜再拜謝,便欲告辭先

放心把令千金交托老衲麼?」 司馬亮歎了口氣,感慨道:「小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司馬施主

知如何圖報!」 下及,大师晨建文、二、三、是她的天大福緣,在下多謝感佩還來但蒙大師答允提携,向高人引介,實 蒙大師答允提携,向高人引介, 司馬家恩同再造,此恩此德,也未 大師還說放心二字麼?大師對

不必客氣 畢知僧淡然一笑,道:「司馬施主 並非老衲本意所願。因此因由段劫數而起,重入塵世,涉足 時也難以說淸,不說也罷。 ,實不相瞞,老衲此學, 乃

莫再頑皮啊!」 師伯伯了,你要聽大師伯伯的話, 多 道:「樂兒!從現在起,你就跟着大 心性忽然變得豁達,因此也就不再 ,他把司馬樂兒叫到身前,殷殷 也奇怪,司馬亮自上玉女峯後

> 老人家為師,樂兒一定好好聽師傅和帶樂兒去見一位女俠師傅!但能拜她道:「爹爹放心,樂兒知道,大師伯伯月見她嘻嘻一笑,卻連連點頭,朗聲只是她嘻嘻一笑,卻已漸顯靈慧的一面,比起初見時,卻已漸顯靈慧的一面, 大師伯伯的教導……」 司馬樂兒此時雖仍有點傻氣,

刻趕返故鄉,爲爹爹你療傷好麼?」 朗聲道:「樂兒日後學藝有成,必定立 司馬樂兒一頓,忽然又很認真的

身入九泉亦含笑了 只剩下你一點血脈,你但能恢復靈智 人似的瞪着司馬樂兒,直喜得老淚縱 是否替爹爹療傷不打緊,爹爹就算 司馬亮又驚又喜,他似見了陌生 好極了!樂兒!司馬氏就

先行下山,返回他出身的故鄉。 司馬亮說罷,便向畢知僧告辭

得與爹爹一旦分離麼?」 之狀,不由微微一笑道:「司馬姑娘捨 畢知僧見司馬樂兒竟無半點依戀

捨得,也只好藏於心內啦!」 ,乃爲拜師學藝,旣然如此,便不 但自古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 司馬樂兒道:「樂兒心中有點不捨 ,世事古難全,樂兒與爹爹分

矣!心下這般轉念,爲破解武林浩劫量!看來一代「快樂女英俠」已見形神慧之根開始表露,日後定必不可限甫一接近,原來的傻氣便已漸退,靈甫一接近,原來的傻氣便已漸退,靈 畢知僧一聽,不由暗暗點頭道:

奔走的決心因而更熾旺了。

上那位女俠那兒麼? 這時畢猴兒道:「大師伯伯,這就

知道麼?猴兒!」 畢知僧微笑道:「那女俠是誰?你

畢猴兒故意一頓。 口中的女俠,據猴兒所知,不出二位 一是峨嵋派的慧心師太,二麼……」 畢猴兒扮了個鬼臉道:「大師伯伯

畢知僧瞪了畢猴兒一眼,道:「是

神尼在大師伯伯心中甚有份量麼!伯眼中,便沒有第三人了!因爲獨 喲!猴兒去也-:「除了千獨峯的獨臂神尼, 畢猴兒先行退後一步,急急的道 便沒有第三人了!因爲獨臂 在大師伯 哎

功根基已達武林 畢猴兒剛說罷最後一句,身形已 ,卻也快如閃電, 一流高手的境界如閃電,顯然他的

伯伯亦作弄了!」話音剛響,他的右手一聲,低駡道:「你這猴頭!敢連大師力發功卻比他更快,只聽畢知僧嘿的但畢猴兒的身手快,畢知僧的柔 ,便如一個强力的磁場,把倒 一揚又一合,一股渾厚無匹的柔 如鐵釘被吸附般的扯了

畢知僧順手在他半亮的腦袋上輕

J 28

畢猴兒扮了個鬼臉,連忙道:「猴

兒胡說八道,亂七八糟,猴兒知罪!

許成功,不許失敗,你辦得到麼?」 你知罪,大師伯伯罰你做一件事,只 畢知僧這才微微一笑,道:「既然

罰猴兒打坐靜修,猴兒上刀山下油鍋 也應承了 畢猴兒忙笑道:「但求大師伯伯不

要有一線機會免除打坐靜修這苦處 先想想,你肯答應麼? 油鍋 折磨,只怕比打坐靜修更厲害!你 畢猴兒想也沒想,便立刻道:「只 畢知僧微笑道:「此行雖非上刀山 ,但若猴兒腦袋不靈,你所受

姑娘為徒,此事你有把握做到麼?」馬姑娘上千獨峯,求獨臂神尼收司馬 心刻苦,他日的成就必可超越老僧數你尋龍堪輿之道,你但能在這道上用 亦知你非佛門襌道之人,因此决意傳 猴兒想也不想便立刻答應了 畢知僧不由呵呵一笑,道:「老衲 你可緊記了! 你目下代老衲領司

生再不收徒,方英傑已是她最後的關 獨臂神尼的脾氣古怪之極,稍一惹翻 或者會令她心軟一 畢猴兒一聽,不由暗道:「乖乖! 猴兒就大受治罪! 她如何肯收司馬姑娘爲徒? 除非你親自向她開 而且她發誓今 口相求

有難言之隱衷,總之在應劫之前 千獨峯?此事非猴兒你代老衲走一遭 能與她相見,如何能引領司馬姑娘上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老僧者會令妣心專,」

不可!

爲徒! 她老人家破例點頭答應,收樂兒姐姐必想些稀奇古怪的法子,令獨臂神尼 伯放心好了 旨,猴兒萬死不辭便是了 學着他的樣子苦笑道:「旣大師伯伯令 求人,但言出如山 畢猴兒知大師伯伯從不輕易開口 ,猴兒就算絞盡腦汁 ,不容推卻 請大師伯 ,便也 也

成功希望便大了三分,但僅三分而已 ,逗她開心,若引得她笑三聲,你的 因爲這尚不足以令她點頭答允!」 畢知僧點點頭,道:「你想些法子 畢猴兒道:「那如何才可以?

的五分 則連老衲亦無法救助!知道麼? 過無論如何,你也切莫開罪於她, 這說了,而且要記住切莫透露是老僧 低語幾句,方微微一笑,道:「你試把 畢知僧想了想,便在畢猴兒耳邊 論如何,你也切莫開罪於她,否分,便須看你的機靈應對了!不分,或許會有五分希望……但其餘

畢知僧仍不太放心,目注畢猴兒又道 「你知道千獨峯的路逕麼? 畢猴兒連忙正正經經的答應了

「猴兒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大師伯伯 畢知僧奇道:「爲甚麼你比我更清 畢猴兒頑皮的扮了個鬼臉,道:

不敢上去,猴兒於是好奇,便趁大師伯偶然提到千獨峯,又聽大師伯伯說 畢猴兒笑道:「那年猴兒聽大師伯

伯伯雲遊之際,偷偷上了千獨峯一

動獨臂神尼她?有沒有透露老衲的 畢知僧一聽暗驚道:「你有沒有驚

一峯!簡直是王者之尊!大師伯伯,向此峯俯首朝拜,眞不愧爲武夷山第兒上了峯頂,但覺武夷山三十六峯全裂罅,寬尺許,勉强可攀緣而上。猴裂罅, 她歸隱之所! 臂老前輩果然眼光獨到, 哪兒大有可能潛伏驚天大龍穴呢! 「千獨峯猴兒是悄悄摸上去的 愧是武夷山的第一峯!峯高數百仭 畢猴兒不敢頑皮了 選了 此峯作 獨 百仞,

過三十六峯中,千獨峯又名天柱峯,夷山奇秀甲於東南,溪曲三三水,山夷山奇秀甲於東南,溪曲三三水,山東山奇秀甲於東南,溪曲三三水,山 脈之氣,卻比其餘五鳳朝陽峯、玉女,是故險峻甲於三十六峯,但若論龍氣勢太盛,反而失去包藏龍氣的容量 天游峯、小桃源等峯遜色多了

前輩憑千獨峯苦練,終有武學大成? 畢猴兒不解道:「那爲甚麼獨臂老

峯的山氣充盈之光吧了 她把千獨峯的山氣與武功融滙一 畢知僧微笑道:「她不過沾了千 ·也因此她千

蔭生大不相同。」 畢猴兒迷惑道:「有甚麼不同?」

臂神尼畢生成就僅限於武學,而其本非博大渾厚的龍脈地氣不可,是故獨武藝一道,至於本命運數之挪移,便 命運數則平平無奇。」 畢知僧道:「山魄之氣,僅可成就

頑皮四周亂鑽,知道麼?」 非他莫屬,你務必緊隨他左右,切莫 ,猴兒雖然年少,但在山裏行走,却點點頭,道::「司馬姑娘請隨猴兒去也 往下詳析了,他向畢猴兒和司馬樂兒 司馬樂兒嘻嘻一笑,點頭道:「大 畢知僧說到此忽地一頓,不欲再

樂兒拋在中途不理麼?」 右便是……但大師伯伯不去麽?就把師伯伯放心,樂兒寸步不離猴兒弟左

遇,届時彼此相逢,暫別數月,也算,不久之後,司馬姑娘便另有一番際下司馬姑娘不理!總之大師伯伯預料千獨峯,實情非不得已,並非有意拋 不得甚麼,好,你去吧!」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老衲不上

有成,再重返玉女峯,拜祭娘親。 又道:「娘親好好安息,女兒不日學藝 在娘親的墓前,恭敬的叩了三個頭 司馬樂兒一聽,不再糾纏, 她跪

尋千獨峯拜師學藝去了。 跟隨畢猴兒,向畢知僧拜別,然後兩 便一道離開玉女峯,翻山越嶺,去 司馬樂兒拜畢,這才一躍而起,

畢知僧目送他二人離去,掐指一

龍脈的氣象,樂兒必定逢凶化吉,逆之本命運數,此行當吉凶參半,但依算,便微微一笑,喃喃道:「按他二人 數盡去,從此步入運命另一險峯……

模樣。 又凝聚一處,成一朶盛放的含笑春花 出來,但沾在石碑上並不滑落,漸而 碑上的紅字忽然有鮮血般的液體滲透 就在此時,畢知僧但見司馬氏墓

花結果之兆麼! 此?下葬不到三個時辰, 便迭現奇兆 筝含笑春花穴莫非真的地脈雄厚如 此乃鮮血龍脈相滙,再漸而凝結開 畢知僧不由瞧得呆了, 暗道玉女

龍追脈去了。 歎口氣,心中驚喜參半的下山,再尋 畢知僧默默出了一會神,忽然微

此時畢猴兒、司馬樂兒二人,已

遠在玉女峯十里之外了 山路雖然崎嶇難行,但畢猴兒、

走了一日,已入武夷山腹地深處。 司馬樂兒輕功均甚佳,便也不在乎,

剩下的兩塊乾餅,二人便須挨餓了 但行走匆忙,所帶的乾糧不多, 畢猴兒古靈精怪,久處荒山野嶺 當晚尋着一個山洞,歇宿下來 吃完

子殺了,便就着火堆,燒吃起來 來。拾些枯枝,生起一堆火種, ,這點難處,却也難不倒他。 他出去一會,便拎着幾隻野兔回 把冤

拾?蔓延極速,呼呼的直向山洞這面勢,火助風威,一場大火哪還可收草木立刻被燃着,乾柴烈火,風助火 撲近,二人連忙拔腿飛逃而走。 然一陣狂風吹來,把火種捲了 出去

會也沒有。 後急起直追,二人連喘口氣停下火勢却認準了他二人似的, - 的機背

而去,可能是風向改變了的緣故 扭頭一

知上天柱千獨峯該走哪條路,此時夷山小精靈,也把方向弄糊塗了, 野嶺中,連鬼影也沒有 向人打探,

二人沒法,只好深一脚淺一脚的

我麼?」

笑道:「猴兒弟弟,你變戲法兒來嚇唬

美之極,樂得格格直笑。不一會,二司馬樂兒初嚐這等野味,但覺香 人便把三隻兔子吃進肚子去了 豈料正當二人興高彩烈之際,

一直翻過一座山

人打探,也决無此可能,因爲深山上天柱千獨峯該走哪條路,此時欲以山小精靈,也把方向弄糊塗了,不這一拚命飛逃,連畢猴兒這個武

,就連鬼影也見不到一隻,不禁微聲目向前面望去,但只見黑漆漆的一片絕無半點驚慌,但却十分好奇,她極可馬樂兒天性樂呵呵的,這時她

**亂走亂撞起來** 

向也吃進肚子裏去了 狠狠的罵道:「都是你這該死的 !偏要吃甚麼山中野味!可就連方 畢猴兒啪的打了自己的嘴巴一下 東

急亂尋食之故麼!」

畢猴兒苦笑道:「你還笑得出?樂 要過三年五載野人生活麼?」

,你還是不要去過好……那並非女孩知道野人的生活如何,但猴兒告訴你如此,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不解玩笑來安慰他,還道她當眞儍氣得

看,後面那場大火却已掉頭翻過一座山頭這才逃出火海

力又經畢知僧自小調教,目力、耳力樂兒靜息,他久於荒山野嶺生活,內樂兒靜息,他

就比司馬樂兒强多了。

司馬樂兒天性樂呵呵的

子過的生活……咦!噤聲……」

頭猛獸均非同小可,萬一被牠們發覺

,我倆必是被牠們當點心吃了

司馬樂兒悄悄的笑道:「跑入大蟒

條大蟒蛇與一頭黑豹對峙着麼?這兩

姐!你知道前面二十丈遠處,正有一畢猴兒急道:「哎呀我的樂兒姐

司馬樂兒格格一笑,道:「這叫餓

司馬樂兒嘻嘻笑道:「好啊!這三

年五載野人生活,一定好玩極了 怕把妳悶死麼?」 司馬樂兒笑道:「有猴兒弟弟作伴 畢猴兒道:「在深山野嶺五載,不

,突

樂兒姐姐怕甚麼寂寞?」

畢猴兒不知道司馬樂兒這是故意

兒姐姐,你不怕七日七夜走不出深山

了。他正欲拉司馬樂兒向後悄悄退走 蛇肚腹遊玩,這很好啊!」 ,豈料却已把前面的兩頭猛獸驚動 畢猴兒一聽,便哭笑不得的怔住

之下,竟不自量力,猛運內力於二指 ,飛身一掠,直向巨蟒的綠眼插去。

半尺,下型聚生生。一种人類粗達本欲以大蟒蛇充饑,但那條大蟒粗達

半尺,亦兇狠非常,牠的獵物亦正是

撲在司馬樂兒臉上,她氣息一窒,

便

神志昏迷的搖搖欲倒。

伸手扯她飛道,豈料那大蟒蛇委實驚 落在後面,連忙回身向她掠至,正欲

血盤大口猛地一張,一股熱流便

等候對方的弱點,便閃電而上,先發守在樹下,一豹一蛇苦苦對峙,均在這頭黑豹,大蟒蛇盤纏於樹上,黑豹

注於大蟒身上,但身後的微響,便立

黑豹的耳力極靈,牠雖然全神貫

制人,弄一頓大餐填肚子。

地一縮,竟連司馬樂兒亦被吸了過去

大蟒蛇巨舌一捲,熱流便往回猛

迎向巨蟒的血盆大口……

畢猴兒此時已扯住司馬樂兒的手

猛運內力欲把她從巨蟒的血盆大

刻把牠驚動了

牠憑嗅覺便發現身後

鮮嫩的肉味,這香味顯然又比大蟒

急轉身來,凌空一躍,便向畢猴兒和便毫不猶豫,立刻捨了大蟒蛇,呼的

口扯去!

兒不住,反而連他亦一齊向巨蟒的

畢猴兒拚盡全力,

不但扯司馬

樂

口下搶出來,豈料巨蟒的吸力異常强

黑豹的性子兇狠,牠一經判定

司馬樂兒這面撲過來!

如此進襲良機,颯的一聲,便竄下樹

疾如電閃,劃過虛空,血盤大口

,黑豹甫一轉身,大蟒蛇豈肯放過

豈料樹上那大蟒蛇,亦正窺測時

連他自身的兇險亦渾然不顧了

司馬樂兒在昏迷中猛地被巨蟒大

一切,一心只想把司馬樂兒扯出來,

畢猴兒心膽俱裂,此時他已渾忘

蛇强多了

到,氣勁已絲絲直射而出 知僧成名絕技「金剛指」的威力,指未 此這內力凝運二指之下,便隱隱有畢 力已足可與武林一等一高手併列, 畢猴兒隨畢知僧十多年,他的內 因

丈去了。 無形勁力已把巨蟒的雙眼刺痛了。牠 位置,畢猴兒的雙指疾插之下,絲絲 而疾退,呼啦的一下子便倒滑出數十 了畢猴兒前插之勢,身子又猛地暴縮 角色糾纏,便把巨眼猛地一閉,堵住 不欲再與畢猴兒這等不知死活的厲害 大概也知道這二指的厲害,而且牠舌 一人一豹,大概也已滿足了胃口 巨蟒的雙眼恰恰是牠全身最弱的

飛沙走石,威勢驚人極了。 了過去,向前疾竄,沿途樹倒木折 然後巨蟒又猛地身子一晃,已轉 9

深山密林中,展開一場拚死的追逐。 人一蛇,巨蟒在前,畢猴兒在後,在 畢猴兒不捨,拚命急掠直追,一

向前被吸入一口,就連他亦難逃身入 猴兒依然不肯鬆脫她的手臂,只要再 己已難於倖免,將要身入蛇口,但畢 口的熱氣衝醒,她睜開眼睛,眼見自

蛇腹之危了

陪送生命,明知他必定不聽自己要他

向畢

司馬樂兒不想畢猴兒爲救她白白

猴兒的手腕咬去,畢猴兒突然負痛 鬆手的請求,便猛一低頭,一口

不由自主便把手指一鬆,只聽呼的一

消化掉;畢猴兒却拚死不讓牠停下來地方,好把腹中的一人一豹慢慢享受巨蟒之意,乃急欲尋一處安靜的 千刀的巨蟒把她的遺體消化掉! 把樂兒姐姐搶出來,也决不讓這條殺 把大蟒殺了,開牠的肚、剖牠的腹 ,心道就算樂兒姐姐死了,也必定要

牠原以爲這一溜掉,便可以把欲與 巨蟒的身軀龐大,但腦袋却不靈

> 逐丁點不比牠慢,一直在後面窮追不用腹中的美食,豈料那厲害角色的追 ,牠便沒有餘力去消化吞掉的一人一發一個勁的拚命向前飛竄,如此一來捨,休想把他拋離,巨蟒急了,便越 牠搶食的厲害角色甩掉,然後便可享

的軟壁抓去,只聽嘶嘶一聲,巨蟒的,大怒之下,豹爪如刀,猛地向四面此時猛然呼吸幾口活氣,便清醒過來 只是一時被窒住了氣息,昏死過去,肚腹內也因此充滿了活氣,那黑豹巨蟒這疾竄之下,身軀劇烈抖動 肚腹竟被牠的利爪抓破了

仍是黑夜,但月色總比黑漆的蛇腹光從蛇腹的裂口中透了進來,雖然此時 蛇血登時噴湧而出,一絲光亮也

見有逃生之處,豈會放過?牠腰身一竟被牠的狂力撕開了一個洞口,黑豹在亮點處一劃,但聽嘶的一聲,蛇腹亮光射進,那還會留力?牠前爪猛力 躬,便猛力向缺口撞去,竟被牠撞穿 的大吼一聲,便連滚帶爬的逃走了 滚,也顧不得尋覓美食了,失魂落魄 蛇腹,滚了出來,黑豹在地上打了幾 黑豹本已狂性大發,此時眼見有

出來。 學, 狀有如破了决口的水壩,大蟒蛇在地此時大蟒蛇的腹中鮮血狂噴,其 上翻滚掙扎,鮮血就噴得更急, 一團鮮血模糊的東西應聲噴了 砰隆

早已把黑豹叼在嘴裏面去了 騰挪掙扎,也决不肯吐出來;而且胃 二名娃娃疾竄過來-未足,大如中碗的綠眼向畢猴兒、 大蟒蛇吞掉黑豹,一任牠在蛇腹

司馬樂兒這面一瞥,腰身一拱,又向 司馬樂兒雖然呵呵不知憂愁,但

開,就連鷩叫聲也叫不出來了。 對此等險惡絕境却聞所未聞、見所未 畢猴兒雖然年少,但久歷風險 早就嚇得手足發軟,此時休說避 眼見司馬樂兒手足發軟

聲,

中去了!司馬樂兒就連一聲驚呼也來

司馬樂兒已被巨蟒吸入血盆大口

不及發出…… 畢猴兒直瞧得心膽俱裂,他情急

J 30

掃中,亦有如拂塵一般的毫無動靜。 掠上 變, 樹乃樹中之王,它的樹身就算被巨蟒 大蟒蛇翻騰掃得紛揚摧折, 一棵腰圍過丈的大榕樹上,大榕 下面的樹木沙石,被垂死掙扎的 此時隨後追上來的畢猴兒見此突 早就飛身

又連滚帶爬的竄逃而去。 **砰隆一聲撞破蛇腹,滚了出來,立刻** 隨後又有鮮血從牠的腹部狂噴而出, 畢猴兒眼見巨蟒痛得滿地翻滚 一頭渾身被蛇血淋濕的豹子,

**%** 獨如血雨傾盆而灑。 鮮血噴起丈來高,在慘淡的月色下 巨蟒此時翻騰得更厲害了,腹部

畢猴兒急得失聲大叫道:「哎呀

而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啊! 我的樂兒姐姐,那見鬼的黑豹已破腹 就在此時, 一團鮮血模糊的東西

樂兒,就算此時未死,也必定變成肉翻騰不息,若被那龐大身軀壓着司馬 亦隨蛇血狂噴而出,畢猴兒運目一看 原來是司馬樂兒的嬌俏身形 但她此時似已昏迷不醒,那巨蟒

司馬樂兒也同樣會變成肉餅 因爲他知道萬一再失手,他自己與 畢猴兒大急,正欲窺準空隙, ,搶過司馬樂兒就竄上樹上 便

猴兒豈肯放過?他立刻在樹上疾竄而 恰好留下與司馬樂兒有一段空隙,畢 向司馬樂兒飛掠而至。 好不容易眼見巨蟒已翻過一邊

> 扯去了?」 蟒!病蟒!殺千刀的昏蟒!你死便死 司馬樂兒的身體必被巨蟒碾成肉餅 兒的身手再快,眼見亦已搶救不及, 了,爲何垂死之際還要把樂兒姐姐拉 便猛地向司馬樂兒翻轉過來,畢猴 畢猴兒直急得失聲大叫道:「死 就在此時,巨蟒向那面一滚, 一塊尖銳的岩石 ,牠再次負痛

過身來。 眨眼已失了踪影。巨蟒亦恰於此時翻 馬樂兒的腰部一抄,便已提起,猛地 峻之極,猶如一峯屹立,千峯折腰, 一個迴旋,身形已衝天而起,姿式險 九天而降,頭朝下脚朝上,伸手向司 就在此時, 一團白影獨如飛鷹自

畢知僧而已,豈料這白衣人亦身負如 此絕頂輕功! 巨蟒下的,當世中只有他的大師伯伯 團白影,竟亦自歎不如,在他心目中 能於此千鈞一髮之際,救人於滚動 畢猴兒輕功本已極佳, 但比起這

尋去 消失的去向,身形亦飛掠而起,循跡蟒的死活,他向四周一瞧,分辨白影 畢猴兒此時也顧不得再去理會巨

點氣味,那就休想逃得出他的追索 的嗅覺亦極靈敏,只要被他捕捉住一 離也漸漸拉近,畢猴兒天生異稟, 人身負一位司馬樂兒,因此雙方的距 畢猴兒的輕功甚佳, 再加那白衣 他

> 出來的,因此斷定那抱着司馬樂兒 味,他知道那必定是司馬樂兒身上發此時畢猴兒已嗅到一陣蛇血的腥 白衣人已被他追近了。 的

兒,好歹也得與你較較脚力,否則也兒不管你是誰人門下,但碰上我畢猴 顯不出畢知僧大師伯伯的威名了。

是地獄使者,他也决不會中途停止 ,拚命直追上去,此時就算那白衣人

下溜掉了,嘿嘿!」 「就算你是妖魔鬼怪,也休想在猴兒眼 必定在前面不遠了,他不由怪笑道: 血腥味越來越濃,他知道,那白衣人

但脚下的路徑也越來越險峻了

把四周的山影亮了出來。

俯身向此峯拜伏。 之巓,四周的羣峯均矮了一截,獨如 只見身已處在一座屹立高挺的險峯

這狂追之下,竟已追上天柱千獨峯了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尋到之時

因爲他帶司馬樂兒上千獨峯的目

這一路追下去,畢猴兒嗅到的蛇

\*

此時月正懸於中天,月色如銀

憑自己的武功也未必可以在那白衣人 是欲求拜獨臂老神尼爲師

畢猴兒心中一陣高興,暗道:猴

畢猴兒的野性一發,便不管一切

畢猴兒一路追下去。

他鼻中嗅到的蛇血腥味越來越濃

畢猴兒在飛掠中抽空向脚下一瞧

畢猴兒心中一動,暗暗心驚道:

絕世高人,還向獨臂神尼拜師不成幹甚麼,難道自己明放着畢知僧這位手下搶她回來,旣然如此,上千獨峯 望了 鼻子嗅到的蛇血腥味又濃烈 但就在畢猴兒心念電轉時, 這般轉念,畢猴兒心中不禁又失

他的

猴兒發狠的咬牙道,他初次奉大師伯 畢猴兒暗暗估算,憑蛇血的濃烈氣味 司馬樂兒必定就在三里的範圍之內 好歹先把她追上搶過來再說, 一點了

隱在月色下的竹林中 眼已近峯頭,遠遠的便見幾間屋子 獨峯險地顧不得了。 如何咽得下去?因此他此時連身處千 伯之命,便栽了個大觔斗,這口氣他 這一路循蛇血腥味追尋下去 子,眨

神尼就在這竹林中隱居麼? 畢猴兒心中一跳,暗道莫非獨臂

也三分,告貿然闖進去,開罪了她,武功又高,便連大師伯伯自己亦忌憚 已知道 豈不糟糕?因爲大師伯伯親道, 畢猴兒突地浮出這念頭, 一頓,因爲他從大師伯伯的神色 ,獨臂神尼的脾性古怪之極 脚下便 若惹 9

由她折磨樂兒姐姐的!這般無緣無故狠道:「就算是獨臂神尼,也斷不能任畢猴兒猶豫片刻,忽地又咬牙發 生亦用指力夾住,休想再移動分毫 眼前一花 影已罩向畢猴兒的頭上, ,他前插的二指便被人硬生 畢猴兒只覺

的立着,四肢休想再移動分毫。 便被這股勁力封住了穴道,登時僵僵 指撞上身來,他連一聲叫也發不出 與此同時,一股勁力從對方的手

天下間哪有這等道理!」

便把人搶去,也不知人家是死是活,

被逼出手自救。前輩怎的不問青紅皂次,欲向小子下毒手,小子無奈,才子本無意傷前輩的神獸,但牠三番數 發話,他吃驚之下,急得大叫道:「 白,便要殺我?」 畢猴兒四肢不能動,但口卻仍能

頓足,展開身形,便向竹林那面掠 過去探問淸楚再作打算。畢猴兒猛一

就算是獨臂神尼在屋內,好歹也須

畢猴兒心中發狠, 便顧不得許多

接着便有一陣勁風向畢猴兒身後撲

就在此時,忽聽身後一聲怪吼

見一頭身披黑色長毛、火眼金睛的大

畢猴兒疾速轉身,扭頭一看,

只

猩猩疾伸長臂,向他胸前抓來。

畢猴兒大吃一驚,連忙暴退三丈

猛地一躍,第二次疾撲上來,伸爪欲 ,避過黑猩猩一撲不中,毫不遲疑,

黑猢猻,竟敢來欺侮老祖宗。

起二指,凌空一躍,自上而下,竟向

畢猴兒不再閃避,默運神功,駢

時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這頭

畢猴兒身上的猴性本未化盡,此

了牠一根汗毛。 獨臂神尼手下的一切,均是她的 就算牠把你這小子殺了,也抵不罪神尼手下的一切,均是她的至 那黑影一聽,冷笑道:「但千獨峯

稱獨臂神尼最喜護短,就算她的手下物——獨臂神尼,不禁心中暗笑:「人前此人,便是令人聞風膽戰的老怪事猴兒一聽,這才猛然省覺,眼 則她連告狀的人也乾脆一齊殺了,把人家殺了,也絕不能向她告狀, 是殺人滅口,乾淨俐落。」 說否

聲道:「小子,你再自報,神獸是否把 獨臂神尼此時又一瞪畢猴兒, 厲

過是與小子開玩笑,牠可愛仁慈極 :「沒有,沒有,老前輩,這黑猩兒不 會出手把我殺了,於是無奈的苦笑道 畢猴兒心道若我說是, 她必然便

> 言不由衷,亂拍馬屁,狗屁不通,把辣之極,此亦是牠的長處。你這小子不錯可愛極了,但絕不仁慈,出手狠不雖可愛極了,但絕不仁慈,出手狠 牠的長處當成短處了

退避三舍 極惡, 聲道:「不錯, 畢猴兒一聽,連忙拚命點頭 兇狠絕倫,教小子這等該死的 不錯 **連忙拚命點頭,連** 

該死?」 小子竟尚敢頑抗,欲出手傷牠,還不猩兒被逼出手阻你,大費牠氣力,你不該死!你私闖千獨峯禁地,老尼的 獨臂神尼又冷笑道:「你以爲你還

鬼也翻身不了。 了還該死,必須踏上一脚, 是,該死,該死, 畢猴兒連忙凑趣的道:「是,是 **踏上一脚,令小子做** ,該死千次萬次,死

了。」 獨臂神尼見畢猴兒牙尖嘴利,又 獨臂神尼見畢猴兒牙尖嘴利,又

極,而且她又極為護短,若樂兒姐姐了,又聽她一口便叫出大師伯伯傳授了,又聽她一口便叫出大師伯伯傳授的絕技,心中不由暗道:獨臂神尼性的絕技,心中不由暗道:獨臂神尼的武功畢猴兒已見識過獨臂神尼的武功

真能拜她為師 也難尋第二位這樣的師傅! ,當今世上也無人敢欺

娘上千獨峯,有事求見獨臂神尼前了大師伯伯畢知僧之命,護送一位姑 坦白的道:「不瞞老前輩,小子委實奉 上千獨峯 畢猴兒心中轉念, 便不欲隱瞞

獨峯作甚麼了? 是獨臂神尼,老……和尚他差你上千 但迅即退去了,她沉聲道:「我就 獨臂神尼一聽,臉上立刻一陣微

道:「此事看來已成空話了!還提它幹 畢猴兒一聽,不由便歎了口氣,

說!惹怒了老尼,休怪我把你小子立 獨臂神尼一怔,又厲聲道:「爲甚 你這小子上千獨峯作甚麼? 快

活時,千獨峯的人又不分靑紅皂白 這位姑娘,不幸中途遇險,正不知死 便不顧後果的歎氣道:「猴兒護送的 畢猴兒此時已被勾出一肚子悶氣 空自躭擱了 大段時日

她就算不死,也必已斷氣多時了 獨臂神尼怒道:「誰說這丫頭已死 小子咒她死麼?

在人世?老前輩你怎知道的? · 「既老前輩如此說,莫非樂兒姐姐尚 畢猴兒一聽,心中一動,連忙道

至り量!ト子均穴道尚未解啊!你這轉身就走。畢猴兒急得大叫道:「喂! 獨臂神尼怪笑一聲,也不答話

的,只怕也不太多。

絕學,當今世上,能抵擋這二指之插 爲「雙龍吐珠」,乃畢知僧獨創的成名 黑猩猩的眼珠插去。這一手金剛指名

突地耳邊響起一聲沉喝道:「大膽小子

眼見黑猩猩已難逃傷目的厄運,

敢傷我神獸麼!」話聲未落,

一團黑

豈非死定了?」 麼一走,黑猩兒趁機向我下手,小子

禁地,你的穴道自然就自會解開了 這般蠻不講理?你只要眞心懺悔誤闖 了過來:「你這小子,把我黑猩兒看成 獨臂神尼並不回頭,只有一句傳

走入竹林那屋內去了 畢猴兒呆立動彈不得,心中又怒 獨臂神尼說罷,頭也不回,竟自

神仙, 沒出現,就連那見鬼的黑猩猩,此時 無聲息, 肢不能動彈。 恨恨的咬牙,穴道也就始終被封,四 會自解?這豈非騙人的鬼話?她又非 又氣,暗道:我若真心懺悔,穴道就 畢猴兒苦候了一會, 如何知道我的心裏話了?這般 走入竹林屋內的獨臂神尼再 但見四周毫

坐更可怕十倍!」 豈料這見鬼的站功,比大師伯伯的靜 算餓不死,渴不死,便悶也悶死了 下去,便非要餓死、渴死不可了,就 畢猴兒不由心慌道:「若如此呆坐

快替小子我解開穴道啊! 闖禁地, 真心實意懺悔了!請老前輩 ,他連大聲叫道:「老前輩!小子誤 畢猴兒這般轉念,便顧不得鬥氣

心不良,罪該萬死!」 子委實該死,不但誤闖禁地,連被逼 道依然毫不鬆動,他不由更慌道:「小 畢猴兒連續叫了二聲,被封的穴 阻我的神獸也打算傷害,小子用

> 猴兒的背部一拂,他的穴道竟已被解 來,掠到畢猴兒背後,伸出前爪向畢 一團黑影已疾如閃電的在暗處撲了出 畢猴兒話音未落, 便聽砰一聲

畢猴兒友好的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 森森的牙齒。 那頭兇狠絕倫的黑猩猩,這時牠正向 身一瞧, 畢猴兒四肢可以活動,便連忙扭 原來替他解開穴道的,竟是

黑猩猩俯身一揖,苦笑道:「多謝黑猩 大哥解穴之德!」 畢猴兒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向

禮讓的表示。 那黑猩猩泰然的受拜,並無半點

宗也作弄了!這口氣今日先行忍下, 待猴兒辦完事,再找你這黑鬼算帳!」 畢猴兒心中咬牙道:「你這頭死黑 仗着主人撑腰,竟連你的猴兒祖

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老哥的主人獨臂神尼,煩你老哥帶引 ,又向黑猩猩一揖道:「小子欲拜見你 他心中發狠,但口裏卻不敢放肆

頭, 又把前爪一擺,似乎道:「請!」 那黑猩猩又咧嘴一笑,居然點點

林走過去。豈料走了不到十丈,砰的 一聲,又撲出四頭大黑猩猩! 畢猴兒見了, 便大着膽兒向那竹

子拜見你家主人,請四位大哥帶領!」 頑皮,連忙向四頭大猩猩拱手道:「小 畢猴兒這次學乖了,再不敢任性

四頭黑猩猩似已通靈,一聽畢猴

黑暗中,另有一頭向畢猴兒擺擺手, 兒說話,居然點點頭,有三頭便隱入 然後領先就走,似乎是道:「請跟我

登山拜見的禮節來了? 的黑怪物倒有點人性,怎的也講究起 畢猴兒又驚又喜,心道這些見鬼

牠們活撕兩半了? 厲害,若四頭一齊撲上,自己豈非被 因爲他有自知之明,一頭猩猩已如此

牠走到竹林深處屋子前面了 面跟着,便毫無兇險,不一會便跟着 後

這竟然是他急於找尋的司馬樂兒的笑 聲嬌笑,畢猴兒不由精神一振, 因 爲

便逕自闖進屋子裏面。

尼,另外那男子,身穿白衣,竟是曾 得興高彩烈,其中一位,便是獨臂神 他定睛一看,不由又驚又喜的怔 ,原來屋內有二女一男,正在說

被吸入蛇腹的司馬樂兒-

心,司馬樂兒就此謝過了!」她的神色 一笑,又朗聲道:「猴兒弟弟,累你擔 此時她正扭過頭來,望着他格格

心中只管想,但也絕不敢聲張

黑猩猩在前面引路,畢猴兒在

就在此時,卻突聽裏面格格的

畢猴兒情急之下,也不待通傳,

闖畢知廟的那小子方英傑。 另外一位,畢猴兒雖然非常熟悉

但此時卻如見鬼魅,因爲她就是曾

開朗而大方自然,那先前的傻氣竟不

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 畢猴兒不由目瞪口呆道:「樂兒姐

司馬樂兒微笑道:「我沒事啊!全 你……你無恙麼?」

不必替我擔心了! 虧這位方少俠把我從蛇腹下救了出來 兩碗稀粥,便精神復原了!猴兒弟 這位老前輩又以眞氣助我復原, 吃

樂兒姐姐了 神爽利,入了一次蛇腹後, 人,連大師伯伯必定也認不得原來的 畢猴兒吃驚得喃喃道:「你不但精 ·這到底是怎的了? 竟判若兩

那豹先行走了,我手足發軟,難以行漆的蛇壁便被那豹撞開了一個血洞,騰,一會便有活氣透了進來,接而黑 了出去,我忍不住連喝了幾口熱流,動,正焦急時,幸而一股熱流把我衝 已身在這竹林屋子內了 甚麼也不知道了!然後當我醒來時 便感渾身發熱,脹痛欲裂,一會後便 我被那巨蟒吸入腹中,只覺窒息欲死 ,正昏迷間,忽聽不遠處有物拚命翻 司馬樂兒道:「我也不知道, 當時

的徒弟方英傑。 把玉女峯的事告知獨臂神尼, 提起,因爲畢知僧曾吩咐他,絕不 兇險,不但平安無恙,反而脫胎換骨 道:這是怎的了?樂兒姐姐遇到驚天畢猴兒一聽,不由又驚又喜,暗 ,變成另外一人似的?但這話又不 畢猴兒一聽,不由又驚又喜, 她能敢

他,不怒亦不笑的道:「你這猴兒, 畢猴兒怔怔間,獨臂神尼已瞪着

老尼明示身份?你以爲畢知老和尚很 來是畢知老和尚的傳人,怎的不敢向 了不起麼?」

說清楚吧了,請老前輩鑑諒。」 只是待見了老神尼前輩,才向她當面 老神尼,便連忙道:「猴兒不敢,猴兒 畢猴兒知絕不可開罪這位古怪的

你不見老尼的左臂空了麼?老尼就是 獨臂神尼!你既是奉畢知老和尚之命 哼,哼,哼,老尼聽到老和尚三字就 而來,廢話少講, 火冒三丈!」 獨臂神尼哼了一聲,道:「小子 有何來意?快說!

尼之間的恩恩怨怨,但一看她的神色 姐天幸無恙,但要求她收她爲徒, 別這是大師伯伯所托,卻是千難萬難 心中便突突一跳,暗道雖然樂兒姐 畢猴兒並不知道畢知僧與獨臂神 特

子!你啞了麼?再不說話,你便永遠 畢猴兒心中轉念,便悶聲不語。 獨臂神尼更怒了,厲聲道:「小

氣,故作極之爲難的樣子,道:「此事 也沒機會了 事,別人也絕不會領情的了!因此不 不說也罷,反正這是大師伯伯多管閑 畢猴兒想了想,便長長的歎了口

畢猴兒的穴道又被她封住了,心下不 生的把畢猴兒拂按在原地動彈不得。 臂神尼的左袖忽地向他一揚,便硬生 說算了, 畢猴兒說罷,便作勢欲走。但獨 小子告辭好了

J 34

了!只怕就連大師伯伯在她面 了!只怕就連大師伯伯在她面前,亦摘葉飛花皆可傷人,深不可測的地步由駭然道:這老神尼的武功簡直已到 佔不了甚麼便宜-

提及了 說出來也是白費唇舌,因此便决定不 輩不會答應的了,旣然如此,小子便 收司馬樂兒為徒的事麼?但看來老前 說了!」他口中不說,但分明已把來意 一笑,道· 直道出來 畢猴兒心中驚駭 ,還不是求老前輩大發慈悲, · 「這事小子早已向老前輩你 但臉上卻哈哈

你這般胡說八道的麼?老和尚為甚麼知你在白費唇舌?是畢知這老和尚教 坦白說出來,若有半句虛言 不 離開半步了!」 親自上千獨峯來!哼!哼!你最好 果然獨臂神尼臉色一沉,道:「小 你怎知老尼决不會答允?你又怎 知這老和尚教 也休想

武功的三歲娃娃, 舉手之勞而已。可恨方英傑這小子受 那見鬼的桃花七煞劫數 直豈有此理, 連一句好話也沒相幫說說 畢猴兒的武功本已達一流高手境 但在獨臂神尼面前 伯伯的恩惠,卻也袖手旁觀, ,霉龍點穴,爲他消解他,虧大師伯伯還漚心瀝血也沒相幫說說,這小子簡 她欲殺他, 卻猶如不懂 簡直是

便說出 罪獨臂神尼的話也忘了,他咬咬牙, 得許多,連大師伯伯吩咐他絕不可得 畢猴兒的猴子頑性一起,便顧不 一句足以惹殺身之禍的話

\*

之極,畢猴兒用盡畢知僧所教的解穴 的穴道,但獨臂神尼隔穴的手法奇特畢猴兒默運內力,試圖衝開被封 方法,依然毫無作用,他又驚又怒 道,豈不折了大師伯伯的赫赫威名 千獨峯來,否則憑老前輩這等待客之 便不顧一切的道:「幸虧大師伯伯不上 麼?也枉了他對老前輩的一番良苦用

老和尚教你說的麼?在老和尚眼中, 她盯着畢猴兒,沉聲道:「這話是畢知 老尼真的是如此兇橫霸道麼?哼哼!」 獨臂神尼一聽,目中殺機陡熾,

伯的話,才欣然奉命,摸上千獨峯來 前輩必會答應,小子正因聽信大師伯 道:「那倒不是,大師伯伯原來預料老 , 受了一番折磨!眼看小命也將不 畢猴兒頑性一上,不顧一切的氣

子坦白老實!你試想想,你那大師伯怒,反而微微一笑,道:「總算你這小 伯還有甚麼話吩咐你了? 畢猴兒這負氣話,獨臂神尼卻不

間本無事,何處惹仇殺?就是這話。」 ;「.....獨臂並非獨,桃花亦非花,世 畢猴兒想也沒想,便衝口而出道

猴兒罩住,把他從原地扯前一丈,與 發亮,她左袖一揚,一股勁力便把畢 她相隔不到二尺地方,盯着畢猴兒沉 獨臂神尼一聽,老臉上忽地一陣

> 說的嘛?」 聲道…「這話……是老和尚要你向老尼

烈火似的 傲如冰的老神尼,激得獨如乾柴碰上 他說的話,竟有如此威力 畢猴兒料不到大師伯伯臨走吩 把一位冷

不知大師伯伯與她到底有甚麼瓜葛? 獨臂神尼如此激動, 便把這話偷聽到,記在心裏了 畢猴兒雖然年少不 心中不由暗道: 懂事 一眼見

過錯,不致怪罪到大師伯伯頭上,因老神尼聽了不高興,也是我畢猴兒的畢猴兒心道我這般回話,就算這 此也不致於被他罰我靜修打坐了

知道的盡管說,老尼不再難爲你便而歎息?是否因桃花而咬牙切齒?你沒有別的麼?例如他是否暗地爲獨臂 猴兒,喃喃道:「你就只聽到這話麼? 的神氣,不過亦一閃即逝 喜,臉上反而有一絲女兒家忸怩不安 豈料獨臂神尼一聽,卻不怒也不 她目注畢

,從此之後,也再沒聽他提起甚麼『獨的回道:「大師伯伯那話只是偶爾說的神態了?但他不敢胡說八道,便據實神態了?但他不敢胡說八道,便據實 臂』、『桃花』二字了!小子不敢胡言亂

語,請老前輩原諒。」

一笑,决然道:「他依然是抱着兩不得獨臂神尼沉思了一會,忽然嘿嘿 姑娘為徒,還有甚麼要你向老尼相說話,老和尚除了要你求老尼收這"以超然置身事外!好吧,小子,你 的鬼念頭!哼哼,我就不信你永遠

畢猴兒笑道:「小子求老前輩先把 再說好麼?

道解了, 畢猴兒笑道:「老前輩把小子的穴 獨臂神尼一怔道:「爲甚麼?」 小子萬一說錯話,惹殺身之

否逃得出千獨峯……」她說着,果然便 :「老尼便任你先跑三個時辰,看你能 獨臂神尼不由又好氣又好笑, 也好溜之大吉麼。

只怕就比他强上三倍。絕非虛言恫嚇,單憑: 畢猴兒的穴道衝開了 把空袖向畢猴兒一拂,一股柔力便把 没有溜逃的打算,因爲他知道老神尼 非虚言恫嚇,單憑她的輕功而論, 畢猴兒的穴道雖然被解, 但也决

臂神尼走前一步,狀甚歡欣。 畢猴兒四肢可以活動,反而向獨

不成,打算向老尼出手麽? 獨臂神尼又奇道:「小猴猻, , 反而靠近老尼怎的? 難道逃跑

伯伯曾吩咐小猴猻,見了老前輩,要 膽子也不敢向老前輩出手,只是大師 多多親近,若討得她喜歡,傳你三招 小猴猻便有天大的

兩式,便可終生受用了

好向老前輩你求助。 高興,便連忙道:「大師伯伯因此還道畢猴兒第一次見到她這種笑容,趁她獨臂神尼不由亦咧嘴一笑,這是 獨臂神尼心情果然轉佳, ,只有一個人可以消弭, 出高徒,目下武林正面臨一場 她又咧 因此只

的人麼?他也要向老尼求助了?他到嘴一笑,道:「老和尚不是個自負甚高 底要誰去相助?那是一場甚麼武林浩

,老前輩的高徒方少俠,便是消弭這有轉圜餘地,便連忙道:「大師伯伯道 前輩點一點頭,這事就圓滿解决一半 畢猴兒見老神尼的 浩劫的唯一人選! 口氣緩和 因此敢請老

賊頭賊腦,說話顚三倒四,說了半天 尚不知你要老尼答應甚麼-獨臂老神尼笑道:「你這小猢猻,

畢猴兒忙笑道:「回老前輩,這就 ,與大師伯伯他會合後,他另有,請老前輩恩准方少俠隨小猴猻

委實並無隱瞞半句了。」 准……小猴猻記得的話全說出來了 可兩全其美,老前輩必定欣然 又道,怕老前輩在山上寂寞, 一眼,又連忙添了一句道:「大師伯 位女娃兒與老前輩你相伴, 畢猴兒一頓, 偷空溜了獨臂 

> 知全部,也該知一丁點,快坦白說出 「那武林浩劫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就不 獨臂神尼瞥了畢猴兒一眼,道:

的絕頂聰明秘事;但若一 此行立刻就兇多吉少了。 爲這是大師伯伯要他切莫洩漏的玄機 畢猴兒 但若不坦白道出 ,必是被她窺出破綻, 心中大感爲難, 2. 窺出破綻,那四,憑獨臂神尼 因

達目的,也只好向老前輩說了。」 要罰小猴猻打坐三日五夜,小猴猻爲 終於微一咬牙,發狠的喃喃道:「就算 年紀尚幼,甫出道便碰上這等夾纏不 清的男女恩怨,可把他弄糊塗了 畢猴兒左右爲難,想了又想, , 他 他

只管說出來便了。」 廟拆了,看他如何罰你坐得下去,你 敢 那老和尚這面有老尼替你頂着,他若 因此罰你打坐,老尼就替你把畢知 獨臂神尼一聽,點頭道:「是啊!

聽說與 關……而且聽說是火焰仙子挑起的禍 畢猴兒歎了口氣,終於道:「這事 一位叫火焰仙子的女人 有

登時臉色虎地一變,厲聲道:「你再說 一次,這女人真的叫火焰仙子麼!」 獨臂神尼一聽「火焰仙子」四字

嘛。 得淸淸楚楚,真的是火焰仙子四字 畢猴兒咬牙道:「錯不了,猴兒聽

子……這妖女如何挑起武林禍端?」 獨臂神尼亦咬牙道:「火焰 仙

> 均與火焰門有關,各大門派現正合謀年輕英俊的弟子莫名其妙被殺,據說畢猴兒道:「目下各大門派,均有 因此雙方激鬥之下,必定死傷慘重 下六大弟子亦各擅所長,盡得其學 創立人,聽說她的妖術驚天動地,門 向火焰門報復,火焰仙子正是火焰門 一場武林浩劫勢必難於倖免!」

和尚的口氣麼?」 獨臂神尼微哼一聲,道:「這是老

當猴兒胡說八道好了! 師伯伯的口吻!老前輩若有疑惑,便 ::「這是猴兒偷聽到的,因此不算是大 畢猴兒不敢說謊,便笑着點頭道

到此便戛然而止。 老和尚,看他有甚麼巧妙安排吧!」說 頓,便决然的點點頭道:「好吧!猴兒 道:「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她 ,老尼就命英兒隨你下山,去見見那 獨臂神尼卻忽然歎了口氣,喃喃

應收樂兒姐姐爲徒啊?」 畢猴兒一怔道:「但老前輩尚未答

三個響頭,一面道:「徒兒拜見師 即向獨臂神尼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 此時司馬樂兒忽然格格一笑,

定肯收你爲徒麼?」 意板着臉孔道:「樂兒,你知道老尼必 喜歡司馬樂兒的樂天派性子,但卻故 獨臂神尼似笑非笑,顯見已十分

答應了,樂兒自然趕緊下跪啦! 司馬樂兒呵呵一笑,道:「師傅已

「丫頭,你如何知道老尼的心事?」 獨臂神尼瞪了她一眼,含笑道:

豈非對师専たてこてで、既然如此,樂兒尙不及時拜見師傅,既然如此,樂兒尙不及時拜見師傅, 既提出以樂兒與方少俠交換,師傅旣 司馬樂兒格格一笑道:「大師伯伯

餘勢不止,把她帶近身前,伸指一點 揚,便把司馬樂兒平平的托了起來, 獨臂門下,便註定辛苦萬分麼? 尼破例收你為徒了,但你可知,身入 而居然大難不死,就憑此點已足令老 她的鼻子,道:「你這丫頭,身入蟒腹 獨臂神尼不由開懷一笑,空袖一

絕藝啊!」 道:「樂兒不怕!吃得苦中苦,方可學 司馬樂兒不以爲意的爽朗一笑,

表冷若冰霜,其實內裏卻熱情如火, 便也不禁哈哈的笑了 只要稍加撥動,立刻就會燃燒起來, 一笑,畢猴兒這才知道,獨臂神尼外 獨臂神尼眼神一亮, 開懷的呵呵

我的壞話,否則,老尼把你的猴頭給的折磨!此後你便莫在老和尚面前說 應傳你兩招攻防的招式,以抵償兩次 給老尼帶來個好徒兒,先前曾點了你 二次穴道,折磨了你兩次,老尼就答 他的半禿頭一下,道:「猴兒,總算你 獨臂神尼瞪了他一眼,忽然叩了

連聲道:「猴兒不敢說老前輩的壞話 畢猴兒一聽,卻大搖其半禿腦袋

J 36

但也决不學甚麼攻防的招數了。」

爲甚麼拒絕她老人家的好意?」 的絕招從不輕易傳人,她老人家肯傳 插口道:「猴兒,你真不知好歹,師傅 一二招式,這是你天大的福氣,你 此時一直默不作聲的方英傑忽然

更多的絕招也並無作用。」 已斷定猴兒並非武學道中人,因此學 湖宵小,也足夠用了,而且大師伯伯 無大用,大師伯伯傳授我的,對付江 畢猴兒笑道:「攻防招式於猴兒並

甚麼了?難道他已獨創一門驚世絕學 獨臂神尼奇道:「老和尚說你應學

兇參半,但雖然迭遇兇險,最終均能 伯伯曾斷言,樂兒姐姐千獨峯之行吉 驚世,猴兒不知道,但猴兒知道大師 知她的遭遇,不知大師伯伯所斷是也 逢兇化告,日後終成大事。老前輩已 畢猴兒歎了口氣,喃喃道:「是否

安然全身而退,更覺精靈百信, :「樂兒身入蟒腹,卻居然大難不死, 卜先知的本事麼?這種本事叫甚麼名 伯旣預先知道判斷,那便當眞有兩下 際遇,的確是江湖奇事,你那大師伯 獨臂神尼想了想,不禁亦點頭道 莫非他要你學的,便是這等未 如此

道,大師伯伯叫這種本領爲尋龍堪輿毛,如何知道其中的精粹?猴兒只知 畢猴兒搖頭道:「猴兒亦僅稍沾皮

> 甚麼,便殺了猴兒也辦不到了一 絕學,僅此而已,老前輩若要再知道

變攻防之際,它又能起作用麼!」 本不想知道,甚麼尋龍堪輿絕學?應 猢猻!倒會替老和尚賣關子!老尼根 獨臂神尼呵呵一笑,道:「你這小

今次下山,可記得師傅吩咐你的話 ,她向方英傑點點頭,道:「英兒! 獨臂神尼一頓,便不再問甚麼了

常尊崇,他一聽,便連忙道:「是, ·徒兒緊記住了 方英傑對這位脾氣古怪的師傅非 師

尚身邊的小猢猻聽着麼!」 甚麼?你且說出來!師傅就是讓老和獨臂神尼瞪了他一眼,道:「記住 ?咐,此行務必先殺火焰仙子,後方英傑不敢違逆,便朗聲道:「師

滅邪惡火焰門!」 傅吩咐,此行務必先殺火焰仙子, 獨臂神尼這才滿意的點點頭,她

你知道麼?」 過了,否則師傅必取你的人頭抵數 臭男人之言,心慈手軟,把賤人輕饒 絕不可受人擺佈,誤信那等三心兩意 頓,又道:「還有,你出手之時,

方英傑又連忙道:「弟子知道!」

己的回來見我!」 切記不可心慈手軟!任何人均可放過 「好!這才是獨臂的好徒兒!你去吧, ,但不能取下賤人的人頭,你就拿自 獨臂神尼這才欣然一笑,道:

方英傑連忙點頭稱是,向獨臂神

別逞勇,好歹先逃回千獨峯,待師傅 **爲你出頭退敵便是!好,你去啦!**」 心的囑道:「英兒,你若不敵,便千萬 尼告辭。獨臂神尼此時忽然又苦口婆

笑,狀似不捨。 一眼,司馬樂兒亦望着方英傑抿嘴一 方英傑臨走, 扭頭望了司馬樂兒

非你把火焰仙子這賤人殺了,否則你你師哥一臂之力,但英兒你記住,除有所成,師傅也立刻放你下山,去助 與樂兒休想再進一步!知道麼?」 :「你兩師兄妹不必有不捨,只要你學 獨臂神尼一見,便呵呵一笑,道

獨臂神尼道:「你知道甚麼?」 方英傑臉一紅道:「英兒知道。」

的師妹,只是師妹,有甚麼進一步 方英傑笑道:「師傅,樂兒是英兒

兒告辭走了。 「蠢才!師傅這麼說,便是希望你二人 於口,便把手一揮,讓方英傑和畢猴 有進一步的可能啊!偏碰上你這木頭 小子!」她心中轉念,但畢竟不可宣之 獨臂神尼不由在心內暗駡一聲:

山地域走了一遭了。 此時不知不覺,畢知僧已在武夷

點的其餘四座龍穴贈給了四位少女。 四座龍穴分別名為:喜鵲穴、哀 他此行大有收穫,先後把沿途所

四位少女則分別名爲:徐喜鵲

鴻穴、痴雁穴、怒鷹穴。

知僧略加指導,便均突飛猛進 四位少女均有武功根基,只須畢

J 37

降世,對他的話,自然均奉如綸音。 鷹,則是畢知僧親自替她們改的名字來的姓氏,但喜鵲、哀鴻、痴雁、怒 四位少女的家長均視畢知僧如天人 徐、方、陳、蕭,是四位少女原

因過早墮入男女慾海而喪命 其自然發展,否則便逆反天機,不但 可讓方英傑過早與五女見面,只能讓 料想畢猴兒已快回來見面, 哀鴻傳授了一套佛家的吐納功夫,他 能消解他的桃花七煞劫數,反而會 這時畢知僧剛在哀鴻嶺下,向方 心道絕不

的武功進境。 方哀鴻暫別,只道日後再返回考究她 因此畢知僧預料時候將至,便與

知僧才替她的爹爹遺骸,選中了那座 來就是終日以淚洗面, 「以哀制哀」的哀鴻穴。 花落葉枯,也會自哀一番,因此畢 方哀鴻淚流滿面的答應了 稍有風吹草動 ,她原

硬着心腸,决然的離開哀鴻嶺走了 於運命交替的玄關,絕不能打擾,便 分不捨的模樣,但他深知她此時已處 畢知僧雖見方哀鴻悲悲哀哀,萬

頂輕功,向他來時經過的火陽山峯掠 畢知僧甫離開哀鴻嶺,便展開絕

無僅有,哀鴻嶺與火陽山雖然相隔二 畢知僧的輕身功夫,當世中已絕

> 掠上火陽峯巓。 、三十里,但畢知僧全力施展飛掠下 不到二個時辰, 便如驚鴻乍現般的

而起的一場武林浩劫也必定不能消弭 英傑的桃花七煞劫數無法化解, 座五鳳朝陽穴,若一旦失去,不但方 這才暗地鬆了口氣, 他留下的大地鈐記, 江湖中就從此永無寧日了 畢知僧向西面一瞧, 心道此峯內只一 依然完整無缺, 立刻就發現 因此

破空之聲傳來,畢知僧的功力已通玄 他一聽便知來人是誰了。 畢知僧正轉念間,忽聽不遠處有

畢知僧的聲音忽地傳了過去。 「猴兒!你把方少俠領來了麼?」

聲。 待會再答你……否則猴兒便變肉餅 !」那是畢猴兒飛掠而至的喘息叫 「……是……大師伯伯……哎喲!

點吃力,但已非常難得了。 心道猴兒在飛掠中而能發話,雖然有 畢知僧一聽,便不由咧嘴一笑,

聲音亦傳了過來。 「拜見大師……」此時,方英傑的

兒還略勝一籌! 他飛掠中發聲的勁度來看,顯然比猴 便足證此點,方英傑的武功內力,從 臂面冷心熱,但看她調教徒兒的用 畢知僧一聽,便又點頭暗道:獨 心

已雙雙在火陽峯巓降臨了。 畢知僧思忖間,畢猴兒和方英傑

畢猴兒一見畢知僧在前面含笑迎

好極了!果然不負大師伯伯的所托 的半禿腦袋,微笑道:「猴兒,你做得 畢知僧喜悅的用指頭輕敲畢猴兒

兒是用甚麼法子,把方少俠賺來的 畢猴兒笑道:「大師伯伯就不問

必多問? 肯答應了,旣然如此,大師伯伯又何獨臂神尼只要喜歡一個人,便甚麼都 大師伯伯的玩笑麽?單看你完整無缺 便知你必已討得獨臂神尼的歡心

方英傑亦走近來, 向畢知僧行弟子之

麼?你爲甚麼忽然執着於俗世禮節 方英傑朗聲道:「大師乃師傅故人 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別來無恙

執弟子禮儀。 畢如僧點點頭微笑,暗道:方英

畢知僧這般轉念,便對方英傑道

畢知僧說罷,領先就走。方英傑

姐姐交換來了!請大師伯伯驗收是 迓,便蹦跳着跑過來,頑皮的大笑道 :「大師伯伯,猴兒把方少俠,用樂兒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猴兒,

「大師!弟子方英傑拜見! 一此時

晚輩亦即大師的子侄徒輩,自然要

朝陽龍穴,當非他莫屬了 傑心性豁達,又知禮識義,承接五鳳

:「方施主且隨老衲來~

和畢猴兒在後面快步跟上前去。

帶我到甚麼地方了 住向畢猴兒悄聲道:「猴兒弟,大師欲方英傑見畢知僧神秘樣子,忍不

好事便了 你不必問,總之包你有意想不到的大 畢猴兒哈哈一笑,道:「英傑哥

甚麼異樣的感覺?」 英傑就在他的身後,便把手向四周 道:「方施主登臨火陽峯巓, 兩人悄悄說着, 他從後面的氣息, 前面的畢 便知 知僧已 可有

「是啊,大師,晚輩自上此峯,便感心 潮激蕩, 不得不大聲起來了……這是怎麼回 方英傑略一沉吟 渾身熱血沸騰, 就連說話 ,忽然朗聲道: 也

英傑解釋的。 衝天的醜態來,但這些他是不便向方 否則便必定陽亢不 施主根基深厚,這才勉强把持得住 火陽峯陽剛之氣熾旺的緣故 畢知僧微笑不語 E ,露出那等慾火 暗道 看來方 這便是

五鳳朝陽龍穴方可化解,你知道麼?」 上的桃花七煞劫數,唯有火陽峯下的衲領你上此峯的用意!因爲方施主身 畢知僧微笑道:「很好!這正是老

龍穴?大師……晚輩簡直聞所未聞 方英傑茫然道:「甚麼叫五鳳朝陽

否則怎配得上稱爲驚世絕學?」 傑哥!你自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畢猴兒一聽,忍不住插口道:「英

兒多嘴!你旣是此道中人,便須牢記 遇不測橫禍,知道麼?」 ,凡事絕不可向人炫耀賣弄,否則必 畢知僧微瞪畢猴兒一眼,道:「猴

三夜打坐好了 再胡說八道,大師伯伯便罰猴兒三日 道:「猴兒知道!猴兒知道……猴兒若 畢猴兒一聽,嚇得連忙一叠聲的

畢知僧道:「你如此怕打坐靜修

猴兒更可怕! 畢猴兒吐舌道:「怕,簡直比殺了

性,但可惜你身上潛伏的猴類頑性, 要你打坐,乃意在以靜功化去你的頑 連老衲亦無可奈何!因此老衲才斷定 努力鑽研,將來或有所成,你須牢記 你非佛門中人,僅可在尋龍堪輿學上 畢知僧歎了口氣,道:「大師伯伯

,猴兒必定死心塌地,努力鑽研尋 畢猴兒連忙點頭道:「是! 大師伯

你雲遊四海,把尋龍堪輿絕學盡數傳 下這場武林浩劫了斷,大師伯伯再帶 大師伯伯對你的一番良苦用心!待目 微露笑容,點點頭道::「好,這才不枉 後的成就便必無可限量。畢知僧這才 甚有根基,他但能刻苦用心研學,日 畢知僧知畢猴兒在尋龍堪輿學上

他轉向方英傑,微笑道:「方施主不明 畢知僧說罷,便不再提及此事。

> 白, 甚麼叫五鳳朝陽龍穴,是麼?」 方英傑連忙點頭道:「是啊!請大

師指點晚輩!」 畢知僧目注方英傑,沉吟暗道:

數之故 便不能詳加解說了 艷福齊天,這也是你命帶桃花七煞劫 亦斷非尋龍堪輿道中人,旣然如此 命所在,你便推也推不掉了。不過你 你日後當可在文武兩道上有大成,且 ,所謂劫後餘生必有後福,運

思麼?」 如此,方施主尚不明白五鳳朝陽的意 道:「鳳指女中豪傑,陽指男子雄風, 畢知僧這般思忖,便微微一笑

晚輩斷不可承受!」 爲晚輩乃好色淫徒麼?這……這龍穴 鳳朝陽龍穴與晚輩連於一處,莫非以 非五女同嫁一夫的含意麽?大師把五 忽然明白,不由吃了一驚,道:「這豈 方英傑慧根深厚, 他想了想, 便

來?這簡直令他心膽俱喪了。 子他就心驚膽顫,更何况是五女齊 方英傑自小被父母逼婚,提起女

把五鳳朝陽龍穴贈送於你?若然如此 豈非助紂爲虐麼? ·你若是那等淫邪之徒,老衲豈會 畢知僧卻微笑道:「方施主之言差

再墮入此等可怕的男女情網絕境?務師收養為徒,學成一身武藝,又豈敢 名富貴,離家出走,淪落江湖,蒙恩 當年正是因父母盲目逼婚,才放棄功 方英傑苦笑道:「實不相瞞,晚輩

請大師仔細思量。」

週旋於五女之間,而不致被情網所困 「好,果然是在男女情事上根基穩固之 佳人選也!! 中無一,正是承納五鳳朝陽龍穴的最 ,不能脫身,甚至橫遭慘變。果然萬 ,亦唯有如此內外無修之人,方可 畢知僧一聽,不由點頭暗讚道:

五鳳朝陽龍穴之意便更决了 畢知僧這般轉念,要方英傑承納

麼呢? 施主,你全心學武,那武之大者是甚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然則敢問方

首推濟世救民、安邦定國。 方英傑不假思索道:「武之大者當

畢知僧微笑道:「那武之中者

林同道出力,斬妖除魔,永保武林安 方英傑道:「應屬行俠仗義,爲武

畢知僧又微笑道:「武之下者又如

一人一戶盡力而已。」 方英傑道:「那僅是强身健體,爲

應取何者?」 方施主以爲,武之上、中、下三者,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很好,那

求的目標。」 道出力,永保武林安寧,當是晚輩追 定國乃大智大勇之士,晚輩不敢奢求 ,但行俠仗義,斬妖除魔,爲武林同 方英傑慨然道:「濟世救民、安邦

> 主你捨身以消弭武林浩劫,方施主會 武林浩劫在即,若時勢所需,要方施 畢知僧微笑道:「很好 ,然則眼見

方英傑决然道:「若捨晚輩一己之 可以消弭武林浩劫,晚輩自當萬

衲多番考究,才確認方少俠乃唯一合就一位消弭武林浩劫的武林英傑,老 適的人選。那麼,你還推辭不受麼?」 不妨坦白直道,五鳳朝陽龍穴乃爲造 畢知僧肅然道:「既然如此 ,老衲

難, 的,自然絕無半點虛妄,不由大感爲修數十年,乃一位得道高僧,他所說 不知如何是好。 方英傑想了想,他深知畢知僧苦

浩劫,我就算有甚麼困擾,亦推辭不他的意旨,而且若真的可以消弭武林武林浩劫,用心良苦,委實不能違逆,其榮轉念道:「畢知大師爲消弭 嫁一夫之說,但娶與不娶,决定在我得。况且雖說承納此穴,便有五女同 也便是了,如此豈非兩全其美麼? ,只要我屆時穩定心性,娶一而終

道:「旣然如此,那晚輩就聽從大師吩 方英傑打定主意,便决然的點頭

一旦承受龍穴蔭庇,便陡增火陽之氣,或者打定主意擇一而終,但你可知暗暗點頭,心道你雖然絕非好色之徒 快,但其神色卻隱隱另有打算, 畢知僧發覺方英傑雖然答得很爽 不禁

,五鳳朝陽便勢成定局了

家先祖遺骸迎來火陽峯下葬便了 笑道:「好,旣然方施主肯委屈自己, 那很好。老衲這便隨你返鄉,把你方 畢知僧此時卻也不去點破,便微

139

啊,大師,晚輩當年私自離家出走, 娘是否答應移葬先祖遺骸?彼等若不 答應,豈非白走一趟麼?」 伯伯,英傑哥雖已答允,但可知他爹 畢猴兒此時卻忽然插口道:「大師 方英傑一聽,不由亦點頭道:「是

輩爲忤逆之子,如何會答應晚輩所十多年未與爹娘通音訊,他們必視晚 問方少俠,師傅獨臂神尼待你好嗎?」 畢知僧不由微微一笑,道:「那請

方英傑立刻道:「師傅她老人家待

一般,天下父母心,你怎地如此糊塗恩重如山,你親生爹娘必如師傅待你,終生爲父,師即父也,師傅待你旣 弟子恩重如山。」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一日爲師

深重,理該立刻趕回家去,任憑爹娘 鄉拜見爹娘,告慰雙親。他歎了口氣 便有負疚之感,恨不得立刻就趕回故 的感受,此時一經畢知僧提點,心中 道:「大師所言甚是,晚輩委實罪孽 方英傑自小離家, 甚少想到父母

着畢猴兒,連日趕路,向遠在百里外 畢知僧微笑點頭,便與方英傑帶

> 鎭了 的方英傑家鄉建陽鎭去了 一路無話,不一日,便趕抵建陽

英傑見狀,傷心難禁,跪在娘親面前 經多番延醫,依然藥石無效。此時方 思憶獨生子,竟把雙眼也哭瞎了,雖 爹娘,原來他爹娘早垂垂老矣, ,痛哭不止。 畢知僧隨方英傑返家,見了他的 娘親

息。 授書墨爲生,此時老淚縱橫,涕泣不方父乃窮秀才一名,靠在鎮中教

兒罪孽深重,無面目再見娘親了。 前,不肯起身,痛哭道:「娘啊,不孝 對雙親打擊委實慘酷,他跪在娘親面 方英傑此時才知自己負氣出走

親看不見,你快過來,讓娘親摸摸你 「傑兒,傑兒,你回來就好了。可惜娘 ,看你長成甚麼模樣了?」 方母此時卻破涕爲笑,連聲道:

了眼,也安心了。」 還擔心你養不大了,因此早早就替你簡直是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矣。娘親 你長大成人,體魄强健,娘親就算瞎 會離家出走。哎,這也好,反正只要 此强健了? 與先前的多病孩兒相比, 方英傑的腳趾也摸過了,這才喃喃道 摟進懷裏,從上至下,摸了一遍, 「好,好,傑兒,你身子怎的變得如 方英傑連忙爬上一步,娘親把他 一門親事,誰知你一氣之下, 竟 連

> 兒罪該萬死, 累娘親你哭瞎雙眼了 孩兒一定遍請名醫,替娘親醫好雙眼 傑越聽便越內疚不息,他痛哭道:「孩 重見光明。」 方母嘮嘮叨叨的喃喃訴說,方英

大成人,這也算值得極了。」 多方延醫,換取孩兒你安然無恙,長 娘親的眼有何重要?你爹爹也曾 方母歎了口氣,道:「只要孩兒安

仍是大娃娃,時發頑性,但天性未泯 ,絲毫不敢頑皮。

雙眼必有重見光明之時。」 陀佛,善哉,善哉,方施主回心轉意 一點孝心,必又感動天地,你娘親 畢知僧忽然宣聲佛號,道:「阿爾

下全家均感激不盡。」 慈悲,大師慈悲,務請大師施救,在他一聽老僧之言,不禁大喜道:「大師 尚有一位銀鬚白髮的老僧,此時

暗點頭,暗道:方氏處事雖然任性 或有奇跡出現,也未可預料。 畢知僧這般思忖,便微微一笑,

說?: 道:「然則方施主可曾聽及尋龍點穴之

畢猴兒眼見人家母子團聚,雖然

目睹此情此景,竟怔怔的呆立一旁 但也比孤兒無依强多了,他雖

方父一聽,這才留意與兒子同來

斷非奸詐之人,因此若蒙龍穴蔭庇 畢知僧目注方父、方母,不禁暗 致遭此横禍,但兩人均氣息朗然

聽說這等地師,替人尋龍點穴,索酬 此連忙點頭道:「在下略有所聞,不過 對民間相傳的尋龍學說略聞一二,因

幾十年後的事,他根本就不必負任何 所發程度索酬,至於是否成功,那是 然能替人尋覓富貴大龍穴,更以日後 點穴,那是想也不敢想了。」 貧,如何延聘得起?先父母去世之日 甚巨,動輒以千、萬計,在下家境清 人,乃僅略識皮毛,便四處吹噓,自 ,亦僅草草下葬而已。延聘地師尋龍 畢知僧微笑道:「那等自稱地師之

是好?」 責任,這等地師,便不聘也罷了。」 畢知僧微笑道:「老衲於此道倒有 方父道:「若依大師之意,卻如何

惜在下清貧如洗,卻委實無法酬謝大 若能就此轉運,皆大師慈悲所贈。 道:「多謝大師,多謝大師成全,方家 代你方家點一座龍穴好麼?」 一點心得,若方施主不嫌棄,老衲便 方氏也是福至心靈,聞言忙連聲 可

稍盡其力。 否借出令郎一年半載,以便他爲武林 要酬謝老衲,那容易之極。其一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方施主若 可

不提出,在下亦有此意,但不知大師為武林出力,自然份所應當,便大師 **尚需甚麼條件?** 武林人士收養調教,學有所成,今日 方父慨然道:「犬子自小離家,爲

方父一聽,他飽讀經書,自然也

然甚有氣度,便欣然一笑,道:「其二 麼,遠來是客,老衲與令郎同來, 道便連一杯清茶 畢知僧見方父爽快答應,處事果 ,一頓齋菜也欠奉 難

是極,在下 , 喜昏了頭, 竟連大師亦忘記招呼 畢猴兒這時哈哈一笑,道:「是否 請大師恕罪。 犬兒長大成人安然歸

武林人士,便不再嘮叨,連忙張羅茶方父知道,這些均是不拘小節的 猴兒的肚子便會打鼓了。」 ,那是其次,只是這般謙來讓去

水、齋菜去了。 方家在亂葬崗的祖骸,放入棺中, 第二天一早,便延聘仵作相助,起出 連日趕路,抬上火陽山峯。 畢知僧等在方家僅逗留了一晚, 再

英傑父子自行挖土。方父雖然力弱 了不到半天,倒不甚感疲勞。 畢知僧點出龍穴的位置, 便感精神一振,體力陡增,挖 火陽峯巓,此時再一接近龍穴 吩咐方

方英傑內力深厚,挖土之事,更

一個墓穴便挖出

成,然後再豎上墓碑,上書「方氏先祖下棺塡土,不一會,一座墓穴便已築畢知僧觀日影測定吉時,便吩咐 之墓一六個黑字。

> 量。 此否極泰來,運通命順,前程無可 拜畢,便欣然道:「好了,恭喜方氏從 畢知僧吩咐方氏父子跪在墓前叩 限

親重見光明,於願足矣,豈敢奢求妄 娶妻生子,延續方氏香燈;再令他娘 方父一聽,歎了口氣,道:「多謝 在下但求犬子平安,早日

施主果然知足達觀,老衲保你天從人 在江湖走動,且請先返鄉等候佳音如 便了,此地之事已了,方施主不宜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好,好 方

士行走江湖?於是便與方英傑低言幾的年老體弱,如何能跟隨這等武林人 她再擔心。方英傑也連連點頭答應 年老體弱,如何能跟隨這等武林人 方父點頭稱是,他自己亦知憑他 無非是囑他小心保重,待武林之 ,便及早返家看望娘親,以免

然後便與四位鎮中請來的仵作,一道 先返建陽鎭而去 方父再向畢知僧和畢猴兒話別

# 五鳳龍穴 掃妖除魔

方家便接連發生了幾宗怪事 方父從火陽峯回建陽鎭家不到半

拿去集上賣了,家中只留下一隻雄鷄 困難,因此便把原來飼養的五隻雌鷄 方母自眼瞎後,料理家務便甚感

,用以鳴報時辰。

起丈夫一生清貧,雖然飽讀經書,但便又走了,好不令人牽掛;忽然又想 呆坐。她忽然想起兒子方英傑甫返家 方母一個人獨自在家中門前樹下石欖 怔的流起眼淚。 生以了終生;這般思來想去, 功名卻絕對無望,眼看便只能敎館謀 這天傍晚,方父教館尚未歸家 不禁怔

高鳴起來,一聲連一聲,狀甚歡欣。 就在此時,家中那隻大雄鷄忽然

不由 ,也可判斷時辰,她一聽雄鷄歡鳴, 方母雖然眼瞎, 但憑日影的影子 一怔,暗道現正酉時,並非鷄鳴 那雄鷄爲何卻於此時鳴叫了?

竟全數返回家中來了? 跑到她身前,她逐一撫摸分辨,發覺 是已賣出去五隻雌鷄的叫聲啊,怎的 聲非常熟悉,心中不由大奇,這分明 鷄的叫聲均有不同音調 接而又聽到幾下雌鷄的叫聲,每隻雌 連幾下撲騰聲,似乎有物自遠方來。 的聲音招呼起來,果然六隻鷄兒立刻 一雄五雌,完全是她先前飼養的鷄 方母大奇之下,試着以平日餵食 方母正感奇怪時,忽然又聽到接 ,方母對這叫

方父亦甚感奇怪,但想了想,便淡然 說了,並要他把五隻雌鷄送還失主。 來的路逕,因此偷走回來了。但集上 一笑道:「那五隻雌鷄,必定是熟悉回 待方父回來,方母便把此事向他

> 買鷄之人衆多,怎知誰是失主?」 方母想想也是,便不再堅持,

把

父因東家請他飮宴,多喝了兩杯, 便好言解釋,奉還鷄兒。 這事放到一邊,只待失主尋上門來 轉眼又過去半月。這天晚上 方 回

漸而已到子夜時分了。 方母在床上輾轉反側,竟難入 家不久就上床入睡了

她不由微微一怔,心道今晚的月亮真眼瞎,但對於明暗卻仍有感覺,因此 奇,怎的如此巧合,正好射在我的瞎 來,恰恰落在方母的臉上。方母雖然 此時卧室天窗, 一縷月色直射進 因此

竟有如陽光般的刺眼起來,她不由自 主的便把眼皮合上了 漸而方母但覺那月色越來越光

淚水直流。 自己的雙眼已復明, 連續響過的飛鳥叫聲,其聲似鷄叫 但見一輪太陽,正直射下來,她但覺 但又比鷄叫更爲宏亮,她正驚疑間 方母在矇矓中,忽然聽到外面有 因此被陽光刺得

飛進五隻彩色的鳳凰,赤、橙、黄、 紫五色紛揚,令人眼花撩濁。 就在此時,窗外忽地撲騰幾聲

後面的橙、黄、綠、紫四彩鳳,卻又 伸出尖嘴,便向她的眼睛啄來!方母 連忙扭過一邊,避開赤鳳的一啄, 然疾飛而至,那赤色鳳凰領先撲下 方母正大奇之間,那五隻彩鳳突 但

,辛苦異常…… 五隻彩鳳各啄了一下,但覺痛入心肺 母但覺已避無可避,終於她的眼睛被 輪番撲上,伸嘴直啄,在矇矓中,方

也……勿再啄我眼睛。」 方母不由大叫一聲,道:「痛煞我

見到五隻彩鳳直奔太陽去了!」作夢麼……你快起來瞧瞧啊!我作夢醒丈夫,連聲道:「我是作夢麽?我是醒丈夫,連聲道:「我是作夢麽?我是醒丈夫,連聲道:「我是作夢,連忙拍來。她還以爲自己是在作夢,連忙拍她情急之下,拚命睜眼一瞧,但

未瞎前更覺明亮!
,只見她雙眼晶亮,神彩奕奕,竟比一聽方母的驚呼,連忙定睛向她一瞧一一聽方母的驚呼,連忙爬起,他是到五隻彩鳳直奔太陽去了!」

聲道:「你……你看得見我麽?」連搬來幾盞火油燈,一齊點燃了,連顧不得穿上,光着脚便跳下床去,一

,道:「怎的了?怎的有此奇跡?你快怔的呆立一會,才連忙搶到方母身前以看到你了……我真的重見光明了。」以看到你了……我真的重見光明了。」下喜得手忙脚亂,不禁亦失聲歡叫起下喜得手忙脚亂,不禁亦失聲歡叫起下

明了。」

明了。」

明了。」

明了。」

明了。」

明了。」

明了。」

拜畢,夫妻倆才爬起來,料想那基知大師成全,再造之恩永誌難忘。」 拉方母一道跪下,望天叩拜道:「多謝拉方母一道跪下,望天叩拜道:「多謝

亦可出人頭地,名成利就! 比轉運,令方氏一族重振家運,兒子 氏一脈,日後必更有好處,甚至會從 氏一脈,日後必更有好處,甚至會從

此時畢知僧,已和方英傑、畢猴廟上香拜謝天賜龍穴。 忘了,只坐等天明,便雙雙前去觀音忘了,只坐等天明,便雙雙前去觀音

傳授武功。
傳授武功。

傳授武功。

此時畢知僧,已和方英傑、畢猴

進。 原來方哀鴻自幼喪父,母女二人 原來有一身絕佳的內力,再經畢知 所經得一身絕佳的內力,再經畢知 所經得一身絕佳的內力,再經畢知 所經得一身絕佳的內力,再經畢知 所經得一番指點,她的武功竟然突飛猛

兒一較高下了。不到三月時光,她的武功便可與畢猴素,所學招式,常能舉一反三,因此移葬哀鴻嶺哀鴻穴後,心性便更覺聰

慘切切,見者令人心傷。 來,時有笑容,但悲哀起來,卻更慘不,時有笑容,但悲哀起來,卻有不自得哀鴻穴蔭庇,心性便漸而堅强起順心的事,便情不自禁淚流滿面,但順立的事,便情不自禁淚流滿面,但

故。,而方哀鴻似乎也與方英傑一見如,而方哀鴻似乎也與方英傑一見如,方英傑不由便被方哀鴻的哀情感動畢知僧引方英傑與方哀鴻相見了

堅决不肯與方哀鴻單獨相處。但方英傑一直堅持以兄妹相稱

任何牽强撮合之事。 任何牽强撮合之事。

見。
不久畢知僧又介紹徐喜鵲、陳痴

易便混熟了。 彼此均是年輕少男少女,倒很容

不過方英傑依然與四位少女兄妹

在私下中, 畢猴兒忍不住問畢知步。 相稱, 决不肯再在男女感情上走前一

京不太靈驗也!看來大大不妙。」 一个不太靈驗也!看來大大不妙。」 一個道:「大師伯伯……看來五鳳朝陽龍 在私下中,畢猴兒忍不住問畢知

又有甚麼不好?」

位姐姐相處,雖很融洽,但神色肅然天隔一方,不能相見,就單看他與四風流奇事,但不說樂兒姐姐與英傑哥鳳朝陽穴必蔭生一段五女同嫁一夫的鳳朝陽穴必蔭生一段五女同嫁一夫的

了大師伯伯一番心血,豈非大大不妙 解,因而武林浩劫便不能消弭,枉費 此,他身上的桃花七煞劫數便不能化 此,他身上的桃花七煞劫數便不能化

\*

境界了。

境界了。

境界了。

境界了。

地位少女的武功便抵常人苦練十年的四位少女切磋武藝,四位少女亦均大四位少女亦均大四位少女亦均大四位少女的进武藝,四位少女亦均大四位少女武功,方英傑也不時與

天人降世。

天人降世。

東京灣的教導下,不但武功大進兒在畢知僧的教導下,不但武功大進兒在畢知僧的教導下,不但武功大進兒在畢知僧的教導下,不但武功大進

幸而作客諸人均不求奢華,每日

,四周紛紛揚揚,恍似冰封模樣。

方英傑手持的是至陰至寒的寒霜

「大英傑手持的是至陰至寒的寒霜

「大英傑手持的是至陰至寒的寒霜

「大英傑手持的是至陰至寒的寒霜

「大英傑手持的是至陰至寒的寒霜

恍如銀盤。衆人圍着畢知僧,聽他講

這一晚是八月十五,月懸中天

述武林逸事,直把衆人聽得眉飛色舞

均感爲何不早生十幾廿年,也去會

會那等驚天動地的英雄豪傑?

息去了。畢知僧與方英傑、畢猴兒三

直到半夜時分,四女方才入屋歇

人同居一室,畢猴兒上床一會,便呼

也絕無缺糧之苦。

不費吹灰之力,因此雖連續數月,倒

在這些高手面前,打野豬野兔簡直

會後,也才驚喜的壓夷一聲,道:會後,也才驚喜的壓夷一聲,道:可射抵半里之外?」可射抵半里之外?」是有半里路,難道他所發的劍氣,竟是有半里路,難道他所發的劍氣,竟是有半里路,難道他所發的劍氣,竟

至陽,他身上承自火陽峯龍脈的陽剛至陽,他身上承自火陽峯龍脈的陽剛十五至陰月魄相滙,寒霜劍法已達至十五至陰月魄相滙,寒霜劍法已達至十五至陰月魄相滙,寒霜劍法已達至十五至陰月魄相滙,寒霜劍法已達至十五至陰月魄相滙,寒霜劍法已達至

便幹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再也呆但覺心潮激蕩,熱血沸騰,直欲立刻

方英傑卻忽感輾轉難以入睡,他

不住了,便爬起床,溜出屋外,在月

便已把他驚動了

但極之警覺,方英傑出屋的微響,

畢猴兒猴性尙潛在,他雖然入睡

英傑已然不見了,他與方英傑同睡一

畢猴兒睜開眼皮,一瞧身邊的方

畢知僧則在另一邊的床上。

畢猴兒微一怔,便向畢知僧那面

一眼,只見畢知僧口唇微動,便

思?大師伯伯!」

畢猴兒鱉道:「不可收拾是甚麼意

,難道不可以助他一臂之力麼?」 畢猴兒驚道:「大師伯伯功力通玄

有如絲聲音鑽入他的耳內:「欲知前景

且到草屋外……猴兒,跟老衲

然被至陰劍法誘發,靈驗何其速也!」運數如何了……咦?龍脈至陽之氣果怎可鑽入他的心內去了?一切但看其感覺,魔由心生,老衲非仙非神,又

畢猴兒連忙循聲向方英傑那面畢知僧忽然吃驚的微聲道。

清茶淡飯便均滿足,

山野中盡多獵物

警神往。 繁神往。 繁神往。 繁神往。 東德身上有熱氣騰騰的冒了出來,渾 熊,不由亦驚奇得目瞪口呆!但見方

交相撞擊,他的神智不由一陣迷糊。擋,又有奇寒在外面襲來,奇熱奇寒霜劍法已呈凌亂了,但感渾身燥熱難霜劍法已呈凌亂了,但感渾身燥熱難

熟! 似乎再難抵受身上的暴狂撕衣衫,似乎再難抵受身上的暴如瘋子舞劍,雜亂無章,漸而他開始如瘋子舞劍,雜亂無章,漸而他開始

冉的直向方英傑那面飄去。,突地從畢知僧的掌心冒出,然後冉隨着這一聲低喝,一團五色彩雲

伯!你這是甚麼妙法寶了?」,不由目瞪口呆,喃喃道:「大師伯僧掌心處冒起,又向方英傑那面飄去畢猴兒隱隱可見五色彩雲從畢知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並

譴,最輕者亦必大折壽數矣!」 危!不過老衲如此逆反天機,必遭天 前功盡廢,且連方施主亦有生命之 前功盡廢,且連方施主亦有生命之 期其與至陰之氣相滙,若陰陽會合, 助其與至陰之氣相滙,若陰陽會合, 助其與至陰之氣相滙,若陰陽會合, 助其與至陰之氣相滙,若陰陽會合,

不理便了!」

必再去理會甚麼武林浩劫,及早撒手必再去理會甚麼武林浩劫,及早撒手必再去理會甚麼武林浩劫,這教猴兒如何

旨!你要牢牢記住了!」

中人,凡事均要有始有終,豈可中途的人,凡事均要有始有終,豈可中途的難而退?若處處只顧一己之念,焉知難而退?若處處只顧一己之念,焉知難而退?若處處,

稱是。 畢猴兒心中驚駭,但也只好點頭

無比,先前的奇寒奇熱竟蕩然而去近,把他渾身罩住,方英傑立感溫暖裂之際,忽然有一團五色彩雲冉冉飄此時方英傑正燥熱難擋,身脹欲

相方英傑進宮朝聖!」
相方英傑進宮朝聖!」
相方英傑進宮朝聖!」
他矇矓間,便見有一名皇宮的使

認錯人了!又莫非這是在夢中的幻景者爲何稱自己爲「文武丞相」?想必是方英傑心中驚疑參半,心道這使

只見方英傑在月色下舞劍,正練到酣隱在一座小山丘後面,向前面一望,

畢知僧與畢猴兒悄悄摸出屋外

J 43

隱隱作痛,知不是夢境,心下更覺驚 這般思想,他便捏一下手臂,卻

京城重地。 隨這位使者出山而去,不一會便到了 雖然如此,他卻身不由己,便跟

的文武才學矣!」 文令朝中二品以下文武百官,皆聽命 好為文武大丞相,助朕一臂之力!朕 慰良久,道:「方卿家文武雙全,朕封 ,你便可以一展治國安邦、抵禦外敵於你,武林草莽英傑,亦盡歸你差遣 但見皇帝把他宣上殿去,溫言撫

衣錦還鄉,以揚帝恩。 皇帝宣畢,又賜給蟒袍玉帶,命

帝恩,然後即有隨從,引領出宮。 方英傑雖感無奈,但也只好謝了

, 已非原貌, 但見繪棟雕樑, 窮極華 返抵建陽鎭故鄉,但見舊日門第

汪涵,不記前仇,放在下夫婦一條生 稱:「罪民叩見方丞相,萬望大人海量 忽然又有一男一女跪在道旁,

在,我又何必與他一般計較?作惡必,只覺溢滿了豪爽之氣,心道彼等不軟,話到口邊又咽了回去,心胸之中打了他一頓,正欲賣駡幾句,但心一中的惡霸,他少時曾因一言不合,毒中的惡霸,他少時曾因一言不合,毒 中的惡霸,他少時曾因一言不合 方英傑猛然憶起,這男女正是鎭 由他罷了

> 誠幾句,令其日後洗心革面,重新做了出來,雙手扶起這對夫婦,溫言勸這般轉念,方英傑便在官轎中鑽 ,則普天之下皆皇土,何必患得患

心存欺侮,然後又叩拜一番,起身去 發誓以後爲富施仁,再不敢對鄉民這對惡人夫婦,感動得淚流滿面

呵呵大笑。 方英傑這才進了家門,只見爹爹 ,這一喜非同小可,不由開懷 娘親瞎了的雙眼,亦已大

聲, 也突然長出鬍鬚來了,他拈鬚微呼 一會兒,朝中公卿相率而來, 階下衆人皆諾聲如雷轟動。 心情還未及平靜下來,他頷 向

他獻上奇珍異寶。方英傑便欲推卻也

得體、海量汪涵。 律下階相迎,文武百官皆盛讚其謙恭 小的官兒 接着又來了六卿、侍郎等官階較 ,方英傑不分尊卑大小,

較!」文武百官盡皆歎服 民請命,繁禮俗節又何必如此認眞計 朝廷任職,皆應秉持一股凜然正氣爲 駒過隙,富貴有如過眼雲煙,吾等在方英傑拈鬚微笑道:「人生猶如白

竟被五位少女擧手投足,便打翻在地 請自進,衝了進來,侍衞欲加阻攔, , 扎掙不起。 就在此時,忽然有五位少女,不

> 把手一擺,任五女衝上階前 各自歎了一聲,這令方英傑心中不由懲戒,但聽那五位少女嘻哈哎哀怒的方英傑心中一怒,正欲自己出手 一震,恍惚間這五位少女竟似曾相識 欲加抗拒,卻又心不由己,無奈便

第作甚麼?難道不畏王法麼? 方英傑道:「五位姑娘擅闖方家府

了麼?」 道:「英郎!難道你連五位妻子亦忘

之外麼?」 女痴痴的一笑道:「小妹坐等英郎相納丁夷修》是

納妾身,妾身便唯有以死相逼了 魄,一面哀道:「英郎!英郎!若你不又有一女痛哭失聲,哀聲蕩人心

推辭得了! 註定我等五女同侍一夫,又豈容英郎 另一女卻快樂的大笑,道:「天數

本姑娘便施展怒鷹掌法把他斃了!」 :「若他眞箇負心不納我等姐妹五人,

鷹……蕭姑娘麼?愚兄何曾答應娶你 忙失聲道:「你……你便是蕭怒 一動,忽然憶起似乎是很遙遠之事 方英傑一聽「怒鷹掌法」四字 心

還不承認?」

歎息一聲,隨即便有一女的格格一笑五女一聽,又各自嘻哈哎哀怒的

方英傑驚疑間未及答話,又有

剩下一女卻圓睜杏目,咬牙怒道

等五人爲妻了?」

蕭怒鷹怒道:「你我命運使然,

運亦早與英郎你連於一起啦!」 姐姐說的對極了,我徐喜鵲姑娘的命 又有一女格格一笑,道:「蕭怒鷹

心早就依附於英郎你了!你便推也推道:「英郎曾救司馬樂兒一命,樂兒的 隨即另外一女嘻嘻地快樂一笑,

在你面前了!」 傑哥!你若再推搪,方哀鴻就立刻死 那哀哭聲又鑽入方英傑耳內:「英

會獨留人間!你,你瞧着辦好了!」 其中一位姐姐死掉,我陳痴雁亦決不 ·「自古道雁不離羣,英郎啊,若你逼 哀聲未落,又有痴笑聲油然而起

兄妹相稱而已,又如何可以進一步? 心中最有份量,但其餘四女,他僅以 方英傑喃喃道:「在下……在下豈

心中暗道:五女之中,司馬樂兒在他

方英傑被衆女弄得頭昏腦脹,他

敢接受五位姑娘的美意?」 但聽司馬樂兒樂呵呵的一笑,道

姻大事我自己不可以作主麼?」 得接受了!」 方英傑一怔道:「爲甚麼?難道婚

·「英郎啊!你不敢也得敢,不接受也

娘的生命,也必定喪在英郎你的手今你若再拒絕五位姐妹美意,五位姑母之命,便把娘親的雙眼逼瞎了!如桃花七煞劫數命,你小時抗婚不從父 司馬樂兒笑道:「因爲你天生便有

方英傑又驚又奇,忙道:「這如何

鳳朝陽龍穴的必然命運啊!」 了畢知大師的話了麼?這是你承納五 司馬樂兒呵呵一笑,道:「英郎忘

「畢知大師怎麼說?甚麼叫五鳳朝 畢知大師這麼一位高人, 便喃喃道: 方英傑似乎隱約記起的而且確有

因此贈你五鳳朝陽龍穴,再嘔心瀝血劫數又恰與一場武林浩劫相連相承, 、樂、哀、怒、痴五感之女,將來便,爲你培育五位少女,五位少女即喜 ,英郎你命帶桃花七煞劫數,而桃花 會助你大破火焰門痴、怒、哀、樂、 七煞劫數亦可以因此而化解了!」起的一場武林浩劫,而你自身的桃花 喜五女妖的邪術,進而合五人之力, 一舉大破火焰門,以消弭因火焰門而 司馬樂兒呵呵笑道:「畢知大師道

「桃花七煞劫數?火焰門?火焰仙子? 五感之女?五感之妖?武林浩劫?這 ,這是怎麼回事啊?」 方英傑似懂非懂,不由喃喃道:

推三搪四麼?」 五鳳朝陽大龍穴的驚天威力啊!傻子 聲道:「英郎啊!這便是一陽五鳳輔, 五鳳朝一陽的運命乾坤大運轉,亦即 ,你既有如此艷福齊天,尚不滿意, 此時喜、怒、哀、樂、痴五女齊

量,再作决定啊!」 道:「就算……如此,亦須容我仔細思 方英傑啞口無言,良久,方喃喃

> 甚麼?既來之,則安之可矣!」 衆女又大笑道:「運數如此,思量

面前茫然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是好,就如他在五感之女心中喜、怒、哀、樂、痴五感交雜 方英傑頓時又覺語塞,欲辯無言

,似有滿腹疑慮。 ,懸於中天,方英傑怔怔的呆立不動方英傑依然置身林中空地,月色如銀面的畢知僧和畢猴兒,卻淸楚見到, 懸於中天,方英傑怔怔的呆立不動 此時在哀鴻嶺上,躱在小 月色如銀

英傑哥大概是走火入魔了 畢猴兒驚道:「大師伯伯!不好了

歷五鳳朝陽龍穴,所蔭生的日後前景 若老衲所料不差,方施主剛才必已經 難於適應罷了!但這也難能可貴了!」 ,他目下不過是乍逢劇變,身心一時 畢知僧微一沉吟,便道:「非也! 畢猴兒奇道:「有何可貴之處?」

料不差,五鳳朝陽龍穴非同凡響, 福齊天,五女共侍一夫,而且榮華富 之展示的前景亦必驚天動地 貴,位極人臣,顯赫無比!但方施主 喜,由此足證他的心性穩固,根基深 乍逢幻景,雖陷迷疑,但並無特別驚 主剛才所遇的,不外是富貴和情關罷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若老衲所 足以承納富貴龍穴!不過,方施 ,不但艷 因

這般說,英傑哥莫非尚須經歷更慘酷 畢猴兒暗暗驚心 ,道:「大師伯伯

與他融滙,但若衝不出,只怕就此沉 慘酷?簡直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歷 他能衝得出,龍脈之氣從此便可 畢知僧歎了口氣,苦笑道:「何止

折麼? 龍穴雖可蔭人富貴,但亦足可摧人夭 畢猴兒悚然驚道:「如此說,大地

吧了 是禍是福, 殺身之禍?因此,雖得龍穴,亦未知 煉到的,便知老納所言非虛矣! 上甚有根基!大地龍穴雖然萬人欲求 但世人可知,妄近龍穴,卻可立遭 畢知僧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 !猴兒,你但看方施主目下將歷 你能想通此點,足證你在尋龍道 一切但憑其自身根基氣數

此方英傑雖隔了半里,但他的神情 畢猴兒學目向方英傑那面一朝, 但見方英傑此時忽然槌胸頓足, 由悚然而驚,他的內力甚佳

狀甚痛苦 受的水深火熱之中 方英傑此時但覺自己仍在府第中 ,似乎此身已入非人所能忍

那五感之女,將相公卿已不知跑到

差快步而入,迎着他大叫道:「方英傑

傑先是如痴如醉,突地打了個寒噤 這時,畢知僧、畢猴兒只見方英

> 原地踏步,突然,只見他又向虛空跪 下,口中喃喃的道:「在下方英傑接 站了起來,作出欲走的樣子,但只是

傑哥哥此刻身在何處?他說要接旨 畢猴兒吃驚道:「大師伯伯!這英

在經歷另一場慘酷考驗矣!是禍是福 , 待會一切自有分曉。 畢知僧沉吟道:「看來,方施主已

全才,今將爾宣召入宮,面聖上定官 差大臣道:「皇帝詔曰:聞方英傑文武 焦急的偷望面前那欽差一眼,只聽欽 這一面方英傑卻似着了魔似的

莫非天下又已換了朝廷? 封為文武大丞相麼?怎的又再宣召? :自己方才不是已入宮面聖,被聖上 方英傑心中忽然一陣迷糊,暗道

的手殷殷相問,狀甚焦急,因爲他此 時忽然覺得,在朝中做官甚合他的 了恩,便爬起來,上前執着欽差大臣 他不想失去了。 他心中迷惑,但也不敢抗命,謝

帝似乎真的換了另一個人了 間,入了皇宮,又上了聖殿。只見皇 方英傑隨着這位欽差,不經不覺

爲尚書右丞(即右丞相)。 答辯如流,皇帝大加讚賞,當廷任他 他上前面聖,與皇帝滔滔不絕的

退朝之後,他回到居所,只見已 ,連親生爹娘也不見了

去。 過之,婢僕成羣,跪着把他迎了進 更無五感之女上前相見。但奢華則有

他便略一作揖爲禮;再報來訪的人,他便略一作揖爲禮;再報來訪的人, 英傑 他便只微微頷首而已。 一聽,連鞋子也忘了穿上,飛快 會, 又報朝中六卿來訪,方

是年輕貌美的女子,最迷人的是二位一會又有人送上女樂二十人,均 ,一叫弱弱,一叫仙仙。 方英傑見了這弱弱、仙仙, 早已

樂,於朝中大事,那還有心思料理? 女矣。他日夜與這弱弱、仙仙調弄作神魂飄蕩,再也記不得他還有五感之 一天,他偶爾記得有一位姓周的

過他, 罪名,把這名小官削職爲民,充軍邊 官。他又記得在鎭中曾有一位小官駡 皇帝陳情,把姓周的弄上朝廷任諫議 鄉紳,曾在他小時送過玩物,他便向 在半路派人把他殺了。 一天,他出去郊遊,有一名醉酒 當即傳話給刑部,以莫須有的

男子執送京官,立斃於杖下 男子頂撞他,他立刻命手下把這醉酒

時間,方英傑成了富甲天下的大官畏其權勢的人,紛紛獻上田產,短短 畏其權勢的人,紛紛獻上田產, 於是,方英傑的威名大振,

下見狀,便向他說知,有位京中小 不久,他最寵愛的溺溺、仙仙死 他朝思夜想,寢食不安。他的手

> 强的當晚,便咬舌自殺了 下把這名小京官害死,强佔了他的妻的妻子艷極,他一聽,大喜,授計手 子,但這婦人非常忠烈,在方英傑用

說方英傑的是非,但方英傑自恃權傾 過了一年,朝中已有風言風語 ,根本不以爲意

立!」 ,輕者置之閒散,重者遠配邊疆;因交相依附。一些傑士賢臣,不肯依附 細數。朝廷各器,居爲奇貨,以此衡恩,反而作威作福,其罪有如頭髮般 奔走他的門下,紛紛獻上珠寶財物 量朝中百官的價值,因而公卿將士 登聖殿,恩寵之極,但其不思報效帝 方某原爲一奸詐小人,一言之合 按捺不住,向皇帝上奏章道:「據悉不久,那位他擧薦的姓周諫議官 不久 , 樂

、縣令要降階相迎,他的書函一到,,暗無天日。他的奴僕一到,則太守强搶為妻,令其家破人亡,大造寃獄 方仗勢欺人,地方供給稍遲,則太守即司、院枉法。他的親朋戚友,在地 草亦幾乎不留! 官府,他手下所到之處,連郊野的青 者,方某平日貧食民膏,良家女子, 縣令亦受其鞭撻。荼毒人民,役令 周諫議又在奏章中奏道:「更有甚 要降階相迎,他的書函一到,

計民生,全不爲顧,世上哪有如此 呼道:「方某身居相位,日夜荒淫, 周諫議在殿上奏到激動,大聲疾 國

受刀鋸油灼之苦,望令准奏! 汹湧,若再不治其死罪,則大禍不遠宰輔,如今朝廷上下內外不安,民情 矣!臣冒死陳奏,如有片言虚妄,

雲南,沒收家產。

頭散髮,痛哭失聲,方英傑悲火燒心 運走數百萬金銀錢鈔,不禁酸心目 ,但卻含憤而不敢言。 。又見有人掠了他的美妾而出,披 方英傑目<br />
賭朝廷籍產官在其府第

充軍之人,並無財物,請放過一命好 抛下他逃了。方英傑哀告道:「我是被 賊持着刀,衝了上來,押解之人連忙 大山前面,突聞百聲齊噪,有數百 不久他便被押解充軍。來到 山

强盗怒目道:「我等皆是你所害之

如此大膽妄爲麼? 「我雖然有罪,仍爲朝廷命官,山賊敢 方英傑仍想端出丞相的餘威道:

斧,便朝方英傑脖子砍了下來。 嚐嚐爲官害民的味道!」說罷,手持巨 還擺作官的威風!好極!如今就讓你

,坐了一位相貌奇醜的王者,正在審一座都城,但見陰風慘慘。宮殿之上,反鎖其手,驅趕前行。一會,走入 方英傑聽聞自己的人頭落地聲

皇帝聽了,勃然大怒,下旨充軍 甘

座

不取財物,專取你的人頭!」

强盜哈哈大笑,道:「死到臨頭你

他大驚,朦朧之間,便見有二鬼前來

王者閱其案卷,才讀了數行,便震怒方英傑被縛於案前,聽候審决。

心驚 聲如雷震,直把方英傑嚇得宮殿之中環立的衆人齊聲附 直把方英傑嚇得膽戰 和

似乎燒焦了 皮肉焦灼 早已灌滿滚油 肉焦灼,痛徹連心,一會連肺腑也已灌滿滚油,方英傑隨油波上下,爪執其頭髮,把他拋入鼎中。鼎內 他還來不及定下神來 ,他但望自己速死 免受 下鼎一, 內隻

求死不能之際,巨爪又以巨叉刺入其約莫三個時辰,正當他求生不得 約莫三個時辰,正當他求生不 取其出來,摔於堂上。

這等慘痛,但無論如何也沒死去。

害民!當受刀山之罪!」 王者又撿册籍,又發怒道:「誤國

有數人被利刃刺着腹部,呼號之聲,峭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山上峭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山上前走去,來到一座山前,只見山上峻巨爪把方英傑提了起來,一直向 巨鬼怒喝, 巨爪把方英傑提了起來

英傑大哭退縮, 方英傑痛極乞求, 向刀山上猛地拋去。 更發怒吼,把方英傑凌空提 極乞求,巨鬼不但沒半,巨鬼以巨錐刺他的後,方英傑速速上去,方

胸腹之間,痛苦之狀不堪言述 ,身子已落於刀山之上,刀刃交刺於 方英傑自覺身處雲端,暈然之際

一會後,他的身子漸重起來, 身

是否可以替你解釋便了。 但有不明之處,只管道出, 1有不明之處,只管道出,看老衲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不必客氣

親雙眼竟已復光明 此時一聽便忙道:「晚輩剛才所見 方英傑心中果然仍有許多疑念 5,未知是否眞有其「晚輩剛才所見,娘

,則大者足以起死回生,輕者亦足以相匯,一旦自身氣運與龍脈之氣相匯:「龍脈之氣,貴在能與承納之人氣運畢知僧略一沉吟,便微笑點頭道 , 相匯, 消災去邪 事? ,令堂雙目復明 ,小事而已

娘親雙目已然復明,那便斷斷不假的放心,大師伯伯料事如神,他旣說你 ,必可受其蔭庇。」 畢猴兒呵呵一笑接口道:「英傑哥

方英傑大喜 ,忙向畢知僧謝了

忖有一紅顏知己足矣,豈敢有負五女晚輩爲夫,這到底是眞是假?晚輩自,均道天緣早定,皆以死明志,誓以接而又道:「晚輩在幻景中被五女所纏 青春?請大師指點。」

是否已不見了所遇的五女?」 之麼?老衲只問你,當你身入魔境 遇五女,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方少俠所 老衲已盡知其詳矣。如何處

道?」 晚輩剛才並沒細說其詳,大師怎會知 方英傑吃驚的點頭道:「是啊, 但

七煞劫數,非賴五感之女化解不可 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命犯桃花 執着了?」 歷莫非虛幻之景,方施主又何必如此 畢知僧趨近前去,柔聲慰道:「所

肢如尺蠖,屈就於堂上。

王者又命人計其生平貪臟枉法的

起來,隨即喊道:「共計三百二十萬 金錢數目。馬上便有人手握算盤計算 上的刀孔亦漸漸擴寬,突然脫落,

四

屬幻景,但何其慘烈!方某今生今世 ,當不敢或忘其中教訓矣!」 方英傑怔了一會,才忽然道:「雖 畢知僧微笑道:「若修德行 仁, 雖

攝?. 火坑中有青蓮,方施主又何必過於震

其果好了。」

王者道:「他旣積來,便讓其自食

方英傑默默無言

用烈火燒熔,用勺灌入方英傑口

馬上有鬼卒把這些金錢投入爐鼎

裨益。 成其大事者,必先勞煉其心智,於此方才所歷幻景所懾,便又忙道:「天欲畢知僧深知他此時的心境,尚受 日後安邦治國、拯世救民,當有莫大 一役,足抵佛家苦修十載, 於方施主

慘之人,平日他嫌金錢太少,但此刻

時他有如萬死不得其死,天下最苦最

入喉嚨則肺腑在裏面沸騰不止,

方英傑自覺倒下之鐵汁入膚盡裂

他卻但望一個錢也不要再多了。

他苦飲了半日,方才把他自身銀

両所熔的鐵汁飲完。

方英傑痛不欲生,不由大聲呼慘

所能忍,是故甚麼安邦定國,拯世救 ,爲官仁政之說,晚輩深覺刺耳 方英傑歎道:「經此心靈磨劫 , 晚

龍穴脈氣相匯,方氏一脈已受其蔭庇 若此?何况你方氏一脈已與五鳳朝陽 萬物,也便是了,方施主又何必心灰萬事上可對天,下可告地,無愧天地 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理,心智必堅,一點正氣,牢記以仁義爲先,秉持水 畢知僧一聽,暗吃一驚,忙肅然 大丈夫敢爲人所不爲,只要心存

那種慘痛之狀,他的額上,亦滲出汗靜下來,閉目垂眼,似乎在回味剛才爾人正說話間,突見方英傑已安

他已徹悟大是大非之時矣。」

畢知僧肅然道:「呼慘之日,正是

不好了,英傑哥怎地又呼慘起來

畢猴兒一聽,大驚道:「大師伯伯

遭橫折 於此時刻 ,但望方施主三思。 , 又豈能中途退避,

致立

假?請大師明示,否則晚輩斷難從命輩剛才所歷幻景,何者是真?何者是 方英傑沉吟不語,良久方道:「晚

幻景一一憶述,說到悲慘處 畢知僧忙道:「老衲願聽其詳。」 方英傑這才靜下心來, 把所歷的 就連旁

聽的畢猴兒亦唏嘘不止,悚然自警。

晚輩尚敢奢求麼?也未知其中眞假 也難辨其中是非。」 方英傑末了道:「然則大師以爲

了。方施主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玄機心生,一切但看各人的心性如何罷慎亦假,是假亦真,虚妄幻景,魔由 畢知僧沉吟半晌,方肅然道:「是

一動,暗道是啊,我方某人雖稱不上時聽了畢知僧的襌機佛理,不由心中智受懾,迷惑痴惘只是片刻之事,這 如此心驚。倒是其中所遇之事, 方某也不會去做,既然如此,又何必 大智大勇,但那等罪惡之事, 方英傑慧根深厚 甫歷幻景, 便殺了 委實 心

點,晚輩幾乎誤墮心魔之境了。 他向畢知僧拱手謝道:「多謝大師提 方英傑這般轉念 ,神智頓復清明

自己的一番心血便白費了 方施主若不能由心魔幻景中跳出, 畢知僧這才暗地鬆了口氣,心道晚輩幾乎影賢不是了!

畢猴兒亦緊隨而至

連忙一躍而起,向方英傑那面掠去

畢知僧知是現身相見之時了

,便

陷魔境而不能自拔,其中因由你還不 因此五感之女一旦離你而去,你便立

J 47

化解晚輩的桃花劫數,大師為晚輩嘔 培育造就司馬樂兒等五感之女,全爲 恍然悟道:「原來大師贈晚輩龍穴,又 明白麼? 方英傑憶起幻景所見所歷,這才

疑慮,一切老衲自有安排。」迴應龍穴氣數,也便是了,餘則不必 亦爲武林安危,只要施主順其自然 實不相瞞,老衲此學固爲施主,但 畢知僧微笑道:「方施主不必客氣

答大師?

心瀝血,費盡心血,這教晚輩如何報

陽」麼? 位紅顏知己。這莫非真的是「五鳳朝位紅顏知己。這莫非真的是「五鳳朝生榮辱,豈非均已註定了麼?不但娘生榮辱,豈非均已註定了麼?不但娘此厲害?若依幻景所歷所見,我的一 方英傑心道五鳳朝陽龍穴眞的如

有五女之緣,但結合與否,决定在我 頭道:「是,晚輩遵依大師安排便便再向畢知僧探問了,於是無奈的點 ,只怕人算當勝天算亦未可預料。 。」但方英傑心內却暗道:雖然我或 方英傑心中疑慮尚潛在,但也不

不再疑慮,一切聽其自然便了 心性,擇一而終也便是了。因此也就 方英傑暗地打定主意,日後把穩

不久,江湖哄動,因爲不少武林

世家,他們的子弟輩中,但凡年輕英

俊的男子,紛紛被妖女迷惑而死。

一刻的表情,這種表情分別是喜、怒 哀、樂、痴。 武林各派四出偵查,欲尋仇家 每一位死者臉上均保持着臨死前

陋的男子,則連一條頭髮也沒留下。 哀 屍身顯露,臉上的表情均呈喜、怒、 但均一去無回。年輕英俊的男子倒有 、樂、痴五種神色;年老或相貌醜

去無跡。 神秘詭異,刺激香艷,來無踪

惶失措。 武林各派束手無策,名門世家驚

浩劫,簡直救無可救。 奧秘的人選,除他之外,這一場武林 這位高人是唯一可以破解這個武林大 此時羣豪均想到一位高人,深知

這位高人就是畢知廟的畢知僧。

林浩劫。 武林英傑,化解這一場已然降臨的武請他大發慈悲,出面領袖羣雄,拯救 冀求尋着畢知僧,向他求示真相 羣豪結盟,大學上武夷山九松嶺

至於畢知僧本人,那就更如鏡中花卻無論如何也尋不着九松嶺畢知廟 水中月,無從尋覓了 羣雄在武夷山轉遍九曲十三彎

一場詭異神秘刺激香艷的武林浩劫。 羣雄更感惶恐,不知如何應付這

中桃花七煞的第二次劫數。場武林浩劫的人,卻恰恰碰上他命數 **羣雄並不知道,唯一可以化解這** 

> 移師上火陽峯,傳授佛家收攝心性 以靜制動的神功。 、方哀鴻、蕭怒鷹等四女,從哀鴻嶺此時畢知僧已率徐喜鵲、陳痴雁

偵查火焰門的秘密巢穴 方英傑則與畢猴兒一道,

原來火焰門正是當年的火焰仙子

武林英俊。這位武林英俊便是當年的對好姐妹,但不幸兩人同時愛上一位火焰仙子管年身多量, 僧當年的俗家姓名

山小桃源築居苦練「天游神功」 當時畢知僧 吳正理,在武夷

均被小桃源的景色迷住了。 這一天恰好抵臨小桃源峯,霎時兩 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結件雲遊

喜無樵子復觀弈,怕有漁郞來問津 成洞,曲轉而上,上有石門刻字道 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目睹石門上 但見疾流奪谷而出 突見亂石塞谷斷流,有巨石相倚 , 沿澗入谷里

是武林的一位不世奇才 不但武功蓋世,而且文才驚世

且均以指力刻上,顯見刻字題字之人刻字,但感筆力雄健,意味深長,而

,碰上這等私情隱衷,那是决不會透人相見的强烈慾望。但女孩兒家心事 7心一動,心內均萌渴盼與這位奇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二人當時均

有田園十月 石池、小澗,乍一回頭,更覺似無田園十數畝,有廬舍、桃園、竹林 但見前面豁然開朗,四山兩人相視一笑,便决然的 便决然的走過石 「環繞·

中均暗道:單憑這一手絕世輕功,便疾降而下,穩站在兩女面前。兩女心 天上飛鴻,在半空中迴旋一周,鳴,響聲未絕,一團白色人影, 來處,好一座洞天福地小桃源! 鴻,在半空中迴旋一周,然後聲未絕,一團白色人影,便如女正暗自神往,忽地破空聲嘯

强烈的撥動了 足以傲視武林了 由突突一跳,女兒家的春心不由便被 兩女再向白衣人一看, 芳心更不

閃灼,恍似天外飛來的英豪!他便是的男士,但見他面如朗月,雙目神光 天游大俠-原來白衣人竟是一位年方三十 吳正理

下所築的小桃源居?」 拱手道:「請問兩位姑娘,爲何擅闖在 吳正理定睛向兩位姑娘一瞧, 便

當今世上男子的優點,爲何全集於你 輕功!好英俊!好文才!好功夫…… 理身上,眼神熱烈如火,喃喃道:「好 一人身上?」 火焰仙子美目 一閃, 便凝在吳正

見人愛啊!」 吳正理一瞥,這才道:「我姐妹不知這 但這小桃源果然是人間仙境, 獨臂神尼卻含羞脈脈的一笑, 仙居啊,請大俠原諒誤闖之

吳正理但覺這兩位女俠,一位熱

情如火,一個溫文爾雅,各有所長

但都一般可愛。

上了他,他一時間亦不知如何取捨。 ,後來,吳正理發覺,兩位姑娘均愛 自這一天相遇,日後便常來常往

種下情殺的禍根。 就因爲吳正理這一猶豫不决,便

便被火焰仙子削掉了,真正成了獨臂,因此在一百招後,獨臂神尼的左臂她心性文雅,出手不如火焰仙子狠辣獨臂神尼與火焰仙子的功力相若,但 不久兩女爲爭他,竟私下决鬥

臂神尼,他怒斥火焰仙子,發誓永不正理此時才發覺自己真正喜歡的是獨 踪跡,但遍尋不獲,吳正理痛苦萬分 與她相見,然後四出尋訪獨臂神尼的 但也無可奈何。 獨臂神尼含羞忍恨不辭而別 。吳

抗拒,於是便轉投空門,在崑崙山遇 覺悟前非,深感情之害人,簡直無可 及尋龍堪輿兩大絕學,並贈其名號曰 到一位佛門高僧,傳授他畢知神功以 吳正理經此打擊,心灰意冷,頓

子艷桃姬外,尚有五大弟子,各擅喜俊的男子,她手下除善使蠱毒的大弟 創立火焰門,發誓殺盡普天下年輕英 慘酷的武林浩劫,火焰仙子一怒之下 下的情孽,在幾十年後,竟惹出一場 哀、怒、痴、樂五種迷惑男子的本 畢知僧作夢也想不到,他當年種

事。

方·只要 防不勝防 陽脫而死的厄運。 子,只要稍動色心,便必定難逃被迷防不勝防,特別是武林各派的年輕男,善使妖術迷心,武功又極高,因此火焰門的人行踪詭秘,美麗絕倫 善使妖術迷心, 武功又極高,

只是暗中偵查,豈料出去顏面上不好看, 畢竟門下的弟子是因色慾而喪生 武林各派起初因面子 ,亦全部有去無回 因此隱隱不發 所有派出去偵查 ,上過不去 說

付真兇,但可惜直到此時,羣雄尚不於是才互通訊息,秘密結盟,聯手對 知道,這一切均是火焰門所爲 不把真兇剿滅,武林勢將永無寧日 武林各派這才震驚起來 深感若

火焰門的行踪。 方英傑終於在武夷山雲窩峯,發現 此時,方英傑與畢猴兒分頭偵查

英傑不認識她,在言談中引發方英傑子的四徒「怒妖」發覺了,「怒妖」趁方 爆血脈而亡。 的「怒性」,令他狂怒不止,眼看就要 但就在此時, 方英傑已被火焰仙

馬樂兒及時趕到,破解了怒妖的「怒火 傑 惑 心術」,於千鈞一髮之際,救了方英 幸而此時在千獨峯學藝已成的司

向畢知僧報訊。 方英傑和司馬樂兒趕回火陽峯

矣!方少俠的桃花七煞劫數已引發

來到了 消滅火焰門,消弭武林浩劫的時機也

焰門進攻 雄見面 方哀鴻、蕭怒鷹、 畢知僧於是主動現身 ,連同畢猴兒及羣雄,大舉向火哀鴻、蕭怒鷹、司馬樂兒等五感面,然後率方英傑,以及陳痴雁畢知僧於是主動現身,與江湖羣

由喜妖、樂妖 ,以待羣雄來犯 l喜妖、樂妖、怒妖、哀妖統率各陣怒、哀、樂、痴五大惑心大陣,分 火焰仙子毫不畏懼, 、怒妖 她排出了喜

便中了五大女妖的惑心大法,個個豈料數十羣雄,甫入五大陣中白,便羣起向火焰門進攻。 己門下弟子報仇,不待畢知僧解釋明羣雄有些不知厲害的,急於替自 羣雄有些不知厲害的

如痴如醉,敵友不分,反而出手傷了喜、狂怒、狂樂、狂哀、狂痴而出,便中了五大女妖的惑心大法,個個狂 數十羣雄

「樂妖」亦逗得放聲痛哭,她的「樂心妖妖誘發桃花劫數第三煞,但幸而方哀妖誘發桃花劫數第三煞,但幸而方哀妖誘發桃花劫數第三煞,但幸而方哀好。 術」便不攻自破

爲兩截。 方英傑不想這「樂妖」再復甦而 便猛揮寒霜劍,把「樂妖」一劍削 羣

畢知僧推算一番,便决然道:「可 雄中狂樂的人便立刻醒覺,不再相互 說也奇怪,「樂妖」大陣一破,

樂極生悲

妖的「喜歡大法」 解了自身桃花劫數的第二煞 然後方英傑又再率蕭怒鷹, ,因蕭怒鷹的相助 破了 破喜

焰門哀妖的「哀迷大陣」。 方英傑再與徐喜鵲一道,破了火

怒妖所惑的人,均先後盡復清明 羣雄中,被喜妖、樂妖、哀妖

他委實不敢再去面對眼前這「痴 着了「痴心」所惑,才惹出這場禍端 知僧這位高僧亦大感爲難, 一個「痴心大陣」,卻就連畢 因為 心大 他亦

麼?」 「大師!你忘了痴雁兒乃受痴雁穴蔭庇 此時陳痴雁卻痴痴的一笑,道:

娘便與這痴妖去鬥痴一番吧!」 蔭生的痴雁兒,豈同凡響?好, 陳痴雁一言提醒畢知僧 一笑道:「是極, 是極, · 好,陳姑 , 痴雁龍脈

定國的雄心壯志拋到腦後去了 林正道,行俠仗義,拯世救民,安邦中但覺與五妖之女難分難捨,甚麼武 大法」,竟誘發了方英傑的痴心, 心大陣」,痴妖果然厲害,她的「痴 点,竟誘發了方英傑的痴心,他心/陣」,痴妖果然厲害,她的「痴迷於是方英傑與陳痴雁一道步入「痴

穩過了桃花大煞劫數中的第六煞 也便立刻灰飛煙滅,方英傑也終於痴迷五妖,這一來,痴妖的痴心大更痴,終於令方英傑回心轉意,不 便立刻灰飛煙滅,方英傑也終於安迷五妖,這一來,痴妖的痴心大法痴,終於令方英傑回心轉意,不再痴,終於令方英傑回心轉意,不再 三國演義之四十四

徐正・編繪

\*

(40)

那時,司馬昭已經令猛將徐質爲先鋒,來救南 安。兩軍在董亭相遇,蜀營中廖化出馬,被徐質一陣



37 姜維聽了,連連點頭,便派郤正做使者,帶了 金珠、錦緞、去連結羌人。



41 魏兵排山倒海般衝來,蜀兵抵擋不住,敗退了 三十餘里,才把陣脚穩住



38 郤正見了羌王,送上禮物,說明來意。羌王一 口答應,約定出兵五萬,在南安郡下與蜀軍相會



42 姜維安下了營,回到帳中,細想破敵之策。想 到半夜,有了一條妙計

39 姜維得到郤正回報,十分高興,便傳令拔營 進取南安郡

反叛,要除方英傑也不太難, 仙子氣恨極了 變心思,逼五感之女反叛方英傑 自溜走,日後在江湖上也就失去她的 勝正」的道理,便不再留戀火焰門, 寒霜劍法令艷桃姬折服,終悟「邪不能 潛伏的「善根良性」,她因而大悟前非 料這些救命丸因而觸發了艷桃姬體內 是畢知僧贈給方英傑的救命丸。 桃姬卻發現了方英傑身上的丹丸, 毒」,被艷桃姬誘到一山洞中,正寬衣自出馬,誘發方英傑體內的「飛蝶蠱 一除,其餘的便不足爲慮。 以大妖法欲逼方英傑和五感之女改子氣恨極了,便不惜犯險親自出馬 竟以「飛蝶蠱解藥」餵方英傑服下。 才有如此威力 火焰仙子此時尚不知畢知僧在暗 方英傑恢復神智,以獨臂神尼的 火焰門至此已被瓦解大半 艷桃姬知是稀世寶物, 此時火焰仙子的大弟子艷桃姬親 欲與方英傑成其好事之際, 因爲畢知僧當年曾發誓永不度,但就算畢知僧插手也嚇 便把三粒救命丹丸吃了 他若一露面,他的誓言也 方英傑全靠五感之女相 只要逼五感之女 也不管三 而方英 火焰 畳 獨 **大徹大悟** 

風而去,眨眼無影無踪

方英傑和五感之女這時才明白

憑火焰仙子

于的功力,她若存心與羣雄 除和五感之女 燙 即 7 —

併,就算最終可

亦必死傷殆盡,難得她在最後開頭

,武林這才免了一場血雨腥

誰知火焰仙子用盡妖法相逼,五

焰仙子深知, 她相見,

就破了,因此火焰仙子有恃無恐 仿彿天早註定,方英傑是她們的女對方英傑卻死心場地,赤誠團

主人似的,火焰仙子用盡絕招妖法

傑的猛烈反擊中, 那情之一物 最後火焰仙子在五感之女與方英 服不如化 不由漸而醒悟: 爭不如棄,棄不

火焰仙子徹悟前非

焰門從此絕跡,世上也再無火焰仙道:「若遇畢知大師,請代爲轉告,火妖法撤去,向方英傑及五感之女留話 火焰仙子說罷 突地身化熾熱烈

當下 畢知僧微微一笑,道:「你等可知 方英傑等拜謝 火焰門旣滅, 羣雄紛紛向畢

出手,就把火焰門一舉瓦解麼? 爲甚麼羣雄武功絕高者大不乏人 不能剿滅火焰門, 但方少 畢知僧呵呵一笑,道:「這便是五 ,請示其詳。 羣雄均感迷惑, 恢和五

武夷山雲窩峯 消滅了

> 元帥,從此督率朝廷兵馬,勵入侵國土的强敵,被朝廷拜為幾年後,方英傑更與五女一道 江南第一名妓 精兵

直留傳下

這段武夷山尋龍堪輿的佳話 ,老百姓着實過了幾十年太平安

在尋龍堪輿道上有甚驚人奇遇?這是 至於畢知僧身邊的畢猴兒 日

尋龍奇俠列傳」的另一個新故事了 (全文完)

### 白牡丹

歐陽雲飛 著



白牡丹賣笑滿春園 , 無端捲入武林爭 霸漩渦,一場曠古 未見的美人爭奪戰 如箭在弦。名妓爲 何會被武林中人爭

\$ 2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 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52 徐質想了一會,决定自帶一半兵去奪取糧食, 分一半兵先把木牛流馬趕回魏營去。



49 月光下面,看見有二三百個蜀兵,趕着一百多 頭木牛流馬,正向蜀營緩緩走去。



46 徐質連日討戰,蜀兵只是不理。他領軍衝到營 前,又被亂箭射回。

43 他把夏侯霸請到帳中,細細說了計策。夏侯霸 大喜道:「司馬昭用兵,最愛斷人糧道,用此計誘他 ,不但可斬徐質,連司馬昭也逃不了。」



53 那一半魏兵趕着木牛流馬,走進一道山溝,忽 見山林裡湧出一片火光,有無數蜀兵殺了出來。當先 一員大將,正是夏侯霸。



50 徐質一聲號令,魏兵吶喊衝出,攔住了運糧兵。蜀兵慌了手脚,木牛流馬又走不快,只得丢下糧草,四散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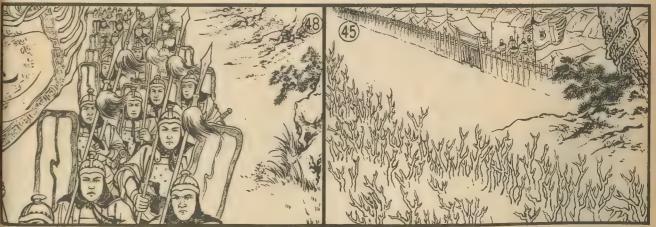
47 徐質沒奈何,收兵回來見司馬昭。司馬昭道:「剛才接到探報,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將軍可帶五千人馬截斷他的糧道,不愁蜀兵不退。」

44 商量停當,姜維升帳發令,令夏侯霸、廖化、 張翼各帶人馬,分頭行事。



54 魏兵進退無路,都下馬投降。夏侯霸令蜀兵押了,連木牛流馬一齊從小路送往蜀營去了。

51 徐質抓住了幾個蜀兵盤問。蜀兵告道:「奉令運糧到前面糧倉,十來天已經屯積了一月的糧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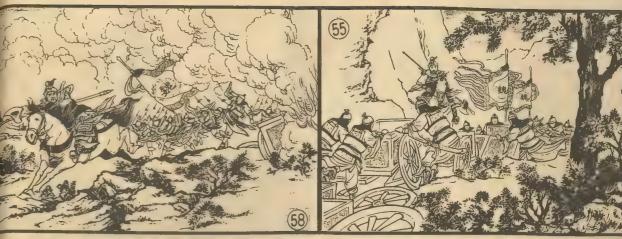
48 徐質領命,點起五千精兵,天黑以後,繞道往 鐵籠山。

45 又傳令各營:只許守,不許戰,倘有一人一馬 出寨,便按軍法從事。各營得了令,便在路上撒下鐵 蒺藜,寨外安下重重鹿角,閉上營門堅守起來。



64 這支兵進了營門,便吶喊、放火、亂砍亂殺起來。魏營中頓時亂成一片。

61 徐質不敢迎戰,勒馬回走。姜維馬快,趕上一槍,刺倒了徐質坐馬。徐質撞下馬來,被蜀兵亂刀砍死。



58 徐質知道中了計,令兵士們冒着烟火,搬開車 仗,飛馬衝出,只見左右兩路火光隨風刮來。

55 再說徐質自帶一半兵往糧倉來,走了數里,蜀 兵丢下車仗把路塞斷了。徐質令兵士下馬,搬開車仗



65 司馬昭聽到喊聲,剛要令人探聽,蜀軍已從四 面殺來。他慌忙上馬,棄寨奔逃。

62 姜維收兵回營,會見了夏侯霸,便教蜀兵換上 了魏兵的衣甲,打起魏營旗號,跟夏侯霸去照計行事



59 左邊的是廖化,右邊的是張翼,把兩千五百魏 兵圍在中間,大殺了一陣。徐質只剩下單人匹馬,衝 出了重圍。

56 又走了數里,只是找不到糧倉。徐質正在懷疑,忽聽見一聲炮响,兩邊山林中一齊起火。



66 前面廖化殺來,後面姜維的軍馬又到。司馬昭 領了殘兵,東衝西突,找不到退路。

63 夏侯霸領了這支兵,從小路來到魏寨。魏兵見 是本部兵馬,便把寨門打開了。



60 正在奔走,前面殺出一支蜀軍。火光中,姜維躍馬橫槍,直取徐質。

57 徐質大驚,慌忙領兵退走。轉過山脚,前面又 被車仗塞住了去路。

67



侍衞奉令擒欽犯 無影刀法報血仇

的手按着那刀柄,作格鬥的準備。裡來,因此神色緊張,憂心如焚,他裡來,因此神色緊張,憂心如焚,他將亡,清廷在派出大內侍衛雷多祿追三桂姪兒吳雄虎,他知道吳三桂兵敗 子在血紅的楓葉樹林中疾馳,密西郎 圈,來和緩他之緊張心情。 西郎,却口吸旱烟管,藉着孎嬶的烟 就在此時,突地裡, 可是站在他身邊的老劍客 原來這四個人,年紀最輕的是吳 一團白色影

爺的『殺手令』,要把他們四顆人頭 人馬了,他駭叫一聲:「不好了,雷多目光銳利,已看出這一團白影是一騎 心,這四個吳逆的餘孽就在這裡, 遠處傳來,一字一句的說:「弟兄們當 話未說完, 一股尖銳的聲音已從 王

> 阻止我?」 劍客施康,不禁愕然問道:「你爲甚麼 吳雄虎一看, 不是別人 ,是金龍

密

銳不可當,密西郎一口長劍,遮攔,已和密西郎格鬥,刀挾風雷之勢 渾身上下穿着白色衣服,手持大砍刀鳴,一個高瘦身材老人,騎着白馬,鳴,一個高瘦身材老人,騎着白馬,鳴。一個高瘦身材。 史永在這裡抵擋,你何不從後門逃去已拔劍而出迎敵,還有我和靑蛇劍客,恐怕吳氏宗嗣從此絕後了。密西郎 呢?保全吳氏一脉要緊呀! 是他的姪兒,如果也死在雷多祿手 你,吳三桂兵敗將亡,生死不明, , 恐怕吳氏宗嗣從此絕後了 施康凄然的答道:「我不能不阻止

密」功夫了,當代武林人能用「傳音入 楓樹林傳到來, 不用猜,這是氣功最上乘的「傳音入 而每一字每一句,都說得異常清楚樹林傳到來,少說也有十多丈距離 實

了,構成一幅天然的圖畫,可是這個上一抹夕陽斜照,把半邊山麓也映紅峯山上,楓林樹葉,其紅如血,再加

那是一個深秋的午後,

2000年,再加 1000年,再加 1000年, 10000年, 1000年, 1000年, 1000年, 1000年, 1000年, 1000年, 1000年, 1000年, 1000

在罕見。 能地一躍竄出莊門之外,腰間長劍因此,老劍客密西郎着了慌, 密」功夫,而又能傳到這樣距離的

林候,

擔憂自己的生命。

麗的圖畫,他們都以緊張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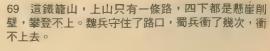
一畫,他們都以緊張的心情,在却沒有心情欣賞這一幅天然美山坡上的九曲山莊裡的四個武

也本

郎聯手抵抗敵人, 但突然有 隨其後,拔出腰間柳葉刀, 就刷的一聲,拔劍出鞘 一臂把他攔住。 密西郎拔劍躍出,吳雄虎也就緊 想和密西 人橫伸



72 司馬昭手下還有六千人馬,隨身帶的糧食,不 到兩天就吃完了。只得挖些草根,剝些樹皮,勉强充 (待續)





70 姜維看了地勢,對衆將笑道:「魏軍沒有糧草

十天便餓死了。從前諸葛丞相在上方谷不會捉住司馬

懿,是一件恨事,今天司馬昭却休想逃出鐵籠山。」



67 主簿王韜道:「大都督且上鐵籠山,待天亮以後

再說。」司馬昭眼看無路可走,只得下令上山

68 司馬昭令兵士守住隘口,自己就在亂草中坐下 來歇息。聽見山下蜀兵喊聲震天,禁不住顫抖起來。



以尖銳的聲音, 透過

更使他驚悸的,不到十個回合,当的雷多祿,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吳雄虎認得這個老人就是奉了「殺

祇守不攻也抵擋不住

衝突,準備把司馬昭困死在山上。

出來,血花四 大砍刀砍下 密西郎慘叫 血花四濺。 ,一股鮮血從脖子中噴了一聲:「哎喲!」頭部已被

地逃步把,一去。他但 一滚 施康突然地 於是, 再滚出兩丈開外 虎看至此, 脚步踉蹌 施康這樣動作 他藉着這 一掌向他迎 一連退了 一推之勢 推之勢,就連退了七八 面 推來

死於度外的决鬥。 一長劍翻飛,施展出他倆的「龍蛇劍法」,端的是龍蛇飛舞,兩劍交騰,幻法」,端的是龍蛇飛舞,兩劍交騰,幻法」,端的是龍蛇飛舞,兩劍交騰,幻 法」,端的是龍蛇飛舞,兩劍交騰,幻口長劍翻飛,施展出他倆的「龍蛇劍兩丈開外,雷多祿已提刀躍馬闖進來兩丈開外,雷多祿已提刀躍馬闖進來 把雷多祿的大砍刀擋住,展開置生 絕

的龍蛇劍客非死在大砍刀下不可。兩劍所纏,鬥下去,這兩個大名砍刀仍然兇猛如虎,追上逼下,然雙劍合璧,招招連環,雷多祿 劍所纏,鬥下去,這兩個大名鼎鼎 吳雄虎看得分明, 足逼下,不爲深,雷多祿的大 施康 史永雖

聲音 袋滚出六七尺之外,鬚眉翕張,死狀 劍客史永已中刀倒地,血花四濺, 你還想保存人頭麼?」話剛說完,青蛇 於是立即倉忙逃去。沿着甬道往後 你往那裡去,王爺的『殺手令』下 吳雄虎眼見心驚,那還敢看下去 但是,雷多祿「傳音入密」之尖銳 却聲聲刺耳,尖聲叱喝道:「逆賊

吳雄虎見到 此情景, 三魂七魄也

> 首級,剩下來特別 一半,四郎被他劈了 剩下來的 了頭,史永一樣被他斬下下盡是砍腦袋的刀法,宓,因爲雷多祿的確刀法如 頭 金龍劍客施康 , 自 下密如 然

**叶吴雄** 虎,趕快逃命爲要 招 口擋 中 却高聲呼 但 却

脖子,血淋淋的飛出莊門之外

追進甬道來,吳雄虎這一驚非同地飛騰的輕功提縱本領,脚不點又已提刀追來,其疾如飛,施展又是提刀追來,其疾如飛,施展與機能不够應,其疾如飛,施展 急急逃走。 雷多 陣 可的陸祿好

变多,吳雄虎走在前頭頭部隊已到騰衝縣城,頭部隊已到騰衝縣城,頭部隊已到騰衝縣城, 門的當兒,已趕上了吳雄虎了,大喝底下甚快,距離逐漸縮短,在趕到後後面,像如流星追月一般,雷多祿脚 曲莊是一片巨大 吳雄虎走在前頭 騰衝縣城,所以莊中人祇因淸兵已攻陷昆明。 條甬道很長 以此刻寂然無人 雷多祿追在四 往 都前

如果雷多祿要結果吳雄虎

面一刀扎來。 但是,就在他逃出後門的當兒, 不容緩的逃出了雷多祿之刀風範圍 一手「地堂功」滚得快,滚出魂喪膽,身子不停的打滚, 吳雄虎雖然避過這 人從暗處躍出 一刀 出後門,刻 刀,却已亡 出,突然

煌,是個滿淸的武官。他橫刀往外 吳雄虎眼明手快, 身子凌空飛起,從來人的頭上竄 。他橫刀往外一見來人翎頂輝

左右,另 地跳出重圍 已從馬上打出二隻金錢鏢,快如流 吳雄虎這一招「猛虎跳欄」, 一個穿藍翎侍衛官服的大漢 但是祗竄出了後門一丈 僥倖

將校,在如此危急之際,還能裝蒜 吳雄虎不愧是吳三桂麾下的驍騎

吳雄虎上半截身子,刀風呼地一聲,却 劃龍出

**罩在刀風之內。** 半個圓弧,把吳雄虎上

(吹去,完整的斬下吳雄下來,半途中劃出圓弧他偏要賣弄他的殺人本早已將吳雄虎的腦袋劈擊 医结果吳雄虎性命,

了過去。

一聲悶哼,詐作中鏢倒地。

對方一個措手不及。虎已將抓住了的金錢 了重傷,躍馬奔前,是藍翎侍衛沒有看得淸楚 時在倉猝間 的金錢鏢扔出 誰知 他中不 毫光 提刀 祇道他已受 一中鏢,這個 便剁 「,正好打 吳 想 斬 雄

上去,姓吴的欽犯逃上峭壁去了!」脚程,祇好邊追邊叫:「弟兄們,快追馳,豁喇喇的向山麓的峭壁疾奔,雷一躍,跳上馬鞍,雙腿一夾,策馬飛藍翎侍衛已經中鏢墜馬,吳雄虎騰身 確,跳上馬鞍,雙腿一夾,策馬飛祤侍衛已經中鏢墜馬,吳雄虎騰身雷多祿看見吳雄虎發鏢時,這個 祇好邊追邊叫:「弟兄們,快追 的雷

山後,專向樹林深處而走,藉樹林掩,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一溜烟翻過山澗縱橫,躍馬狂奔,翻山越嶺而走 護, 跑下 ,暮色四合。 山脚,此時已經是日落黃昏

吳雄虎料到這樣逃走,一 遍野的搜索,火把齊明, 雷多祿自然不肯放過,率領從人漫山 列爲大逆不道的朝廷欽犯,他逃了 清律例, 吳三桂作 吳雄虎是吳三桂的姪兒 反 ,子侄親屬, 定逃不過敵 喊殺連聲 按照滿 虧他急 都

司,趁現在沒一是可疑人物, 開這裡吧!如果有人知道了,我不報司,趁現在沒有人知道你來,快快離 官,官府會指責我知情不報。」 如果接待妳,恐怕惹官

股上拍了

一掌,馬兒負痛,長嘶一

聲

「知情不報」這一句話,使吳雄虎

一震,那還敢逗留,忙拱手說:

,直向山頂奔去,吳雄虎却躲在大

然後將樹枝縛在馬鞍,狠命的在馬屁樹枝,脫下自己的衣服繫在樹枝上,

人有急智

, 就在樹

中,

斬下

一些枝椏

東西給我如何?」 「小二哥,我不投店也罷,請買點吃的 實在店小二怕他在這裡吃官司

山頂上追趕。 一種的狀態,雷多祿等人見了,便向 一種,因為繫上衣服的緣故,宛似伏鞍

,坐騎向山頂疾馳,

縛在馬鞍上的

樹

他這一條金蟬脫殼之計果然使得

匆 祇要他快快離開,就謝天謝地。當下 ,也不收錢,擺手叫他走。 匆的包了幾個牛肉飽子,送給了他 吳雄虎走出鎭外,就在溪外喝了

,雷多禄等人追上山頂之後,這才曉向小路逃走。由於他走的是相反方向

吳雄虎瞧準這個機會,邁開大步

得中了金蟬脫殼之計

三桂駐紮雲貴和康滇邊區的土司六合屯,向西康省邊境逃走,因了一頓,精神爲之一振,從小路半日一夜不曾吃喝過東西,現在幾口水,將飽子吃下肚中去。要 兵之際,便決定逃往雪山去投奔赫業情,所以吳雄虎在前無去路,後本記 族土司。 所以吳雄虎在前無去路,後有追 ,將飽子吃下肚中去。要知他 精神爲之一振,從小路繞出 ,現在吃喝 因爲吳 可有交

殺吳三桂的姪兒吳雄虎,限他在一日武功絕頂高强,所以格豪親王給他的武功絕頂高强,所以格豪親王給他的雷多祿是清廷花翎侍衛,不用說

一夜之內,

帶同吳雄虎之首級回來繳

如今吳雄虎使用「金蟬脫殼」之詭

158 上來,接納可疑客人投宿,與窩藏欽搖頭擺手道:「不行,殺手令已傳到鎮絡頭擺手道:「不行,殺手令已傳到鎮於鎮,才跨進客店去投宿,店小二便 已牌時分, 紅霞,血紅的太陽從東邊昇起 嶺中蜿蜒如蛇,過了一出又一山,巒重重,這條小路彎彎曲曲的重峯 漫長的山路,眞可不容易。路茫茫的,光憑兩條腿, 此時,天色已明亮,天邊泛出了 ,光憑兩條腿,要走完這 但是康滇兩省邊界上, 上,已是 條前 叠

封閉騰衝縣一帶水陸路口,懸賞緝拿格豪親王的「殺手令」知會各處官兵,計逃走了,他不能回去繳令,祇好將

吳雄虎。

提不起勁,脚程便緩慢了許多,跑了而又崎嶇的山路上跑,步高步低實在 三日來不曾好好休息過,在這樣蕭索 夜沒有睡過的吳雄虎,再加上

中午時候,才走了三十

少有十數人了,趕忙往石縫裡躱過騎將校,聽聞馬蹄聲,便知道來問 吳雄虎來至峽谷中 得」,動地而來,他是久經戰陣中的 誰知 馳馬如飛 他脚程緩慢,敵人 就在午後未牌 ,已聽聞蹄聲「 却 極度 騎至 的 等

氣虎虎的叱喝店小二道:「你這小子, 兩個暴暗突額、奇醜如鬼的漢子,怒 的店小二也給他五花大綁縛在馬上, 的唐小二也給他五花大綁縛在馬上, 般趕到來,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花 服是到來,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花 二面門 你不得!」刷的一聲,馬鞭子抽了店小反的路徑,好讓姓吳的欽犯逃走,饒 小二痛得哎唷大叫。 準是存心跟老爺開玩笑。帶我們去相 ,登時鮮血直冒,不用說 店

欽犯在這裡了 浮泥道:「苗懷苗遠,你兩個不要吵,撻,倒是雷多祿擧手制止,指着地上 依這兩個醜漢子的主意,還要鞭 , 瞧! 此處地上有靴

指之處看去, 在浮泥之中, 這兩個暴睛突額的醜漢子循他所 欣然說道:「還是雷大哥果見地上靴印,深深陷

如神啦, 所料,可惜浮泥過後,斷欽犯必然從小路走, 笑道:「雷侍衛不但精明, 另一個長髯飄然的老武士微然 剛才拿住店小二時,他就判 地上靴印不明如今果然不出 他還是料事

還未知道欽犯走了多遠。

會離開這裡二里之遠 憑我闖江湖的經驗,我已看出欽犯不 雷多祿哈哈一笑道:「褚老英雄

, 不約 還不到 麼知道欽犯在這裡附近呢? 來他躲在石縫之處 約而同的問道:「雷大哥, 一百步遠 一說,把吳雄虎嚇了一 的苗懷苗遠, , 但這兩 ·「雷大哥,你憑甚 ,闖江湖的經驗少 但這兩個暴睛突額 離開這些浮泥 原

甚麽根據看出欽犯在附近,甚至成爲目光灼灼的凝視着,想知道雷多祿從甘 苗家兄弟這一問,十一騎人馬都 欽犯的吳雄虎也想知道。

裡散開, 內搜索,欽犯逃不掉的。」 二人,大喝一聲:「兄弟們下馬, 可是, 雷多祿並不回答苗家兄 兩個人一組,就在這峽谷之 四

教我們往那兒搜?你說明白了才好找人下馬,苗遠便道:「這峽谷很大,你 雷多祿不說明原因, 祇顧喝叫衆

少了,我就瞧不出欽犯會在附近,倒一下「雷侍衛,老夫闖蕩江湖日子也是不 要請教你老兄的看法?」 長髯飄然的老武士也微微一笑道

深輕 虎輕功本領不弱,如果在平時,步 哈道:「撲金鷹褚彪,浮泥上的靴印甚 留下 好厲害的雷多祿, 何况他一顚一拐,顯然走得疲踏在浮泥上,靴印决不會如此 一顛一拐的痕跡, 他仰面打個哈 欽犯吳雄 履

多遠,說不定就在附近歇息啦。」 乏了,試問如此疲乏之人,還能走得

彪也連聲佩服,翹起大拇指道:「雷侍 手令』,可算慧眼無差,有知人之 衛見識超卓得很,格豪親王挑你領『殺 這種湛深的江湖閱歷,撲金鷹褚

雄虎之時,一起奔上前去。 清兵便跳下馬來,兩個人一組分成三 來雷大哥這般看法,真的料事如神。」 則站在雷多祿身邊,待士兵查出吳 向兩側峽谷搜查,他二人和褚彪 苗氏兄弟二人也恍然大悟道:「原 拔刀出鞘,往後一招,隨來的

像猪犬似的伏在地上。 躲藏不得, 定被發現, 正在心急之際 搜查到石縫來,那時圖盡匕現,自己 岩穴雖多,但三組人搜查,不久準會 縫中的吳雄虎暗自心急,峽谷雖大,臨大敵一般,逐個岩洞搜查,躱在石 突然間,兩個兵士齊聲叫道:「這裡 人……」二人本能地往後退開幾步 三組清兵,弓上弦,刀出鞘,如

走上前來,褚彪、苗氏兄弟二人 |前來,褚彪、苗氏兄弟二人,也雷多祿大砍刀一晃,慢條斯理的

洪鐘, 震撼整個峽谷。 是,竟然一聲淸嘯,發自岩內 說岩穴中有人呢?莫不是活見鬼?可 明明這個峽谷闃然無人, 躱在石縫裡的吳雄虎心裡納罕 何以清兵會 ,聲如

不但雷多祿等証實岩

一條輕烟似的灰色影子,立時出現一一條輕烟似的灰色影子,立時出現一就在這一刹那間出現,穴口突地飄出就在這一刹那間出現,穴口突地飄出音,祇是奇怪這穴口發生 電 穴裡有人,吳雄虎也認為這是人的聲 ,怔怔的瞪住雷多禄等 目猙獰,兩隻銅鈴似的眼睛光芒如

兩 鬼是誰?把朝廷欽犯窩藏在那裡?快 瞪住,也本能地却步後退。苗氏兄弟 雙刀並學,高聲叱喝:「喂?你這老 流高手,但面對面的給這老人目光 雷多祿褚彪二人,是清廷大內裡第 個少在江湖走動的傢伙,不識不驚 他雙眼神光凌厲,使人見而生畏

掌勢打旋,身不由己。 苗懷苗遠二人,滴滴溜溜的隨着他的 難逃厄運了!」祇見他雙掌虛空一晃, 在我掌下,如今你這一夥人,自然也 已給我封閉了,任何人走進來也得死 :「甚麼欽犯我不懂,我祇知道這峽谷這一喝,更是氣極憤極,用手一指道 這麼一來,本已生怒的老人。給他 他哥兒倆擺官架子 打官腔叱喝

地上,手上還緊緊的握着單刀,他們軀紙旋了兩旋,咕咚一聲,便倒斃在 莫名其妙,但是,苗氏兄弟二人的身 這是甚麼武功?吳雄虎固然不懂 一流高手能人雷多祿。褚彪也是

金鷹褚彪近在咫尺,却看得分明,駭 叫一聲:「旋罡掌」,翻身便走。

掌拍出。 懂的我的『旋罡掌』,已遲了。」虛空一

極。暗器也射不倒,但灰袍老人一掌 膀好似翅膀一般,脚底下雖然是走 拍出,他立刻被擊倒地。 ,他這種「金鷹功」飛騰之術,快速之 但內臂伸張如翼,快速非常,照

武功厲害,連忙說道:「掌下留人!」

耐得住,

慘叫一聲,口吐鮮血。 一掌推出,倒在地上的撲金鷹褚彪大呼小叫,惹我生氣。」他說到此, 管不到,我封閉了這個地方,就不峽谷裡,我是主人,甚麼朝廷皇法 任何人闖進來,何况你們還在我洞

風擊斃當場,看管店小二叫之聲此起彼應,六個清 人並不放過他們,雙掌那還敢躭擱,急急逃走 敢躭擱,急急逃走,可是灰袍老此時,三組淸兵目睹這樣情形, 雙掌連發 兵全都被 活生生 , 哀號慘 如此 掌

可是,灰袍老人冷笑一聲道:「你

要知道褚彪號稱撲金鷹,兩條臂 理路

灰袍老人嘿嘿冷笑道:「不留怎麼 雷多祿看在眼裡,知道這老人的

雷多祿是清廷的花翎侍衛,怎忍 勃然怒道:「難道你敢作反

灰袍老人仰面打個哈哈道:「在這 彪,洞不法

被擊斃命。

至少我雷多祿就不會聽聞過,怎能責生欽犯,誤闖進來,並非騷擾你練功廷欽犯,誤闖進來,並非騷擾你練功是奉了格豪親王的『殺手令』,追殺朝是奉了格豪親王的『殺手令』,追殺朝 怪我們擅闖禁地之罪呢? 廷欽犯, 誤闖進來 是奉了格豪親王的『殺手令』, 至少我雷多祿就不曾聽聞過, 雷多祿看見灰袍老人不費吹灰力

才打出,他已雙掌等愛人一「旋罡掌」行功戒備,所以灰袍老人之「旋罡掌」撲金鷹褚彪被擊斃命,已暗地裡運氣 掌起,一股强大的罡勁直衝過來,當有一定此谷已封,蹇殺了許多忠臣義士替清廷作走狗,殘殺了許多忠臣義士替清廷作走狗,殘殺了許多忠臣義士替清廷作走狗,残殺了許多忠臣義士替清廷作走狗,我已豎立碑文,寫得明明 袍老人敵手,灰袍老人冷笑一聲道:服這個灰袍老人,他知道自己不是灰服這個灰袍老人,他知道自己不是灰 眞是掌勁如山。 一碰,轟然一聲暴响,雷多祿立脚打出,他已雙掌齊發,兩股掌勁往

灰袍老人推過來一股勁,趁勢施展「一而把掌勁收斂回來,護住全身,乘着過灰袍老人,不再將掌勁推出了,反 飄的借着灰袍老人這一股勁逃出峽谷 鴻毛功」輕身術 不穩,身子往後踉蹌倒退。 他委實機警, ,身子輕如鴻毛,輕飄 一見自己掌勁敵不

吳雄虎距離遠,看不清楚, 但撲

,是一個巨大的山洞,裡面有石桌石進入之後,豁然開朗,另有洞天福地岩穴,進口之處雖小得狗洞一般,但啊!才走進去,奇境立見,原來這個 說,你們二人隨我進來好了。 谷內,吳雄虎與店小二也跟着他 床,一塵不染,眞個是神仙洞府 可是現在不能放他回去,待至夜後再 ,待會兒到後洞去拾取棗子裹腹說道:「瞧你面色,定然是腹饑口渴灰袍老人叫吳雄虎坐下之後,隨 說完之後,彎腰鞠背的走入岩穴 灰袍老人點點頭道:「這個當然,

他擊斃,實在冤枉無辜。」

店小二本來想分辯

祇是攝於灰

二却害不得,因爲他不是想闖進來的

人家不饒我性命也罷,可是這個店小

吳雄虎立刻側身一躱,

說:「你老

,是給清兵押進來的罷了,你如果將

J 60

問吳雄虎道:「你端的是甚麼人?快快

灰袍老人聽了微微點了點頭,

紅如血的大棗,他這一喜如獲至寶,株棗樹,棗子紛紛墮在地上,全是鮮撲撲的聲音,吳雄虎循聲望去,十多

**清兵發覺,把我捉住,誣我縱放朝廷祇因這個客人打從小店經過,後來給** 

實我也不知這位客人是朝廷欽犯 欽犯,押着我走,致闖進這裡來 ,根本不知你老人家封閉這個峽谷,英雄,小的是麻羚鎭萬棧客店的夥記仗義執言,他便向灰袍老人說道:「老

根本不知你老人家封閉這個峽谷,

袍老人之威,不敢開口,如今吳雄虎

你老人家體上天有好生之德,給他網吳雄虎道:「那末這位小二哥也請

大俠史金刀的壽筵上,各 賓客皆不能自控的做出各種不 可思議的行徑,原來有人從遠 虚發功遙控羣雄。

忘了自己撞闖谷中,也有性命危險

道:「原來你是吳三桂將軍的姪兒,饒命而已,誰知灰袍老人聽畢,黯然說慨陳詞,是爲店小二辯白,想救他一

**焙**兒,饒 黯然說

吳雄虎自料必死,這一頓話

慷

一躍而出,大叫:「掌下留人!」

逃進谷中來,饒你不得。」說着,一舉

手便想抓過去。

竄了出來,兀自一怔,但旋即恍然道

灰袍老人突然見吳雄虎從石縫中

你性命便是。」

:「啊!原來雷多祿所說不虛,你眞是

個店小二是無辜的

一時義氣憤發

走上前去,咆哮如雷,要結束他之

人活命,

灰袍老人餘怒未息

目而已。」

「我誤闖谷中,你把我殺了也然說道:「我誤闖谷中,你把我殺了也

除了說明店小二是無辜之外,便慨

於是,吳雄虎便將經過細說一遍

現在祇剩下

,躱在石縫中的吳雄虎,認爲這

覺時已來不及收拾他性命,

灰袍老人那曉得他這般詭計

徒呼可 發

從實招來

俠客傅雨生恐發功者藉此 禍害武林,誓要把罪魁找出。

「冥門」是鬼域陰陽界系列 ,不但恐怖、詭秘,亦含警世 意味。

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

一個 便走進去拾取墮在地上之大棗,一口

拾取棗子充 店小二也餓 ,順便掬出 得腹如 雷 山泉解 鳴

, 不 老 跪 可 用 人 地 此斷送給異族手上……」灰袍老人說至 畢竟是個男兒,祇可惜大明江山 過了 潸然下淚不勝感慨 叩頭 請教灰袍老人之姓名, 重回 前洞 吳雄 也算他 虎 便

江山,雖然斷送,但尔艺人表生了的忠貞之士,於是再轉陳詞道:「大明看來,定是明室遺臣,不忘國仇家恨個灰袍老人是誰?但從他這一番言語個灰袍老人是誰?但從他這一番言語 世,難道忍心坐視雷多祿等狐假虎威江山,雖然斷送,但你老人家武功絕

格豪親王『殺手令』恣意殘殺 袍怪客嘆息道:「雷多祿這傢伙,仗着 , 自然是饒他不得, 「殘殺良民」這一句話最中聽, 可是, , 我年紀 灰

> 你一手! 17 一手刀法,斯也看是17 老,不願再惹紅塵, 虎聴・ 斬他首級便是 ,這樣吧!我傳

雄 稱灰袍老人爲師 聞此說 , 欣然大喜 ,

一意的學他老人 雄虎便跟灰袍 一意的學他老人 便偕同吳雄虎離開這個一夜,灰袍老人打發了

物。」吳 在你可以 是 與 雄 傷害 光陰如 人人,選事 一人下山了,可是你得緊記我一 光陰如梭,轉眼三年,灰袍怪客 光陰如梭,轉眼三年,灰袍怪客 光陰如梭,轉眼三年,灰袍怪客 光陰如梭,轉眼三年,灰袍怪客 」吳雄 ,那就是專殺滿淸暴官汚吏,可以下山了,可是你得緊記我 · H

上用不着躲躲閃閃了 ,一刀在手,當者拱 明城郊的詔陽鎮時, 一刀在手,當者拱 多禄報仇. 一刀在手,紧 這一回, 日 這麼一來,立刻轟動雲南巡撫丁 任手,當者披靡,在他到有躱躱閃閃了,仗着師門回,吳雄虎到了昆明,確虎頓首受敎,別師下山 起見,到處留名, 人,全是 残害 良民的清廷物鎮時,先後斬殺了滿清,當者披靡,在他到達昆聚閃閃了,仗着師門絕學 ,吳雄虎爲了要找 -吳雄虎 說自己是 沿途 雷

孽。 請派能人前來 以四百里加急文書,奉報清廷 ,誅戮吳三桂的

昆明殺官拒捕,若果這一封奏摺落在手令」,致使欽犯吳雄虎漏網,如今在 昆明殺官拒捕,若果這一封奏摺落 多祿,到藩府斥責,說他未能執行「殺 奏摺到京 格豪親王立即召見雷

> 多祿立即 否則,便處以縱放欽犯之罪 即 南下 下,斬吳雄虎的首級| 回要

係 他 還 之 後 否 定 後 在 吳雄 從 虎的 谷裡遇着灰

吏 吳 雄 無 有特無恐了 ,到處留名,顯然是學得高深武功雄虎突然出現在雲南昆明,殺戮官,遍查不獲,但是三年後的今日,事隔三年,灰袍怪客雖然踪跡全

敢不 萬勝門刀王李勝協助,聯袂南下 好的藍翎侍衛 祇好 衆的到了昆明 挑選了宮中兩 , 並邀請了北京著名 ,拜會了巡 個 著名的最

吳三桂的 很,本省 丁兪亮告訴他道:「吳雄虎厲害得 省文武官員 9 都給他刺殺了 ,凡是參加過征 ,首府捕頭 剿

則灰袍怪客與吳雄虎定有重大關灰袍怪客與吳雄虎定有重大關,三年來耿耿不忘這件大事, **過着灰袍怪客** 一驚非同小可 鍛 羽 而 他

格豪 王這 \_ 道命令 多祿不

撫丁 查詢吳雄虎的行踪

、 史永等建立 、 史永等建立 在 ,辭 ,並爲密西 遭 **坚為密西郎、施康程虎正在僱請工匠** 是幾日來,據騰衝 ,副捕頭盧良害

立即偕同李勝等逕往騰衝縣而來。為騰衝是順西重鎭,長駐重兵,吳雄虎竟然敢膽在縣境的尖高峯爲死亡戰度建強墓,簡直不把官兵放在眼中大建墳設墓,簡直不把官兵放在眼中大建墳設墓,簡直不把官兵放在眼中大建墳設墓, 永等建立衣冠塚哩

. 香暗,星月無光,悄悄的揮兵前在尖高峯的大小路徑,埋伏了马在尖高峯的大小路徑,埋伏了马在尖高峯的大小路徑,埋伏了马在尖高峯的大小路徑,乘着 一口答陳 曲山莊而來。 張文棟 揮兵前海 

的老部下,那个山莊的大廳中 昔日隨吳三桂帶兵入關的裨將 啊! 果然不 那全是上了年 設宴款待 所 料 紀 四 吳 的 個 老頭子是

,按本子辦事

祿兇悍得狠 他一縱身,

下。其刀法之快 上,祇一招便 雖 勝的九環大刀盪了開4反而刀勢往下一沉,忽難如此,但手中刀却不 祇 九 環 招便將李 雷 多 勝 禄的 鏗 不 去 看 , 鏘 撲 得頭隨

出故

, 但 勝 窗

,吳雄虎雖然搶救不及,却已拔刀出但是,由於他們撲殺這四個老人之故勝和兩個藍翎侍衛也各斬翻了一個,窗而入,手起刀落,斬翻了一個,李

鞘

之身

7,一動手,就先殺了兩個藍翎日,吳雄虎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雷多祿這種先剪除吳雄虎黨羽

衛

要知道吳雄

唯虎學了灰袍怪客的「無

" 江 , 殺 湖 ,便使敵人之人頭和脖子齊規殺人從來不破損敵人腦袋,一腳的,所以他仗着自己之刀法 要知 以心切 ,看見雷多祿逃出,緊毛 ,看見雷多祿逃出,緊毛 武士追來,他更 ,看見雷多祿逃出,緊毛 武士追來,他更 多 入棟殺死,可是 州那肯多花一型 州,他便提刀 村。 張文棟固然做了 首級 可是 法比他更是 一曲。 快刀 中不絕的呼 根一刀放速 莊 替死 就因 2 疾 快 ,斷砍速

影刀」法之後,刀快得很,揮舞柳葉刀 影刀」法之後,刀快得很,揮舞柳葉刀 影刀」法之後,刀快得很,揮舞柳葉刀 影刀」法之後,刀快得很,揮舞柳葉刀 是過這般快的刀法,一個措手不及, 全都做了刀下之鬼。 全都做了刀下之鬼。 全都做了刀下之鬼。

., 曾兩

貿身風, 將桌

不攻,不敢是被着上半截

上,明知吳雄虎刀法厲害,他是不雷多祿却因爲礙於格豪親王的「殺

[,捲起一股狂烈的刀風,疾刺過招搏鬥,一招「獅子搖頭」刀

吳揮

多祿已逃下 埋伏在路 吳雄虎揮刀 上的弓 箭手 撥箭的當兒 似飛蝗 9

翎侍衝和刀王李勝及都司 重之打 三桂的舊部起義計 擊, 而雷多祿也折 吳 劃 雄 虎密 固然受到了 張文棟 損了 謀召集吳 兩個 其 藍 嚴

> 你母問題是 提,且 聚進楓樹 說雷多祿 着 恨 恨 (的說道:「姓雷台, 握着柳葉刀搜索 林中 有柳葉刀搜 一尖高峯, · · 「姓雷的,你 · · · 「姓雷的,你 動藉 索 了,夜 ,吳色

否巡來 則無丁 乘夜 **兪亮將雷多祿遣來九曲** 吳雄虎下 巡撫衙門 寄柬 直奔昆明而 光山莊 要

密室中和雷多祿商量,叫他秘密撫衙門中潛伏,畢竟危險,於是他往九曲山莊去送死,但雷多祿的消息了,發覺寄柬留刀之後, 省得累全城文武官員遭殃。 丁巡撫早已得到雷多祿大敗回來,將全城的文正是過過 ,待請了能人 八,再來捕殺吳雄虎日量,叫他秘密離昆華竟危險,於是,在 这死,但雷多祿在巡衛,他自然不敢遣派 前東留刀之後,雷多

雄虎找上 查出 城 ,高聲叱喝着雷多祿下車納命 ,祇得乘一輛篷車,悄雄虎找上巡撫衙門而來 行「殺手令」誅戮吳雄虎 憤怒丁巡撫貪生怕死 但雷多祿的行踪 這個要求 御者囁於吳雄虎之威, 接受挑 聲 ,雷多祿雖然心中不悅 ,就在滇池堤趕上了行踪,不久被吳雄虎 ,悄悄的離開昆明而來,那還敢說話 9 但自己未能 9 反而給吳 不敢驅車 知雷多 來

,噗嗤一聲,必是雄虎祇道他短 吳雄虎發覺

> 雷多祿 祇好策馬沿着滇池堤岸而走 ,監視

令船家揚帆,向北而去 上一艘大船, 他表露了身份之後 雷多祿從 水 9 中

吳雄 虎僱得船時 多祿投奔落馬坡+ 於到了四川邊境的 已追趕 上了

坡而來 處 吳雄 但他爲了追殺雷多祿,逕奔落馬 虎 雖 然 不 知落馬坡是甚麼去

夕 錦衣花帽的莊丁 陽之下 那是 一 所 排槐樹下 依 Ш 建築的大莊院 9 坐着 五六個 9

這一間莊院是誰的?」 吳雄虎上前拱手道:「請問管家們

稱他們爲川南B 名爲『四煞莊』 答道:「這裡是四友莊, 其中一個體格魁梧的大漢 英名蓋世,所以江湖豪傑都 南四煞, 9 因爲他們在江湖上萬兒 你找上門來, 所以這間莊院又 是四位武林高 却爲何 , 傲然

知他曾來莊上麼?」 人,那是清廷花翎侍衛雷多祿, 吳雄虎拱拱手道:「我祇打聽一 可不

這個大漢還未回答 , 已伸手

,吳雄虎見雷多祿兇悍不減當年,夾攻,向吳雄虎攔腰砍去。燈光之夾工主李勝給他這一喝,祇好揮

燈光之 祇好揮 虎胸膛

口中却大叫道:「李老

,還

,更待何時?」

果然有人找上門來了。 同時招呼同伴說:「快報告四位莊主

,攔住吳雄虎去路,其他幾個莊丁也向莊門奔去,可是這個大漢揮刀便斬 道川南四煞準是與雷多祿勾結,立刻吳雄虎何等機警,聽聞此說,知 一窩蜂似的湧了

麼一來, 訓見,, 進莊內報告了 擊落便算了,不傷他們性命,誰知這 吳雄虎爲了制止他們入莊報告起 不欲多殺,祇是將他們手 也就揮刀還擊,但他僅守師門之 躭擱了時間, 兩個莊丁已奔 中兵刃

是誰?敢在我四友莊撒野! 將吳雄虎攔住,厲聲喝道:「你這傢 莊門去,就在此時, 各持長劍 吳雄虎見他兩人雙目神光內蘊 吳雄虎擊倒莊丁之後,正欲進入 , 從裡面走出來, 一把 兩個五十歲的武

知趣的,快快離開這裡,佛眼相看身為主人,自然不能讓你在此逞强們四友莊的嘉賓,他來莊上避禍, :-「吳雄虎,我得告訴你,雷多是那兩個頭戴魚尾巾的哈哈的 對方是川南四煞,不想動手過招 此省得有傷和氣。 顯然是內功修為甚深的武林高手,當 拱手答道:「在下吳雄虎, 吳雄虎不想多事殺戮 輩,將雷多祿驅逐 祇是找尋仇人雷多祿而已 雷多祿是 過招, 所以逆 不敢在寶 可料

> 否則,劍鋒之下,是不長眼睛的。 吳雄虎急於追殺雷多祿,

麼說呢? 袍的問:「我看你也是四友莊莊主之一 ,徐莊主不許我進去找仇人, 一的徐景文這般說,是等如包庇雷多 那肯依從,於是指着那身穿白長 那你怎 四煞之

得我們手中的寶劍。」 浩然八拜之交,你要殺他, 那長袍老人道:「雷侍衛也是我覃 那就先勝

我的時刻。」 我報仇,那末請亮招便是,不要躭誤 他話剛完, 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吳雄虎柳 一擺,慨然道:「既然兩位要硬阻 徐景文覃浩然已經雙

眉頭 劍並擧, 招式,鏗鏘一聲,將兩口劍架開, 一躍,穿進莊門之內。 他實在不願殺人的, 一皺,柳葉刀使個「分花拂柳」的舉,一橫一直的扎過來,吳雄虎 但徐景文及 騰

起 己劍術高明,飛步追來,於是激戰再覃浩然二人都不知厲害,反而仗着自 ,吳雄虎再也沉不住氣了

喝道:「要是你兩個還不將雷多祿交出 將徐景文及覃浩然的雙劍擊落,厲聲 他刀法厲害,反正他已逃走了, 了徐景文一眼道··「老大,雷多祿說過 施出「無影刀」法, 此時此際,覃浩然保命要緊,看 那就不要怪我刀下無情了。 祇三招兩式, 說也 便

自然不能讓你在此逞强

不能傷我們的老三老四。」都去了,你要追趕,還來得及,祇是 是說道:「我的老三老四,已和他往成 覃浩然怕死,徐景文也害怕,於

匹快馬,如果我趕不上雷多祿,那末 道:「饒你老三老四也行,但要給我一 吳雄虎並無殺他們之心, 慨然答

駒來,送給吳雄虎。 你們川南四煞就得替他抵命。 事到如今,徐景文只得牽出白龍

在上呆護之下,打從大路奔馳,三匹中,已瞥見雷多祿在兩個短裝勁服的中,已瞥見雷多祿在兩個短裝勁服的中,已瞥見雷多祿在兩個短裝勁服的中,已瞥見雷多祿在兩個短裝勁服的時辰,跑了二十多里地,因爲太過快程輕快,吳雄虏置。 和他們打了個照面。 馬走在一起,此時他折了回 這一匹白龍駒雖非千里馬 但脚

> 來, 虎,你砍我腦袋是冤枉的,我不過是 不是我存心跟你作對。」 奉了格豪親王的『殺手令』行事罷了 一支黃色小令旗,高高擧起道 面色陡變,連刀也不敢拔, 雷多祿看見了吳雄虎提刀疾馬而 他這般哀求饒命,因爲他知道不 : 「吳雄 掏出

逃往成都去,現在吳雄虎趕到來,不然答應過替他抵擋吳雄虎的,好讓他能抵敵吳雄虎的。原來徐景文、覃浩 三桂的四個昔日部下報了仇。川南四西郎及金龍劍客、青蛇劍客史永及吳祗一刀便砍了他的腦袋,以替戰友密 手了,所以他哀求饒命。 用說,徐景文、覃浩然不是吳雄虎敵 但吳雄虎那肯饒他, 飛馬過來

虎手提着雷多禄的人頭,飛馳而煞中的老三老四目定口呆的望着吳雄 (完

# 稿 啟事

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 你有好故事嗎, 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故事須新鮮緊湊。文字須簡潔有力

武俠世界編輯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三樓 鄭重先生收便可。

的如同白日, 山房,正是內內外外的, 上元佳節,金陵蔣山山脚的 ,大堂中,更是管絃齊門,金陵蔣山山脚的一粟

一衆風雅之士,準備作通宵的夜宴。 山房的主人王澹哉老先生 陪同

天。 又賞月,賓客們都歌頌主人的洪福齊 輪明月, 老天爺更是凑興,萬里無雲, 已是高高的升起, 既賞燈

動地, 都有 之處的有名文士,談笑固然不絕, 彬的讀書人, 人的特徵。 主與客,濟濟一堂 一定的限度,並不是喧嚷後驚天的有名文士,談笑固然不絕,但讀書人,而且是這金陵王氣所鍾 斯文人,自然一切都要維持文 ,都是文質彬

發揚光大救小民

以吟上一篇或幾篇善頌善禱,恭祝主興,使得客人中的文壇高手,當場可 部都是細樂,這才能有助於文人的雅 人添福添壽的詩篇。 管絃也是一粟山房的家樂班,

不出奇的 隨便餽送五佰至一千両的筆酬, 山房的盛宴中,確是可以得到明証 主人王澹哉老先生見到了好詩 是毫

俗語所謂「一字値千金」

在一粟

上如夫人 名士,不便直接餽送銀両的 至於那些赫赫大名的太史公、 套頭面,一 ,可能還不只千金八一對玉鐲,或送 他也會

相當名氣的騷人墨客,都還不能一登 ,當算是金陵城罕有的盛會,非

名利,是以名爲澹哉。 問不足以取功名與官職 衣(即是沒有任何功名的), 主人王澹哉老先生只是一名老布 而是他淡 不是他的 泊

不起這份開銷了 有永遠用不竭的錢財,否則,也負擔不知有王澹哉;也不利而利,他家裡然而,不名而名,儒家中人,無 然而,不名而名,儒家中

是表示他的財富,僅是「滄海一粟」而至於將王府取名「一粟山房」,那 已,這就是有學問的人,特別謙虛

到花園裡賞月一番。 空,全座賓客,照例要離開正 燈都熄滅了,這不是說宴會將告終 而是宴會中有一個「節目」 三更將到, 花園裡的一大部份明 ,皓月 廳 來當 止

杯,取到食物,一面行吟賞月,與之所至,就可以隨手在盤中取捧食盤,隨同賓客們到處遊玩, 一面不斷的進食。杯,取到食物,一 花園裡還有不少的僕婢 - 取到酒人 也到酒

拜匣, 五十 忽然,一名家丁坛 匆匆的走上來 稍過的主人王澹哉老先生 一齊離開正 持着 一個朱漆 廳 前去

客人 到這拜 定是非富則貴 ,裡面是盛着拜帖的 當王澹哉老先生尚未打開 ,就可想到來拜會的 單看

每年一栗山房的上元節夜

以盜治盜悟眞諦

J 64

這時份 人都到齊了 拜匣之前,心裡就先起了一陣狐疑 ,怎還會有貴客來臨?而且客

大紅拜帖一看, 澹哉更是急不及待的打開,取出一張 人王澹哉老先生將拜匣接到手中 客人們也都用驚異的眼光望住主 上面僅有三個大字:

成爲其拜帖了 天一炷香」,禮俗上,是長輩用於晚輩 而且也不宜用於拜帖,這拜帖就不 僅以三個字的拜帖 主人王澹哉望得呆了一呆,還不 ,這是所謂「朝

異的 認識什麼趙小山,陌生客人夤夜到訪 僅是因爲不合禮數,更奇的是他並不 又是這樣的一份單帖,確是值得訝

樣的客人?」 僕人含笑道:「是一個上了年紀的 於是忙向僕人問道:「是一個怎麼

通常都以「遊學佬」相稱,這就大出王慣上,對那些穿得近乎襤褸的窮儒, 『遊學佬』 遊學佬,雖是另外一種 而習

嗎?正在宴客,怎麼能大驚小怪的將學佬,門上就不會打發他二兩錢銀帶着輕微斥責的口吻道:「旣是一名遊有財勢的大老先生,面色略略一變, 拜帖遞了 他以爲是一位素昧平生的 有威望

僕人忙答道:「小的們已開銷了

先生親自約他前來赴席的,小的這才但是,這遊學佬很刁嘴,他還說,是 將拜帖送進來。

婢對他稱呼,也是「先生」而非什麼的 王澹哉因爲淡泊名利 家裡的僕

他回步,說是我這時無暇接見外客。 怎會相 退了下去。 僕人自然是諾諾連聲的取回拜帖 王澹哉道:「我不認識這名字 約?出去,加多幾両銀子, 請

出了鄙屑的神色,何物窮儒,竟在王 早已看到拜帖上的那三個大字,都露 老先生之前,也敢如此放肆無禮! 而站得與主人較近的一些客人

容, 節目。除非那年天公不作美,雨洒上府盛會的,也都習慣了這席外賞月的 元燈,這才會將這節目取消 多數是每年都曾來參加這上元節的王 主人是不以爲意的, 立即轉換笑 肅請高朋出去賞月,高朋中絕大

婢僕們前導, 賓客們也魚貫而 將會是另一場面了 , 出

澹哉的意外了

的斯文人,即使灌滿了熱酒,也是抵風刺骨,與中秋時節大不相同,文弱 雖是天氣清朗,花園裡依然是寒 賞月,僅是半個更次而已, 上元

就與月光 ,這全由於主人注重風雅 如非主人規定有此節目 都會想到 必將使風雅遜色 好像有不 此雅興,賓客們就非相陪不 可解的緣份 ,能免則免 兄。然則 而風雅 , 沒有

雅

「發財」,就嫌有點市儈俗氣,甚是不但在這盛會中的文人雅士,提到

之前 然的「即興」,爭着向主人吟誦而出 轉回大廳 主人一面笑着點頭,一面率領嘉賓們 賞月 ,已經作 -好的「佳句」,當作是突有很多已將近三兩個月

趙小山

甚麼地方進來的?好大的膽子

同時,

也用力想將他拖離座位

來上座

都是幹些什

立即有兩名男僕上前

的左右兩臂,低聲喝道:「你打即有兩名男僕上前,分別執住

身上,已經有命拒見,

不禁向僕人們責叱道:「你們經有命拒見,居然還讓他進

**元的窮儒** 

更是遷怒到了僕

到自己座上,這才發覺多了一個生面老先生簡直無暇顧及稍遠之事,直回等相獻頌的人接踵而來,王澹哉 人,是個年近六十的窮儒。

之地?不才從來言無虛發

趙小山笑道:「先生何惜樽前盈尺

就一定發財,如若不信,

性命身家擔保。」

王澹哉尚未作答,

那兩個男僕人

金陵有名的老太史公余百泉。 王澹哉右側這個席位,原是坐的

將趙小山移動分毫。

王澹哉怔了一怔,

尚未開言

,那

已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竟然是無法

客談話,朱及隨同王澹哉一同回座 王澹哉老先生不禁愕然變色道:

亂放人進來?·」

而且還是在上座坐下 讓這樣一名形同乞丐的老窮儒進來? 正廳中婢僕衆多,他們怎會胡亂

來,特自來賀先生恭喜發財的。」 一拱,道:「不才趙小山,不遠千里而老窮儒端坐如故,祇將雙手略略 上元節,依然是新年期中,

聲「恭喜發財」本屬尋常。

道 ,還虧你身穿儒服,也不怕辱沒了斯自會賞給你的,如果闖席,全無規矩 趙小山側頭

受不了多少時候。

又向身邊的僕人叱責道:「怎的胡 因爲余百泉尚在後面與另一位賓

所佔,不禁道:「你想討杯酒喝

主人

原來坐在這席位上的余百泉老太史公

見自己的座位被這老窮儒

則,阿諛得更多本書,將字句重於 的那首詩,好雖好,却還值不得賢主百泉老弟台,剛才聽你吟給賢主人聽 人餽送的十匹錦緞,回家去, 將字句重新參酌參酌一下 一望道:「哦 也還是一些狗屁 原來是 再翻幾 否

有辱賢主人的淸聽。

發紅,額上流汗,趙小山卻仍然穩如將趙小山拖走的僕人,更是拖得臉上 老太史公氣得面青唇白,而那兩名想 小山侃侃而談 ,將站在一旁的

王澹哉也氣得大聲道:「快拉他下

也向 都怒形於色,有些更忍不住,遠遠的 自然,全堂廳 都站了起來,望着這個老窮儒 趙小山加以喝叱。 的客人,連已坐下

先前的兩名,將趙小山拖走。 同時,另有兩名男僕上前,代替

得太急緊? 落得成了王府中的厮養?是官方追捕 生的新寵小 老先生的 可憐!威名遠播的巫峽雙雄,怎 趙小山望着那兩名男僕笑道:「可 紅的情郎太多, 個大『啓發』?還是王老先 還是想在王家卧底,打王 請兩位前

手臂有如鐵鉗似的將趙小山鉗起來 兩名僕人雙眉直豎, 四條

王澹哉立喝道:「且慢!

兩名僕人將手略鬆, 山移動分毫 其實他們

王澹哉沉着臉道:「你滿嘴胡言,

喝非漢子,有寶不偸非賊子,有名不愛非君子,有色不好非才子,有酒不說過了,是向先生恭喜發財,有財不 山道:「不才的來意, 見面就

J 66

貪非學子, 區區不才 爺一商。」 ,繼則當奉送賢主人五子登科,先生貧非學子,區區不才,初則恭喜發財 機不可失,還是乘速的去與高老太

> 高賢,先盡此一杯,毋庸以此爲念。 要因此而敗了你們的雅興,請!各位

然置之,也都不便自作主張,乾了這

客人們心裡稱奇,然主人既然淡

一杯,又回復原來的歡愉。

文人的儀表,只氣得脹紅着臉,催僕座上都是斯文人,主人更不可失了斯 人將他拉下 得將趙小山立即飽打一頓。祇是,全 王澹哉本來是怒氣冲天的 恨不

誦他們的即興佳作,請賢主人糾正

酒過三巡,風雅之士又都爭相

吟

,作了兩句耳語,王澹哉立即起身

一名婢女,悄悄的來到王澹哉身

遠的僕人羣中,打了一個眼色,一名臉色突然由紅轉靑,却也立即向那較 婢女,悄悄的轉向後堂而去。 但聽完了趙小山的「五子登科」

> 連打拱,雙脚却是匆匆的轉回後堂去 代爲主持招待,失敬!失敬!」雙手連 道:「小弟告罪片刻,一切請老太史公

後堂看酒 作笑容道:「不敢當,不敢當,請大駕 王澹哉的鐵青面孔,又突然的轉

多謝了!」 遠道而來,能一覩顏色,不才先此寵小紅,也能賜酒一杯?千里迢迢 趙小山也笑道:「後堂看酒,是否

西廂,

家的內堂老夫子高春霖

所謂內堂老夫子,是專門教授王

一主,賓,就是趙小山,主,則是王

", 西廂裡,已設下了酒宴,一賓王澹哉轉入後堂,即奔花園裡的

去 不再回座,搖搖擺擺的,直向後堂而 居然起身一揖,一揖之後,真也

婢僕們連忙相攔,王澹哉只道:

使得滿堂賓客都看呆了

堂的各處粧樓。

年紀總在七十

即使出入闡

不與外賓們見面,每天忙於出入於後 澹哉的姬妾們讀書識禮的老師,從來

道 涵 王澹哉却帶笑招呼余百泉就座, :「狂生無狀, 老太史公多多包 並

此狂生放肆至此?」 余百泉坐下便道:「澹翁,怎能容

王澹哉道:「自有小价們料理,

究趙小山

,威名已傳遍大江南北,

不識泰山 多多得罪。

王詹哉連忙施禮道:「恕在下有眼

敢攀得上求王澹哉先生原諒? 趙小山笑道:「不才一介寒儒, 不過 ,怎

就此冒昧的來了

也在內

的事件,都覺得這貴主人太過縱容,窮儒走到後堂,又鬧出了什麼不規矩

賓客們也都心裡有數,

定是那老

的事件,都覺得這貴主人太過縱容

這種人,豈能容他放肆?

王澹哉就坐, 便道:「老夫子的道

, 說東翁府上, 養有一批江湖義士。」 高春霖道:「老夫子大約誤聽傳言

只會劫奪鏢車之士。」 最多只能稱一聲勇士,有勇無謀

我們河水不犯井水。」 高春霖道:「老五, 僕人中竟有人抗聲道:「酸學究 不要亂說

調度有方,使在下不才幾乎上窮碧落 酸學究趙小山忙又道:「高老太爺

夫子賞面光臨,東翁恐怕尚有所不明

趙老夫子就是當今一代宗主,酸學

身介紹道:「東翁,

今晚眞是難得趙老

高春霖見到王澹哉進來, 也不會引起什麼閒話

急忙起

誤會了 而與老夫尚有數面之緣,否則 就大

高春霖接口道:「不 知者不罪,老

,你可原諒了他嗎?」

二來 ,今晚又恰是盛會之期,一來道喜,聽得王澹哉先生,管領金陵一方風雅 , 今晚又恰是盛會之期, 相求 ,三來也想沾上一丁點兒風

男僕,連那被趙小山稱爲巫峽雙雄的有八名,一望而知,全是十分精壯的僅兩主一賓,而站在一旁侍候的,則這時的西廂裡,加上王澹哉,也

喜,究何所指?相求,又何所指?」

趙小山忙道:「不,不是江湖義士

風亮的踪跡,想不到竟是隱居在風雅下黃泉,竟找不到無影神偸大學士高

神。」 堆中作老太爺,妙計,妙計眞可通

J 67

相隨已久,也總想爲他們設一安身之 老夫子不會有衝突之處。一班兄弟 隱蔣山,雖未完全洗手,想來也必與 也不用燒假香了。近年來, 。如有冒犯,小老兒總當聽憑吩 高春霖便道 - 「老夫子 貨神面前 確是小

一安身立命的妙計。」 就是想向已成老太爺的大學士,求 酸學究趙小山大笑道:「不才此來

着老夫子,我們可以如數奉還。」 是副總制的賍款,正是不義之財,衝 鏢局想與老夫子有關係?這一鏢, 高春霖道:-「老夫子取笑了 威遠 全

待何時?這是來意之一,恭喜發財。」 起解回鄉,這宗生意,你們不做,更 送一筆大財而來。郭軍門踢了黑風山 ,將黑風山的財物,儘歸私囊,正在 趙小山笑道:「大學士,你恰是相 ,我與任何人無關,而且,眞是

子尚有何求?」 高春霖道:「多謝指點,不知老夫

這一點,酸學究不能不在大學士之前 爲我想一妙法,一如你自己的安排, 趙小山道:「所求的,只是請你也

義之財,更多的是不平的事,退而但 老兒這一大把年紀,早亦收山了,然 ,世間多的是不法之徒,多的是不 高春霖大笑道:「謬讚、謬讚!

> ,比如,沒有一固巨實之一,門下合作攻,退可以守。也全仗一班門下合作於是,集風雅與盜賊於一爐,進可以求潔身自愛,又往往覺得太過無聊, 亦有道。」 樂得閉門而居,老夫子或可說一句盜 不法之徒於千里之外, 能取不義之財,易於反掌,更不能拒 的『一粟山房』,沒有這班門下,也不 策的風雅之士, 比如,沒有一個王澹哉這樣可供驅 就建立不出一間這樣 小老兒 一班門下合作 爐,進可以 就此

累得我一再聚精會神的找蕁王澹哉的 學士有實無名,於是乎,天衣無縫, 老夫子的名銜,先生有名無實, 破綻,竟是找不出絲毫線索。」 趙小山道:「我最佩服你這個內堂 而大

是怎麼樣找到了?」 趙小山笑道:「得來全不費工夫 高春霖忙道:「然則,老夫子結果

你的新寵小紅,正是不才的弟子。」 高春霖連忙起坐一揖道:「得罪、 幸而能原璧歸趙。」

只是有名無實,使不才頗生敬意,否的態度情形相告,大學士的風雅,也 則,今晚也不會這樣的笑聚一堂了。」 房」的詳細情形相告,且將大學士對她 能脫逃一晤,已將大學士這『一粟山 之璧,可不是輕易而可破的,昨晚她 歸趙,早料到是必須原璧歸趙。趙氏 趙小山笑道:「不待你現在說原璧

,你還是去陪那些斯文翰墨中人罷 高春霖道:「東翁,此次已不用你

西門丁著

萌愛意,

偏是此時她自小訂

婚的未婚夫正出現……俠

女熱血爲國流 誰洒?

情淚為

烽煙四

江湖小兒女走在一起,煙四起,外族入侵,促

促成這

他俩正

雲燕

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

、屈臣氏、

施了一禮,又向高春霖施了一禮 王澹哉恭恭敬敬的,先向趙小 立山

最好暢談 也喝酒去吧,我與老夫子暢飲,兩 高春霖又向那八名男僕道:「你們

山兩人 廂裡,已僅剩下高春霖與趙小 不用別人經

找尋老夫的踪跡? 手,高春霖道:「老夫子,何以要特別 人都是自斟自酌, 山道:「爲的就是大學士的

大用,所以,必須找到你,大加發揚 技不能失傳, 高春霖道:「讀通一部神偸經的 知你究竟傳了多少弟子? 最近, 我覺得越來越有

也不易於讀通一部四書五經。至於 能說經已登堂入室的,尚無一 小老兒已心灰意冷,大有人材難 以應世的,也不過十名八名而經已登堂入室的,尙無一人,勉

神偸經,使天下治法,全出一偸 天下求治,必須廢四書、 趙小山急道:「那可不行 、不法、不平、全可一掃而 五經而 我正想

人偉論了 高春霖笑道:「這又是老夫子的驚 ,令小老兒十分之難明。」

商,大 夥者,不外兩類,一係貪官,一係奸深思熟慮,才想得通徹的,當今積正 大者大斂,小者小斂,而互相朋 小山正容道:「我也是經過一番

> 於是乎,他們最後才會想到,與其作多少,使其到更多 一富法,偷唯都 治? 正,爲商者正,薄俸徵利,貪官作奸商而一無所得,不 溫飽,已是滿足,天下豈不從此大 唯有藉大學士的高明手法都成了屁法、枉法,對於 受虐小民即使搶天呼地 使其到頭來,仍是一無所有,他們聚斂多少,就偸掉了他們 財隨官至 官與財 對於這些財 均可支持 亦投訴 出之 麼王

十萬両, 也與老夫子之道,大同小異。」 高春霖舉杯互祝道:「老夫子竟想 老夫已派弟子赴黃河放賑 副總制這一票, 爲數雖是五

年,爲後代立一模樣。」 到了金陵,大學士,我們不妨盡其餘 施濟飢民的大善士,不才方能夠追查 高春霖笑道:「老夫子的『模樣』, 趙小山道:「正因黃河發現有暗中

就是要老夫出於一偷?」 趙小山大笑道:「半部論語治天下

則天下必治,不知大學士以爲如何?」 基地,行之於江南一帶,江南能治, 始爲奪。上計,仍由大學士主持,下 天下小民,計之上者爲偸,計之下者 謀取天下不義之財,散於無可投訴之 神偷經治天下,不才願意相率門下效 已無法通行,自會面後,當以一部 ,則不才當盡力而爲,先以金陵爲 使以往的劫富濟貧,擴而充之,

一番壯志。」

今後,當求大盜之大。」 此,大啓愚蒙,才知過去小盜之小,而大學士則能暗中爲人所不敢爲,因 山房』的清高,使外人敬其所不當敬, 僅看這一班斯文翰墨人物,培植『一粟 想到大學士有此隱身而濟世的妙策, 以濟民困,竟至垂垂老矣,居然還未 子裡,小懲不足以儆傚尤, 僅困於一個狹窄的『劫富濟貧』的小圈 而生我?我何德以報天?數十年來, 副强盗材料 而食,不織而衣,不讀而儒,原是一 趙小山道:「不才行年六十,不耕 ,午夜撫心自問 小惠不足 ,天何由

子當較爲男弟子更爲方便,小紅資質 這就是老夫發覺到,敝門施計 門下,老夫子當可於小紅得知一二, 告,老夫後院,頗多姬妾,實則全是 施小技,既蒙老夫子賞識,也不妨實 老夫也都惠其中,常保錦衣玉食,正 極佳,原是貴門下。」 ,不禁心灰意冷,只得退而深藏, 也內愧於心。近年來,徒以人才難得 ,歷代是取諸於脏官,用之於小民, 高春霖也即莊重的道:「我神偸門 女弟 略

師父!」 女一閃而入,先向趙小山拜道:「參見 剛說到此處, 一個十七八歲的少

材,即在我們就木之後,遺志尚能爲 大學士,以我兩人之力,鑄此後繼之 名丈夫也拜一拜,今後,改呼師父。 趙小山笑道:「起身,將妳這個掛

高春霖道:「想不到老夫子還有這

霖笑道:「妳是否已偷聽了我們的談小紅真正的向高春霖一拜。高春

全都聽到了。」 告訴我的了,弟子知他老人家今夜必 不免特別留意, 小紅起身笑道:「師父原就這樣的 兩位師父的話

身發揚我們大盜之盜,妳可願意?」 此在妳身上合而爲一, 趙小山道:「窮儒門與神偸門,從 今後,須以終

錢,供養一班所謂淸高之士,實在不小民效命。不過,弟子認爲,花這多家師訓,怎敢不以畢生之力,爲窮苦求師訓,怎敢不以畢生之力,爲窮苦小紅雙眼一紅道:「弟子出身窮家 值得,他們也絕無淸高可取。」 趙小山笑道:「這就非妳所知了

批能沽名釣譽的高貴名士。我們,為,而能夠掩護男盜女娼的,就靠了這妳出身窮儒門,才看得他們一文不值 求大盜之行也,又何必惜於這一點點 高春霖縱聲大笑,酸學究趙小山

的笑聲,更震屋瓦。

於是師徒三人大笑個不停了。



J 68

真人相貌,便離家不辭勞苦,不畏風險,一路尋找,正感渺茫失望之人終成眷屬,因而時常夢見情俠希夷,對其無限欽佩,决心要親睹其上文提要: 輕功已臻化境、出神入化,並到處爲人撮合使有情上文提要: 十五、六歲的翩翩少年聽到傳說,有個希夷其內外 ,在茶寮與一人相遇,相談之下彼此極之投契、原來他也是一個寂 傷心人……



彼此, 你不也認出我來啦, 情……啊, 希夷。」 了,格的一聲,有樣學樣的道 胡大哥。

只有一人,便是丹丘生兄弟你了, 已坦言相告,那是感你丹丘生兄弟 一片情意誠心。」 知道胡奇便是希夷的,普天之下 胡奇肅聲道:「江湖中只知有希夷

情意,加上一句丹丘生兄弟,自不怕人家是個姑娘,怎能說感人家的 被誤會了。

蕭丹的,也只有胡大哥你了,你放心 名作姓, 普天之下, 不說胡大哥你便是情俠希夷。」 ,任他是誰,即使鹿杖翁前來, 知道丹丘生便是 我也

丹丘生的蕭丹吐了吐舌頭 「住口!」

局以及因紫烟蘿引出來的一些江湖中山,雖在江湖中行走,但除了金鳳鏢 ,所知的都不過是武功平常之輩,這人,可說知道的便少之又少了,而且

低了聲音道:「不敢相瞞,這情俠之稱 個頭戴草帽、隔桌對酌的人 個頭戴草帽、隔桌對酌的人。胡奇放,當真稠人衆廣,不過,誰會注意兩 ,愧不敢當,但我便是江湖中傳言的

胡奇急掃一眼,店堂中掌上了燈

匹, 你不也認出我來啦,希夷格的一聲,有樣學樣的道:「彼此黑布後的眼睛不僅亮了,而且笑

的我

「我也坦言相告了吧!」她說:「以

然不是嚷嚷,但清脆的聲調亦可傳至 她雖

老遠,但顯然不曾引起人客的注意。

又是鹿杖翁,胡奇自從下得太行

初次聽聞,既然蕭丹也已不再隱瞞身說由無名山莊那兩個丫環口中,他才鹿杖翁之名,他還是初次聽聞,應該 更受到她的尊敬 ,便又再三提及, 顯然, 在她心

聽你們 誰?是甚麼人?」 「且慢,」胡奇道:「鹿杖翁前來? 一再提及,這鹿杖翁端的是

竟會連鹿杖翁也不知道。 看到她的眼兒睜大了,顯然奇怪,他 即使那帽緣上垂着黑布 ,」胡奇忙道:「實不相瞞 ,胡奇也

翁也說不出你是怎麼個長相來。胡大只有在夢裡和你相見啦。因爲連鹿杖 我雖在江湖中行走,也管些江湖中事 這頂草帽,又有你幫我, 胡大哥,眞要多謝你啦,如今, 哥,鹿杖翁就會來了,只在這早晚。 翁也是這麼說的,所以, ,但從不與江湖中人來往。」 |是這麼說的,所以,我只有想,||我知道,」蕭丹姑娘說:「那鹿杖 我再也不怕 有了

他揪我回去了。」 你說甚麼?」

不知他的本事有多大,任你跑到天涯你,他那會不接踵追來,胡大哥,你,這鹿杖翁最疼我,知道我出來尋訪「這兩個丫頭立即追來啦,除了爹 海角,他也能找到你, 跑不了啦,他只要飛出鹿杖,你不聽 找到你,你就

:「那鹿杖會拐彎兒,就會打在你的屁 她一定臉紅了,只聽她繼續說道

股上,等到你爬起身來,他已在面前

兄弟,你一定被他打過無數次了。 胡奇打了半聲哈哈,道:「丹丘生

被他認出來,有了你幫我,也不怕被 他揪回去了。」 你說我有多高興,有了這草帽,不怕 「所以,」蕭丹姑娘說:「胡大哥

「好極啦,丹丘生兄弟。」

我知你會幫我的。」 「那麼你答應啦,我要跟你走江湖

「我是說,丹丘生兄弟,你應該回

去。」

她楞住了,爲甚麼不言語了

頭,那瞬間,也楞住了 到了她淚光瑩瑩,胡奇不由皺了皺眉 他一凝眸,透過那黑布,便已看

痴心了,又如何不可感? 涉及男女情愛,對他來說也算是一片 ,若是刁蠻也罷了,這蕭丹却善感多 難免是任性的,那自然受不得委屈 ,偏又是那麼天眞可愛,雖說尚未 一個自幼被嬌寵的姑娘,長大了

獻他的生命,却不能伴在她身邊。 直是無以復加的。他能爲她而死, 鳳姑娘是那樣完美,他也愛極了, 而倍加自卑自慚,他內心的痛苦 等痴情,迄今仍在天涯追踪。正因金 直完美得近於神的金鳳姑娘,對他何 爲了逃避金鳳姑娘,在他心目中,簡 他爲何浪跡江湖?逃情走天涯? 奉 因 簡

因爲,在她的心目中,希夷也是

J 70

完美的存在,而他胡奇却是如此奇醜 奇醜如鬼怪。

而他胡奇偏偏就是希夷。

之間如何不慌了手脚。 丹姑娘却淚光瑩瑩,哭了,令他一時 但金鳳姑娘還不曾流過淚,這蕭

揭下草帽來,讓她見到,也知道希夷 甚至,若不在稠人廣衆之中,他眞想 當然也可感。 ,就是胡奇,他是何等奇醜如鬼怪。 對他來說,也只是天眞可愛而已 因為這蕭丹姑娘痴心, 而不是痴情 當然,金鳳姑娘與蕭丹是不同的 因此,他也不用逃避

對這樣一個天真可愛,又痴心的姑娘 令他心軟了。 他怎能狠得起心腸來,她的眼淚 緊皺了眉頭的胡奇,嘆了口氣,

躭心她知道他是如此醜陋。 娘傷心呢?何况他又不用逃避,也不 他怎能令一個這樣可愛可感的姑

血不流淚的。」 別忘了,你是男兒呀,男兒漢, 「別哭,」胡奇說:「丹丘生兄弟, 是流

「但我是浪跡江湖,戴月披星,餐 「但你不要我跟你走江湖。

風宿露,還有…

「我已告訴你啦,江湖險惡。 「我願意,我不怕苦。

俠,懲惡除奸,啊……」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美好,仗義行

了 神往地,說道:「多好,多美啊 不再僅是淚光瑩瑩,她那眼兒亮

> 眷屬。 天下的痴男怨女,有情人都成美滿的

要答應我一件事。 了口氣,不是嘆出口來,說:「但你先 「兩件,三件, 胡奇嘆了口氣, 那自是在心裡嘆

只要你答應我,跟你闖蕩江湖 胡奇心下已有了主意,道:「好

一百件我也答應

但男兒漢,是不能哭的

訕地,又摸着酒壺。 她 使勁一抹,因此,燈光之下 可愛的笑臉來,見胡奇盯着她 蕭丹抓起帽緣上垂下來的黑布, 露出了 , 訕

嚇得蕭丹慌忙縮回手去。 「還有,今兒後,不許喝酒

置为,良协天涯的胡奇,又如何會不的鹿杖翁,又豈會不疼她,其實,寂那個鹿杖翁,三個姑娘不時放在口邊,她爹如何會不置好! ,她爹如何會不寵知 丹丘生兄弟,該吃飯啦: 一遭兒,這樣乖乖聽話,又如何不心喜愛極了,想到也許是她有生以來第 固笔丈翁 证别 记录 她若撒嬌兒,她爹如何會不寵她。她若撒嬌兒,!下倒有些不忍了,這麼可愛的女兒 那聲調自也溫柔了 多可愛,又多聽話的姑娘 ,說:「現在 胡奇

就知你打南邊兒來, 一聲笑 ,說:「胡大哥 這裡

,鷄鳴早看天。知道,行走在江湖之上,未晚先投宿知道,行走在江湖之上,未晚先投宿,上生兄弟,吃飽了,回房去,你可 說:「就是饅頭吧

> 喜孜孜的蕭丹說:「知道啦, 胡大

因爲他已在她身邊。 她一定不會再夢見希夷

現在她的唇邊,眼兒又閉上了。 丹姑娘醒了 一線陽光從窗櫺中透射進來 ,却仍戀枕依衾,甜笑浮 9

甜美的睡眠了,因爲,她不再夢見希 因爲希夷已在她身邊了。 多甜美的睡眠, 也多久沒有這樣

旭日, 但陽光,怎會投射在窗前,初昇的光!那麼,這是個秋高氣爽的好天 但她閉· 就該斜照,該在牆上呀! 上的眼睛霍地睁了開來

的陽光 是斜照,有毡毯阻遮,也許一線也投 射不進屋來了,那麼已近午了。 情窗上幪着一張毡毯, 啊呀!雞鳴早看天,天呀,她這 她霍地坐起身來,可怔住了,敢 僅有一線,不是滿屋了,若 不怪投射進來

算甚麼走江湖!

「胡大哥」

衫,却不見了,這一驚,當眞非司小到床頭,她昨晚脫下來放在床頭的衣跑到門口,才發覺沒穿外衣,那知回 她大叫一聲,跳下床來, 啊呀!

找,衣裳在這裡了。 驀聽身後噗嗤一聲笑,說:「不用

入耳,她已知身後是誰了 蕭丹姑娘的臉兒繃緊了,那笑聲

是從無名山莊追來的丫環,

會討好鹿杖翁得到不少好處,年歲兒待了。論功夫,不比她差多少,她們甚至她爹,也把她們視作義女一般看 兒陪她玩耍練功夫, ,因爲,年歲兒雖比她大些,可從小不是丫環,不僅她從沒當她們是丫環 ,陪她玩耍練功夫,一塊兒長大的,因為,年歲兒雖比她大些,可從小 說不定總是讓着她,其實還

當然也更愛她。 她明白啦,窗上的毡毯,必是她 只不過,這兩個姑娘正因年歲兒 ,有分寸, 仍以小姐相稱,

們掛上去的,教她天光大亮了也不曉 一把搶過那抿着嘴兒笑的姑娘捧

衣 無 名 衣服,那知一看,竟是她往日在 不是她昨晚脫下的。 莊中穿着的,不是少年相公的

「還我的衣衫來,該死,快! 又急又氣,把衣衫 一扔, 叫道:

「小姐,快來洗臉吧!」

(丹拋出的衣衫,手中盆裡,那水只)來,就地打了個盤旋,用肩兒接住另一個姑娘捧着洗面水,恰走了 ,好端端的,要在太陽穴上貼膏藥過輕微蕩漾而已。笑道:「你也真淘 個花臉貓啦,還不快來洗乾

個該死的丫 可氣極了 氣極了,跺着脚兒,駡道:「你兩蕭丹伸手一摸,可不見了那膏藥 . 頭 ,還我衣衫 ,還我膏藥

> 涼 乖 扔 :「你跳脚也沒用,那臭小子的衣衫早 乖地,把衣裳穿上了,當心着了 好端端,爲甚麼要貼膏藥,來啊, 啦,本是花朶兒一般的面龐,多美 那姑娘已把衣衫接了過去,笑道

是不 是甚麼時候了,都晌午了,你那胡大噗嗤一聲,笑道:「還叫哩,也不瞧這 ,你在那裡呀!」叫道:「胡大哥,你在那裡呀!胡大哥 丫 朝 才起來,心中大急,拉開了嗓門兒, 和 頭的道兒,用毡毯遮住陽光,近午 只恨得蕭丹姑娘切齒咬牙兒, 不料放下面盆的姑娘轉過身來 胡大哥走江湖,不料着了這兩個 穿,如何出得房門,該死,第 若

把脚兒也跺痛了。 光明,可不真是近午了,直恨得蕭丹 哥,此刻沒百里,也在數十里以外 幪在窗上的毡毯扯了下來,登時滿屋 ,還是乖乖洗臉,穿好衣裳。」 驀然陽光耀眼,另一個姑娘已把 啦

否則怎生出得房門。沒奈何,又着上嘴兒笑,她只不言語,不穿不行了,賭氣繃緊了臉兒,任由兩個丫頭抿着眼珠兒一轉,再轉,可就有了主意,但兩個連手起來,她休想脫得了身, 女紅粧。 一個丫頭,她可以不放在心上,

呀!那來這麼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呀!那來這麼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早走了,而且走遠了,要不然,啊 」一個姑娘說:「可惜人家

胡大哥要是見到了,靈魂兒怕不飛上

的臭小子,怎生變成了美人兒,那胡 住笑,也啊唷一聲,說:「這貼着膏藥 大哥必會嚇一大跳。」 「那自是捨不得走的。」這一個忍

起來。」 「不!」那一個說:「會是喜歡得跳

從來沒有見過的,兩個姑娘見她臉兒望了那個,誰說,她就望誰,這可是 倒訕訕起來。 仍然繃得緊緊的,不笑, 蕭丹任她們嘲笑, 望了這個,又 可也不惱

哥是誰? 了她們一眼,道:「你們可知,那胡大 蕭丹哼了一聲,緩緩地 ,再又望

寂寞人了。 「相逢何必曾相識,自然同是旅途

金 必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一個陌生的路人念念不忘,我說啊, 眼兒長在額頭上的小姐,豈會對 另一個却道:「不,無名山莊的千

瞧了兩個丫頭一眼,說:「說完啦, 第二天,就遇上了。」 會,我出去尋訪情俠希夷,那知, 我告訴你們,眞個是有緣千里來相了兩個丫頭一眼,說:「說完啦,好 「你們說完了沒有?」蕭丹冷冷地

兩個姑娘的眼兒瞪大了:「你!小

「莫非……他就是情俠希夷!

」蕭丹的眉兒畫過的痕迹宛然在,着「沒人知道,普天之下,只有我

不曉得,原來,情俠希夷,本名胡奇意,說道::「即使無所不知的鹿杖翁也 遠山長,現在挑了起來,她如何不得上了女紅粧,那自是更顯著了,宛若 被你們放他走了的 ,就是……嘿嘿,就是這位胡大哥

兩個姑娘大吃一驚,都愕住了。 從小兒一塊長大的蕭丹,她們豈

過她,莊主蕭嘯天視她爲掌上明珠 繃緊了臉兒, 兒,竟有先見之明, 連鹿杖翁心頭想甚麼,她也早猜到了 又不讚她聰明絕頂,豈僅沒人能瞞得 五體投地。 不然怎會得到鹿杖翁的寵愛,小人 不清楚,不了解的,竟然會嚴肅地 可是從沒有過的事,誰 她們一直佩服得

傾倒,睜開眼來就叫胡大哥? 眼高於頂的蕭丹, 想一想, 若是一個普通的陌生人 又豈會這般對他

,她們深覺這人大有來歷,非平常江來歷,而且連她們也知道,人家走了一眼就可看出她是易釵而弁了,那個一眼就可看出她是易釵而弁了,那個大事的幪面人,竟然連夜去知會她們,不但知道蕭丹的 兩個姑娘互望了一眼, 都在一股

是以,聞言,都大吃一驚。

兩個丫 那蕭丹也聽得淸淸楚楚, 蕭丹也聽得淸淸楚楚,如何不知這兩個姑娘昨日在破寮中的交談,是以,是這一

名山 能把臉繃得緊緊的,說:「既然回轉無 丹樂得差點笑出聲來,虧她仍 扔了也罷。」

在江湖上一顯身手,連她自己,不也有敵手了,又如何不躍躍欲試,出來於非身無功夫,有了功夫,而且連鹿除非身無功夫,有了功夫,而且連鹿以非身無功夫,有了功夫,而且連鹿

是如

繃得緊緊的

蕭丹早已樂在心裡

,臉兒却仍

相把那套小子的衣衫鞋襪,連草帽都 那捧衣衫的姑娘一旋身,笑道: 。蕭丹再也繃不緊臉兒了, 姑娘却已早跑出房去了,爭

草帽鞋兒高高舉在頭上,說:「不答應 你休想搶得去。」 一道闖蕩江湖,」另一個把

自是要給你的,但你得先答應

其眷屬的。既然我已被你們找到啦,令那痴男怨女,天下的有情人,都成們已找到我啦,本來胡大哥已答應我們 「好啦,」蕭丹說,站了起來:「你

我不回莊,你們也是不答應的其眷屬的。旣然我已被你們找

啦?難道你們倒不想走了

眞就是情俠

起來 外了,連方向也不知道,還有..... 蕭丹如何不明白,兩個丫頭串通聯手 , 胡大哥已走去沒百里, 也在數十里 敢情兩個丫頭是先商量好了的 她休想能擺脫她們,道:「只是

希夷?」

子,我們只是或前或後,在暗中跟是誰了,當然知道你是姑娘,不是小 情俠希夷,但確是君子,而且早知你 :「他往北去了,你那胡大哥不論是否「不用還有了,」捧衣衫的丫頭說

,我扮成了個小子,人家自然沒了顧要說追我回去,人家可沒法兒,還有了來,他可沒拒絕呀,是不是,你們不來,答應了的,豈能反悔,偏你們尋你的答應了我,他可是响噹噹的人

若不然,我們真被你瞞過了

和你結伴走江湖,怎又去知會我們「不,」另一個說:「他若真答應你

中保護我 頭 爹將來責問起來, 本是貪玩兒,逛江湖,倒成了暗 蕭丹喜得心花兒朵朵開,道:「我 那自是理直氣也壯。」 你這兩個狡猾的丫

辭,有了我們保護,怕甚麼。」將來莊主責問起來,你豈不也振振有 她換衣衫的姑娘說:「豈不便宜你啦 兩個姑娘笑得花枝兒般亂顫,幫

> 胡大哥在我身邊。」 們那點兒功夫,任他江湖險惡, 蕭丹啐了一口,說:「臭美, 自有 憑你

跟隨,休被我見到。」 抓起草帽兒就跑, 道:「我要警告你倆,只准暗中 跑出房門,又

丹却已去得無影無踪了 接住了打來的兩根折斷了的窗櫺,蕭 兩個姑娘跳了起來 1姑娘跳了起來,急閃身,抄手,揚手,那麼一揮,颯地一聲响,

家整蟲你了。」 人家,放下嘴裡的旱烟竿,呵呵笑道的說西,倒把她楞住了,却是一個老 ,一個頭帶草帽兒走路的漢子,竟然還好,揪住路人打聽,喂!如此這般 被她打聽到了,不過,有的說東,有 大哥便不趕路,必已在數十 :「小哥兒,你這手上的勁兒還是眞不 那秋陽高懸在頭頂,已是晌午了 那有這般揪住人問路的, 倒不是怕兩個丫頭追來 里外了 不怪人 而是 , 胡

勁兒大了些,道:「這是怎說?」 當眞,她心急,揪住人,手上的

樣好太陽,又沒風沙,誰會戴着草帽 半天了,何曾有這樣一個人路過, ,若有,那就是小哥兒你了。 「今日好太陽,我坐在這道旁老大

當然認爲他是小哥兒。 自也矮小了,看不見她的面貌 聽來她還是一口童音,

釐, 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差之毫 若把方向弄錯了

> 這老爺, 和 爺,只怕追到天涯海角也追不上胡大哥相去更遠了,若不是遇到

這就叫做經一事,長一智,今而後, 那是靑州城,不如去城裡住宿一宵, 那是靑州城,不如去城裡住宿一宵, 耶之處一指,道:「却是秋凉,天黑得 原之處一指,道:「却是秋凉,天黑得 原之處一指,道:「却是秋凉,天黑得 原之處一指,道:「如是秋凉,天黑得 謝過,進得城來,那太陽一落山,可急了些,這老爺說的如何不是,當下她不是個刁蠻的姑娘,只不過心 不論問路,還是問人,要客氣些兒。」

下來,店 三街,好不繁華,那天色不過才暗了封地,亦是兵家必爭之地,是以六市南下滄州,乃是必經之路,古時歷爲 不是就黑下來了 那青州是一座府城, 北上天津

店鋪中倒多掌了燈。

她却往東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却捨她而去,而今,胡大哥往北,頭,胡大哥答應了的,跟他闖蕩江湖頭,胡大哥答應了的,跟他闖蕩江湖 近在數百 。 日里了,人海茫茫,只,她又追趕得急了,不 一路走, 何處去追 而今相去

出風來, 風霜,她那溫柔的一面,溫室中生長起來的嬌花, 昨兒已流過 如何不感到委屈 小被嬌寵 自是熬 便也顯露了 不 因而

J 72

我們沒扔

人家怎敢與我同行。

好啦,她知道我不

-是小子

個姑娘忙道:「那套小子的衣衫

說:「你等等,小姐

,我去取來

「在我們那房裡,」另一個也慌忙

面。 敢情,在感情上,有她脆弱的一了第一次,可就更容易流了出來。

躭心被人家瞧見。童子下來,有草帽兒遮住了,不用色暗了下來,有草帽兒遮住了,不用

頭,但兩個丫頭踪影全無。 應心的時候,多希望她們來到身邊, 個已回頭望過多次了,真是一步一回 時中跟隨麼?當她受了委屈,氣惱又 兩個丫頭死到那裡去了,不是說

那種豪情那裡去了呀?那頭戴草帽的人即是情俠希夷之前,無助,她溜出無名山莊,甚至在知道無功,她是這樣氣惱、委屈、又

鳴早看天了,還不未晚先投宿麼。 着了兩丫頭的道兒,被她們溜進她的好好兒想一想。胡大哥又是怎麼說的好好兒想一想。胡大哥又是怎麼說的好好兒想一想。胡大哥又是怎麼說的

· 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啦,那燈牌兒兩邊,正寫着這麼兩句一家客棧,正亮了燈牌兒,可不是巧一家客棧,正亮了燈牌兒,可不是巧

的人撞個正着。 顧看那燈牌兒,竟和一個低着頭走路 蘭丹才一轉身,啊喲!不料她只

> 滑步,翻掌拍出。 昏暗,呔!她是何等身手,早旋身一 酥店舖中雖然掌了燈,街道上却

步,英雄也就困窮途。 上行走,有道是,英雄無錢,難行寸 以為不定就失去了身上的錢財,江湖 時,扒竊拐騙,詐不見撞你一下子 時,一下五門的賊子,燒悶香,打,

· 蕭丹啐了一口,見他掙扎着,竟你……為甚麼打我。」 · 敢情是個秀士,滿面淚痕,哭道: · ,敢情是個秀士,滿面淚痕,哭道: · 她這裡已摸着了懷裡的銀袋兒,

明白了,這固秀士,衣衫波舊,還是她真不是個刁蠻不講理的姑娘,泣。

僅清秀,而且面黃肌瘦,滿面愁苦。一路哭泣着走來,是以沒看見她。一路哭泣着走來,是以沒看見她。但她又何嘗看見了人家,否則也不會撞上了,她不同樣也有不是,而她,竟打了人家不說,而且看來打得來輕。再看清那秀士還是眞秀氣,不則也不輕。再看清那秀士還是眞秀氣,不則也不輕。再看清那秀士還是眞秀氣,不到也也,竟打了人家不說,而且看來打得地,可輕力,這個秀士,衣衫破舊,還是

扶起那秀士來,心下不僅有了歉意,何况,他現下不也是個少年郎,走去娘可從不知道甚麼叫男女授受不親,如由她心下倒過意不去,蕭丹姑

不料那秀士扶起來了,差點又跌恢仗義,濟困扶危,走甚麼江湖。的,登時,當眞是俠義滿胸懷,不行的, 這秀士必然滿懷寃苦,可憐兒

··「來吧,我扶你過去坐一會。」 一時,本已生了歉意,更不忍心了,道 一時,本已生了歉意,更不忍心了,道 一一大塊,連肩頭都露了出來, 一一大塊,連肩頭都露了出來, 一一大塊,連肩頭都露了出來, 一一大塊,連肩頭都露了出來, 一一大塊,連肩頭都露了出來,

可要行俠仗義了。 宽苦,嘿……她……不,他丹丘生,了,好呀!妙極,濟困扶危,若他有

客棧就在面前,前面就是店堂, 好菜,只管取來。」 「夥計的,好酒 好菜,只管取來。」 「夥計的,好酒 好菜,只管取來。」 「夥計的,好酒

,向桌上一扔,大錠小錠的銀子滚了有,可不知你拿不拿得出銀子來。」個小小子,道:「嚷甚麼,好酒好菜都個小小子,道:「嚷甚麼,好酒好菜都把桌子拍得震天價响,那走來的夥計把桌子拍得震天價响,那走來的夥計

家也看不見。出來,可惜她的眼兒瞪得再大些,人出來,可惜她的眼兒瞪得再大些,人,向桌上一扔,大錠小錠的銀子滚了,一个大小,掏出銀袋兒,嘩啦一聲响

了一桌。 她不是嚷嚷要好酒好菜嗎,登時擺滿夥計心裡頭可哼了兩聲,咄嗟之間, 形計的臉上登時堆下笑來,小小子,有

啊,若還不夠……」 蕭丹可不知夥計的使壞,道:「吃

娘扮成小子,那清脆的嗓子可豪邁不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惜,站一一一时,小小子昂昂然,也還是小小子,江湖人,行俠仗義的豪俠,那小子,江湖人,行俠仗義的豪俠,那一個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吃罷,

是本地人的口音,分明是外地遠處來,即看得清楚了,若不是滿面愁苦,更看得清楚了,若不是滿面愁苦,處,不由她不心生憐憫,燈光之下虎嚥,不由她不心生憐憫,燈光之下虎嚥,不由她不心生憐憫,燈光之下。

未曾進食,好教丹兄見笑了。」滿面羞慚,道:「慚愧,我已……數日然看不見,知是在不轉眼瞧他,登時然看不見,知是在不轉眼瞧他,登時

眼睛是黑的,銀子可是白的,

世景 英雄 黑邊,推丁十步,你搜索枯腸,有了,道:「床頭金盡,蕭丹眨了眨眼兒,她想說江湖話

卧花。」<br/>
型花。」<br/>
型花。」<br/>
型花。」<br/>
工的傷心來,登時一聲浩嘆,淚珠兒才的傷心來,登時一聲浩嘆,淚珠兒才的傷心來,登時一聲浩嘆,淚珠兒才的傷心來,登時一聲浩嘆,淚珠兒才的傷心來,登時一聲浩嘆,淚珠兒才的傷心來,登時一聲浩嘆,淚珠兒不會,是不可能。<br/>
其如知道甚麼是床頭金盡,若人

才何不說來,也許我可助一臂之力。」才何不說來,也許我可助一臂之力。」有草帽兒遮住,人家看不見。忙道:有草帽兒遮住,人家看不見。忙道:有草帽兒遮住,人家看不見。忙道:精兒無義,臊得她臉兒紅透了,好在鴇兒無義,臊

,但那情俠希夷天涯浪迹,何處尋今之古押衙了,遐邇稱頌,如何不聞今之古押衙了,遐邇稱頌,如何不聞她,點了點頭,說道:「情俠希夷,令她,點了點頭,說道:「情俠希夷,令她,點了點頭,說道:「情俠希夷,令

找。C

聲,都朝她這邊望。 聲,那本是嘈雜的店堂,登時鴉鵲無 聲,那本是嘈雜的店堂,登時鴉鵲無

整到,情俠希夷在青州,作了今之古期衙,還怕不由這些南來北往的客商,所以正的希夷情俠胡大哥,豈有不會聽到的,必然猜到是她了,當真妙極了,正愁茫茫人海,無處追尋,妙極了,正愁茫茫人海,無處追尋,妙極,原來她正是要讓大夥兒都不來尋她。

新丹的多是儒而俠者,她對那古今的傳奇人物,自然耳熟能詳,先古今的傳奇人物,自然耳熟能詳,先古之朝,有士人美妻被番將沙吒利據劫英雄事蹟,如何不响往,這也就是她一聽鹿杖翁談及江湖之上,出現了一一聽鹿杖翁談及江湖之上,出現了一個情俠希夷,便溜出無名山莊,出來尋訪那情俠希夷之故,那自也想效法

就不能作今之古押衙,妙極了。妙極,胡大哥捨她而去,祇道她

蕭丹脆生生的大笑,不免令他生疑,那秀才正在悲苦無助之時,雖然

極,道:「丹兄當真是……」多情種,又豈會年老,是以仍不禁喜年幼,却又心想:旣是情俠,必也是雖沒疑心她是易釵而弁,但已確知他

名曰希。」
名曰希。」
第四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

了,早退出座來,躬身一揖到地。說,這才恍然大悟,因是,再不懷疑曾想到這希夷之名的出處,經蕭丹一自然讀過老子的道德五千言,却也不自然讀過老子的道德五千言,却也不

貸。」

妻,又豈有美妾。」 不料那秀才低下頭去嚅囁道:「秀

人,更家貧如洗,千里前來投靠,不約,自秀才家遭變故,只剩下隻身一相瞞,這靑州知府有女,與我原有婚秀才凄苦地浩嘆一聲,道:「不敢

要,另配高門……」要,另配高門……」提出府來,淪落靑州不說,並將那從趕出府來,淪落靑州不說,並將那從

,把滿臉的悲苦當衆傾洩出來。那秀才顯然怨怒填膺,豁出去了

原來這秀才也姓蕭,單名彬,他原來這秀才也姓蕭,單名彬,他府那時乃府中的一位清客,得其保薦是豆蔻年華,情寶已開,仍然同窗讀是豆蔻年華,情寶已開,仍然同窗讀是豆蔻年華,情寶已開,仍然同窗讀是豆蔻年華,情寶已開,仍然同窗讀是豆蔻年華,情寶已開,仍然同窗讀是豆蔻年華,情寶已開,仍然同窗讀是可能過過是萬客出任知縣,是以便許不力保薦這清客出任知縣,是以便許不力保薦這清客出任知縣,是以便許不可,在一把火,把他僅有的祖屋也毀了,在老之人,如何受得了這沉重的打擊,蕭彬的父母不出一年便先後死了,落得孑然一身,不得已,才千里迢,真是萬苦千辛,到青州來投靠,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不料這知府負義忘恩,非但不相認,不得已,才千里迢,

> 多罷官之後
> 多罷官之後 ,巴 結了一位王爺,竟把女兒別攀高枝 將親送進京 將把女兒獻給那王爺爲妾了, 勸他回返原籍,並告訴他,自他 知道朝 ,這知府作了多年的淸客 中有人好作官,是以

小姐見上一面,那時死走了,日夜守候,盼脚夜悲啼,哭得死去活來 門深如海 愛莫能助 那蕭彬如何不氣急得死去活來 ,那老家人雖然同情他, 哭得死去活來,他那會就此 ,那時死也甘心,但侯候,盼與那情深義重的 ,那小姐亦是日 情深義重的 亦

不過嘆息同情而已。這麼當衆訴說,亦莫不議論紛紛, 別說蕭丹了 那廳堂中人衆聽他 只

是驚愕 豈會小 桌上 的杯盤碗盞,掃落下地,那聲响 大怒,縱身一掃 ,那廳堂中近百人客, 嘩啦啦 自

准走 請留 蕭丹高聲道:「今日在座各位 步, 明兒喝了 這位秀才 的喜酒 酒方皆

失笑。 酒 金, 。有的就打起哈哈來,有的在啞然金,明兒就要送上京去了,何來喜人兒,口氣可大,人家知府大人的 這是 甚麼話 ,小 京去了,何來喜 八家知府大人的 一個頭戴草帽

爛了, 好小子 夥計 蕭丹却大喝一聲:「夥計! 但奔過來的夥計都瞪大了眼,子,酒菜錢未給,更把碗盞打計早奔過來了,而且不止一個

張大了口, 出聲不得!

賊狗官,將送女前來,與秀才成婚 請青州城的父老,明日午刻, 酒 是金錠兒,喝道:「接住了,明日備辦因為,蕭丹手中金光閃閃,敢情 筵,今晚在座的各位不算, 知府那 替我遍 ,。

都 而銀子,那還笑得出來 瞪大眼了,那錠金子, 一時之間,廳堂內鴉鵲無聲, 怕不換的百

知府狗官親自送女前來不可!」
教這秀才,有情人成其眷屬,還要那 情俠希夷?嘿嘿!便是在下 道 :「各位行走在江湖之上, 可聽說過 那蕭丹已掃了一眼, 再又高聲說 明日必

誰會再懷疑。 神乎其說,蕭丹出手就是一錠金子 夷的,是傳說,那就不免加鹽加醋 此起彼落,倒有多半聽說過情俠希 話聲未了,人客中登時驚呼之聲

你這新郎當然要先打扮起來。 就跑,說:「快,趁估衣舖還未關門, 蕭丹却已跳下桌來, 拉了那秀才

俠希夷義薄雲天,親自主婚,嫁女,秀才花燭洞房,都在其 轟傳遐邇。 希夷義薄雲天,親自主婚,如何不女,秀才花燭洞房,都在其次,情 第二天,早轟動了青州城, 知府

議,誰又不同情秀才,因此這個五錢那店中住的皆是南北客商,旣有人倡女,豈有不巴結的,自有厚禮送來,事,那靑州城中的鄉紳,聽說知府嫁 何用第二天, ,傅遍了青州城,豈僅有錢好辦 當天晚上 便已傳

,那個一两,又凑了不下 幾個好事的,幫同籌算, 中午,那招商客棧,已結 整條大街也擠塞了,不過 整條大街也擠塞了,不過 整條大街也擠塞了,不過 响亮了,何况義薄雲天,都要一睹情親、看新娘,而是情俠希夷的名頭太整條大街也擠塞了,不過,不是看迎中午,那招商客棧,已結綵張燈,吹中午,那招商客棧,已結綵張燈,吹中,那個一両,又凑了不下百両,更有

女前來嗎? 如前來嗎? 女前來嗎? 如何有幾分懷疑,知府可是家人客,都仍有幾分懷疑,知府可是

呀? 希夷的蕭丹。她懷中抱的又是甚麼 自也與時俱增, 看看時已近午 都拿眼來瞄自稱情俠 ,那焦急與懷疑

定神閒, 着黑布 刺的一坐。 蕭丹懷中抱着個紫色絨布 雖然仍戴着寬邊的草帽, 拖了張椅兒, 看不見她的容顏,但顯然氣仍戴着寬邊的草帽,邊緣垂 在大門口大剌 的小包

地, 人羣,突然起了 有人叫道:「來啦!」 看看午時已到 一陣騒動, 那街上看熱鬧的 因爲遠遠

「知府大人送女來啦!」

兒, 兒,令人覺奇,朝廷的命官,知府大伕,抬着兩口沉重的大箱。却是一宗轎在後,後面更有三乘小轎,四個脚讓出道來,知府大人的官轎在前,花 轎在後,後面更有三乘小轎,四讓出道來,知府大人的官轎在前 唇白,直打抖顫 人嫁女,竟然沒排場不說,怎麼面青 可不是來啦,人潮向兩邊 一分

科顫,更奇的是,竟向大剌剌坐着, 自稱情俠希夷的蕭丹拱手,說甚麼? 自稱情俠希夷的蕭丹拱手,說甚麼? 自稱情俠希夷的蕭丹拱手,說甚麼? 自稱情俠希夷的蕭丹拱手,說甚麼? 像是沒了頭髮。 下當中一絡, 那下得轎來的知府 頭上的紗帽壓着眉頭 心,竟向大剌剌坐着· 心的知府,可不是直切

女前來。」 打着抖的聲兒說:「下官遵命, 只聽那打抖顫的 知府,他的丈 已送

:「還有,白銀三千両。」 蕭丹哼了一聲, 草帽兒一揚, 道

辦。 「不敢短少分文,只是嫁粧不及備

取你的狗命。」 異心,可就不再是斷髮割鬚了 情有義, 負義忘恩狗官的嫁粧,看在你女兒有 蕭丹呸了一聲,道:「誰稀罕你這 就不再是斷髮割鬚了,而是這破印兒賞還你,若敢再生

鼓樂喧天, 朗宣,道:「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 的全沒聽到,因爲, 那秀才雖站得近了 也僅聽出大意來,其實後雖站得近了,但鞭炮震耳 那司禮已高聲

婦交拜,送入洞房。 扶出小姐。司儀的又在高聲喝了:「夫 敢情那隨轎而來的兩個侍女 己

蕭丹這裡把那紫絨布小包袱, 擲

的頭髮 且把知府的官印 ,蕭丹限他午 **豈僅官兒不保** ,並要白銀三千両,給秀才重振丹限他午時送女去客棧,與秀才僅官兒不保,連命兒亦保不住的知府的官印也取來了。失了官印知,原是蕭丹連夜不僅斷了知府

成婚,

敢宣揚,他是作清客出身的,豈有不敢宣揚,他是作清客出身的,豈有不如俠客的行徑,空有滿府的三班衙役,來無影,去無踪。 家園,屆時賞還他的官印。

被我查知,可饒你不得,還不快滚!」往不究,今而後,若敢再作反爲非, 才 和 作官兒必也枉法貧臟,今日看在秀 蕭丹喝了聲:「你這狗官忘恩負義 你那情深義重的女兒份上,且旣

留下 綹 即刻起轎走了 丢人現眼麼,再說,三絡長鬚少了兩 9 來, 不走,不快快走,難道要在這裡 那來作客的,多有鄉紳,也沒臉 慌忙抱着官印, 躱進轎去,

在店門口,望空再拜。 不 情俠,夫妻已交拜, 已無影無踪。夫妻兩人感激得只能 拜謝大恩人 却不料,這裡 那知希夷情俠的蕭丹 婚禮已成 那秀才要找希夷 ,那能

得得,來了兩騎駿馬 遍了遐邇,青州距京畿不遠 轟動了京城。這日青州道上, 好俊俏的兩個姑娘 不數日間, 義士今有古押衙 , ,英姿兒更颯爽,馬駿,人更俊 ,又如何 蹄聲 傳

> 的劍繐在芳肩頭,迎風飄飄 頭 上金步搖閃顫 ,飄捲的披風露出

賊所害 青州 流傳不 妃嬪 足奇 擧 姑 閣 **建將軍林** 女子 娘英姿颯颯 城外 倒盡被賊所殺 青 奮勇殺賊 林四 也 四 娘 乃是先朝恒王的封 尚香, 當眞膾炙 多好武習藝, D娘振臂一呼,变 贩,忠義明閨閣· 9 縱馬馳騁道 ,奈何霜矛雪 ,青州之人,甚至問 ,那巾 

的 馬 來 时姑娘端的好功夫,非但沒馬突然一聲嘶鳴,人立而却 也才堪堪避過 便兜轉了馬頭, 城門已在望了 隨後的 非但沒 起 一騎衝前 前面那乘

分明着了人家的暗算,倒大喜 人 叫道:「出來啦, 希夷情俠 ,算甚麼好漢。」 馬上的兩個姑娘非 但不惱 , 

喂!你這冒充情俠,不害臊的小姐,「她根本就不是漢子,算甚麼好漢。 趁早兒出來便罷,咱們可是好心好意 巴巴兒的趕來替你送信兒

我們也有不是了。 趁早兒回去是正經 那兜轉馬來的姑娘道:「莊主回 9 要不然 9 連莊

「該死!快,還不快攔住她!」

這一個被提醒早一帶馬頭 ,不敢怠慢,也急忙

從另一邊繞去

也是藏不住的。 那 知半個人影也見不到 ,能密到那裡去,有人,

道:「你怎能說莊主回莊了, 還有不跑的,真該死。 兩個姑娘回到路上, 一個就埋怨 她知道了

你先說巴巴兒替她帶信的呀。 這個姑娘道:「你倒怨起我來 9 是

係。」 吃鹿杖翁的孤拐,咱們可就脫了干吃鹿杖翁的孤拐,咱們可就脫了干水 那時再坦白說也不遲,她敢跑,教她 她的胡大哥,你想想,她會不會乖乖 「我是騙她出來,若說咱們找到了

大意, · 得 眨眼已去得無影無踪 ,樹上却溜下一人來,轉頭就跑姐走了,不再留心那林子,一時,那知兩個姑娘都以爲暗算她們 2 個姑娘面面相覷, 一時都作聲

是却兩不 被兩 這 **籣到了另一株枝葉更濃密的樹上,顆松子,抖手打在馬頸上,她却立兩個丫頭,而不是胡奇,惱得她摘不料聞聽得傳言,首先尋來的,竟** 正是蕭丹, 是兩個姑娘尋找不到她之故 ,她休想脫身 果然被她計 算到了

一來上翁口的着隨 氣 她爹回到了無名山莊 ,那知弄巧反拙,那還敢等待,,本是想把那眞正的情俠希夷引後就尋來,三十六着,還不走爲她爹回到了無名山莊。聽說鹿杖 那 出了十來里

> 西風凉,但秋陽高照, 也渾身見了

光 人 邊兒跑了來。心想:也好 這是那裡啊?一打聽, 必以爲她往北。當眞,江南好風跑了來。心想:也好,追尋她的這是那裡啊?一打聽,敢情向南 聽說得多了,爲甚麼不作江 南

意, 湖兇險,江湖不已踏在她的脚下啦。 成其眷屬, 而今, 想到她懲那知府 她不也是情俠啦,誰說江 好不暢快,嘿嘿! ,義助那秀才 更是得

兒, 挺得更高啦,不用說,長長細細的眉 已是豐滿的, 也高高地揚了起來。 一路跑,一路想,越想越樂 高高的胸脯兒,而今 本

再走 俠蕭丹就走滄州。不過,且歇口氣兒 那路邊樹下,有塊大石, 問前途?前途是滄州,好,她情 且歇會兒

丢下 竟然不來找她, 想中的情俠,那自是瀟灑又風流 她夜裡在夢中,化日光天下, 起草帽兒一扔,爲甚麼要遮去臉兒 蕭丹啦,誰還稀罕這草帽兒, 不錯 她不理了,豈會聽不到傳聞的 情俠蕭丹, 如何不惱 而今她是情俠 ,惱得她抓 她在幻 胡大哥

瀟灑風流的情俠蕭丹走

了一巴掌,不很痛,跳了起來,反臂上坐下來,啪的一聲,屁股像被人打 一抄,是甚麼呀! 她剛那麼一彎腰,要在石

才會沒發現。 中繞了過圈兒飛回,飛到身後,是以門麼?怎會飛回來,那自然還是在空 敢情是扔出去的草帽,這不是邪

,用勁兒大了些, 三二四十二 帽兒迎風,因是心中惱惱的那麽一扔帽兒迎風,因是心中惱惱的那麽一扔 用勁兒大了些,生出迴旋之力來。

一抄,又抄在手中了,這一番,她可辣,痛痛的,她是何等身手,拋頭只聲响,這番可是打在臉上,而且熱辣 ,她再彎腰兒要坐下 21事 \$ 要记要坐下,又是啪的一啐了一口,把草帽扔在脚邊,那一颗兄大了出了。

一片樹葉?一片樹葉而已-

辣,痛痛的? 樹葉而已,怎會打在臉上,怎會熱辣 那樹葉入手,早已碎了,自然飄落的 秋雲不雨常陰,黃葉無風自落

上!那是奇巧的意外,這番可不是偶 邪門!若說草帽飛回來打在屁股

,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兒,閉着眼靠從坡上的樹下嬝嬶升起來,她看見了 煙竿古怪得出奇,有椏叉,椏叉像鹿 在樹上,在吸着旱煙竿,不用瞧那旱 的情俠蕭丹嚇壞了。 個昂昂然要闖江湖,把江湖踏在脚下 ,一瞧見那紅紅的酒糟鼻子,就把 她自是又跳了起來。 煙! 一縷煙

的一個: 鹿杖翁-當眞是冤家路窄, 正是她天不怕地不怕,最怕 那糟老兒,不

> 竟逃到這該死的糟老兒面前來 後就到,是以嚇得她沒命奔逃,那料麽?就是因為聽兩個丫頭說鹿杖翁隨她一口氣跑了十多里地,跑甚

不怕他飛出會拐彎兒的鹿杖了 嚇得 只要跑出十丈八丈遠去,可 她轉頭就跑,趁這死老兒閉記歹自养

二三十丈,才敢回頭,登時鬆了一 糟老兒沒追來 她不是跑出十丈八丈,少說也有 口

知,跑出三兩里地, 漏網之魚 點兒也不瀟灑了, 那顧得去分南北東西。那灑了,倒像是喪家之犬, 又嚇得她一聲啊

個糟老兒 就在道上, ,傴僂着腰兒在走 一縷煙隨風飄散,

老兒! 也認得出來,是該死, 鹿杖翁!化了灰 老而不死 的 瞧,

沒回頭, 是她對着他的背 怎不嚇得她轉頭跑。 幸是秋風颯颯 還好 ,可知沒聽到她奔來的聲响,秋風颯颯,這該死的賊老頭兒着他的背,幸是她沒叫出聲來 ,這賊老兒背朝着她 不不

才又鬆了一口氣,深秋天已凉,她却,如飛又跑出數十丈,喘吁吁的蕭丹那有這麼巧的,但偏就是這麼巧

香汗淋漓

這是誰在說話? 走滄州,該往南,女娃娃,你怎麼往 只聽有人在她耳邊說:「情俠蕭丹

之中,日正當中,如何辨得方位?便 西啦,那條道兒可通的是無名山莊。 ,她慌不擇路,可不是往西啦, ,只要一瞧樹木的枝椏,就能辨得 啊呀!嚇得她跳起來又跑 賊老兒教她的說:向陽花木早逢 是以也能辨得 曠野 當眞

覺說 兒怎會聽了去,難道一直跟隨在她後 走滄州,她先前必是心下得意,不自 轉身又往南跑,是了 出口來,眞邪門,這該死的賊老 情俠蕭丹

去滄州 怕了他, 必然不敢去滄州的, 她却 偏

兒又揚了起來:「嘿!饒你這賊老兒好 蕭丹脚下可沒停 想嚇我不敢去,我却偏走滄 長長細細的眉

你奸似 奸似鬼 ,可不是把賊老兒擺脫了, 今日也吃了姑娘的洗腳 任

燕,南鎭齊魯,蕭丹早有了主意,現是古往今來,兵家必爭之地,北控幽到了滄州,好高大的城墻,當眞

不料她步下才緩了些,這這……

雖是在深秋,

鹿杖翁既然說了 明知她

又奔出數十里地 蕭丹得意得

賊鬼老兒陰魂不散,知道上了她的當風流的情俠了。而且,即使鹿杖翁這在,她不但又是,而且當然是瀟灑又 再又追趕前來,必教他也認不出。

陽穴上那塊膏葯不見了,好一個風流走進估衣鋪,再出來時,豈僅太 靴兒,自是秀拔又英挺。 又瀟灑的美少年,細細長長的柳眉兒 她是情俠丹丘生啦,若是這滄州 也成了斜飛入鬢的劍眉 對啦,以名作姓,丹丘 ,着上了高

樂道, ,那悱惻纏綿的情愛艷聞,自是爲人招商客棧,客似雲來,皆北往南來客 再妙不過了 的知府也忘恩負義,愛富嫌貧,那 偌 那酒樓茶肆,最是蜚短流長地, 不脛而走, 傳遍遐邇。 大一座滄州城, 一座滄州城,又豈無痴男怨忘恩負義,愛富嫌貧,那就您月義,愛富嫌貧,那就們日生啦,若是這滄州城

, 不也倦極了 不,丹丘生,奔跑了大半日 對,落店,未晚先投

瀟灑的美少年,行來那自是高視又闊,却又未黃昏時候,如何不熱鬧,行鬼一來不婀娜,怎會弱弱婷婷,從不會顧下來不婀娜,怎會弱弱婷婷,從不會顧下不好關,何况而今是佳公子,風流又數自憐,何况而今是佳公子,與不會

(未完・二)

着 峨壯麗、名曰「龍城」的城堡裡燃燒 烈的在長安城東、驪山之西、一座巍 一場空前未有的大火,正熊熊列

老大一聲吼,保證有人會人頭落地 主一跺脚,保証半個江湖會發抖 一致公認的頂拔頂尖的領袖。龍城 一聖龍雲乃是當今武林之世黑白道 龍城是天字第一號的武林重鎭 提起龍城可非等閒之地 ,城主神 ,龍

之地如今却正陷入一片火海中。 有如皇宮大內,儼然帝王之居。 ,任誰也想不到, 龍盤虎踞

滿門遭害剩一丁

可

三匹快馬箭也似的奔馳在關洛大

壽

道上,目標就指向龍城。 馬快如風,去勢似電,驚得路旁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神州一聖龍家莊

的村落鷄飛狗跳,行旅紛紛走避。

精湛,人更俊俏,赢得不少采聲。 馬上之人來頭不小,爲首的少年 三騎二前一後,一女二男 , 騎術

采飛揚,一望即知是天生的英雄人龍翔,別號阿翔,長得氣宇軒昂,神 正是龍城龍家的二少爺龍傳人,又名

麗動人的莫愁姑娘是阿翔的師妹。 門下高足,也就是說,風姿綽約、明的義女莫愁。而龍翔正是風塵俠隱的 門下高足,也就是說, 泛之輩,係武林耆宿風塵俠隱曲子敬 緊跟在二人後面的娃兒年紀最小 與龍傳人並轡疾馳的少女亦非泛

,約莫只有十四五歲 ,長得唇紅齒白

J 78

、鬼頭鬼腦的傢伙,乃阿翔的劍僮丁、慧黠、點子多、花樣多、詭計百出來是一個聰明絕頂、反應敏捷、精明保碌的轉來轉去,一眼就可以看出 當 眉清目秀 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珠子

跟班的,出雙入對,形影不離。 家在龍城世代爲奴,打從穿開襠褲 玩泥巴起,阿狗就是龍二少最忠實的 大家都喜歡叫他二狗子,或阿狗。 1龍城世代爲奴,打從穿開襠褲、都喜歡叫他二狗子,或阿狗。丁丁當又名叮噹,別號小丁,不過 龍傳人遠從崤山西來是要回家

回龍城爲他的老爹龍雲做五十大

兄弟不得有任何祝壽的舉措,在此期薄,不敢言壽」一口回絕。並且嚴令八烈烈的慶祝一番,却被龍雲以「福淺德人物,曾出面奔走,要爲龍大俠轟轟 間亦不准踏進龍城一步。 八兄弟」,以及江湖上有頭有臉的成名 一件大事, 神州一聖的五十大壽在武林中是 與龍城主義結金蘭的「龍虎

婉拒之列 三雄之一的鳳城城主神州 與阿翔未過門的嬌妻鳳凰姑娘亦在 就連龍傳人未來的老丈人, 一君鳳嘯天 武林

並未禁止做兒子的回城爲父親祝壽。 當然,阿翔是龍城主的二公子

人尚未到達家門 日此刻,午時已過,艷陽高照, 可是,壽誕之期是昨天,直至今

是路上發生狀况,有一名村姑在荒郊不是他不孝,有意延誤佳期,而 家中,算算時間已躭擱了一整天。 ,村姑的情緒始告穩定,待將她送回决心尋死,好說歹說,費了不少口舌 野外上吊自殺,救活之後仍呼天搶地 村姑的情緒始告穩定,待將她送回

J 79

炬,變成了廢墟、灰燼。 達龍城時,宏偉壯麗的龍城已付諸一 高卧在城牆上,象徵龍城威儀的 這一躭擱不打緊,當他們三人到

蔚爲奇觀的城門燒毀了。 傲視蒼穹、冠絕寰宇、高大雄壯 那兩條金色的龍也破碎了。

所有的房子都倒了,沒見一棟完 處處殘垣斷壁,處處破磚爛瓦

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沒見半個活

目瘡痍,令人不忍卒睹。 有的只是黑塵、青煙、焦屍,滿

絕大多數的人則全部集體葬身在 厨房的大師傅被燒死在厨房裡。 龍城的守衛死在各自的崗位上。

九龍廳內

祝壽時,不幸一起遇難,葬身火窟。 大家齊集在九龍廳內, 正在爲龍城主 碧輝煌,專供節慶之用,顯而易見, 從陳屍的位置可約略看出, 九龍廳乃龍城最大的建築物, 一堆 金

形狀,似乎未經打鬥掙扎,便猝然結 一堆的、一桌一桌的,仍保持餐飲的

> 個耳目莫辨,身份不明。 焦燒黑,扭曲變形,不成人樣兒,個 大火太猛太烈,所有的人俱皆燒

出父母與長兄龍傳宗的屍體來。 中搜尋了好一陣工夫,始終未能辨認 阿翔忍着悲,噙着淚,在焦屍堆

不成聲。 面目全非的死屍,早已熱淚滚滚,泣 到雙親,尋不着兄姐,面對一大片 小丁的情形也好不到那裡去,找

行兇的兇手是誰? ,是怎樣起的? 是怎樣死的?

爲甚麼沒有打鬥的跡象? 放火的又是那個?

甚麼人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在龍

皆一無所知。 這是一個謎,阿翔、莫愁、小丁

上下一共有多少人?」 莫愁姑娘忽道:「翔哥,你們龍城

一下,戚然道:「除去我與阿狗不算, 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部是一百零 龍傳人抹了一把眼淚,默默計算

一人。」 主一定已經當上爺爺,總數應該再加 大便便,已懷有八個月的身孕,老城 方式:「不對,上次回城時,大少奶腹 阿狗不同意,另有他自己的計算

了一些:「剛才我曾仔細算過,這兒前 莫愁一揚柳眉兒,聲音陡地提高

道:「這兩個人跑到那兒去了?」

莫愁姑娘不疾不徐的道:「這有兩

阿狗道:「那兩種可能?」

阿翔不以爲然:「按照龍城的規矩

還是趕在老爺子的華誕前夕抬回龍 出外收賬,不小心摔斷了腿,請人抬 我二狗子記得一清二楚,一年前我爹 外辦事未歸。」 小丁隨聲附和道:「是啊,是啊,

可能就是有人劫後餘生。」 莫愁姑娘緊鎖着黛眉道:「另一種

「會是誰?」

找看,也許會有所發現。」

傷痕,厨師守衛則有刀傷劍痕。 截然不同,九龍廳內死者的身上並無 覺守衛、厨師的死狀與九龍廳內之人

二具屍體。換句話說,還差兩個人。」 前後後,裡裡外外,總共只有一百零 小丁雙眼一瞪, 迫不及待的追問

莫愁道:「一是可能出外辦事未

回城為他老人家祝賀,不可能有人出,家父壽誕之日,所有的人必須一律

阿翔聞言,精神爲之一振,道:

小丁也大喜過望的道:「不知人在

莫愁面不改色的道:「我們不妨找

是有所發現,三人搜尋一陣,發

有人缺腿,有人斷臂,有人身首

窟窿,無疑是先傷在一種類似「鷹爪也有人在胸前或背後留下五個黑 功」一類的爪功之下,然後才被人放火

的牆上發現一件怪異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在九龍廳半面未倒

似劍非劍,上粗下細,上圓下扁,尾 部其尖如錐。 這東西的確很怪異,似刀非刀

着一顆骷髏頭, 白蒼蒼的、陰森森的 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 骷髏頭的下面還刻着三個字:白 係獸骨製成,通體雪白,頂端刻

毫無疑問,這是一件信物。

兇手已經挑明了,是白骨令的主 但是,武林中壓根兒就沒有白骨

令這件信物 亦未聞那個門派與白骨骷髏有

進入丸龍廳下方的地窖裡。 懷着滿腹的疑雲,三人拾級而下

然有序的陳列着,琳瑯滿目,一應俱式各樣的酒桶、酒罎、酒缸、酒甕井 儲酒的地方,南北佳釀應有盡有,各 燈明亮如故,清楚的看到,這是龍家 此處未被大火波及,牆角的琉璃

莫愁輕展玉指,敲打着一隻酒罎

道:「這裡面都有酒嗎? 小丁搶着說:「那當然,龍城富可

異處。

原裝貨 罎罎有酒,而且缸缸都是泥封未啓的敵國,用不到拿空罎子充場面,不僅

那邊的那一缸可能就有問題。」 循着莫姑娘手指之勢望過去,左 莫愁展目四顧,戟指道:「不見得

尺來高的大酒缸的蓋子就已經打開 排,緊貼着牆壁的一隻五

中有酒,酒已所剩無幾

不是龍城主。
不是龍城主。

而是武林三怪之一的醉俠赫九

連麂了三桶水方始悠悠醒轉,仍自呢 喝酒過量,人事不知,小丁 直嚷:「好酒!好酒!」不

你的酒眼, 膀臂,硬生生的將他提到酒缸外面來 粗聲大氣的道:「喂,喝酒的,睜開 看一看我是誰?」 一把抓住赫九的

將酒眼睜開,依舊醉言醉語的道:「啊 人醉』果然名不虚傳,神仙喝了也會 ,是龍二少,好酒,好酒,龍城的『仙 酩酊大醉,費了好大的勁才

該說幾句人話啦。」 頭蓋面的潑上去,怒冲冲的道:「老酒 鬼,別再酒言酒語瞎扯淡,醒醒吧, 小丁手裡還有一桶水, 聞言又劈

J 80

冷水燒頭,果然有效,醉俠赫九

以扶着酒缸自行站立了 猛烈的搖一搖頭,終於清醒許多,可

龍傳人聲冷語厲道:「人是你殺

醉俠赫九大搖其頭道:「不是,

酒 不會殺人放火。」 赫九斷然决然的道:「赫某只會喝

夫就不清楚了。」 人怎會被殺?龍城的房子怎會被燒? :「放屁,你不曾殺人放火,那龍家的 醉俠赫九搖頭晃腦的道:「這個老 小丁好大的火氣,暴跳如雷的道

你是幾時進入龍城的?」 阿翔沉聲道:「老酒鬼,我問你 赫九道:「大概是昨天傍晚吧!」

「灌酒過量,實在弄不清已醉了多 「大概?無法肯定?」

「那就是昨天傍晚,可以肯定。」 「今天是家父誕辰的第二天。」 「沒錯?」

「沒錯。

「自然是爲龍城主賀壽而來。」 一你來龍城作甚麼?」

煩?! 德薄,不敢言壽。>對外人的祝賀活動 「笑話,我們老爺子有言在先,『福淺 一概拒絕,你敢不聽號令,自找麻 小丁雙眼一瞪,半信半疑的道:

醉俠赫九苦笑一下,道:「老酒鬼

並無不悅之色,想不到這一次却連酒龍城叨擾幾杯,龍兄一向以禮相待, 杯的邊兒都沒摸着。 與龍大俠交非泛泛,每年此日都要來

龍城主不給你酒喝?」 姑娘字斟句酌的道:「怎麼?

給老酒鬼酒喝,是我在來龍城之前便 赫九搖頭否認道:「不是龍大俠不

麼還要來龍城喝?眞是荒唐。 小丁嗤之以鼻:「旣已大醉,爲甚

躲到地窖來喝?」 內多的是佳釀珍饈,幹嘛偷偷摸摸的 阿翔疑雲滿面的道:「尤其九龍廳

了逃命,並非喝酒。」 「老夫的酒是被嚇醒的,來此是爲 赫九聞言面露懼色,餘悸猶存的

莫愁急聲追問道:「是甚麼把你嚇

手 龍廳,屁股尚未坐熱,酒杯還沒有到 相繼暴斃身亡。」 突然之間,龍城的人慘叫之聲大 醉俠戰戰兢兢的道:「赫某踏進九

生這種事?」 龍傳人大驚失色的道:「怎麼會發

「可能是中毒而亡。」 「人到底是如何死的?」 老酒鬼也莫名所以。」

「龍城的規矩,不論老少,城主壽 「包括婦孺在內?」

「都死光了?」

誕之日都要爲他乾一杯。」

「連家父在內?

「還有我娘、我哥哥呢?」 「赫某親眼見他仰面倒下。」

話至此處,阿翔、小丁俱已柔腸 「全部遇難,無一倖免。」

寸斷, 淚下如雨, 抱頭大哭起來 莫愁姑娘淚眼汪汪的道:「毒下在

醉俠赫九道:「八成是在酒中

「可是龍城窖藏?」

,是『綠芙蓉』。

「長安芙蓉居的『緑芙蓉』?」

找到一隻破酒罎,上面的商標仍在 是不假,阿翔很快便在瓦礫之中

正是長安芙蓉居出產的綠芙蓉。 阿狗賭狀臉色驟變,怒溢雙眉:

「難不成是霸城胡家的人幹的?」

誠恐誠惶的道:「這話可不是老酒鬼 赫九一聞此言,面部的表情立變

這毒是誰下的?」 龍傳人咬着牙齦吼道:「那麼你說

「不知道。」

「酒是從那裡來的?」

「也不知道。」

咦, 究竟知道些甚麼?」 「老酒鬼的,你這也不知,那也不

得了。」 「老夫當時爛醉如泥,甚麼都記不

小丁怒不可當的道:「豈有此理,

J 81 如泥,如何會曉得逃命到酒窖裡來?」 你身在現場,會一無所見,旣然爛醉 辯護道:「赫某說過,酒是被嚇醒的, 以清醒一下渾沌的頭腦,竭力爲自己 人也是被嚇逃的,不然那還有命在。」 醉俠赫九再度用力搖一搖頭,藉

「沒有。」 「到底有沒有?」 「好像還沒有。」 龍城起火沒有?」

莫愁姑娘尋根究底道:「逃命當時

來的?! 「如此,火是你逃來此地後才燒起

「應該是的。」

「可知放火之人是那一個?」 「老夫身在地窖內,沒看見。」

「爲何不跑出去一看究竟?」

阿狗眉一挑,眼一瞪,破口就罵

:「媽的,剛剛才醒,怎麽又醉了 赫九望着適才棲身的大酒缸,赧

來,直至酩酊大醉,人事不省。」 禁不住仙人醉的誘惑,又大喝特喝起 然道:「說來慚愧,躲進酒缸後,實在 阿翔惡狠狠的斥責道:「荒唐!荒

誤了龍城的大事。」 唐!簡直太荒唐了!你貪杯事小,却 醉俠一臉茫然的道:「外面的情形

莫愁黯然道:「房子也燒完啦!」 小丁悲聲道:「人死光啦!」 怎樣?」

一送,道:「老酒鬼,這玩意兒閣下以 龍傳人取出白骨令,往赫九面前

醉俠以肯定的語氣道:「今天還是

骨幫、白骨門 「可曾風聞江湖上有個白骨教、白

「在九龍廳內,除你之外,可有其 ,或者白骨令主?」

他的外人參予壽宴?」

「誰?」

「野和尚無廟大師。」

面空無所有。」 阿狗動容道:「老和尚的人呢?上

甚至死了,誰知道?」 醉俠赫九歎息道:「或許是逃了

屍體,赫大俠是否見到這劫後餘生的有一百零四人,外面只有一百零二具 莫愁姑娘慢條斯理的道:「龍城共

逃命,其他的皆無暇兼顧,根本不曉道:「老酒鬼當時實在太醉太慌,只知 得有劫後餘生的人。 這下又把赫九問住了 ,搖頭苦笑

唇舌,兀自散開,分頭去尋。 阿翔、莫愁、小丁也懶得跟他再浪費 赫九仍大醉未醒,一問三不知

身在此。 壽宴之上若有人虎口餘生,八成會藏 地窖是絕佳的逃生之地,九龍廳

可惜沒有,翻遍了所有的酒桶、

酒罎、酒缸、酒甕,再無任何發現。 在大酒缸旁。 醉,雙腿發軟,頭重脚輕,又已醉倒反倒是醉俠赫九喝了太多的仙人

是長安城首屈一指的一家綢緞

幕後的店東則是龍城的龍家

業。 省,凡是通都大邑的商店,只要掛 個龍字,絕大部份都是龍家的產 甚至可以這樣說,不論南七北六

烊 此刻已是子夜,龍祥莊早已打 莫愁、小丁却聯袂飄然而

不煩呀, 吵甚麼呀?」 至,在店外「通通通」的敲起門來 「是誰呀?半夜三更的亂敲門,煩

上另外 小的該死,小的該死!」 背,惶恐不迭的道:「啊,是二少爺 另外一副臉孔,卑躬屈膝,彎腰哈,看清楚來人的面貌時,馬上又換露出一臉的不痛快,但當他打開店 應聲的是一名小二哥,嘟呶着嘴

自己兩個耳光子。 左右開弓,啪!啪!清清脆脆的打了 也許是嚇昏了頭,口說不算,還

匆匆忙忙的迎了出來,堆着一臉的歉 早將龍祥莊的大掌櫃賀三財吵醒 提着褲子拖着鞋,衣冠不整的

候,望乞恕罪 笑道:「不知二公子夤夜光臨,未曾恭

禮貌。 這兒有嬌客,快把衣服穿好再說,別 的道:「好了,好了,別再亂拍馬屁 人家莫愁姑娘笑咱們龍城的人不懂 小丁有點按捺不住了 ,口沒遮攔

少爺夜臨龍祥莊有何見教? 獻上香茗後,賀三財始正容說道:「二 室,穿戴整齊,待將三人迎入客廳, 辣辣的,顯得十分尷尬,急忙退入內 賀三財與小二哥聞言俱覺臉上熱

事。 ;「傳人此來是想請賀掌櫃辦幾件全家暴亡的事說了一遍,最後黯然道 龍傳人簡單扼要的將火燒龍城

儘管吩咐,只要屬下能力所及,一定成聲,嗚咽的道::「有甚麽事請二少爺 賀三財聞言早已老淚滂沱,泣不

「其次呢? 「先買一百零二具上好的棺木。」

「喪葬事宜務必要隆重、莊嚴、排

殊榮。」 「老爺子生前領袖羣倫,理當享此

城。 「另外,想在極短期間之內重建龍

「是有困難。」 「有困難?」

「困難在那裡?」

:「沒有錢!」 賀三財十分吃力的吐出三個字來

錢?龍家乃億萬富豪,產業遍佈全國 都是賺錢的行業,多的是金子銀子 小丁愕然一楞,道:「甚麼?沒有

, 怎麼會沒有錢?」

賀三財頷首道:「這話不差,若在

平時,龍祥莊的錢櫃差不多都是滿的 ,可是今天的情形却不一樣。」 莫愁姑娘道:「有何不同?」

「錢到那兒去了?」 「錢櫃空空如也。」

「被人提走了。」

「是誰提走的?」

阿翔神色一緊,道:「龍城的總管

材清風?」 賀三財肅容滿面的道:「正是林

「自然是龍城主。」 「是誰叫他提的?」

「提走多少?」

「另外怎樣?」 「白銀十萬両,另外……」

「據屬下所知,從別處提走的銀子

「約有白銀百萬両。」 「多到甚麼程度?」

「奇怪,我爹一下子要這麼多銀子

並沒有說。」 幹甚麼?」 「這個小老兒就不清楚了,林總管

> 龍城主亡魂。 林清風已死

這事死無對證,成了千古懸案。 一聖龍雲聚集了這麼多銀子

讓老爺子他們曝屍荒野吧?」

安,無論如何喪事非辦不可,總不能

廢墟,房子都沒有啦,還要甚麼面子

,別再老古板、死腦筋,人死入土爲

到底意欲何爲? 或者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情內 難道與龍城的毀滅有關?

有破磚爛瓦,並無銀錢存留,這一大座山,舖平了可以舖一條路,龍城只 筆錢跑到那裡去了?」 一臉迷惘的道:「奇哉怪也,百萬両銀 ,有六萬多斤,堆起來可以堆成 阿翔思潮起伏,百思不解,小丁

多少?

,只要把後事能料理妥當就可以了。」

阿翔道:「龍城重建之事暫且不談

賀三財扶正老花眼鏡,拿起身邊

之急,刻不容緩。」

賀三財道:「依三位之見準備典當

甚是,購置棺木,辦理喪葬,乃當務

莫愁亦有此同感,道:「阿狗所言

兒。 答案來,賀三財只有搖頭苦笑的份 事情撲朔迷離,誰也提不出具體

龍傳人道:「莫非連買棺材的錢都

三萬両好了。」

三萬両銀子的開支。」

龍傳人不假思索道:「那就先抵押

木,辦得隆重、氣派,保守估計也要 的算盤來撥算一陣,道:「選用上好棺

拿不出來?」 賀三財沉聲道:「事實確是如

往往一擲萬金,面不改色,做夢也想

, 想龍城乃是豪富之家, 龍城主生前

話雖說得乾脆,實則淚往肚裡流

此。

「必要的時候可以典押。」 「龍城已毀,告貸恐非易事。」 一設法借貸怎樣?」

「拿甚麼典押?」

象。」 面子、講排場,這樣恐怕會破壞形 可以典押不少銀子,只是城主一生愛祥莊乃是長安數一數二的綢緞莊,是賀三財遲疑了一下,道:「嗯,龍

芙蓉居

是專門生產名酒「綠芙蓉」的一家

小丁大聲嚷嚷道:「嗨,龍城變成

酒坊。

規模很大,五間店面橫跨兩條街

一向執酒業之牛耳。

雲齊名,武林三雄之一的霸城城主神 州一霸胡百威。 後台老闆很硬,是與神州一聖龍

是名滿天下、望重江湖的武林世家。 、鳳家的鳳城,合稱武林三城,也都 霸城又名霸王城,與龍家的龍城

而使龍雲的地位益形鞏固。 上明珠鳳凰姑娘訂下了白首之約,從狂,跟鳳城城主神州一君鳳嘯天的掌 歸,龍城的龍傳人擊敗了霸城的胡小 義結金蘭,順理成章的取得領袖地位 懷遠大,廣結善緣,先與龍虎八兄弟 ,再在一場兒女婚姻的角逐中全勝而 ,爭奪整個武林的領導權,龍城主胸 多少年來,三城一直在暗中較勁

城佔盡便宜,霸城皆處於劣勢。 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衡量,龍

禍福,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如今龍城 鼎立的局面能否維持都未敢過份樂 高,摔得重,非但霸權淪喪,連三城 毀於一旦,龍雲命歸九幽,龍家爬得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

奔芙蓉居,登門拜訪。 難眠,第二天一早便與莫愁、小丁直 事實如此,阿翔心事重重,徹夜

身心俱疲,同時龍城被焚,無家可歸

夜色已深,阿翔、莫愁、小丁皆

就在龍祥莊借住一宵。

不由皆愴然涕下,爲之浩歎不已。 當,世事無常,情何以堪,在座之人 身後之事都無力料理,必須靠借貸典 不到禍從天降,竟瀕臨破產邊緣,連

入客室奉茶,但爲阿翔婉拒。 僕,忙以禮相待,視如上賓,本欲迎 一入門,胖掌櫃便認出了

着一塊瓦片,往櫃枱上一放,龍傳人 取出綠芙蓉的商標,上面還附帶

J 82

西? 直截了當的道:「這可是貴寶號的東

J 83

:「沒錯,正是小號之物。」 胖掌櫃僅淡淡的瞄了一眼,立道

「也就是說,瓦罎內裝的是綠芙

「完全正確。」

「這種酒共有幾家在生產?」

「本酒行銷全國,分店遍佈各 「在別的地方是否可以買到?」 「只此一家。」

「別無分號。」 「長安也有分店嗎?」

說,長安城裡城外的綠芙蓉都是購自 莫愁姑娘玉面一寒,道:「換句話

胖掌櫃笑容可掬的道:「可以這樣

幾天可有大宗交易?」 小丁臉一沉,道:「那麼,最近這

「多少才算大宗交易?」

「差不多二三十罎吧。 胖掌櫃欲語未語, 忽聞另外一個

聲音朗聲道:「有,有,不久前就賣出 ,神采飛揚,一臉傲氣,阿翔、莫愁 一批貨,共是二十五罎。」 小丁並不陌生,一眼就認出是霸城 發話者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美少年

角戀愛的人就是他。 跟龍傳人爭奪鳳城大小姐、鬧三 的三少爺胡小狂。

大家仍然顯得有些兒不自在 彼此曾是情敵,雖已事過境遷,

三公子還沒有說是賣給了那一位?」 還是莫愁識大體,搶先說道:「胡

師椅上,還故意翹起了二郎腿, 理的道:「是你們龍城的那個林老 胡小狂大模大樣的落座在一張太 愛理

頭,可是總管林淸風?」 阿狗聽得一呆,道:「那一個林老

縫裡吐出來一個字:「對。」 胡小狂好狂,頭也沒抬,僅從牙

「是多久以前買的?」 龍傳人臉色驟變,上前一步道: 胡小狂懶洋洋的道:「三天前。」

「送往何處?」

「怪事,龍城自己有仙人醉,爲何

要買霸城的綠芙蓉?」 「大概是想換換口味吧,綠芙蓉純

成是强行推銷,別有居心。」 怕未必,別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八小丁報以一聲冷哼,道:「哼,恐 正香醇,乃酒中極品。」

「甚麼居心?」 胡小狂聞言大怒,跳起來吼道:

「你小子是說綠芙蓉毒死了人?」 「暗中下毒,謀財害命。」

「事實俱在,鐵證如山。」 「毒死了誰?」

「龍城上下,雞犬不留。」 胡小狂不狂了,臉色一變再變

但很快便恢復正常,冷言冷語的道:

「龍城的死活與霸城何干?」 莫愁語冷如冰的道:「三少爺倒推

綠芙蓉才暴斃的。」 得乾淨,別忘了龍城的人是因爲喝了 ,不販毒,三位請勿亂扣帽子, 不販毒,三位請勿亂扣帽子,送大聲吆喝道:「抱歉,芙蓉居只賣 小狂又發起狂來,猛地一拍桌

客令,阿翔却偏不走,傲然道:「對不乖乖,這小子真狂,居然下了逐 起,請神容易送神難,在事情尚未查

明以前本公子還不想走。」 胡小狂氣冲斗牛的道:「姓龍的

你要查甚麼?

「酒庫有甚麼好看的?」 「想看一看芙蓉居的儲酒庫。」

「看有無毒酒存留。」

龍傳人的尾巴追上去,口中不停的喊 便邁開大步猛往芙蓉居的後面也不管胡小狂是否同意,話一出 想到攔阻時已是無及,只好咬着 小狂沒料到阿翔會如此膽大妄

阿翔聽如不聞,一個大跨步已搶

着:「站住,站住!」

大片,比之龍城的窖藏簡直是小巫見 罎、酒桶、酒缸、酒甕,黑壓壓的 庫,井然有序的堆滿了大大小小的 門外是一個大天井,三面都是酒

商標亦與阿翔手中之物完全一 清一色全部是綠芙蓉。

龍傳人略一審視,閃身踏進正對

不說,默默的逐罎審視 罎,與龍城所飮用的相同,阿翔二話 此處庫存全係大肚小口泥封的酒

寒的道:「龍傳人,你在看甚麼?」 胡小狂强忍着滿腹怒火,語冷詞

看有無毒酒存留。」 阿翔舊話重提道:「本公子說過,

說過, 芙蓉居只賣酒不販毒。 小狂以牙還牙的道:「本少爺也

爲了爭權奪利,任何狗皮倒灶,傷天 「泥封未啓,完好如初,不可能有 害理的事都做得出來。」 唱的還好聽,江湖險惡,人心難測 胡小狂指着紅泥封口的酒罎道: 小丁冷嘲熱諷道:「哼,你說的比

,不能單憑三少爺一面之詞,須待 莫愁姑娘振振有詞的道:「有毒無

說那裡話來,在商言商,泥封一 打開封蓋檢視後方可分曉。」 隨後趕至的胖掌櫃開口了:「姑娘

先奪門而出。

大巫, 不成比例。

便要付錢,芙蓉居的東西豈可隨便亂 龍傳人陰沉着臉,一字一咬牙的

**罎子的酒,就會付一罎子的錢,不** 道:「放心,龍家的人不會亂來,開一

有毒酒,休怪本公子翻臉無情,要以 龍傳人聲色俱厲的道:「只要發現 胡小狂截口道:「不過怎樣?」

,以眼還眼,殺人放火,趕盡殺絕。」 小丁的話說得更坦率:「以牙還牙 最殘酷的手段對付霸城胡家。」

刀,玉掌揚起,紅泥應勢而落。 莫愁以行動代替了言詞,豎掌爲 正欲拔起木塞,小丁翻了一個白

另有妙法。 道:「莫姑娘,這太麻煩了,阿狗

妙法?」 龍傳人一楞,道:「阿狗,你有何

處橫流。 將罎子摔破,四分五裂,酒液隨之四 學起,重重摔下,「砰」的一聲,當場 說摔眞摔,捧起一罎子酒,高高 小丁的答覆只有一個字:「摔!」

若是有毒,一看便知。

輕者酒色會變濁,重者酒色會變

毒性更烈者會起泡冒煙,穿金入

石, 浸土成焦。

大異其趣。 、莫愁、小丁所見的情形却

酒呈碧綠之色,晶瑩透明,芳香

小丁不死心,又摔破一罎。

四溢,並無任何異樣。

阿翔亦有此同感,行動一致。 「摔啊!」

J 84

|摔啊!

來 有樣學樣,莫愁也跟着他倆摔起

瘾, 悉數被三人摔破砸碎。 不消片刻工夫,一屋子的酒罎子 摔啊摔,摔出了火氣,也摔上了

瓦片堆積如山。

酒液匯集成渠。

那有毒物的影子。 分明都是香醇純正的佳釀美酒 酒味撲鼻生香。

三人齊皆看傻了眼,面面相覷,

胡小狂這下可逮住理了,挑眉瞪

呀?! 眼的道:「姓龍的,到底有沒有毒

兜着走,告辭!」 的手中,保證叫你們胡家的人吃不了還會繼續查下去,一旦有把柄落在我 據,並不表示霸城絕對清白,本公子 龍傳人答得妙:「現在沒有發現證

却被胡小狂喊住了:「且慢!」 立與莫愁、小丁掉頭就走

道:「有屁快放!」 小丁兀自繼續前行,頭也不回的

沒有算帳呢?」 胡小狂直截了當的道:「龍朋友還

道 ·「算甚麼帳?」 阿翔已行至三丈以外,止步轉身

「多少?

「沒有這麼多吧?」

「白銀三百二十両。」 「酒帳。」

> 多少,不信你們可以自己來算。」 摔破三百二十纝,不是三百二十両是 龍傳人略一沉吟, 道:「沒有這個 「綠芙蓉每罎定價一両,三位總共

手法丢出去。 必要,本少城主照付就是,接着!」 探懷取出一張銀票,以擲暗器的

力修爲,根本不可能將一張薄薄的紙 道皆不易拿捏,如非有相當深厚的內 是一張薄紙,並非飛鏢飛刀, 千萬別小瞧這一個動作,銀票只 角度力

而且乾淨俐落,曼妙已極。 阿翔做到了。 片準確的擲到三丈以外去。

雷奔之勢射向胡小狂。 道優雅的弧線,「飃」的一聲,以電閃 只見比巴掌略大的銀票,劃下一

中 疾伸食中二指,輕輕巧巧的夾在手 原來是一張面額五百両的票子。 胡小狂也不含糊,露了一手絕技

胡小狂道:「慢走!」 銀票出手,龍傳人便掉頭而去。

「謝了,芙蓉居不收小費。」 「算了,就當是小費吧。」

向三人的後腦射去。 八錠十両重的小元寶連成三條線, 話是很客氣,實則殺機四伏, 疾十

連三,只要有一錠打中,怕不腦袋開 其猛如山,其快如電,又是接二

> 不閃、不避、不回頭,三人六手齊出 ,將十八錠小元寶全部接住。 好厲害的阿翔、莫愁、二狗子

未掀起巨浪,釀成巨波。 此皆不傷顏面的情况下落幕告終,幸 一場風波,秋色平分,總算在彼

仍在雲霧中,毫無進展。 同時也白忙一場,龍城屠城之謎

妙,妙在野和尚很會幽默自己。 野和尚,自然無廟。 妙,妙在「無廟」二字很傳神。 所以,和尚便自號無廟。

家,尋找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涯,到處飄泊,無廟無寺,四海爲 可也難住了龍傳人,野和尚浪跡

位目擊者,阿翔非找到他不可。 像是三隻沒頭蒼蠅,在長安街上 偏偏野和尙無廟是龍城屠城的一

到處亂撞。 說巧真巧,居然被他們在一條小

街上,一家小吃館裡撞上了。 無廟和尚在喝酒,醉了,醉得一

塌糊塗。

要問我,和尚甚麼都不知道。」 了一大半,劈面就說:「二少爺,你不 但當他看見龍傳人時,馬上又醒

阿翔錯愕一下,道:「野和尚,你

以爲我要問你甚麼?

「你知道?」 「火燒龍城的秘密。」 (未完・一)

可收拾。秦宮主已下令收兵,關起宮門,以勝利者的姿態,點算俘虜 宮七十二名侍女困在「朝雲暮雨陣」中,歐陽生估不到會全軍盡墨, 宮宮主爲首的暗中佈下 上文提要: 图在「朝雲暮雨陣」中,歐陽生估不到會全軍盡墨,不中佈下人手,逐個擊破,紅繐堂三十六名劍士被神女, 襲神女宮,結果每路都被以劍老人、假道士、神女 武林聯盟以副總護法歐陽生爲主,率領幾路人馬偸

入數,然後大排筵席,表示慶功,此時武林聯盟派人前來談判索還俘 新派俠情連 談判釋俘問題 準備易容冒充

主意了

白素素依言落坐。

弟子的也許另有其人。」 變神功』的人,因此老朽推想殘殺貴宮 頭作保証,那晚來人中也並沒有會『百 未殘殺貴宮弟子,老朽可以用項上人 湖蒙叟)藉以把丁天仁三人引去,但並 後,已經查過此事,那天晚上,確是 秦宮主也未必會信,老朽昨晚回去之 由向護法(向問天)假扮了雷公言武(巢 歐陽生面有難色,說道:「說出來 九名弟子的兇手,我立即放人。

信?.

心中想着,忍不住朝丁天仁望來。丁天仁,難道另外還有一個丁天仁? 丁天仁洗去臉上易容葯物,果然不是哥明明就在這裡,二師姐怎麼會說給 這話聽得葉青青大是驚奇,丁大

天仁,這句話一定是兩位老人家出的 丁天仁,洗去易容葯物,果然不是丁 方才白素素是到東花廳和磨劍老人 石道長商議去的,她說出昨晚擒下的 這話也只有丁天仁聽得懂,敢情

散花仙子道:「好,妳坐下

是……」她故意拖長語氣,沒說下去 們留下他也是無用,自可釋放,只護法說的不錯,此人旣非丁少俠,我 歐陽生微笑道:「宮主有甚麼條件 仙子朝歐陽生道:「歐陽副總

不妨直說。」 散花仙子道:「只要你們交出殺害

白素素冷笑道:「你這話有誰能

名弟子 人頭作保証,只要那晚殘殺貴宮十 歐陽生作色道:「老朽說過以項上 的是武林聯盟的人,老朽這顆

頭道:「好,我相信你。」 人頭,宮主隨時都可以取去,老朽决 歐陽生道:「那麼……」 散花仙子看他說得極爲認真,點

散花仙子沒待他說下去 「我還有一事要請教歐陽副總護 就截着

歐陽生道:「宮主請說。」

手金贊臣,自流井金家堡堡主金長生 蹤已有多日,也是武林聯盟請去的 劍門 躱在屛後的金瀾、金少泉 散花仙子道:「樂山 山白家莊莊主白雲生三位, 山莊莊主擎天 白少 失

蹤,出來尋父的) 一震!(金少泉、白少雲就是因乃父失 歐陽生陰沉一笑道:「老朽說並不

雲三人聽到宮主提到父親,心頭同時

盟副總護法,怎麼會不知道呢?」 知道此事,宮主是否相信?」 散花仙子冷笑道:「你身爲武林聯

如何會知道呢?」 劫持這三個人,他們無故失蹤,老朽 歐陽生嘿然道:「武林聯盟並沒有

沒有劫持他們?」 仙子沉吟道:「你說武林聯盟

散花仙子道:「這就奇了。」 歐陽生道:「不錯。」

回去?」 仙子,拱拱手續道:「老朽此來,就是調查此事。」接着目光一抬,望着散花 希望秦宮主能釋放本盟喬扮丁天仁的 一名劍士,現在旣已証實他不是丁天 歐陽生道:「老實說,本盟也正在 ,還請宮主俯允,可否讓老朽帶

人。」

副總護法如能取到解葯,我可以放神志,只好都點閉了他們穴道,歐陽時留下的人都被溫九姑『迷信丹』迷失 。散花仙子頷首道:「可以,只是昨

只是老朽身邊並無溫九姑『迷信丹』解 六人,確是被「迷信丹」所迷,所以她瀾、易雲英、以及荆門山主季傳賢等 :「秦宮主一言九鼎,老朽先行謝了, 要乘機索取解葯了,聞言立即拱手道 仁的王紹三,並未被迷失神志;但金 ,最遲明日上午一定可以把解葯送 這話歐陽生深信不疑,假扮丁天

幾時把解葯送到,我就幾時放人。」 歐陽生站起身,拱拱手道:「老朽 散花仙子道:「好,歐陽副總護法

這就告辭。」 散花仙子也跟着站起,說道:「二

師妹,代我送客。」 白素素答應一聲,跟着歐陽生往

散花仙子回頭道:「二師妹,妳請

丁少俠幾位一起到東花廳來。」說完, 就朝廳外行去。

> 大師姐要我們到東花廳去呢! 葉青青直起身,叫道:「丁大哥,

像不是武林聯盟劫持的。」 :「金兄、白兄、方才聽歐陽生的口氣 二位的令尊和家父等人的失蹤,好 金瀾朝金少泉、白少雲二人說道

能相信? 易雲英笑道:「二哥,他說的話也

陽生說的不像有假,只是……家父等 失蹤的呢? 人旣非武林聯盟劫持的,又怎會無故 金少泉微微搖頭道:「不,我看歐

他會說眞話? 易雲英披披嘴道:「這人是老狐狸 丁天仁道:「我也覺得歐陽生說的

不假。」 白少雲道:「目前在江湖上興風作

浪的,除了武林聯盟,還有甚麼人 葉靑靑可不關心這些,一面偏頭

問道:「丁大哥,明天他送解葯來了 知大師姐答應放人,放的甚麼人

丁天仁道:「宮主想必已經胸有成

易雲英輕笑道:「自然把大哥放回

方才說另有原因, 現在可以告訴我 又不是他們的劍士?哦,丁大哥, 葉青青急道:「那怎麼成,丁大哥

說話之時,已經走到東花廳門口

含玄機,似乎已有甚麼發現了?」

會再告訴妳吧-,丁天仁悄聲道:「現在快進去了

土,只是心有所感,那有甚麼發

石破衣連忙搖手道:「沒有,我假

葉青青輕「嗯」了一聲,大家就學

人詳細述說了一遍 剛才和歐陽生談話的內容,向在座的 散花仙子早就來了,這時正在把

里傳音,

散花仙子道:「方才歐陽前輩以千

要我向歐陽生索取『迷信丹』

述古等人,差不多也同時離奇失蹤 青羊宮景雲子、和九頂山 組合出現, 目前除了武林聯盟,江湖上並沒其他 位之外,據說成都歸雲莊的歸耕雲 哥、自流井金老哥,劍門山白老哥三 朽最近聽到的消息, ,未必可信。 巢湖蒙叟雙眉微攏,說道:「據老 歐陽生說的只怕是推托之 除了擎天手金老 八角廟的張

的人,焉知沒有第三者?只是咱們沒這些天來,老朽碰到的都是武林聯盟 碰上而已一 磨劍老人笑道:「老朽也聽說了

三者嗎? 潛龍于千里道:「前輩認為還有第

中原,另一些也正好從重陽會下手,的人,他想吃掉神女宮、長江盟問鼎林聯盟,自然也會有另一個野心勃勃 蠶食各個門派,這也不足爲奇。」 上幾時平靜過一天?有興風作浪的武 石破衣聳聳肩,哈的笑道:「江湖

未作聲。 陰世秀才文中秀看了他一眼, 排教總柁主羅長發道:「石道兄語

> 宮主操 這件事就讓假道士去安排了,用不着 告訴宮主的 :「這是咱們這位軍師假道士要我這樣 散花仙子道:「丁少俠他……」 磨劍老人指指石破衣, 嘻的笑道 ,老朽只是傳聲筒而已

磨劍老人沒待她說下去,就接着

道:「沒事,沒事的。」 葉青青嚷道:「老前輩,原來你們

們可知道這有多危險?」 說的放人,是要丁大哥去充數了,你 她心頭一急,才嚷出來的,等嚷

出來了, 但此時當着這許多人,小師妹這樣 散花仙子平日縱然疼這位小師妹 一張粉臉登時脹得通紅

朽不會生氣的,嘻嘻,小妹子,妳要 陽前輩如此說話?」 大聲嚷嚷,豈不讓人笑神女宮沒有規 ,這就冷聲道:「青青,妳怎可對歐 磨劍老人笑了笑道:「沒關係

來,不由心頭一喜,回身朝石破衣道 :「石道長,你派我甚麼差使呢?」 把葉青青一張臉紅上加紅,但聽到後 他這句「妳要是不放心的話」, 差使好了。

是不放心的話,要假道士也派妳一個

J 86

着的。」 石破衣笑道:「你們幾個都不會閒

手道:-「老前輩,家父: 金少泉、白少雲同時站起身, 磨劍老人連連搖手,目視石破衣

事情可多着呢,你們只要聽假道士的 個老頭旣然遇上了, 豈會袖手不管? ,啞然笑道:「你們不用說了,咱們兩

朝石破衣詢問。 金少泉、白少雲同聲應是,正待

假道士領頭,嘻嘻,和年輕人在一起經分配好了,你們幾個年輕人都由我道:「你們兩個不用多問,方才咱們已 我這把老骨頭也覺得年輕起來了! 葉青青問道:「我也跟道長走 石破衣已經站起身來,聳聳肩笑

人?咦,妳問這話,難道不願意和咱 石破衣含笑問道:「妳是不是年輕

:「我自然願意了。」 起,她怎麼會不願意,這就急忙說道 葉青青粉臉一紅 ,和丁大哥在一

石破衣聳着肩說道:「這就是

賓主互相敬酒, 自不在話下 慶功宴,大家依次入席,菜餚豐盛, 晚只是消夜而已,現在可是正式的 中午,兩桌酒席擺在大廳之上。

酒醉飯飽,每個人差不多都已有

了幾分酒意,侍女撤去杯盤,又給大

粲 歡,不可不有餘興,小老兒不揣鄙陋呵呵一笑道:「宮主嘉餚美酒,賓主盡 給大家來一手莊稼把式,聊博一 石破衣忽然站起身,走到中間,

紛鼓起掌來 家瞧瞧,大家自是求之不得,一時紛 他忽然自告奮勇,要露一手給大

能增加聲勢。 過小老兒要借宮主的青霜劍一用,才 石破衣朝散花仙子拱拱手道:「不

吩咐道:「去取我青霜劍來。

散花仙子微微一笑,朝一名侍女

那侍女躬身領命,取來青霜劍

一柄青瑩長劍,口中說道:「眞是好劍 小老兒要獻醜了! 石破衣一手接過,嗆的一聲抽出

眼前一花,石破衣已經不知去向!空中平擲出去,青虹乍亮,大家只覺 來他雙脚一頓,人已平平穩穩

飛去,大家不覺紛紛鼓起掌來 的站在擲出去的劍脊之上,正朝廳外 忽然 就在擲出去的長劍快到大廳門口 一個左折,沿着大廳左首由左

站着石破衣,漸漸越飛越快,但見一旋,先前還看得淸一柄平飛的長劍上 而右,轉了一圈。 先前還看得淸一柄平飛的長劍上不,一圈接一圈的在兩丈高處盤

> ,那裡還看得淸人影?大家情不自禁道耀目靑虹滿廳飛旋,劍氣森寒逼人 又紛紛鼓起掌來。

早已站在中間,長劍也早就入鞘,朝 大家抱抱拳道:「獻醜,獻醜!」 就在掌聲中,劍光倏斂,石破衣

大家又紛紛報以掌聲。

瞧! 破諸家之短,不妨演練一遍給大家瞧 等掌聲一落,回頭朝王小七道:「小七 你那套『天錦劍法』,集各家之長, 石破衣把青霜劍還給靑衣侍女,

聽得大家心中一動。 甚麼,但後面一句「破諸家之短」,却 王小七答應一聲,學步走出,在 他這句集「各家之長」,倒也沒有

徐抽出長劍 中間站停,向衆人抱拳爲禮,然後徐

小七已經展開劍法,一招一式的演練要牢牢記住。」心中不禁一動,這時王 去,這就用心注視,一點也不敢放 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務必看仔 丁天仁突聽耳邊响起石破衣的聲 ,身法劍法,不可絲毫遺漏,都

的創始人,却能依照每一招劍法的走絕難串連起來,但這個串連各派劍法劍招,下一招又是另一門派的劍式,屬於散手一類,上一招是某一門派的 不包,照說像這樣的集錦劍法,之長,每個門派劍招中的精華, 包,照說像這樣的集錦劍法,應是 王小七這套劍法,果然是集各家 無所

**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 等行所說的:耀如羿射九日落,嬌如 雲流水,一氣呵成,較之原有的劍招 雲流水,一氣呵成,較之原有的劍招 雲流水,一氣呵成,較之原有的劍招 掌來。 江海凝清光!一時看得大家紛紛鼓起 這套「天錦劍法」共有九十一招

原地,臉不紅,氣不喘,足見劍上造演到最後一招,倏然收劍,依然站在 王小七劍隨人走,大廳中間三丈方圓 次朝大家抱拳爲禮,大家也再次爲 詣已有相當火候,徐徐納劍入鞘, 盡是流動的劍芒,使得純熟無比,

巢湖蒙叟道:「還有那一位也來表

手給大家瞧瞧,大家以爲如何?」 文中秀道:「我們請歐陽前輩露一

磨劍老人嘻的笑道:「小老兒也要 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表演嗎?」 易雲英道:「你老哥哥不表演,還

有誰表演? 「好,好,表演,表演-

表演就到大天井裡去。 磨劍老人聳着肩走出,說道:「要

上看好了。」 外走去。大家一起跟着他身後走出 磨劍老人回頭道:「你們就站在階 說完,就像大馬猴似的領先朝廳

大家不知他要表演甚麼,依言在

是爬繩子,你們小時候總爬過繩子 才行站定,說道:「小老兒要表演的就 小老兒現在就要爬了。」 磨劍老人一直走到大天井中間,

看,一面也紛紛鼓起掌來。 高,大家紛紛走下石階, ,大家紛紛走下石階,仰頭往上觀 話聲一落,左手懸空一抓,右手

漸連黑影也看不到了-越來越小,漸漸只剩了一點黑影,漸 磨劍老人越爬越高,一個身子也

人呢?怎麼不見了呢? 易雲英叫道:「咦,大哥,老哥哥

妹子, 只聽身後有人嘻的尖聲笑道:「小 老哥哥就在這裡。」

古人,後無來者,咱們今天眞是開了 這份輕功,當眞出神入化,可說前無 巢湖蒙叟忍不住歎道:「歐陽前輩

人不知何時已像大馬猴似的站在階上 大家急忙回頭看去,只見磨劍老

> 道:「你眞討厭!」 子」三個字來,不由粉臉驟紅,羞急的 ,不覺又紛紛鼓起掌來,回入大廳。 易雲英被他當着大家叫出「小妹

兒叫錯了,你不是小妹子。 自己說漏了嘴,忙道:「對不起,小老 「哦,哦……」磨劍老人突然發覺

不住笑出聲來。 這下眞是越描越黑,聽得大家忍

有 江湖人,江湖上女扮男裝多的是, 他一向口沒遮欄,千萬不可怪他。」 人會笑妳的,老醜鬼一時說漏了嘴 石破衣笑道:「丁姑娘,這裡都是 易雲英跺跺脚道:「都是你。 沒

姐姐是女的,這樣就好, 妳不怪老哥哥,老哥哥好開心。」 葉青青走了過來,說道:「原來丁 磨劍老人嘻的笑道:「是老哥哥不 以後我有伴

白素素嫣然笑道:「小師妹,妳說 應該有兩個伴才對一

妳說還有一個?那是誰呢? 易雲英拉着金瀾的手,咭的笑道 葉青青睜大眼睛,問道:「二師姐

:「自然是金姐姐了 磨劍老人笑嘻嘻的道:「小老兒方

她們兩個都是小老兒的小妹子。 才說漏了嘴,所以不敢再說了,其實 易雲英披披嘴道:「說漏了嘴,還

不是把我們兩個都扯出來了? 葉青青道:「她們兩個都叫你老哥

> 散花仙子道:「小師妹不可無 我也叫你老哥哥好不?」

收怎麼成?」

豈有此理,我區老大都收了,你不

「小妹子,要認我做老哥哥, 也叫我老哥哥好了 興極了,嘻嘻,宮主如果願意的話, 」磨劍老人嘻的笑道: 老哥哥高

自然是怪他又說漏了嘴。

磨劍老人這句「你以爲長了她們兩

說話之時,不覺瞪了他一眼,這

大收了,我怎敢不收?」

「收、收!」石破衣忙道:「你區老

衽下拜,口中柔聲道:「老哥哥請受小 散花仙子聽得暗暗一喜,慌忙被 白素素、葉青青也趕緊被衽下拜

口中叫着「老哥哥」。

的俗禮,小老兒就吃不消了。」 大笑道:「够了,够了,妳們叫我老哥 「呵呵,嘻嘻!」磨劍老人聳着肩 小老兒高興得很,但妳們行這樣

這位石破衣,究竟是甚麼人物呢?

人口中說出來,當然絕不會假,眼前

時使得像巢湖蒙叟、羅長發等老江湖

, 也有莫測高深之感。

長上兩輩的高人,可是這話從磨劍老道他來歷,但絕不可能會比散花仙子

江湖上認識他的人很多,雖然沒人知 場的人,誰都聽到了。邛崃石破衣 輩」,不但散花仙子聽得淸楚,就是在

易雲英紅着臉道:「誰怪他了?」

宮主做小妹子,你一輩都不愁沒酒喝 石破衣道:「恭喜老醜鬼,收了秦

站起身來,朝丁天仁招招手道:「你隨

石破衣拿起茶盞,喝了一口,

要她快叫「老哥哥」。 紅,就叫小妹子也叫你老哥哥好了。 磨劍老人雙眼一瞪,說道:「你眼 一面朝散花仙子擠擠眼睛,意思

叫了聲:「老哥哥。」 人示意, 散花仙子剔透玲瓏,既有磨劍老 趕緊又朝石破衣襝衽下去,

叫着··「老哥哥。」 白素素、葉青青也跟着襝衽下拜

禮。」 磨劍老人輕聲道:「怎麼你以爲長 石破衣連忙還禮道:「宮主不可多

了她們兩輩,就不肯收她們做小妹子

站起,問道:「二叔,我也要來嗎?」 石破衣笑道:「沒你的事,只管在 丁天仁聞言起立,王小七也跟着

這裡喝茶就是了。」 王小七答應一聲,果然依言返身

衣躬身道:「道長請隨晚輩來。」 見一名青衣少女站在廊上,迎着石破 丁天仁跟着石破衣走出大廳,只

在廳外等候石破衣的了 訴白素素,請她準備一間寬敞的密室 這靑衣少女自然是奉白素素之命 原來方才石破衣以「傳音入密」告

請。 石破衣抬了下手道:「姑娘只管

召喚,不准入內,二位請進。」 裡是宮主練劍的地方,門下侍女不奉 首一座院落,站停下來躬躬身道:「這 青衣少女領着二人來至第二進東

她却已經猜出自己的心意了 然是最好的總管,自己沒和她說明, 石破衣點點頭,心想:白素素果

分寬敞,自成院落,與外間隔絕。 這間宮主平日練劍之所,果然十

破衣已在中間站定,說道:「小兄弟, 知道我要你到這裡來,有甚麼事 丁天仁跟着走入,還沒開口,石

毫遺漏,大概要在下演練一遍給你瞧 之時,道長叫在下看仔細了,不可絲 丁天仁道:「方才王小七演練劍法

練純熟了。 多少,而且還要你在半日之內,把它 我要你到這裡來,不但要看看你記住 你現在江湖閱歷果然大有進步了 石破衣聽得連連點頭,笑道:「唔

在下改扮王紹三, 明天隨歐陽生去 丁天仁問道:「道長的意思,是要

不能有半點破綻才行。」 武林大局十分重要,但歐陽生是成了 的老狐狸,你此行務必十分小心, 「不錯!」石破衣道:「此學對整個 丁天仁道:「在下……」

> 必須隨時加以指點,好了,現在可以憶,也未必沒有遺漏之處,所以老朽的變化,何况九十一招劍法,僅憑記 的變化,何况九十一招劍招式,但若不練到純熟, 開始了。」 『天錦劍法』,威力極强,會隨時支援你的。」接着習 石破衣笑道:「你只管放心,老朽 」接着又道:「這套 很難發揮它 你縱能記住

己記憶的招式,先演練了一遍 丁天仁依言抽出長劍,就按照自

你聽我把這套劍法的口訣記住了,其你聽我把這套劍法的口訣記住了,其仍未能深得神髓,別人也許看不出來仍未能深得神髓,別人也許看不出來使出來的只是依樣葫蘆而已,雖然仗 訣, :「眞是難爲你,果然全記住了 就不致臨敵分心了。」說完,就隨口把 口訣唸了出來 石破衣看得連連點頭,嘉許的道 就不用去思索下一招劍法,這 但你

己硬記劍招要方便得多了。 丁天仁用心默記, 覺得果然比自

從旁加以指點,這樣足足化了半個多 純熟爲止,老朽要出去了。」 在一個人在這裡好好練習,務必練到 要他練習了一遍,才道:「好了,你現 石破衣要他反覆背誦了幾遍, ,眼看丁天仁已能完全領悟,又 一招一式的隨着演練,自己再

就繼續勤練,一直練到天色漸漸接近 石破衣走後,丁天仁不敢怠慢,

够純熟了,才收起長劍,擧步走出。黃昏,自己覺得已經得心應手,應該

看到丁天仁立即躬身道::「丁少俠出來 我給你領路。

丁天仁問道:「姑娘一直站在這裡

青衣少女道:「我是奉二宮主之命

站了這許多時間。

要緊。 青衣少女臉上一紅,低聲道:「不

停, **說道:「丁** 少俠請。」

青衣少女不敢和他多說,迅快的 丁天仁道:「多謝姑娘。

天仁開口,就嬌聲道:「丁大哥, 經等了好久了, 等的當然是丁大哥了,這時沒待丁 她已經在花廳門口進進出出多次了 來,她,正是三宮主葉青青 我有話和你說。」 我已

當先朝東首迴廊走去。

過去, 事? 一面問道:「葉姑娘有甚麼

,低低的道:「事情多着呢!」 葉青青一手扶着欄杆,回眸一笑

只見那青衣少女依然站在門口,

守在這裡的。 丁天仁道:「眞不好意思,要姑娘

行到東花廳,青衣少女在階前站 說完,低垂着頭,一路朝前進走

階上有人嬌聲叫了一聲,飛也似

丁天仁聽她這樣說了,只好跟了

可以說了。 丁天仁走近她身邊,說道:「那妳

她不 叫丁天義吧? 葉靑靑問道:「丁天義是妳妹子?

丁天仁道:「她叫易雲英,是在下

師叔的義女。」 葉靑靑道:「那不是你妹子了

也是妹子了。」 丁天仁道:「她是在下義妹,自然

我呢?我也叫你丁大哥呀! 葉青青眨眨眼睛,偏頭問道:「那

葉青青哼道:「你不肯認我做妹子 丁天仁囁嚅的道:「這個……」

下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算了,是我高攀不上你。」 丁天仁忙道:「姑娘不可誤會, 她好像生氣了,別過頭去。 在

秋水看了他一眼,幽幽的道:「你肯認 葉青青忽然轉過頭來,一雙盈盈

「姑娘……這般……願意,在下自然 我做妹子了? 雙眼睛却盯着他,好像在等他答覆。 她雙頰忽然飛起兩朵紅暈,但一 丁天仁也不禁臉上一紅,說道:

這話覺得不好說出口來,只好臨時改 很……高興了。」 「這般」下面,應該說「見愛」,但

爲「願意」了 葉靑靑臉上飛過一絲喜色,追問

道:「你說的是真心話? 丁天仁道:「在下怎會騙妳?

葉青青忽然又披披嘴道:「你旣然

下,明明是在哄我了。」認我做義妹,還一口一聲的姑娘、在 天仁急道:「在下……我……是

眞心的… 葉靑靑甜笑道:「那你怎麼不叫我

妹子呢?

臉叫了聲:「妹子。 丁天仁心頭一陣跳動,只好紅着

是真心的,以後……你當着人家,你 就叫我青青好了。 嬌靨,低低的叫道:「大哥,我相信你 「嗯!」葉青青心頭甜甜的,飛紅

丁天仁看着她點頭,却一句話也

才道:「對了,大哥現在可以告訴我 ,葉青青學手掠掠鬢髮

丁天仁愕然道:「告訴你甚麼?

事呀ー 告訴我,怎麼忘了?就是明天放人的 葉青青巧笑道:「是你說的待會

丁天仁哦了 一聲,就把自己三人

被溫九姑擒去,後來有人把自己救出 武林聯盟要王紹三假扮了自己…… 葉靑靑問道:「他們爲甚麼要假扮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出來,大概說了一遍。 扮自己, ] 天仁接着又把石破衣要自己去 把假扮自己的王紹三換了

道:「那麼王紹三人呢?」 葉青青聽得有趣,忍不住咭的笑

> 小七,這話妳千萬不能告訴人。 丁天仁悄聲道:「他就是現在的王

不成,不能讓大哥一個人去。 失聲道:「明天,你……這太危險了, 葉青青點點頭道:「我不會說 」接着口中驚啊一聲,睜大眼睛,

危險的… 道長和宮主商量後决定的,我不會有 丁天仁輕聲道:「這是老哥哥、石

險 和大師姐說 「不成。」葉青青堅决的道:「我去 丁天仁一把握住她纖纖玉手,柔 ,不能讓你一個人去涉

石道長說過,他會隨時支援我的。 聲道:「青青, 妳不能和宮主說,方才

去 道:「對了,我去和石道長說,我也要 葉靑靑任由他握住雙手,一面說

道:「三宮主、丁少俠,晚餐快開席了 只等着二位了。 只聽迴廊上傳來侍女的聲音,說

她敢情看到兩人站得很近,不敢

低聲道:「我們快去了。」 丁天仁急忙放開葉靑青的雙手

說道:「小兄弟,快出來。」 之際,突聽耳邊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 當天晚上,丁天仁正在床上運功

,走出房門,回身輕輕掩上,跨出走下床來,看看對面的王小七睡得很熟那是石破衣的聲音,這就迅速跨

去,飛出圍牆,石破衣已經在十餘丈 騰空掠起,朝牆外飛去,急忙跟着過 廊,看到石破衣朝自己招了招手,就 一路跟了上去。 朝山徑上騰躍而上,只好提吸真

着自己 之上,石破衣已經負手站在那裡, 片刻工夫,登上半山腰一處平台 等

已朝石破衣走了過去。 ,不知又有甚麼事情,心中想着,人 半夜三更,他引着自己到這裡來

道:「小兄弟,你也坐下來。 石破衣在一方大石上坐下, 回

說道:「道長半夜三更叫在下到這裡來 丁天仁依言在他身旁大石坐下

,總不是約我看夜景來的吧?

極厲害的指法『天絕指』,你必須學會王紹三的『天錦劍法』,但他還有一記 個極厲害的人物,生性多疑,稍有破林聯盟去,不但無敵陰手歐陽生是一 旋,就很難瞞得過他,你已經學會了 道:「明天你要以王紹三的身份混進武 「當然不是。」石破衣朝他笑了笑 稍有破

丁天仁問道:「道長就是要教我這

萬不得已,不可輕使……」 指』發指無聲,擊中 以有天絕之稱,你學會之後,不到 石破衣笑道:「一點不錯,『天絕 人身,非死即殘

丁天仁問道:「這是那一派的武學

歷。 只會這一記指功,沒人知道他出身來 石破衣道:「從前有一個天絕子,

,因為連王紹三也不知道他師父是甚你暗中偵查他們的首腦人物究竟是誰,我們要你混入武林聯盟去,就是要 事千萬性急不得,只有慢慢的來 止一個門派,還有些甚麼人?這兩件 ,第二、他們組織武林聯盟,當然不三的師父說不定就是武林聯盟的盟主 麼人,據老朽和歐陽老兒猜測 他的武功路數,較之歐陽生更爲可怕 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也沒有人看得出 總護法, 更是一 丁天仁點頭道:「在下 接着哦道:「我話還沒說完,他們 **個神秘人物**,至今沒 ,王紹

石破衣笑道:「你也不用膽怯,老

朽會隨時支援你的…

朽 手 :「記着,此後你不論遇上甚麼人, 捏雷訣向你連點三下的,就是老 說到這裡,忽以「傳音入密」說道

前連點了三下 他左手捏了個雷訣,朝丁天仁面

練『天絕指』了 石破衣道:「好,現在老朽就教你 丁天仁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當下就把「天絕指」功的練法,詳

觸類旁通,自然一學就會,一面問道 細給丁天仁講解了一遍。 丁天仁現在內功已有相當功力

到四成力道,這一點十分重要,不可也好,指功也好,最多只能使出三成多,如果在歐陽生等人面前使展劍法的『劍掌』,一身功力已勝過王紹三甚 疏忽了 ,也差不多了,哦,老朽忘了告訴你武功,同源異流,老朽看他練過一遍只知使用,那裡說得出來?其實天下 ,你練成先天氣功,又學會歐陽老兒,也差不多了,哦,老朽忘了告訴你 石破衣笑了笑道:「他神志受迷

遍之後,漸漸已能運用自如。 丁天仁依照指功訣要,演練了幾

純熟了,老朽要走了。」 現在你一個人自己練,務必把它練 笑道:「小兄弟果然是練武的奇才 石破衣看得大爲高興,拍拍他肩

朝山下直撲下去,瞬息不見。 說完,雙袖一展,人如大鵬凌空

哥(丁天行)不相上下呢! 一身所學當眞已到了飛行絕迹,和大 丁天仁看得一呆,心想這位道長

,推門而入,只見王小七依然睡得極一記指法練得十分純熟,才回轉賓舍練了一個更次,直到自己認爲已把這 覺,當下也就解衣就寢。 熟,心中暗暗感歎,一個人神志縱然 被迷極輕,也會失去一般練武人的警 接着就用心練習指功,這樣一直 一個更次,直到自己認爲已把這

,石破衣就在門口招招手道:「小兄弟 第二天一早,丁天仁剛盥洗完畢

> 你到老朽房裡來一趟。」 王小七問道:「二叔,我要不要

廳上去吃早餐好了 石破衣含笑道:「沒你的事

王小七應了聲「是」。

、小毛筆之類的東西,丁天仁跟石破上早已放着許多小瓶、小碟、小剪刀破衣要他在一張小方桌邊上坐下,桌丁天仁跟着石破衣走入房中,石 易容嗎?」 調好顏色,一面問道:「道長要和在下 易容的工具,而且有幾個小碟中已經 衣學會了易容術,自然知道這些都是 要他在一張小方桌邊上坐下,丁天仁跟着石破衣走入房中,

,江湖上會的人很多,這些人縱然手,自然會對你多方測試,尤其易容術性多疑的人,你又是咱們釋放回去的只因你此去事關重大,歐陽生是個生了,普通易容那裡用得着老朽動手, 知道,普通易容葯物,一洗即去,豈法並不高明,但洗容劑却是每個人都 不敗露了身份?」 普通易容那裡用得着老朽動手 石破衣笑道:「你已經學會易容術

丁天仁道:「道長是否另有洗不去

的方法?」

你知道了吧?」 以在易容之上,再易上一層容,現在 容劑洗上多次,也不會被洗去,還可經過特殊處理,三個月內,就是用洗 「不錯,老朽調製的這幾碟易容葯粉, 石破衣頗爲嘉許,呵呵一笑道:

丁天仁點點頭,又問道:「道長說

的特殊處理,不知是不是另有秘法?」

是等易好容之後,再敷上一層蠟,就的粉劑,都是昨天調製的,還有,就也個時辰,才能應用,這幾個小碟中也個時辰,才能應用,這幾個小碟中的膠水調製易容葯物,但必須經過六 七個時辰,才能應用,這幾個小碟中的膠水調製易容葯物,但必須經過六落,老朽說特殊處理,是用特別配合葯中,都會加上少許膠水,才不致脫 可不被洗容劑破壞了 石破衣朝他笑了笑道:「普通易容 都會加上少許膠水,才不致脫 合

但可以經久不變,洗容劑也洗不去,臉上易起容來。他老於此道,手法純熟,不消盞茶就易好了,然後又取過熟,不消盞茶就易好了,然後又取過熟,不消盞茶就易好了,然後又取過熟,不消盞茶就易好了,然後又取過 摸摸看,是否有何異樣感覺?」 長期易容而損害毛孔,好了,你自己而且可以幫助皮膚血氣流暢,不致因

出來。」 就說道:「道長手法高明,一點也摸不 皮光光滑滑的,和平日並無異樣, 丁天仁依言朝臉上一摸,覺得面 這

不是老朽吹嘘,說老朽是他們的老祖 也當之無愧。 石破衣得意的笑道:「易容 道

足談了頓飯光景,兩人才一同站起 時也以「傳音入密」和他交談,這樣足 和丁天仁說話。丁天仁靜心諦聽,同 說到這裡,忽然改以「傳音入密」

> 道:「丁大哥,你易了容,哦,老哥哥大哥變了一個人,不由呆得一呆,叫只見葉靑靑站在走廊上,看到丁 ,武林聯盟一定也有易容高手,萬 一……萬一他們要丁大哥用洗容葯洗 一次臉,那怎麼辦?

爲易容的老祖宗了。 的容,如果洗得掉,假道士就不成其 子,妳不用急,假道士老哥哥給他易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我的小妹

要不要跟踪他們呢? 哥,丁大哥待會跟歐陽生走了,我們 葉青青看了丁天仁,又道:「老哥

然也要走,但不是跟踪他們。 石破衣摸摸蒼鬚,說道:「我們自

葉青青問道:「那要甚麼時候走

就會知道 葉青青看他不肯說,一把拉着丁 石破衣笑道:「到要走的時候,妳

走! 的手就走,不覺臉上一熱,忙道:「妳 天仁的手,說道:「丁大哥,我 丁天仁被她當着石破衣拉着自己

等着你呢,我來了幾次,房門一直關 着,不可出去,現在大家都在西花 們在東花廳議事,要我們在西花廳躭 去吃早餐了。」接着又道:「大師姐他 要去那裡?」 葉青青道:「你還沒吃早餐, 自然 廳

所以只好在走廊上等了。」 她一直拉着丁大哥的手,丁天仁

着,

快要走近西花廳,葉靑靑才放開纖手自然不好叫她放手,兩人穿行長廊, 回眸一笑道:「到啦!」

「我給你們介紹,這位就是王紹三王 人都在廳上喝茶,葉青青嬌笑着道: 人走進花廳,金瀾、 金少泉等

兄我好像很面熟。」 王小七看着丁天仁奇道:「這位王 大家自然知道他是丁天仁

易雲英抿抿嘴笑道:「你們自然很

,大家又是同宗,所以你印象特別。」一面忙道:「我和兄台見過幾次 不是完全迷失神志,妳不許胡丁天仁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 胡

定是從族譜上排來的遠房兄弟了 金少泉道:「是啊, 連名字都同樣有一個數目字,一 二位不但是同

哥以後多多指教,哦,你見過二叔沒 出手來和丁天仁緊緊握住,說道:「三 王小七釋然道:「他叫紹三,兄弟 ,他自然是我堂哥了。」說着伸

叔那裡來的。」 丁天仁忙道:「兄弟剛才就是從二

早餐吧。」 葉青青道:「王兄,你快坐下來吃

着木盤,送上兩籠蒸餃。 原來一名侍女不待吩咐,已經托

J 92

王小七咦道:「丁兄去了這麼久

怎麼還不來呢?

走了 一面含笑道:「丁兄奉二叔之命,有事 **上以相處了幾天,產生了感情,** 丁天仁心想:他心志並未完全迷

聲從屏後傳來,散花仙子和白素素已不多一回,只聽一陣細碎的脚步

衣侍女送上一盞茗茶

免被武林聯盟的人發現。 們在西花廳喝茶聊天,不准外出,以以「迷信丹」迷失心神的人,所以要他 這 ,像金瀾、易雲英、金

護法可曾把『迷信丹』解藥帶來了?

她這話很明顯的是急需「迷信丹」

散花仙子嬌柔一笑道:「歐陽副總

歐陽生站起身拱拱手道:「秦宮主

平台前有人上來,這個黑袍老者好像衣壯漢——神女宮警衛,根本沒看到然出現,是因大門前兩邊站着八名青然出現了一個高大黑袍老者,說他忽 突然冒出來的。 下午午未之交,神女宮前面, 忽

見怪不怪,八人臉上誰都沒有閃過一 絲驚異之色。 神女宮警衛個個身手不弱,自然

道

就說武林聯盟歐陽生來了。」 ,說道:「你們快去通報秦宮主一聲 黑袍老者一手摸着蒼髯,目光一

夜趕去,直到今天午前才行送到,

趕去,直到今天午前才行送到,因姑已遠去夔州,兄弟昨晚派急足連

主約定,豈能不把解藥帶來,只是溫

歐陽生呵呵一笑道:「兄弟和秦宮

「宮主曾有吩咐, 到廳上奉茶。 名青衣侍女,走落石階,躬身道: 他話聲甫落,只見從大門內走出

「歐陽先生請坐。」便自退出。 說了聲:「請。」就領着歐陽生進入大 ,直入殿左一所大廳,才躬身道: 歐陽生朝她微一頷首,青衣侍女

歐陽生剛在椅上落坐,另一名青

歐陽先生來到,就請 到几上。 此兄弟此刻才來。」 早有一名侍女從几上取過,雙手 他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紙包,

呈給宮主。 那侍女又把紙包送到白素素面 散花仙子道:「妳送給二宮主。」

一眼,裡面一共是九粒米粒大的藥丸 白素素接到手中,打開紙包看了

這就問道:「歐陽副總護法,這藥

歐陽生忙道:「每人一丸,陰陽水

白素素冷笑一聲道:「歐陽副總護 ,一盞茶的工夫即可清醒。

法把人數算得眞準。」

是要妳親自進去一趟,等他們服下解 檢查一遍。」 藥,清醒之後,最好要他們仔細運功 仙子道:「二師妹,這件事還

藥絕不會假。」 歐陽生道:「秦宮主只管放心,解

起身道:「小妹省得。」 白素素小心翼翼的包好紙包,站

道:「二宮主,歐陽生來了嗎?」 來,跨進廳門,只聽石破衣的聲音問 白素素道:「他送來了九粒『迷信 匆匆退出大廳, 一路朝西花廳而

解藥不解,總不能一直點着他們穴都被「迷信丹」迷失心志,非溫家獨門雲英)、金瀾、金少泉、白少雲等人,

以及喬裝丁天仁的王紹三、丁天義(易

冷面屠夫東大成、黑手神赫連天

面屠夫束大成、黑手神赫連天,山主季傳賢、排教總舵主羅長發

這也難怪,被他們截留下

來的

長瞧瞧的。」 續道:「據他說,是昨晚連夜向溫九姑 隨着話聲把紙包遞了過去,一面

丹』解藥,大師姐特地要我送進來給道

要來的。

:「他說得不錯,確是向溫九姑要來 石破衣打 開紙包瞧了一眼, 笑道

們可以留着以備不時之需。」 白素素道:「那是真的解藥了,我

了不時之需。」 士送給溫九姑的,二宮主留着也備不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這是假道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光和胡松齡的線索,但只找到胡松齡,將他點了穴上文提要: 杜一非和凌展雲等人同到信陽查探蔣家,查出胡松

下,得千紅院一妓女救治,又暗將杜一非送回客棧,不肯留下姓名,,全家亦被殺害,杜一非繼續窮追夜行人,被誘至一處,不愼中鏢倒雲怕他有失,協助追去。凌展雲回來胡松齡全家已受害,再轉往蔣家 道,正想迫他供出誰是帮主,屋脊上把風的杜一非發現夜行人,凌展 人見杜一非安全回來,同商議對策:



玉冤幫踪跡難尋 行義寨協助弱女

咱們自己!杜兄有何高見?」 凌展雲也有同感:「看來還是得靠

傳奇

皇甫妙笑道:「我正恨不得他們不

們都不要離開客棧,小心提防!」 九成把握,絕不能掉以輕心;今日咱 如果他們膽敢找上門,必然有八 凌展雲瞿然一醒,道:「可不能大

過諸位大可以放心,某已吩咐城內的 推胡松光的武功。又聽盧不富道:「不無人知道,是以羣豪沒法由他身上測 這盧不富武功到底有多高,根本

那裡住了甚麼通曉武藝的人? 襲的兩處地點描述了一番:「盧兄可 弟兄暗中留意,只要他們再出來活動 相信逃不過某之耳目 杜一非沉思了一番:「盧兄可知杜一非沉思了一下,又將自己遇

佳音回報! 啦!吃飽飯便得幹事,今天晚上必 盧不富忽然長身而起,道:「飽住了甚麼運購買事品」 」言畢向皇甫妙點點頭,洒

敢吹嘘今晚有佳音!」 兩天以來,連屁也沒摸到一個,還 胡端陽嗤之以鼻:「這厮口氣倒大

杜一非苦笑一聲。「小弟只求能平

之後再决定!希望他們不知道杜某已 安渡過今天,於願已足,其他事明天

來哩!」

不錯,但盧某自信尚稍勝他一籌-數二了,不過那胡松光聽說武功也 露,爲某所不知,否則盧某已是數 「信陽武林人物不多,除非是深藏

一不

起他們善於使毒,說不定會在飯菜中,須知明槍易躱,暗箭難防。」衆人想 張建接口道:「甚至飯菜也得小

地問道:「盧兄敢情是來報佳音的!」 盧不富又來了,胡端陽皮笑肉不笑皇甫妙正在暗駡凌展雲大驚小怪 述:「杜兄遇襲的那兩條巷子,一喚 盧不富不以爲忤,拉了櫈子坐下 皇甫妙正在暗駡凌展雲大驚小 盧不富不以爲忤

跟不知道完全沒有分別 胡端陽冷冷地道:「這個結果知道 無正式學過武藝的人

汚水巷,

一非的眼色止住。 皇甫妙的朋友!你又如何?」但却被杜 端陽心中有氣,很想問一句:「咱不是甫,他是你朋友麼?」皇甫妙應是,胡盧不富轉頭問皇甫妙一句:「老皇

的那條巷子喚汚水巷……」 盧不富續道:「杜兄弟第一次被襲

-分乾淨,不見有甚麼汚水?」 杜一非截口道:「但在下覺得那巷

是外來的,恰好某手下有兩位弟兄,說畢。「汚水巷沒有武林人物,証明那 以前是住在那裡的,汚水巷的人與物 是外來的,恰好某手下有兩位弟兄 了一口氣 一條暗渠,是以你沒見過!」盧不富吸 「以前是有的,後來在巷中間建了 ,這才將未完的話, 一口氣

起來便須多費工夫了一 可能是臨時跑到那裡去的,如此調查 的打探,確知最近整條巷子都沒有外 來的親友來串門子,是以那蒙面人極 他倆都熟得不得了,他倆花了半天

張建問道:「那麼林厝巷那邊的情

全是姓林的,外人要進去調查更加困 「林厝巷人口較多,裡面住的人

胡端陽忍不住再譏道:「如此說來

還是沒有結果!」 皇甫妙怒道:「老胡 9 你給我住

盧不富就像沒事發生過一般,

非暗暗稱奇:「想不到他還像個人

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而是一名妓 某已經查出來了!救你的人不是甚麼 「不過另一個杜兄弟想知道的,盧

機會聞到絲竹聲? 裡時,已是下半夜,像信陽這種小城 頭,似接觸過不少男人。而自己到那 回心一想又覺得有點像,因院子裡的 麼?那裡是妓院?怎地不聞絲竹聲?」 一入黑,自己便被封住了穴道,那有 即使是妓院,已歸於平淡,而那日 杜一非吃了一驚,脫口道:「甚 荷香說話的神態, 不像閨房丫

城最大,也是最好的,喚千紅院!某 耳邊又聞盧不富道:「那妓院是本

> 姐兒救你的! 以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是那一位窰 自小貧困,從未去過那種銷金窩,是

在下便請盧兄去見識一次! 杜一非雙眉一軒,道:「既然如此

某這一身,未進大門,便被龜奴攆出 ,傳出去,也敎盧某威風威風,只是起來。「那敢請好,叫化子能進千紅院 盧不富微微一怔,忽然哈哈大笑

**盧兄買套好一點的衣服來!**」 杜一非回頭道:「皇甫兄,你去替

某寧願不去了 盧不富輕哼一聲,道:「若是這樣

好歹? 胡端陽道:「你這人怎地如此不知

「去吧,大家一齊去!」 丐』!」言畢兩人大笑。杜一非續道: 去,這才不愧是名震信陽城的『獨眼惡 不料杜一非却道:「好好,就這樣

來 毒……」話未說畢,小二已捧着藥湯進凌展雲問道:「杜兄,你體內的

馬當先,帶他們來至千紅院外 藥湯喝完,六人聯袂出店。盧不富 走!」他接過藥湯,一仰脖,便將一碗 杜一非道:「沒事,

家的朋友,要進來玩耍?」 ,滿臉尷尬地問道:「盧大哥,您老人 守在大門外的龜奴一見到盧不富

行?

喝了藥就

「是,但盧某也要進去

龜奴一臉爲難之色。「大哥,您也

會教你爲難,咱們不在大廳裡喝酒 龜奴表示須進去稟告一 杜一非忙塞了一塊碎銀給他。「不 聲。過了

媽已答應,諸位請速進-一陣,他又出來,喜形於色地道:「媽

大爺,不知看中了咱們那一位小姐?」中年婦人, 對 清 看 進了大廳, 一位體態豐腴的

那院子裡,景物依舊,杜一非知道盧 知她住在那裡,請媽媽帶路進內!」那 鴇母笑意不改, 富沒有找錯地方。 帶他們穿堂入室,至

樓? 你喜愛的那位小姐,住在那一棟 鴇母指着兩旁的小樓問道:「大爺

至小樓下面,雙脚一頓拔空而起,又如離弦之矢射出,他兩三個起落,已一非心頭一跳,喝了一聲快,身子已小樓傳來一道尖銳的女子驚呼聲,杜 噹」的兵刃碰撞擊,他隱覺不妙,不管聞自己住過的那間房內傳來「叮叮噹 杜一非抬頭一望,只聽左首那棟 身子凌空打横, ,右手在欄杆上一按, 脚尖向房門上上一按,腰

仰,便射進房內!只見一個身穿錦衣脚踢開,杜一非雙脚一落地,上身一下蓬」地一聲响,房門被杜一非雙

在地上 的漢子抓住一位小姐,而荷香則倒卧

你來放肆!」 :「你是誰?大爺在此尋歡作樂,豈容 那錦衣漢見杜一非進來, 便喝道

幸好地上的荷香叫道:「大爺,這是咱 **真臉目,是故聞言,一時無語以對** 蒙着紗巾,杜一非根本未見過其廬山 昨天救杜一非的那位姑娘, 請你救她!」 臉上

杜一非慢慢走前,沉聲道:「放下

老子憑甚麼聽你的指揮?你給我站住 否則大爺可不客氣了! 那錦衣漢冷笑一聲:「眞是笑話-

「放了她,一切好說話!若你傷她一根 頭髮, 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一非霍地將刀抽了出來,道:

百媚的姑娘香消玉隕!」 套,你敢再走前半步,便教這千嬌錦衣漢哈哈笑道:「大爺可不吃這

,咱倆刀劍合璧,敢信天下間數不出得了麼?在下凌展雲,這位是杜一非亦走了進來,冷冷地道:「你自信能逃話音剛落,颼地一聲响,凌展雲 幾個人能逃得掉!」

挪開!兩柄飛刀「篤篤」地釘在桌上 吃一驚,來不及細思,推着姑娘向旁 錦衣漢臉色微微一變, 一步,忽覺後腦風聲急响, 心响,他大 拉着姑娘

疼痛,原來又有 說時遲,那時快,猛覺右臂一陣 一根棒子直擊而下

標前截住錦衣漢-警,立即跳開,與此同時, 痛得錦衣漢鬆開五指,那姑娘十分機 杜一非已

强救姑娘。僥倖一擊即中 陽及皇甫妙,他們繞到後面,利用凌個手上還握着一根掃帚,原來是胡端 妙的飛刀偷襲,再以胡端陽的掃帚柄 展雲的出現,吸引錦衣漢,先以皇甫 只見背後也站着兩名漢子,其中一 錦衣漢臉色一變再變,回頭一瞥

某一個便足以降服你。」 杜一非淡淡地道:「你放心,只杜

非劈去!

抽出一柄明晃晃的鋼刀來。 我胡松光不殺你誓不爲人!」言畢 你別假惺惺,我一家被你害得好 不料那錦衣漢忽然咬牙道:「杜一

都綻開了笑容,均有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之感! 胡松光三個字一入耳,羣豪臉上

慢慢走上前。「杜一非,你真的敢與我 「你真的是胡松光?」杜一非手中 胡松光似把生命豁了出去,提刀

刀依然低垂着。「你說,在下如何害慘

「我一家大小被你殺死,你還敢否

笑?你們有種的,便連我也殺了吧!」 是笑得打跌,胡松光怒道:「有甚麼好 皇甫妙笑嘻嘻地道:「你們一家人 此言一出,衆皆大笑,皇甫妙更

,可不是咱們殺的,是被你同黨殺人

滅口的!」

敢承認,算是甚麼?」 「放屁!大丈夫敢作敢爲,人敢殺却不 胡松光登時頓住,驚怒地喝道:

雲緊接着將當天的情況告訴他。 殺任何人,你若不信也沒辦法!」凌展 杜一非誠懇地道:「咱們的確沒有

是你們親手殺的,也是因你們而起, 「真的?」一頓又喃喃自語。「即使人不 一樣!」他手臂一長,鍋刀突然向杜一 胡松光臉色一變再變, 澀聲道:

,未有後着,是故杜一非輕輕一閃 這一刀十分凶猛,只是倉猝出手

某都不想活了!」 便閃開一邊。「你當眞執迷不悟?」 胡松光猛喝一聲:「不管怎樣,胡

可以跟咱們合作,尚有雪恨之機!」杜 一非一語未畢,胡松光已攻了五六刀 但刀刀均爲杜一非接下。 「這不是便宜了那些凶手,閣下大

未遲!」 「待贏得了胡某手中的刀再說廢話

杜一非見招破招,寸步不讓。 悔更加來不及!」但胡松光却一言不發 那把鋼刀暴風雨似的攻向杜一非, 胡端陽冷笑一聲:「只怕屆時你後

的!」他看了幾招,忍不住又道:「這 其同黨!鴇母說這廝是獨自一人來 不是胡松光麽?唔,料不到他還有此 上來,低聲對凌展雲道:「下面似沒有 與此同時, 盧不富亦自下面躍了

盧不富一本正經地道:「比某稍遜 胡端陽問道:「其武功比之你又如

手脚!凌兄弟你看如何?」 能取其性命,若要生擒則要多費一番 他看了幾招又道:「三十招內杜兄弟必 一籌!」恰在此刻,杜一非開始反攻

凌展雲淡淡地道:「此際尚難以判

望着場中,耳畔又聞胡端陽口中數着 :「十七、十八、十九……」 ,微感不悅,又不好作聲,只好專注 盧不富只道他暗譏自己眼光不準

出招更加嚴慎,同時盡量採取守勢。 不能在三十招內落敗!」主意一打定, 中又驚又怒,暗道:「老子再不濟,也 盧不富的話聽在胡松光耳中,心

方之刀刄,再乘勢直劈對方之持刀右用一招「鼓杆斜掛」,以己之刀撞開對 胡松光臂與刀同時沉下 正好壓住對方之鋼刀!他手上用力 下一道刀網,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是故用了一招「如封似閉」,在胸前佈 妙着,但胡松光只求先守住三十招 臂,此乃反攻爲守,守中帶攻之上上 個快字,但以胡松光的功力,大可以 ,這一招招式平平無奇,只勝在一 激鬥 不料杜一非似乎已料到他有此一 手腕一翻,寶刀倏地刺出,刀刄 中,忽見杜一非一刀急劈而

這刹那,胡松光知道危險,急忙

**倉猝之間,顧得了胸,顧不了腰!杜提起左臂,以掌護住胸前,却想不到** 一非左手悄沒聲息探出,一指戳在其

腰際麻穴上!

侮辱,是以破口大駡。 止住,他自忖必死,亦求速死,免遭 刹那間, 胡松光的所有動作全部

胡端陽哈哈笑道:「小杜不愧是小

杜,才二十一招便生擒了胡松光!」

全,今日一見方知傳言不虛!江湖上 不以爲怒,嘆息道:「久聞小杜智勇雙 人人均說,小杜的刀法並不是最可怕 盧不富知他譏諷自己沒有眼光,

怕的?」 張建脫口問道:「那甚麼才是最可

齊,但小杜懂得引對方走上失敗之 的!論真實武功,胡松光並非如此不 盧不富指指腦門。「這才是最可怕

爲何要暗算杜某和凌展雲?」 「請問你們是個甚麼組織?誰是帮主? 杜一非則和顏悅色地問胡松光。

「這廝不知好歹,唯先讓他吃點苦 胡松光閉口不語, 胡端陽怒道:

屬,難道不殘酷?閣下還須對他們忠 是咱們殺的!貴帮用此種手段對待下 的幾條性命,包括蔣超品一家,都不 心麼?」 杜一非忙止住他。「胡松光,府上

胡松光反問:「你憑甚麼認定是敝

幫幹的?」

麼?你是聰明人,應該猜得到結果!」 雙手,在房中踱步,「即使在下不殺你 某想不出有誰會這樣幹!」杜一非背負 , 又肯放你回去, 你道貴幫會放過你 「除了是貴帮爲了殺人滅口外,

杜某等人必盡力保証你的安全!」 在眼中,又道:「只要你跟咱們合作, 胡松光臉色不由一變,杜一非看

已毒發身亡了! 嘿!若非有人救了你,姓杜的,你早 ,只怕連你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 胡松光冷笑一聲:「敝幫人材濟濟

在胡松光臉上打了七八巴掌。「這是第 說着上前,左右開弓,「畢畢啪啪」地 道:「這小子原來是求速死,但咱偏偏 一步,還有第二步的。」 不讓他死得乾脆,偏要他吃盡苦頭!」 杜一非不由默然,皇甫妙在旁邊

是甚麼絕招?」 胡端陽問道:「老皇甫,你第二步

我要請他喝水。」 甫妙慢條斯理地道:「至於第三步麼, 十指連心,那滋味也夠他受的了!」皇 「第二步是用竹籤插其手指,所謂

水?那不是便宜了他?爲何不請他喝 胡端陽與他一唱一和。「請他喝

再在肚子上輕輕一按,包管他肚子裡 的東西,全部由嘴巴裡噴出來!」 然後用棉花緊緊地塞住他的屁股, 「哼,你那知道,我灌他兩三桶水

J 96

漢! 刀殺了我,用這種手段算是那門子好 桶尿般,忍不住道:「你們有種的便一 胡松光立即一陣反胃,似飲了一

皇甫妙哈哈笑道:「對你這種人還

不肯與咱們合作?」 怕了?不用担心,我還有第四套……」 用得着講甚麼規矩道義?你是不是害 一非截口道:「算了,別說了!

否還要與本幫作對?」 很想知道,你們怎樣保護我!你們是 胡松光考慮了好一陣才道:「在下

氣! 立即死;二是可以拚一拚自己的運不能給你保証!兩條路隨你挑,一是 道:「那還用說?咱們只能盡力,誰也 杜一非尚未答他,皇甫妙已搶着

太大,胡某所知並不多! 一寶押在你們身上,不過你們別寄望 胡松光沉吟道:「好,胡某便把這

少。 杜一非道:「你知多少便說多

爲他每次出現,臉上都戴着面具!」 **兔**爲號,幫主是誰,誰也未見過,因 「敝幫尚未正式成立,暫時就以玉

杜一非續問:「他成立玉冤幫有何

腰牌爲記,彼此之間,除了少數人之不但如此,即使是敝幫中人亦只是以 ,不過咱們都不知道他詳細的計劃, 胡松光道:「當然是爲了獨霸江湖

> 已有五六年光景! 外,均互不認識,但據知他籌備本幫

多久,在幫內任何種職位? 凌展雲插腔問道:「你加入五鬼幫

是鐵牌牌主! 牌牌主,各有職務,蔣超品和家兄均 說銀牌有十二位之多,又聞十二名銀 下是銅牌,金牌是幫主一人才有,據幫以金銀銅鐵錫五種腰牌分職級,在 「在下加入玉兔幫已有三年來,

主? 凌展雲再問:「你們如何稱呼幫

「以金牌令主稱之。

牌, 易魚目混珠?比如杜某偷取了一塊銀 憑腰牌下令下屬辦事,如此豈非很容 豈不是可以其牌令你行事? 杜一非問道:「互不認識,上級只

胡發命令,及冒充身份,均是死罪!」 代表其地位的詩歌!在幫內,任何人 牌主以上,均不以眞臉目示 他們在以牌下命令時,尚要唸出 主以上,均不以真臉目示人,不過這正是本幫的一個隱憂!而且銀牌 「貴幫因何要殺杜某及凌展雲?」 胡松光吸了一口氣,答道:「不錯 一首

他事一概不知 來調查名妓百合把你收藏在何處, 「這個咱們只能接受命令,不知原 亦不能問!不過胡某來此,只是

命命你來的? 胡端陽亦忍不住問道:「是次是誰

頓,又補充道:「那是昨夜,在城郊 「一位銀牌牌主!」胡松光頓了

個秘密地點下的命令

你都在那裡?」 一非趕緊加問一句:「這幾天

下更想替他報仇! 大敵……蔣超品更是在下之好友, **峯被你倆殺死了,而你倆又是本幫** 「不錯,有人傳話,說蔣超品及魯

臉色登時一變。 不知是誰來替你報仇!」胡松光聞言 皇甫妙哈哈笑道:「天曉得以後又

下再問你兩件事,你可曾懷疑過貴幫 主的眞實身份?他使甚麼兵刄?」 一非即道:「不可胡說八道, 在

其武功深不可測,至於他使用甚麼兵面具,而且還捏着腔說話!咱們只知知道,因爲他除了說話時,戴着人皮知道,因爲他除了說話時,戴着人皮 胡松光雙眼突然射出光輝。「不過他曾 經在咱們面前露過一手,當眞深不可 咱們 「咱們之間雖然大家不說破,但每 因爲未見過,也不敢亂說!」

俊不禁! 性格,也還罷了,凌展雲和張建都忍 斯怎地如此婆媽?他那一手如何漂亮 快說來聽聽!」杜一非和皇甫妙知其 胡端陽忍不住好奇,急問:「你這

裂成十多塊!」 意。俄頃,一陣山風吹來,石頭便碎 掌放在一塊石頭上,半晌手掌縮回去 那塊石頭當時絲毫未損,亦無人留 胡松光赧然地道:「他說話時, 手

常見到他麼?」假者,這手內功的確十分漂亮!你們 胡端陽點頭道:「若他沒有弄虛作

出!」 牌與別人的不一樣,咱們都分辨得 銀牌牌主中有兩個是他的傳言人, 「不常,在下總共才見過他兩次!

拽了出來,遞與凌展雲。「凌兄仔細瞧 胡端陽走過去,將他身上的銅牌

你們若要見他,如何聯絡?」 杜一非道:「杜某最後問你一件事

胡松光道:「在下只是銅牌牌主

你如何聯絡他們?」 杜一非精神一振,接問:「那好

過,他不容易 一個們!除 一個們!除 有反應,但亦有人成功!」 們!除非有萬分緊急的事,方可到不容易!通常是他有事下命令才找 但聽說有人燒過三四天,都不見近,他們便會出現。在下未曾試 胡松光道:「咱們求見銀牌牌主, 上燒一堆馬糞,若有銀牌牌主

主的命令,他是直接出現的?巢穴內夜你說在城外秘密巢穴內接到銀牌牌 張建道:「某亦問你一個問題!昨

:「那裡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開封便下了命令!」胡松光吸了一口氣,道 頭已見他高擧銀牌,唸出暗語,接着 「不錯,當時咱們發現有人

一回

人,姓穆名信,另一個不認識!」

對不會為難你,但假設你心存異志,光,只要你與咱們通誠合作,咱們絕的麻穴,再解開其身上的麻穴。「胡松 必殺無赦 陣,杜一非上前又封了胡松光雙臂 當下杜一非和凌展雲低聲商量了

早已出屋去了,咱要商量江湖上的大 事,是以咱任她倆離開。」 不見,皇甫妙見狀乃道:「那對娘兒們 他回頭一望,荷香和那位小姐已

「媽媽,荷香和她那小姐呢?」 鴇母站在門外,臉上表情十分複雜 在下去謝謝她。」他剛拉開房門,即見 杜一非道:「諸位且在此稍 候,待

, 問你要人,你反而問起我來,她走啦 你可知老身花了多少錢買她的?」 鴇母氣往上冲,挺胸道:「老身未

倍了 來,媽媽在她身上賺的銀子已有好幾的,她只要了五十両銀子,這半個月 子別信她,百合小姐是自己找上門來 忽聞走廊上有個女子的聲音:「公 」却原來是荷香

「荷香,你們小姐去了何處?」 杜一非微微一怔,連忙走過去

處。」 要我自己保重……但她沒說要去何 荷香飲泣道:「小姐說她要走了

廓這般相像,羅師佗曾贈她易容藥及點頭,杜一非自言自語地道:「難怪臉 問道:「你小姐是否姓謝?」荷香點 杜一非想了一下,突然叫了起來

> 何會跑來當妓女…… 解毒藥,我應該想到她……只是她為

公子你認識她麼?」 後那句話,忙道:「小姐只陪客人喝 不陪宿的,她到如今仍是清白 知他說些甚麼,只聽到最 的 酒

着蹊蹺,急又問:「她走了多久?」杜一非只唔了一聲,但覺此声 但覺此事透

「她一出房便走了。」

道:「咱們走吧!」鴇母還在後面囉囉己,此刻追趕已來不及,只好回房,杜一非估計謝飛紅若果要避開自 囌囌, 却被盧不富喝退。

石板,胡端陽立即蹲下,把石板扛外?」胡松光驚詫地表示是,杜一非含人來至汚水巷中,胡松光指一指一塊人來至汚水巷是不是有暗道通到城光。「汚水巷是不是有暗道通到城到了千紅院外,杜一非問胡松

去。 火摺子,當下點了火,由杜一非先下「最好有火把才好走!」 衆人身上都有 洞口來,又臭又有陰風。胡松光道: 石板一離地,露出一個黑乎乎的

幫的傑作吧? 脚,甚是好走。杜一非問道:「這是貴 並不多,每隔一步,便有一塊石頭墊 下面是條汚水溝,高逾人頭, 水

能進出,免得暴露。」 才把石頭鋪好,主要是只能在晚上方 「是的,咱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

> ,更幸虧那暗溝並不長。走了一陣,好衆人都有一身武功,一齊閉住呼吸好衆人都有一身武功,一齊閉住呼吸由於是暗溝,裡面臭氣熏天,幸 胡松光便叫衆人上去。羣豪一到 都忙深呼吸起來

秘密巢穴在何處? 胡端陽急不及待地問道:「你們的

三里路,便踅入一條山村,胡松光指頭怪獸般,伏在黑暗中。羣豪走了兩此處離城並不遠,信陽城遠望就像一,杜一非連忙上前,與他並肩而行, 十多二十個人。」 咱們的巢穴,裡面還有地窖,可以藏着村後一棟破落的紅磚屋道:「那便是 胡松光向前指了 村, 胡松光指

「有沒有看守的人?

對他都顧忌幾分,不過他只是個錫牌 牌主,讓我來叫門。」 紀已不小,不過脾氣十分古怪 「有一個當地人,也是屋主人, 咱們年

俄頃,裡面傳來一個老頭的聲音:「誰 匿了起來,他與凌展雲則伏在門旁 一非立即揮手示意, 其他人都

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胡松光唸道:「折戟沉沙鐵未銷

即竄了進去,右臂一長,手指已封他側身相讓,胡松光進門,杜一非 了其暈穴,同時左脚一勾,木門已關 木門「呀」地一聲打開,那老頭見 一非立 住

桌子放着一瓶米酒,一包花生,不見子裡沒有人,杜一非才亮起火摺子,兩人閉住呼吸聽了一陣,肯定屋 影, 一非低聲問道:「地窖在何 一非這才再開門讓外面 的人

光連忙應了一聲,下面那人輕駡道: 「你奶奶的,俺還以爲你不回來了。 松光引他們到房內 即有人問道:「誰呀?」胡松 一非將木橱打開,再掀起底 指指一具

應極快 ,正仰浡曷酉 - 是是一名漢子地一聲躍下,只見地上坐着一名漢子地一聲躍下,只見地上坐着一名漢子 着,邊咳嗽邊長身而起,杜一非反 ,手臂一長 ,刀尖已抵在那漢

那漢子酒意醒了一半,顫聲問道

後招呼上面的人下來,「胡松光,此人 是你的朋友?」 又封了其暈穴,再將油燈剔亮,然「杜一非。」杜一非左臂向前一送

剛認識,似是來自關外。」 胡松光道:「在下只知他姓丁,剛

切來,否則一刀送你上西天。」開其穴道。「相好的,你乖乖便招出 一非將刀架在他脖子上,再解

招甚麼供? 那漢子瞪着雙眼,問道:「你要俺

「把你知道玉冤幫的一切全說出

馬糞試試。」 暈穴,道:「趁天未亮,咱們到後山 點,任杜一非和胡端陽怎樣威迫都 不出甚麼來。杜一非再一指封住其 那漢子所知絕不比胡松光多一分 燒

一非嘆了一口氣,「咱們還是回去吧,然後放火把馬糞燒了。火雖燒不旺,然後放火把馬糞燒了。火雖燒不旺,然後放火把馬糞燒了。火雖燒不旺,然後放火把馬糞燒了。火雖燒不旺,是故顯得甚是突出,杜一非較平坦,是故顯得甚是突出,杜一非較平坦,是故照得甚是突出,杜一非 明晚再來!」

被追問杜一非的下落,不料杜一非竟方的鋼刀磕飛,接着被其抓住,正在是她使不慣匕首,兩三個回合已被對 在此刻如飛將軍般自天而降一 荷香她已拔出藏在身上的匕首來, 謝飛紅料不到那嫖客,竟然另 她已拔出藏在身上的匕首來,只,不過她反應極快,嫖客剛踢倒

句話,翩然而去。 香退出走廊,然後匆匆交代了荷 敢面對杜郎,趁他們不覺時,拉 香退出走廊,然後匆匆交代了荷香幾敢面對杜郎,趁他們不覺時,拉着荷才對,但她却不知因何滿腔羞愧,不杜一非來救駕,謝飛紅本應高興

開千紅院乃遲早間事,不過在此刻離全都是眞實,却查不到凶手是誰,離刷寃枉,匆匆半個月,只知父親所述 的死因 她進千紅院乃爲了調查上官光明 受盡委屈,只為了替父親洗

是柔腸百結! ;不去又放心老父不下,去了無濟於去的了,因爲去後可能會被長期幽禁 盤旋着幾個問題,巨龍幫她是不能回 事,不去又不知該去何處調查, 何從之感,她停步而行,心中却不斷 光,茫茫天地任縱橫,却有不知何去 行人,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疏落的燈 謝飛紅離開千紅院時, 路上已無 當眞

個念頭翻上腦海:雖說施恩不圖報,屍走內般地在荒郊上奔跑着。忽然一 就在附近。 有走盡之時,她自城垣上躍出,如行 如此只有行義寨,可以立足, 念頭翻上腦海:雖說施恩不圖報 漫漫長街,似無盡頭般, 但也沒 而且

在大別山上,謝飛紅天亮後買了匹快 了方向,向南馳去,那行義寨總舵就主意一打定,謝飛紅以星辰辨別 只三天工夫,便趕到大別山下

前落下 那些人大概料不到來者是個女人 時天色尚早,附近又無客棧, 緊接着一隊人馬自樹林裡衝了 一根响箭,謝飛紅連忙勒住馬 上山,忽聞「鳴」地一聲响 正 馬

是行義寨的人?」 。「來者何人,可知路是咱們開 謝飛紅在馬上抱拳問道:「諸位可 便唱起敲竹槓的濫腔

一位小頭目道:「周圍百里,除了

本寨之外,尚有誰敢在此收買路錢? 謝飛紅笑道:「那敢情好, 煩向莫

三當家的通報一聲,

說謝飛紅有事求

小頭目上下看了她幾眼,道:「你」

認識咱們三當家?哼,休想來套

否則他怪罪下來,你們可承擔不起。 『孫鐵腿』還有救命之恩,速去通報, 「不但認識他,而且對你們老大

夫,又見他策馬而回,道:「請女俠再瘦馬,望山上急馳而去。過了頓飯工吩咐手下仔細看守着,然後騎上一匹交情的人,乃道:「女俠且稍候!」又不頭目見她態度自然,不類亂攀 候片刻,三當家即來迎迓!

條路,一為馬行之泥路,盤旋而上,行義寨能為武林所注重。那上山有兩在巡邏,秩序井然,神情嚴肅,難怪一路上,不時見到行義寨的嘍囉 大廳相候,請隨某登山。」當下謝飛紅蓬篳生輝,莫某幸何之有!敝上已在來。「果然是謝女俠,芳駕光臨,眞是 寒暄了幾句,便隨他們向山上進發 樣之樹木,疏聚有緻,風光居然不一為畢直的石階,路旁種植了各式各 果然不久便見莫閃帶着人跑了下

犄角之勢,拱衛着大寨,敵人欲 ,周圍山頭尚有好些小寨,互爲行義寨大寨建在半山的一個大草

198

斤率着大小頭目,在寨門前迎接,謝,大寨主「鐵腿」孫仲標,二寨主宋千 大寨主「鐵腿」孫仲標,二寨主宋千一行人來至草坪,但見寨門大開 紅雖然少不更事, 此刻亦不敢怠慢

啦,莫說鐵腿猶在,說不定連性命也條左腿,若非謝女俠仗義,早就不行腿哈哈大笑,回顧兩旁手下,「本座這 日終於盼着了 「孫某早盼着謝女俠俠駕光臨, 上天何厚待我。」孫鐵

齒。 女子實在不敢掠美 謝飛紅道:「救你的乃羅大夫, 望大寨主莫掛

女子的 也是武林中人,幸勿拘小節 孫鐵腿哈哈笑道:「甚麼大寨主小 聽了 教人汗毛直豎i,彼此便 謝女俠

大笑,連聲稱好 暗喜,「大寨主, 樣說,小妹敢不從命耳!」孫鐵腿哈哈 謝飛紅聽他說得豪爽親切 啊,是大哥!大哥這 芳心

涉而來 宋千斤在旁道:「老大, ,還是先請她進去歇息,喝杯十斤在旁道:「老大,謝女俠跋

也都刮目相看。 鐵腿親自引謝飛紅進寨, 「瞧我!來 那些大小頭目見狀,對謝飛紅自引謝飛紅進寨,一路上笑聲瞧我!來,謝家妹子請進。」孫

衷地稱讚了一番。寒暄了一陣,嘍囉究,與一般山寨大不一樣,謝飛紅由 與一般山寨大不 那聚義廳甚是寬大 像具亦頗講

> 與一般武林人士不一般。 魚大肉,好不快活,到底綠林好漢, 大小頭目坐了五六席,飛觴傾盞, 報稱酒菜已備好。當下下令擺上來 大

粉臉,佈滿紅潮,益增嬌艷。 ,亦飮了好不幾杯,一張吹彈得破的 飲飽吃醉之餘,孫鐵腿三人又引 謝飛紅雖不大習慣,但爲其感染

謝飛紅至內廳品茗。莫閃問道:「謝家 妹子今夜可曾吃飽?

怎能吃不飽!」 「此乃近幾個月來,最放懷的一天

直說,你今日上山是順道而過, 孫鐵腿道:「咱們都是粗人 不管有何目的,但說不妨!」 ,直話 是有

煩! 的大恩, 意拜山,還是另有目的?孫某深受你 是以來借宿幾天,只怕寨主嫌麻謝飛紅沉吟道:「小妹乃無家可歸

尚未知道你之來歷!」 咱們雖然兄妹相稱,慚愧得很,至今 莫閃忙道:「言重言重,說實話

謝飛紅又沉吟了一陣才道:「家父

龍幫的總堂主,人稱『奪命槍』的 覺得在何處聽過一 宋千斤比較仔細,又問:「令尊是巨 難怪三弟回來提及芳名,咱們都是的總堂主,人稱『奪命槍』的謝 ,三個寨主均輕噫一聲

盟友 敝寨隨你喜歡,要住多久便住 孫鐵腿道:「行義幫與巨龍幫雖非 ,但素無怨隙,只要令尊不思疑 多

之樊牢,小妹若回去,等於自投羅網 家父早已不比昔日,如今身陷巨龍幫 怎說無家可歸! 既是巨龍幫萬人之上的謝英之掌珠 問道:「謝家妹子莫懷疑莫某胸襟, 當作沒看見,莫閃沒奈何,只好自己 謝飛紅喟然道:「原來諸位尚不知 你

牢,願聞其詳!」 但咱們實不知道,因何令尊會身陷樊 疑心頓起:「江湖上雖有令尊之傳言 莫閃想起在羅一刀家聽來的話

下茫茫,若無目標,如何調查?

「可惜小妹對上官幫主所知有限!

夠保密,否則小妹死無葬身之地!」

令人煩惱的事!

「你雖不知道

,但巨龍幫之內必有

事,更不知世途險惡,怎會留意這等 以前在家裡,雖常見到他,但少不更

心 , 告知的一切,轉述了一次。 力協助妳!妳把來龍去脈說清楚, 再合計合計!」當下謝飛紅把乳娘所協助妳!妳把來龍去脈說清楚,咱 哥哥不會迫妳上死路,而且將盡

俠……咱們到信陽之後便分手了! 合事實,只是尙未調查出眞凶!」謝飛 紅忽然有點心虛,壓低聲音道:「杜大 ,結果查明家父所說,完全符

謝飛紅沉吟道:「小妹斗膽要求三 協助小妹調查殺死上官幫主

眞凶,以洗脫家父之冤名!

莫閃向他連連打眼色,孫鐵腿只

,是以方會來求你!」

「小妹所述之事,希望三位大哥能

孫鐵腿心頭一懍,忙道:「妹子放

上,所爲何事!他如今在何處?」

「小妹到信陽是爲了調查上官幫主

孫鐵腿道:「小妹子要咱們如何協

位哥哥,

查不出甚麼來!動腦筋的事,還是請易……何况妳已走過信陽千紅院,亦只是咱們所知有限,要調查可不容 孫鐵腿抓抓頭皮。「這個無問題,

有個全盤的了解,方推測得出來,天頭,要查出真凶,必須先對上官光明實上官光明有甚麼死對 莫閃 乾 咳 一聲。「愚兄 怎敢 不 教老三吧!

「莫三哥,你肯不肯協助小妹?

莫閃問道:「姑娘後來跟杜一非北

人知道! 重要人物,有那幾個曾是令尊的知己 巨龍幫調查?」 莫閃不置可否地道:「巨龍幫內的 謝飛紅脫口問道:「三哥要小妹回

他未必肯對小妹透露甚麼…… 解,邢堂主城府深沉,嘴巴旣緊, 家父也較談得來,只是馬逢林嘴雖快,快馬堂主馬逢林都是敝幫元老,跟 , 却無城府, 對上官幫主未必十分了 人又十分公正,對巨龍幫忠心耿耿 ,又是元老,更了解上官光明的?」 謝飛紅沉吟道:「刑堂堂主邢長雄 爲

「除此之外,沒有適合之人選?」 謝飛紅搖搖頭。「家父平日不苟言

們結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幫勢力不弱,亦一直蠢蠢欲動,與他 連聲讚好,莫閃續道:「老大 巨龍 責?」這句話不但不好答,而且 他,若有甚麼後果,是否由你全權負

朱高正的答覆也是那一句:「放了

咱們合作麼?」 宋千斤道:「只是巨龍幫會誠心跟

便等於向朱高正挑戰

,是以邢長雄只答,而且一回答

以後嘛,說不定他不覬覦咱們,咱們敵太多,此時此刻會是誠心的,至於新喪不久,幫內未穩,他們也不想樹 也會打他們主意! 以後嘛,說不定他不覬覦咱們敵太多,此時此刻會是誠心的 「以前也許不會,但如今上官光明

性……」他手掌一橫

作了個殺的

手

工堂堂主霍陵道:「依我看不如索

連日趕路必定勞累,還是早點歇息吧

莫閃笑道:「此事容後再談,妹子

咱們慢慢再商議!」當下着丫頭送謝

過幫內弟兄的耳目,難以混進去!」

謝飛紅擔憂地道:「只怕小妹瞞不

道他有甚麼知己!」 家父亦甚少帶人回家,

「那只好

到巨

龍幫才相機行事

笑,許多下屬對他都是敬而遠之,

,小妹根本不知定敬而遠之,且

去巨龍幫! 想,明日把計 「有理有理, 劃訂 咱們今夜各自 來 9 然後帶 後帶妹

現如何?

邢長雄道:「自從將他改囚在地牢

也許氣溫較低,他飯量反而增加

頭望向邢長雄。「邢堂主,近日謝英表正揮揮手。「以後不許再提這個。」轉

悠悠衆口!」邢長雄亦極力反對,

朱高 難容

咱們若無証據,

殺了謝英,

朱高正目光一掃,道:「如此不好

底賣甚麼藥?」

,你告訴小弟是否眞心幫助謝飛紅?」

莫閃雙眼落在孫鐵腿臉上,「老大

孫鐵腿不悅地道:「老三因何有此

問?難道還不知道爲兄之脾性?」

「既然老大有心助謝飛紅,

可說,但仍每天在大廳內聚首。 龍幫的頭頭們已開過無數次會,無話加沉重肅穆了。而大廳亦常關着,巨 總舵的氣氛都比分舵嚴肅, 人看見,大家都隱約猜到幾分 那天謝英帶着棺 材回總舵 ,却有許多 如今就更 向來

兩件事…

白子文截口

問

道:「是那兩件

只是他每次見到屬下 每日見他在盤膝運功,

,都問屬下 未見有

異

後,

上藏着許 院被殺: 不 ,若不放他麼?又如何向下面交代? 多未有人知之秘密, 放了

靈正豦,應該放了他才對,否則如何見:「副幫主,咱們旣然拿不到謝英甚 這天邢長雄仍然提出他常提的意

霍陵一口應允。

邢長雄道:「稍後小弟便陪你去看

夫人如何?」 近日心情稍佳,漸能飲食,只是一 白子文道:「幫主新喪,夫人大

在幫內的日子較少,請問近日幫主

快馬堂主馬逢林則道:「諸位

直要求要讓幫主早日入土爲安!」 朱高正目光一掠,問道:「諸位認

爲如何? 衆人想了一

已有足夠之準備。」 幫主死後至今已有三個月, 腔。「依屬下之見, 根本不用擔心外敵敢來進侵, 也認爲該早日出 還是由馬逢林 外三堂早 何况

大葬吧!」 位若不反對,便請人挑個好日子風光 朱高正目光再一掠,沉吟道:「諸

,除了比以前略瘦之外,未見有任何 窖裡,只見謝英盤膝坐在鐵栅內運功 當下散了會,霍陵隨邢長雄到地 異象,霍陵打了個哈哈,道:「謝總堂 別來無恙!」

某到死爲止!」 以謝某之見,你們根本想一直囚禁謝 比我還清楚, 開雙眼,淡淡地道:「謝某如何, 過了盞茶工夫, 何必猫哭老鼠?哼哼 才見謝英緩緩張 你們

,是以已有好幾天未去看他了!」一遍又一遍,連屬下自己也不好意思邢長雄嘆了一口第一点,

長雄嘆了一口氣:「這樣的答覆說了副幫主將依調查結果來作爲判斷。」

你是本幫之開國功臣,咱們都希望你 霍陵乾笑 一聲,「謝兄何出此言 (未完・五)

飛紅進屋,又將孫鐵腿及宋千斤留下 宋千斤問道:「老三,你葫蘆裡到

小弟便 上官光明的死訊雖然被捂住

索!若因此而放了謝英,又似乎他身 據調查所得,上官光明的確是在千紅 甘心之外,許多人對他還有所顧忌 派去信陽調查的白子文已回來 ,只是無法查到凶手半點線 他

對

副幫主準備如何處置他。

每次也只能答他調查尚未有結果主準備如何處置他。屬下無言以

「一是問咱們的調查結果,二是問

捂住下面的嘴巴?」

去,談何容易?

莫閃笑道:「老大,你忘記羅師佗

孫鐵腿一怔,隨即發出會心微笑

在巨龍幫長大,誰不認得她?要混進

孫鐵腿道:「她早已說過,

她自小

消息和查明上官光明之底蘊!

家妹子便可利用此機會,在幫內打

度也有好幾天在巨龍幫內商談

,

聽 謝 冒一冒!

「計將安出,即使有點危險,也得

帶着謝飛紅

9

混進巨龍幫,那最低

「老大,咱們可以借與巨龍幫結盟

有辦法了

J 100

他負責。
進負責?」他目視邢長雄,認定必須由
進負責?」他目視邢長雄,認定必須由

佈情况,也告訴田長青常奇有三大法寶,循術、飛劍以及火蓮花,其應助其殲敵願作內應,揭露了白蓮教大法師常奇在沙九府內的伏兵分 上文提要: 苗蘭和花芳面對自己尋找了十年的田長青,有訴不 中以火蓮花最厲害,使田長青等能夠知己知彼,順利制敵而取勝: 盡的心內情,雙雙表示非君不嫁,矢志不移,並答



手的機會,還很難說鹿死誰手了 才把他一舉毒斃,如是給了他還

引起大法師的疑心呢?」 「如果兩位姐姐返回沙府,會不會

「程姑娘的意思是讓我們仍回沙府 內應。」苗蘭道:「這個辦法

此人狡詐多智,不可不防。」 田長靑道:「會不會被常奇發覺?

情郎舊識。 「我們弄點傷出來,應該可以瞞過 」花芳道:「他不知道我們遇上了

田長靑高聲叫道:「阿横、阿

兩人飛身而入,道:「主人有何吩

下,是否有洩漏出去的情勢。」 要乾淨俐落,不留痕跡。仔細查 田長青道:「快去處理了篷車和屍

二人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田長青道:「等他們回報之後,再

的表現出對二女的關懷的情。 苗蘭、花芳對望一眼,心中頓覺

溫暖舒暢,臉上也泛起溫柔的笑意。 程小蝶道:「兩位姐姐,如果能回

呢? 「你也要去?」苗蘭奇道:「爲甚麼 ,能不能把小妹帶入府中?

沒有說一句甜言蜜語,但却充份

算能入沙府,也是自投羅網啊!」 「胡鬧啊」 一小方道:「你一個人就

J 102

能混入沙府就行 道理,我可以改扮成任何身份,只要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小妹自有

府嗎?

「田大公子,你真的同意程姑娘混入沙

長青啊!果然機敏過人,但無論如 程小蝶點點頭,心中忖道:這個 田長靑道:「要去見一個人?」

何不能把吳先生的事情說出來。

覺這個小姑娘不簡單,膽大心細, 小蝶那 不能把她帶入沙府?」 中藏着不少秘密,低聲道:「苗蘭,能 田長青竟然沒有多問,看過了程 一招「上天梯」後,田長青已發 胸

局。」 如果被常奇發覺了,可是個必死之 可以的,但我們不能保証她的安全, 苗蘭道:「她如不計較身份,大概

之處,絕不會連累到兩位姐姐。」 「只要能進入沙府,小妹自有藏身

滋味。 兒育女,我也希望嚐一下身為人父的 幫助會更大一些。記着,你們還想生 如能讓常奇對你們多份信任,對我們 到絕對必要的時刻,千萬不要出手。 身事外,似乎不太可能了,不過,非 光一掠苗蘭、花芳,接道:「要你們置 一那就帶她混進去吧!」田長青目

,我和苗蘭今夜發現是你時,心中何學會了你們漢人不少看風轉舵的本領 等震動,但我們還不是表現得鎮靜如 七、八年, 恒,應付得絲絲入扣!」 花芳點頭笑道:「好吧,身入中土 別的本領沒有長進,倒是

掌門早死的原因,可能和你們住的地 青道··「事實上,我也發覺了你們歷代 住性命,我一定跟你們去南荒。」田長 方有關。」 「如果,我能在和常奇决戰中,保 「是風水不好麼?」苗蘭道:「只聽

此言,你倒非全然無情。」 和瘴毒有牽連,我還無法說出眞正原 「和風水無關。」田長青道:「可能 我離開之後,才想到這個疑點。」

就到南荒住幾天,看看你的骨肉。」 蓬門永遠爲君開,你在中土住厭了 道:「我們懷了孕,你就可以離開,但 「長青,我們不會羈絆你,」花芳

蘭道:「我和花芳商量很久得到的結果 死亡,最好的避開方法,就是立刻遁 個苗女對田長靑的期望,是要他避開 法師常奇的事拖延一年?」 ,別讓我們太失望。能不能把對付大 「所以,這一戰,你不能死。」苗 方懷冰、程小蝶同時楞住了

也不好出言阻攔。 看二女情意深切,小方和程小蝶

田長靑凝目沉思,不知他想的是

小方心中焦急,忍不住插嘴道:

備把篷車拆散埋掉,屬下先來回報 阿橫回來得很快,道:「一切都平

心如寒冰的人也動了春心不成? 涉險還要緊張。」田長青笑道:「莫非 「看你急得面紅耳赤,好像比自己

蘭、花芳表明了自己和程小蝶的清小蝶表達了襄王無心的意思,也對苗 這玩笑開得高明極了,既然對程

有一定的目的,並非是爲了好色。 程小蝶也明白田長青的風流,是

她進入沙府,是九死一生的冒險。」 小方笑道:「我可是以事論事,要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道:「小方哥,多謝你對小妹的關心, 程小蝶也笑了,笑得一臉嬌媚

啊! :「在下是看戲掉眼淚,白替古人擔憂 「大小姐越來越倔强了,」小方道

啊 :「我是真心感激,小方,不要生氣 程小蝶又笑了,笑得很開心,道

會在城中殺人。」 沙府,事情不到萬不得已,常奇還不 心吧!就憑那一招『上天梯』就能逃出 田長靑哈哈一笑,道:「小方,放

「聽說常奇會算卦,豈可不愼!

準, 一定會準。」田長靑道:「如果他能算 今晚上就不會只派三法師來了。」 「就算常奇眞會陰陽八卦,可也不 小方搖搖頭,不再多言

> 置? 順便請示主人,那位三法師要如何處 靜,阿保正在掩埋人馬的屍體,也準 程小蝶道:「殺了他,但三個神刀

能用,就來個除惡務盡。 太保可以留下來,能爲我用最好,不

他在等待田長青的命令 阿橫不住點頭,人却站着不動

女捕頭出現在江湖之上。 道:「我已彷彿看到一個幹練、傑出 「照着程姑娘的意思辦。」田長青 的

成河的大劫殺。」程小蝶道:「只好快 啊!不願再看到一次屍骨如山、血流 「田大哥,我在爲萬民蒼生打算

們三位先走吧! 决定了,苗蘭、花芳帶程姑娘去,你 田長青稍一 思索,笑道:「就這麼

先在左臂上刺一刀,又在花芳腿上劃苗蘭探手入懷,取出一把匕首, 一刀,投下匕首,道:「走吧!」

走去 就這麼也不包紮,血淋淋的向外

妹好感動。」追在二女身後離去 程小蝶道:「一點鮮血一片情,

人都是女子,咱們就用不着動刀子了 只要田兄一個出馬就可大獲全勝 小方歎口氣,道:「田兄,如果敵

田長青黯然無語,緩緩撿起了苗

兩種不同的關切。 道目光全都投注在田長青身上,却有 這眞是個尷尬的局面,四個人八

死亡,我們預定在十年找到你,如果 「歷代掌門人大都在四十至五十歲之間

, 那就是我們活不了太久。」苗蘭道:

「我和花芳都發覺了一件可悲的事

任者了。」

荒,安排後事,只有從門人中選出接 十年之內找不到,我們也準備回轉南

苗蘭、花芳一眼,道:「你們是否希望 我說了不算?」 田長青果然有非常的機智,望了

頭。 苗蘭、花芳對望一眼,同時搖

中之意。 兩人一時間也搞不清楚田長青言

無信?」 我答應小方和程姑娘的事,怎能言而 田長青道:「那就要聽天由命了

蘭道:「說吧,我們該如何幫助你? 「我知道無法使你改變心意,」苗

們不現身,常奇對我們就有些莫測高 也只能在暗中幫忙。」田長靑道:「你 「最好是不要去,如果一定要去

逃回沙府的人?」 「兩位姐姐,」程小蝶道:一是否有

就是死亡。」 在花芳的吸血飛蝗之下,駕車的也被 五龍會奪去魂魄,來的人不是被擒, 「應該沒有。」苗蘭道:「三法師傷

的人也值得你動用五龍齊出麼?」 田長青吃了一驚,道:「一個駕車

手。」苗蘭道:「我突然施襲,五龍齊 得常奇的真傳,武功、邪術都不在三 法師之下,不知他今夜爲何未曾出 「他是三法師的首座弟子,聽說已

蘭留下的匕首。

苗蘭一番指點後,混入了沙府。 程小蝶扮作了送油的小伙計,在

黑衣大漢,守在一條通道上,監視着 面也有着很森嚴的戒備,四個佩刀的 沙府中氣氛十分冷肅,連厨房外

下十幾個人。 就有六人之多,幫忙打雜的男女也不 幸好沙府中人口衆多,單是厨師

小蝶退到厨房一個窗口處,暗中觀察 厨房內的管制,並不很嚴密,程

往宅院之外,便門處,一人佩刀守候 角處,獨成一個格局,由一道便門通 ,但通往內宅的甬道却十分嚴密。 原來厨房在第三進院落中的西南

不嚴,由厨房到宅院,只有一條通 房和沙宅形同分離。勿怪厨房中管制 舍,使原本的民宅形態大變。這座厨 沙府很大,加上了不少新建的房

難越雷池一步。 程小蝶暗暗叫苦,混入厨下 ,也

貨的搬運工人,川流不息。 沙府中正在大量的進儲食物,送

難再作掩飾 去注意她,但她明白這一陣時間過後 厨下極可能也要清查,那時,就很 這幫了程小蝶很大的忙,沒有人

這時,天已近午,不少女婢進入

厨房,端起早已擺好的點心酒食走入

進倉的貨物已齊,搬運工人也開

的啞穴,道:「姐姐,在這邊啊!」走 一把扣住一個女婢腕脈,同時點了她 程小蝶只好冒險了,覷準機會,

的時刻,雖然有人看到了,只道他們她早已看準形勢,是厨下最忙碌 眞是姊弟,也未注意。 向一側的茅屋中。

了出來,端起兩盤點心,步入甬道。 程小蝶快速的換過女婢衣服,走 四個佩刀大漢沒有攔阻,但口中

却在點着人數。 多少個出入厨房的女婢,似有一

在那裏,使出入的人數相符 幸好程小蝶把那女婢點了穴道留

、花芳那裏,一是送往「迎香閣」 她想到了兩個去處:一是送往苗 把點心送往那裏呢? 但入了宅院之後,程小蝶又傻住

都會立刻牽累到她們。 任何一處都很危險,一旦敗露,

又不能開口問路,眞是小困難壞大事 住處,也不知如何轉向「迎香閣」去, 立刻就招來殺身之禍。 以沙府目下戒備之嚴,一步走錯, 但程小蝶無法確定苗蘭和花芳的

正爲難間, 突覺手腕一凉 一條

青色小蛇探出頭來

去見蛇 心摔在地上,銀牙 蛇頭向右擺動,只好轉向右邊走 蝶心頭一顫,幾乎把兩盤點 一咬,忍下驚恐,

也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知道這條蛇甚蝶心都凉了,但對苗蘭的名數下 何能找到自己,不會弄錯。 想到袖內有一條青色小蛇

程小蝶就在驚怕、怪異中,找到了苗 小蛇在袖中轉動,指引着方向

苗蘭果然已在等候,拉開門,放 是兩間精緻的雅室,程小蝶放下

點 **竄入了苗蘭的袖口之中,低聲道:「嚇** 苗蘭一招手,小青蛇疾飛而出 人已癱了下去。

「幸好牠沒有咬我一口。」 程小蝶喘口氣,緩緩站起,道:

露出馬脚,牠就會咬你一口了。 程小蝶吃了一驚,道:「殺人滅口 苗蘭歎息一聲,道:「如果你不幸

,餵了牠七七四十九日,才能收爲我之王,已達通靈之境,我用本身之血 寶貝,咬你一口會讓你立刻暈迷,他用,連田長靑也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 寶貝,咬你一口會讓你立刻暈迷 「不是,」苗蘭道:「小青兒是蛇中

> 治,那才能保住你的性命,對麼?因們發覺你被蛇咬傷,才會送來給我救 爲常奇不會讓你死,他要問出你的來

不知道?」 道:「牠幾時跑到我身上了,我一直都「原來如此。」程小蝶心有餘悸的

時,必得用本身的鮮血飼養四十九天 了三代掌門人,每一代掌門人接收牠 蛇靑靈子,雖只有七寸長短,却已傳 享有的不傳之秘,牠是千年難遇的飛 的役蛇絕技,也是本門中掌門人獨自 你身上了。」苗蘭笑道:「這才是真正 ,才肯歸服。 「黎明時刻,我們分手時,就留在

勿怪白蓮教會邪法了。 一口氣,道:「天下竟有這等奇物, 程小蝶聽得呆住了,半晌才緩過 也

此服,真正隨我行動的,只不過二十 附人役蛇術的歷代都有,但他們絕不 門人役蛇術的歷代都有,但他們絕不 訓練出各種襲擊敵人的怪招,超越掌 可,收服了不少奇怪的毒蛇,花工夫 中,收服了不少奇怪的毒蛇,花工夫 很快召集千百條毒蛇出現,也都仗憑幾條,都是訓練有素的奇蛇,但我能 都是苗族男女,歷代中都有幾個傑出 苗蘭微微一笑,道:「本門弟子大

分傳奇,但她實在不願聽毒蛇的事 蝶連連點頭,雖然這些事十 道:「沙府中如此戒備,眞

是寸步難行啊!

「我也沒想到會有如此的變化

所賜了,他們被吸血飛蝗嚇怕了,連 住在我們附近的人都搬到別處去了。」 花芳道:「你那些毒蛇常常在門口 苗蘭微微一笑,道:「這都是拜你

是我也要搬得越遠越好啊! 附近出現,誰還願和我們爲鄰呢?」 程小蝶心中暗道:這倒是真的

連大法師也不打我們主意了。 苗蘭道:「有效啊,省了很多麻煩 程小蝶道:「我想盡快去『迎春

她們不是教中弟子, 只是普通

閣』,姐姐有辦法送我去麼?」

苗蘭打量了程小蝶一陣,道:「你

出寒意,吁口氣,道:「我要到『迎香

想到了青靈子,程小蝶心頭就生

長青交代了

留下青靈子,否則,真不知要如何對 苗蘭道:「今天才有這樣的部署,

幸好

法。」苗蘭道:「我們只能暗中保護, 不能送你過去。」 换過衣服,我告訴你如何走

嗡嗡之聲常在身邊響起。 保護她,但她却聽到一種昆蟲飛動的 程小蝶沒有看到苗蘭、花芳如何

我高明多了。」
衆目睽睽下殺人,不被發覺,武功比道:「你如何處理那具屍體呢?你能在

「衣服,這些衣服有暗記。」苗蘭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難道花芳放了吸血飛蝗在她頭頂

時辰之後

,她就會醒過來了

換了她的衣服。」程小蝶道:「四個

「我沒有殺她,只是點了她的穴道

是甚麼樣子,但她還是忍住了。 程小蝶很想停下來看看吸血飛蝗

入夜不久,快些告訴我,把她放在

苗蘭臉色一變,道:「四個時辰

聲音,都遠遠的閃避開去。 花芳的吸血飛蝗好像常在沙府中 大概一般人都很討厭毒物,聽到

幾個利用當值暗中偷情的男女弟子 是的,花芳當值巡夜時,常常放

出吸血飛蝗,在沙府中飛轉,咬傷過 當然,也是花芳有意傷他們的

用以樹威。 事情已傳開,大家都有些怕了

> 聲音,聽到那聲音,都想避開。 敢再偷懶,也熟悉了吸血飛蝗飛動的 凡是花芳、苗蘭當值的辰光,沒有人

程小蝶很順利的進入了「迎香

雅室中。 都不在,一下子就衝到了吳先生住的 更讓程小蝶安心的是小文、小雅

,看到程小蝶,微現驚訝道:「是 吳先生坐在那張寬大的書桌後面

程小蝶深深一禮,道:「又來驚擾

「來得好,上天有好生之德,免去了這 場人間殺戮,我正在擔憂無人可託 吳先生回復常態,笑一笑,道:

請敎。」目光轉動一下,接道:「小文 小雅呢?」 「好,晚輩也正有很多事要向先生

他的事關係重大,比我的事更重要 事,相信是準備對我有所行動了 回來。」吳先生道:「這是從未有過的 程小蝶心中一動,暗道:看來 一兩人一早被常奇召去,現在尚未

:「先生是否已有應變之道?」 先生下手麼?甚麼時候?」程小蝶急道 心中念轉,吁口氣道:「常奇會對

出九龍玉珮之秘密,所以,我已準備 待斃,」吳先生道:「但更不能讓他逼 「一定要死了,我自然也不會坐以

來個玉石俱焚。」

辦法再拖一天。」 「不要啊!」程小蝶急急接道:「想

吳先生微微一怔,道:「拖一

會……」程小蝶簡明的說出了來此的計 拖過明天, 也許就有機

玉珮有所關連了。」 青和方懷冰肯如此鼎力相助,只恐和珮伏兵仍然保存着强大的實力,田長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道:「果然玉

還以爲他們眞的被我說動了呢。」語聲 身上的天蠶絲索最為重要,先生何以 一頓,接道:「晚輩認爲,先解除先生 「先生一語道破,」程小蝶道:「我

過那地方定有防守,一旦洩露,只怕 有礙你們的計劃。」 保有這條絲索,不會打成死結,只不 機會是解開繫在一端的活結,常奇想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道:「唯一的

解絲索之處,晚輩全力以赴,必要時 也是我們自救之策,只要找出繫 還得仗憑先生之力,解救先生之 程小蝶道:「對付大法師常奇的邪

去求苗蘭、花芳相助一臂之力。 ,應在正西方位,不會超過五丈。 吳先生道:「就我感受,繫索之處

記憶所及,方圓五丈內都是花樹荷池 香閣』的形勢雖非十分瞭解,不過, 「五丈?」程小蝶道:「晚輩對『迎

竟然如此多情,田大哥敢和她們上床

J 104

的地方,一向少有人來

程小蝶看兩人手臂、大腿還綁着

,心中忖道:兩個玩毒物的女人

平靜,沒有驚變的消息,幸好我們住

花芳推門而入,接道:「外面還很

如夫人不要聲張出來。

苗蘭道:「現在,只希望沙九那位

程小蝶很仔細說出了經過。

索繫於五丈之外,必以其他繩索接連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笑道:「如絲

藏在花樹草叢之中。」 程小蝶接道:「那就更方便了 但聞步履之聲傳來,程小蝶急急

中還捧着送來的飯菜 是小文、小雅雙雙走進雅室,手

已饑餓難耐 吳先生笑一笑,立刻進餐,似是

常,先生也不問問我們? 吳先生放下碗筷,笑道:「能說的 :「我們半日未歸,事屬異

不出甚麼。」不能說的,我問也問 程小蝶突然有種感覺,吳先生和

天之隔,怎麽有如此大的變化,立刻二婢之間似是有一種距離,只不過兩 凝神傾聽, 暗作戒備 「大法師逼問我們的生活細節,我

本就沒有碰過我們。」 大法師才知道半年多的相處,先生根 們不敢說謊,」小雅道:「據實以告,

啊!」吳先生道:「你們有很好的理由 「我琵琶骨爲絲索所穿,行動不便

上床。 相信啊!」小雅道:「他說先生自視極 一定瞧不起我們,才不肯和我們 「我們是這樣說的,可是大法師不

小文接道:「他已知道先生傷痕已

日夜相處了半年之久,竟然無法使先疼的感覺,駡我們愚蠢無用,和先生癒,只要不用力扯動線索,不會有痛 生蕩漾起春情。

功 」小雅道:「也知先生不斷在暗中練 「大法師知道先生指點我們武功

道:「大法師神目如電,有些事我們隱 但不知道先生是否在暗中練功。」小文 吳先生道:「你們都承認了?」 「我們承認了先生指點我們武功,

沒有刁難你們?」 對我也有幫助。」吳先生道:「常奇有 瞞不過。 「你們說得對,說一些,留一些,

小雅歎口氣,道:「有一件非常困

我力能所及,定然不會拒絕。」 難的事,不知如何對先生開口。」 「有事儘管說,」吳先生笑道:「如

法師命我們一定要和先生上床,而且殘花敗柳,不足身侍先生,可是,大 合體共歡。 「很難開口,」小文道:「我們自知

是這麼一個問題,面有難色了。 「這個……」吳先生似也未料到會

」小雅道:「怎麼辦呢?」 「上燈時分,大法師要親自驗

生實在爲難了! 的真正不是時候啊?我在此地,吳先 程小蝶聽得臉上一熱,忖道:「來

兩位想想看,用甚麼方法,以解今日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笑道:「妳們

對沒辦法騙得過去。 面的大行家,他真的要驗明正身, ,無法裝得出來,而且大法師是這方 小雅長長歎息一聲,道:「這種事 絕

丫頭竟然還和吳先生認眞計較, 眞是 屬下,那裏把她們當作人看了?兩個 暗中咬牙切齒的駡道:「常奇如此對待 無知得很。」 程小蝶聽得一腔怒火直冲而起

> 了,大智者吳先生尚是如此,其他的 亡的威脅時,很難有甚麼風骨、節操 道:「天下男女,都是如此,面對着死

就義的人,能夠留名靑史,永垂不 人可想而知了,勿怪視死如歸,慷慨

事, 整日面着妳們兩個小美人,要我强按 是,我會抑制自己,不願勉强別人 着心猿意馬,實也是一件非常難耐的 妳們可是真的願意和我有合體之歡 不過,我和常奇最大的不同之處

我們在謊言搪塞,他絕不會放過我 但大法師令出如山,一旦被他發覺了 對先生十分敬重,不敢有非分之想,

他大整活人,那種無奇不有的折磨酷

陪我呢?」吳先生低聲道:「妳們商量 一下,我在床上等候。」

要她們清醒清醒!

起來。

如果沒有經歷過田園中那番折騰

小文接道:「一刀殺死事小, 就怕

一時間,楞在了那裏

中却降低了對吳先生的敬慕心意,忖决定,雖不是有很大的反感,但內心

程小蝶也在發楞,對吳先生這個 吳先生已霍然站起,走入內室。

她很想衝出去,大駡兩人幾句

但聞吳先生哈哈一笑,道:「好!

「沒有辦法的事!」小雅道:「我們

下去,一伏身,隱入床下。

怒火雖然消了,可是程姑娘心頭

比起死亡的事,惡毒上千百倍

「說的有理,妳們兩位,那一個先

這番話大大的出了二女意料之外

一般的模樣。 山助拳,雖說目的不同,但手段却是的心理傷害,但想到自己也曾準備捨的。 ,程小蝶恐無法忍受這個情况下給她 一念及此,升起的怒火漸漸平了

的跳動和緊張,却是從未有過。 女在床上雲雨會巫山的情况,而自己

但一定會聽得十分清楚。却躲在那張床下,也許看不到甚麼, 她還未經人事,無法想像一對男

限的好奇,男女在床上的事,與生俱 前逃避它,想起來有點奇怪 必然如斯,但所有的人却又在人 心中雖有無限的羞愧,却也有無

虚偽,也許人就是靠這點羞耻之心, 「放心,小文收拾了碗筷,坐在大

吳先生已上了床,笑道:「誰都一 只見小雅緩步走了進來,道:「我 小雅應手倒卧在床上。 「原來如此。」吳先生右手點出

前,

也已關上了房門。」

廳中把風。」小雅道:「我進入卧室之

和小文猜拳定勝負,我輸了

才維護了倫常、道德,異於禽獸。

敢情是被吳先生點了穴道。

小雅赤裸的身體。中呼叫,手却拉過一張棉被,掩住了 「程姑娘,快些出來。」吳先生口

道:「不要生我的氣,我對先生的敬重

「先生,我幫你脫去衣服。」小雅 你們兩個,我也一樣喜歡。」

沒有改變,這只是爲了要應付大法

師的驗証。

「我知道,」吳先生道:「我不能想

吳先生已穿好了衣服。 程小蝶猶豫一陣,緩緩鑽出來。 他脫衣雖慢,穿衣服的動作却是

整齊,小雅也被一張棉被蓋着。 躺在床上的局面,却不料吳先生衣着 程小蝶原想是會看到男女赤裸

繩,還要如此風流,眞是一件荒唐無 像的是,一個人琵琶骨上穿了一道索

控制了手下的徒衆。 說:「大法師常奇就是利用美色,加强 「快!穿上小雅的衣服。」吳先生

道:「傷口因索繩的擦動,並未完全結

「小雅,讓我自己來吧!」吳先生

稍有拉動,還會疼痛,妳自己先

小雅的動作十分熟練

,片刻之間

痛苦!」小雅伸手去脫吳先生的衣服。

「我會十分小心的,不讓先生受到

仍能心神不亂,比起柳下惠坐懷不亂 是不同凡俗的智者,在美女裸對下 程小蝶突然明白了,吳先生果然

,何止是不遑多讓。 時間迫促,程小蝶很快的換過衣

生,下一步應該如何?」 ,敬重之念頓然倍增,低聲說道:「先 ,又能面對着裸體的小雅,視若無睹 個君子,我身着褻衣,他都避而不看 背對着自己 回頭看去,只見吳先生面壁而坐 ,心中忖道:「他果然是

吳先生緩緩回過身子,道:「先把

小雅這丫頭藏到床下。

移置床下了。 程小蝶動手,幫小雅穿上衣服,

練法! 了。現在,我告訴妳如何破去常奇的 多少小雅聲、態,就憑妳自己的悟性 容貌,以免小文動疑,致於妳能模仿 吳先生道:「我幫妳改變成小雅的

束縛索繩。 「先生,」程小蝶道:「先解去你的

多幾日又有何妨?」 「大事要緊,我已被囚了近年之久

生。 的意念早已有所確定,此地一有變故 奇一定會想到先生,我想他除去先生 就算和先生無關,也一定會先殺先 「破去常奇練法,」程小蝶道:「常

能,不過,我已預作準備,就算不能 和他同歸於盡,也要他身受重傷。」 嘉許,點點頭,道:「姑娘頗有見事之 吳先生看着程小蝶,目光中滿是

絕不改變,希望你能給我指示。 先生身上的枷鎖,而且,此意已决, 的生命,爲人間造福,我已决定先除 了吳先生的話,接道:「你要留下有用 「先生,不值得啊!」程小蝶打斷

過我的琵琶骨,合成雙股,只能有五絲索,應該只有十丈左右的長度,穿 之上,那就解開繩結。我估算這天蠶 果我的運氣好,它可能結在一道鐵鍊 妳向西尋覓,找到天蠶索的盡處, 吳先生沉吟了一陣,道:「好吧! 如

丈長短。」

「好!我立刻去。」

形勢之後,再回來和我磋商良策。」 嚴的密室,千萬不可冒失出手,看過 超過我預估的長度很多,延入防守森 「慢着。」吳先生接道:「如若絲索 程小蝶點點頭,低聲道:「如何對

付小文姑娘?」 吳先生道:「妳只管走出『迎春閣』

動疑,最好的辦法,是用手勢、眼色 處日久,口音上稍有差異,必會引其 去,能不開口說話最好,需知她們相 ,示意她進入室中見我。」

去。 程小蝶未再多問,舉步向外而

思,不知在想些甚麼,臉上帶着微笑 ,想得十分入神。 小文一個人坐在大廳中,凝目沉

果然是不能自禁。」 才驀然一驚,回頭看是小雅,低聲笑 道:「好快呀!吳先生一年不近女人, 程小蝶輕輕拍了小文一下,

指指卧室,示意小文進去。 程小蝶微微一笑,指指小文,又

「還要啊!」小文低聲問道。

程小蝶的回答是端起碗盤, 向外

小文搖搖頭,行入卧室。

借機會查看沙府中的情勢。 程小蝶走出「迎香閣」,直奔厨房

大漢,三五成羣的在庭院中走動, 情勢有些改變了,很多穿着勁裝

她平日視作師長的人,我的手就不靈甲的老人,脫光了衣服,這個人又是

「我在擔心小文,會不會躲在旁邊

」吳先生道:「看到一個近乎花

來幫先生一把。\_

原來,吳先生脫了半天,只解脫

但脫衣服的本領,就不敢恭維了,我 道:「先生才絕一代,是一位先知者, ,脫得一絲不掛,緩緩登上木榻,笑

J 106

是在觀察、分配埋伏的地方

有素 亂,雖是江湖人物, 人羣雖然不少,但却一點也不混 却也顯出了訓 練

人**指**了一 程小蝶發覺了 個組的· 一尺五寸的黑色鐵筒,似個組的人羣中,都有一個 一個可怕的景像

鐵筒粗如鵝卵 ,不似一般的梅花

但肯定它的惡毒,絕不在梅花針筒 程小蝶無法推斷出那是甚麼暗器

出絕佳的輕功 來得是那麼無聲無息, 一個人出現面前 擋住 炫露

程小蝶一驚之下

抬頭看去,是個兇眉暴目的藍衣 腰間掛着一對青鋼日月輪

無法明白他是飛輪十三太保中的老幾 也無法瞭解他和小雅之間,是甚麼 飛輪太保 姑娘知曉了來人的身份,但 却

藍衣大漢伸手在程姑娘的臉上摸 這就要隨機應變了

眞不好玩,隨時要受男人輕薄 程小蝶不知該如何應付 心中忖道:「江湖行當,可是 只好垂

。」藍衣大漢低聲說道:「這

磚砌成的小屋, 直行到一處花樹作成的圍墻旁邊 探首向外望去,丈餘外有兩間紅 房子很低矮, 但看去

面紅磚小屋,就是天蠶絲索的藏繫之 却十分牢固 程姑娘心中一動,忖道:「難道那

索,

繫接着也不肯打成死結。

把鐵鍊埋入土中,程小蝶已緊張

看來,常奇果然很珍惜這條天蠶

解開了緊接的活結。

也不肯放過這個機會,雙手齊出迅快

就算有人發覺了,

程小蝶

已發現天蠶絲索和鐵鍊繫結之處

咬牙, 投入草中 重要的是找出 運起功力, 摘下了一枚耳環 明確的証據,

痕跡,撿起耳環,走近荷池,洗去手的汗透衣衫,緩緩吸口氣,整好草上

上泥土,捧着折下的兩朵鮮花,進入

右手却插入了草叢泥土中, 於是,程小蝶伏下身子找東西 深入了半

了「迎香閣」中。

是估算正確,膽大心細,掩飾得法

這番歷險過程很順利,但重要的

一樁想像中極爲困難的事,輕易的

翻起來 她運用得很有技巧 而是利用手指左右探索 並未把泥土

解决了

着了一道鐵鍊。 姑娘第三次果然發覺了,手指似是觸 那道異色草叢只有尺許寬窄,程

估算了一下距離,又投入草叢之 心頭狂喜, 隨手撿起耳環

上的泥土上滲出來 但傷口已被泥土封上, 纖巧的手指上破損了兩處傷口 鮮血由沾在手

走的 人羣, 目光轉動,四下打量了一陣 似已減少

住泛出了一臉喜悅

」大智者吳先生也忍不

道:「手都挖破

來 ,運氣凝力,緩緩把鐵鍊子拖了 她認位很準, 程小蝶决定冒險,賭賭運氣,蹲 迅快把右手插入草叢中 一下子抓住了鐵鍊

她的估算很準, 鐵鍊出土二尺

由穿入的琵琶骨上的傷口

程小蝶把兩朵鮮花插在吳先生的

吳先生已用力拖出絲索,

出緩

J 108

不要出來走動,過兩天空暇時,我再幾天可能有敵人入侵,入夜後,最好

聽口氣,似乎是小雅的情郎

暗駡,人却很溫柔的點點頭 「見你的大頭鬼呀!」程姑娘心裏

又狠狠的摸了一把,才轉身而藍衣大漢似是滿意這種溫柔的反

眼淚。 這一把,差一點摸出了程姑娘的

奶子。 摸的不是地方啊!是姑娘左邊一隻 不是疼的難受,而是羞恨的悲苦

忖道:「有機會,我定要斬下你一 這樣的輕薄,真叫程姑娘恨上心

頭, 隻右手。 但也讓程姑娘瞭解了白蓮教徒中

立刻又恢復了

私通。 在大法師的淫威下,逼着吳先生上床 男女生活的淫亂,養成了雙重人 可是又和十三太保中的人物,結交 。以小雅而言,她敬仰吳先生,却

是自己淫賤呢,還是被武力迫

是無奈?還是可悲? 小文呢?是不是也和小雅一樣?

精神 程姑娘有着一種委屈的傷感,連 也提不起來了

放回碗盤,懶洋洋的走入了「迎香

閣 這些羞辱給她的打擊很大,任何

身份,如何忍受?

是扮成小雅的丫頭啊!就算是代小雅振起精神,忖道:「我不是程小蝶,我然想到了要解除吳先生的束縛,立刻 看到荷池中游魚戲水 程

被他欺侮了吧!」 想出了這麼一個李代桃僵的理由

程小蝶的心中似是輕鬆多了 目光轉動,四下探視。

府 、花樹,沒有房舍。 五丈內除了一座荷花池外,全是青草 中極少保有原貌的地方之一,方圓 記憶的不錯,這「迎香閣」似是沙

的方位,開始仔細的觀察。 程小蝶心中計算着吳先生的卧室

的人物,又會用甚麼方法找覓絲索蝶心中暗道:「如果我是一位久歷江湖 一處禁地,閒雜人等不能擅入。程小沒有人進入「迎香閣」,看來,這裏是 四週人來人往,相當繁忙,但却

樹之前,面對幾朵盛開的黃花,凝目 她實在是一個膽大心細的姑娘

手動脚的輕薄她,讓她這閨閣千金的臭男人,似乎是都可以吃她豆腐,動

小蝶突

出一點痕跡。

沉思。

程小蝶心中明白,時間不多,

秘密就可能洩漏,解除吳先生的

細地在地上搜索。 燈之前,法師要驗查小文、小雅的身 身上束縛,可能就只有一個時辰左右

但見青草密茂, 花樹交錯, 瞧不

到處挖呀!程小蝶有些急了 怎麼辦呢?總不能扛一把鋤頭來

想得心中煩惱,緩步走近一叢花

心的人 學的高人,自非全無原因。 被常奇發覺了,也可以放手一拚。 是盡早解去吳先生穿骨的絲索,就算 生一些信任、指點,必然獲益不淺。 了田長青那高手的讚賞。 是吳先生傳授的三招劍法之一,獲得 一場必死之戰。 因 為, 發覺了 嚴格的說,程小蝶是一個很善機 她相信吳先生是一位身負超凡絕 但如沒有吳先生的幫助,那就是 程小蝶也作了最壞的打算,那就 她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多得吳先 她已施展出一招劍法,那

長條,似是由別處移置於此。 覺了一片草色與衆不同,而且是一道 程小蝶仔細的觀察之下 終於發

思,很有耐心的去找尋可疑的破綻。 武林中技藝高强,能謀善算的高人。 所謂老江湖,大概就是要遇事三 因爲她一開始入江湖,就遇上了 程小蝶的歷練不多,但却收穫奇

一朵黄花,拿在手中, 目光盯着那片顏色稍異的草色上, 盡力壓制心中的高興,隨手摘了 緩步向前走去

借賞花以掩行藏,目光微微轉動,仔

份微笑,看上去似是很平靜

但已學會觀察入微的程小蝶,瞧

那微笑中帶着一絲期盼。

上木栓,才進入雅室之中。

滿懷着欣喜心情,掩上閣門,拉

吳先生坐在木椅上, 臉上帶着一

## 誠意爲你推薦

出版社出版

「先生的估算正確,我的運氣也不

天蠶索繫在一道連接的鐵鍊上。

蝶道:「最重要的繫接處,

流氓警官

\$ 26 吳中龍 著 神探劉尚文平時不 修邊幅,且因名字的諧 音,因此被人稱為「流

神探遇上棘手奇案 是愛滋病帶菌者,自然 不會是巧合,且看他如

何找出真兇。 名作家吳中龍新作《流氓警官》 奇案系列,以懸疑手法佈局及緊張刺 激的內容道出神探劉尙文如何屢破奇 案。現在這系列作品,推出第一部 「流氓警官」。

歡愉之色。 程小蝶却從他的神色中,看出了那種 打開鐵栅出牢籠,掙脫金鎖飛蛟龍的 他沒有高興失控的大聲歡笑,

絲索交給了程小蝶。 的狂喜控制的枯井不波。 收下吧!」吳先生把手中盤成一卷的 程小蝶收起絲索,竟也能把心中

「姑娘,這條天蠶絲索,得之不易

「萬民蒼生竟然無法分享到妳這份膽識 慧,實在是可惜得很啊!」 人,履險如夷,捨已爲人的豐富才 「程姑娘,可惜了。」吳先生道:

:「晚輩被你說糊塗了。」 「先生,可惜甚麼呢?」程小蝶道

> 兒。」 ,」程小蝶道:「又能夠怎麼樣呢?」 「如若晚輩是七尺鬚眉的男子漢

「可惜妳生爲閨門千金

9

紅粉女

正義,造福蒼生,不讓歷代青天名臣 :-「以妳的才慧,和那種冒險膽略, 而不捨的精神,不難平反冤獄,伸張 專美於前。 「那就是萬民之幸了!」吳先生道 鍥

冤獄。」 「朝廷的禮制,拘限了我們女人的發展 但我可以作個女捕頭啊!捕擒盜匪 以安萬民, 摘奸發伏 「作官是不行了,」程小蝶笑道: ,一樣能平反

(未完・八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 星島中心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上文提要: 暗中命蘭兒將迷藥放出,君不畏知不妙,趁藥力未 君不畏將中、發、白打倒,石小開出面詐作解圍

娟爲他們治病養傷,此時石小開派來一張請帖,沒有內容,只畫了 娟爲他們治病養傷,此時石小開派來一張請帖,沒有內容,只畫了一起,船上還有包震天在此治傷,君不畏醒來和包震天回到賭坊,沈娟發作先擊倒女的,打跑石小開便溜走,終於昏倒岸邊,被打漁夫婦救 把刀,君不畏猜出來意,决定赴會,原來不是請去打鬥,因滅口不 



殺賊救美避嫌

告訴蘭兒,我抱歉。」

他知道蘭兒的臉上中了銀塊,傷

此刻侵犯她?她已經受了傷,石兄

君不畏忙搖手,道:「我怎麼會在

子的道理。 我救活,我想,這也是你樂意我做的 她,我會對她說的。」 石小開道:「也算夠意思,你體諒 君不畏道:「石兄,雖然包震天被

你這句話更令我放心不少,不能叫包 石小開竪起大拇指,道:「真高

君不畏道:「所以我們之間已無怨

着遠方,當蘭兒把一件披風搭上他的 石小開半天未動,他直直的怒視

君不畏走得快, 刹時間消失在夜

雖不重,但痛苦難免,那有此刻尋樂

「哈……」石小開也笑了

是一個道上兄弟了,她只有對你順石小開一拍胸脯,道:「如今咱們 君不畏道:「你眞夠大 肩上,他才開口駡了

石小開道:「那是因爲她不是我老

從。」

在上海我拿你沒辦法,小風城叫你死 「操你娘,你囂張吧, 你跋扈吧

無葬身之地。」

少東呀,回去吧,岸邊風大呀! 蘭兒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石小開跺跺脚,一副心不甘情不

願的往船上走 人也燃燒起來了 他心中那股子怒火 ,他這是前來追殺君 幾乎連他的

船,又道:「她在那裡不叫蘭兒陪你到天明呀!

一他指指另一

石小開道:「石兄,天還未亮,

君不畏道:「你仍然大方

小開心中當然火 石小開根本未打算再付那欠條上 如今可好,銀子再加二百両, 今可好,銀子再加二百両,石,石家不能白白損失五千両銀

的八百両銀子。

實力。 那是手段,江湖上沒有共存,只講 他决心要君不畏的命, 和平共存

泛白,天亮了。 君不畏往上海街上走,東方漸漸

得後面有人喊。 已有幾個漢子坐在那裡吃起來了 君不畏剛剛往回馬路轉,忽然聽 君不畏發現街上有幾家賣早點的

「君先生。」

君不畏回頭看,他楞然的道:

「君先生,你不認識我了?我羅世

,道:「副總鏢頭,你們……」 君不畏走上去,雙手拉住羅世人

「我就知道你們缺銀子,呶,我這兒有 銀票,一共二百両,先用着。」 君不畏笑了,他拍拍口袋,道:

進苗剛手裡,笑笑道:「收下吧!」 他把兩張口袋裡剛暖熱的銀票塞

苗剛雙目有淚,他啞着聲音,道

我連本帶利還給你。 :「君先生,這算是我借你的,小風城 君不畏道:「苗總鏢頭,我便實話

姐的船,你們大伙便上她的船回小風,應該可以夠用了,只可惜只有大小 千両銀票我給了她,如果你的船也在 四

君不畏道:「我如果辦完事便會去苗剛道:「你呢?君兄弟。」

找你們。」

我大妹子點頭,我點頭。」 方照顧,我心中有數,你放心,只要 苗剛道:「君先生,這些天承你多

君不畏一怔,旋即哈哈笑了

苗剛以爲他在暗戀苗小玉了 他當然明白苗剛話中意思。

外 

苗剛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因爲苗兄說笑了。」 苗剛問道:「君兄弟,你剛才發笑

君不畏道:「我乃江湖浪子,我旣

羅世人道:「總鏢頭的船也漏水了

J 110

總鏢頭羅世人。 君不畏道:「眞想不到還能見着 那瘦大個子正是「跨海鏢局」的副

羅世人道:「君先生,一場突如其

來的暴風,把我們鏢局吹完了 君不畏道:「你可曾知道苗總鏢頭

羅世人道:「我先問你,我們大小

君不畏道:「大小姐無恙,只不過

她們去修船,甚麼地方我不知道。

羅世人立刻仰天大叫:「天爺有眼

君不畏道:「副總鏢頭,苗剛兄他

羅世人道:「君先生,你跟我

君不畏道:「你們都很好?

捲翻了船,那天夜裡真險吶 羅世人道:「君先生,咱們被大浪

君不畏吃一驚,道:「船翻了?

我們六個人,餘下的想是完了。 羅世人道:「我的船翻了,總鏢頭 君不畏道:「你們怎麼到了上 切的轉來救我們, 大浪裡救起

船往岸邊駛,船就碎在岸邊,我們這,我們在距離上海五十多里的南方把

君不畏道:「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天一口水也喝不下,他不但記掛他妹 更爲鏢銀操心。」 羅世人嘆口氣,道:「總鏢頭這兩

君不畏道:「鏢銀也按時交割

羅世人聞言,大大舒了一口氣。

了幾條小舟。 好像到了上海郊外,有幾條小河邊靠 漸漸的,前面看過去有些荒凉,

「君先生,前面那座廟,大伙就住在廟 羅世人遙指前面,對君不畏道:

唉,還不到二十両銀子,我就是去找 日子,每個人口袋的銀子全拿出來, 一位老朋友,才半路上碰見君先生。 羅世人道:「這兩天大伙凑和着過 君不畏笑了,道:「天無絕人之路 君不畏道:「住在廟裡?

呀! 羅世人道:「所以我碰見君兄

了。 二人邊說邊走,很快的到了廟門

們猜誰來了? 羅世人拍門大聲叫:「開門了,你

局的趙子手老李,他一聲招呼點頭笑 廟門拉開了,君不畏認得那是鏢

破廟地上舖稻草,這個廟沒住持,苗 君不畏走到廟裡一看,眞可憐

> 剛靠牆邊呆呆的坐着。 他好像木然了

看誰來了? 羅世人走過去,道:「總鏢頭,你

苗剛抬頭,他眨眨眼,道: …你是……

了吧? 君不畏道:「苗兄,你不會神經病

呼道:「君兄 苗剛突然雙手抓牢君不畏,他低 , 你沒有被海浪捲去

海上。」 君不畏道:「苗姑娘我們都沒死在

苗剛突跪到破神像前面, 叩頭道 「這麼大的事情我怎麼會騙你

船走馬三分險,危險在所難免,倒是 先派人去尋找大小姐重要。」 :「謝謝神明保佑。」 君不畏道:「苗兄,你別激動,行

的幾處容易找,我這就派兄弟們分別 苗剛道:「上海開埠不久,修造船

找到你的朋友沒有?是不是……」 他轉向問羅世人,道:「羅兄,你

現在就去找我的朋友。」 ·君兄弟,我便把他帶來這裡,我羅世人乾乾一笑,道:「在路上碰 君不畏道:「找你的朋友?幹甚

伙快斷炊了,咱們有力氣總不能去搶 苗剛道:「一個錢逼死英雄漢,大

城吧! 對你說,大小姐的船損壞得嚴重,

, 甚麼意思? 請你明言。」

令妹跟了我,那變成一枝鮮花插在石 不想成家,更沒野心立甚麼大事業, 苗剛道:「那你爲甚麼一而再的給

不畏道:「如果認真的說,

是你的行業吧! 苗剛道:「我的行業是保鏢。

,你知道主持那家震遠鏢局的人是 君不畏一笑,道:「康熙年間南京 一家鏢局,也是全國第一家鏢

君不畏道:「金鏢將勝英勝老爺 苗剛怔怔的道:「一百年前的事

苗剛道:「難道你與勝老英雄有關

源於勝老爺子的神鏢絕技,也算他老 君不畏道:「我的一手暗器便是淵

們多加垂青了,眞是一位有心之人勝老英雄也開鏢局,你便不由得對我 因爲我開了一家跨海鏢局,你才想着 苗剛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會走去找你們的。 君不畏笑笑,道:「回去吧,我自

把四千両銀票交在我大妹子手中了?」 君不畏道:「就算送她了。」 苗剛突又問道:「君兄弟,你真的

**猶豫了一下。** 

苗剛道:「足夠買下一條船了。」

妳嫁我了

君不畏道:「你們也正需要兩條大

他揮揮手,轉身就走,苗剛都楞

苗剛站了許久,直待羅世人走

「他是俠客。」 苗剛道:「他是甚麼樣的人吶。 「總鏢頭,君先生走遠了

他是俠客,否則他怎會如此

作風 羅世人道:「也是奇人

不可測,如果… 苗剛道:「他那麼年輕,武功却高

的生意便更無遠弗屆了。 羅世人道:「如果他能留在鏢局

「他爲甚麼要殺田九旺? 苗剛緩緩轉身,他自言自語道:

田九旺就死定了。 羅世人道:「他如果要殺田九旺

君兄弟扯上關係,太出人意料了 羅世人道:「總鏢頭,咱們把人分 苗剛道:「大海盗田九旺怎麼會同

商量着買一條快船,咱們就這麼辦 快去尋找大小姐,也許……」 苗剛道:「對,盡快找到我大妹子

君不畏走到沈家賭場的時候,

門外停了一輛大車 他爲甚麼要猶豫?因爲賭場的大

> 翻過臉,如果沈文斗這時候回來,大旺的二當家侯子正,而且也與沈文斗道他已經在大海上碰到過大海盜田九君不畏心中明白,沈娟娟還不知 家就不好看了

他左右看一遍,匆匆的繞到沈家 君不畏不從賭場大門進,他繞

賭場後面,翻墻來到後院 君不畏這才剛剛站定,便聽得女

娟發出來的。 人的尖叫聲,他一怔,因爲這是沈娟

的聲音不一樣,君不畏聽得心一動,沈娟娟的聲音很好聽,但這時候 的房間窗下 他輕輕的宛如貓抓老鼠架式往沈娟娟 移去

猛古丁又是一聲尖叫:「啊!」 沈娟娟爲甚麼尖叫?

但君不畏却聽見房中的對話聲。 那聲音好像就在他耳畔似的清 君不畏依墻側望,窗戶關得緊

「妳抗拒吧,就不信妳能抵擋多 「如果我不從,你很難得手。

「我知道我打你不過,但我就是不

突然變了,爲甚麼,難道妳有了新 大半便是爲了和妳熱呼熱呼,妳却 我們曾經好過,這次我由北南來 「爲甚麼, 爲甚麼妳與上幾次不同

樣? 「你想知道?」 「他是誰?」 「不錯,我是有了新歡,怎麼

「你以爲你的武功高就想吃定人家 「我想殺了他。

是上海,你少橫行。」 勾結,你就想吃定我呀,告訴你這兒 們橫行大海上,你們大當家與捻黨 「你想怎樣,至少他不是大海盜,

「說,這人是誰?」

某的家,哈……我這回家來了,怎麼 ,老子到了上海,便視妳這兒爲文 妳仍然拒絕? 「嘿……妳已經是我文從武的女人

「妳寧死不從?」 除非你殺了我。」

「那麼我只有霸王硬上弓了。」

顯然二人在扭動。 於是,房中傳來拉扯哼咳之聲, 「你仍難如願。」

「妳這種扭動真誘人,光溜溜的扭 「你……」女的用力憋出這一句。 「哈……」男的大聲笑了

動好看極了,也美極了,哈……」 「你不要臉。」

還談要臉呀!」 「哈……我是幹甚麼的?當了海盜 「我會告訴我爹……你玷汚我。」

「那好,生米煮成熟飯,你爹便把

自露出不同的表情。 姓文的只冷冷的一副不屑的樣 大白天也不用看太久,雙方已各

過嘛……」 模樣,在海盜羣中應是人材一表,不 君不畏却哈哈笑,道:「若論閣下

沒有,我這就上馬馳騁上去了。」

「我不否認,妳還有甚麼話?如果

「你……可惡。」

殺了他,殺了他,我不要他活。」

大床上的沈娟娟大聲道:「君兄,

男的出氣有聲, 他的動作更快

「就憑你爹那點武功呀!」 「我爹會殺了你。」

「怎麼樣?

下來放在你的枕頭邊上。」

沈娟娟扭動着,道:「我希望你

歡,妳等着,我會把這小子的人頭切

一聲响,叱道:「浪貨,妳果然另結新

那男的一掌打過去,發出「啪」的

「如在一般人而言,你這模樣像癌

君不畏道:「你笑甚麼?」

開口

君不畏緩緩的,也是不疾不徐的 這眞是令人發火又無奈的時候。

「這是個甚麼世界喲!」

知道你是在和甚麼人說話嗎?」 姓文的道:「海盜也有不同,小子 君不畏道:「不就是海盜一個。」 姓文的收住笑,道:「好小子,你

海盜,朋友,你就別再囉嗦了。」 我就與一般海盜不同。」 君不畏道:「再是不同,你仍然是

我可以提醒你,你最好出招就下絕技 ,否則你一定很後悔。」 笑笑, 君不畏道:「你會看到的 姓文的道:「你的兵刃呢?」

還投懷送抱,這才幾天吶。」

「你打我?」

「我恨不得連妳也殺了。」

只見人影閃動,那人已自破窗躍

「賤人,妳真的變心快,上一回妳

君不畏不笑,他冷冷的直視着姓 姓文的又笑了。

結實,

扭動亂的。

再看床邊站的男的,他的身子真

肌肉突出,顯然十分壯碩,他

單子扯碎下來的。

沈娟娟的頭髮已散開來,那是她

在那張彈簧大床上,布條是由一張床

聲。

沈娟娟光赤溜溜的被用布條子拴

像伙的兵器,他兵器裡面有……」

沈娟娟立刻大叫:「君兄,小心這

沈娟娟尚未說完,便聞得「叭」的

得大窗破一半,於是他眼睜大了,只

君不畏說完,他出掌了,一掌打

上取下他的兵器。

我不要他活。」

沈娟娟又叫:「君兄,下手乾淨

「妳馬上就知道誰死!」

男的已把衣褲穿齊了,他也在桌

「你想殺的人呀,朋友。」

於是,姓文的笑聲未已,他的人

已騰身半空中了。

他手中的那支怪兵刃指向天空的時候 ,有一**縷**絲絲銳風射出來了 果然,這姓文的武功了得, 因為

當然,君不畏也把這人看了個清 姓文的怪兵刃看上去是一根鋼棒

> 他的尖刀便已指向敵人的胸膛扎去。 提高警覺。 端,當敵人閃躲那一撮暗器的同時, 把尺長的尖刀,兩刃尖刀卡在鋼棒頂 **釘般的暗器時候,另一端便也彈出一** 三尺長,但當鋼棒一端激射出一撮似 君不畏聞得沈娟娟的呼叫,便已

他對任何敵人都會提高警覺。

的標濺着。 刀,「噹」聲甫起,接連着便是「絲」的 些暗器,他已迎上猝然刺來的那把尖 就宛似游龍騰空,那麼神奇的躱過那 一聲起處,半空中有一股鮮血箭一般 「弓」字形的身法,君不畏看上去

回頭,他大步往沈娟娟房門走去。 一聲,又是一聲「咚」。君不畏落地未 隨那標出的鮮血,就聽得「哦」的

個人死,這個人就永遠也站不起來。 他不用回頭看, 因為他如果要這

想挺着站起來。 候,他落在地上以手中鋼棒拄地,還 當文從武脖子被人一刀抹過的時 文從武就再也沒有站起來。

而且雙目直視着前方,一副死不甘心 他只挺了一半,便又倒下去了

畏便只得從破窗翻進房裡。 房門是由裡面插上門門的,君不

看到赤裸裸被用布條拴在床上的沈娟 他站在彈簧床前面,當然,他也

J 112

今正慌慌張張的拉着褲子往身上穿。

這人的個頭中等,雙目炯炯,如

君不畏滿面怒容,却冷冷的道:

的那撮黑毛相映成趣。

留了一撮小鬍子,一看之下與他下部

危的人,你慢慢的穿衣褲,我在外面 「畜性,你真該死,不過我不是乘人之

等着你……」

楚。

他上上下下的對君不畏打量。

「朋友,一切都備妥了嗎?」

君不畏却在這時向他招手,道:

姓文的一躍而落在君不畏面前,

聲音。 如今她的臉上露出驚喜,她張口但沒 她的胴體實在細膩,綫條也美,

君不畏仍然看着她,雙目中出現

糟蹋,太可惡了。」 他怎麼狠下心腸把這麼美的女人如 君不畏道:「這姓文的有虐待狂 沈娟娟低聲道:「你看夠了嗎?」 此

斷 ,沈娟娟一挺而起,雙手已攀住君 君不畏的右手疾揮,布帶應聲而 沈娟娟道:「你快把我鬆開呀!

不畏的脖子了 君不畏並不衝動,他淡淡的道:

「都是爲你呀!」

「我當然喜歡妳。」 「那麼,你愛我吧!」

「現在,証明給我看吧」

着。 她吻上君不畏的臉,也開始扭動

人死,甚至死得越慘越好 而無怨,如果她要恨,恨不得要那男 如果她要愛一個人,她會愛到死,死 女人,女人的憎惡是很明顯的

不畏快發狂了 沈娟娟敢愛敢恨,她現在愛得君

話,我已經把他殺了。」 君不畏却仍淡淡的道:「我聽妳的

沈娟娟道:「那是他該死

君不畏道:「沈姑娘,如今是大白

天,而院子裡又死了個海盜,我們還

家賭場後院是不會有人來的。」 沈娟娟道:「我如果不召喚,這沈

裡再纏綿,如何?」情緒,沈姑娘,妳 君不畏道:「我却無法培養出那種 ,沈姑娘,妳先熄熄火,咱們夜

大車,還以爲令兄回上海來了。」 君不畏道:「我見大門外停了一輛 沈娟娟無奈的把衣裙穿上。 他一邊抓起衣衫拋給沈娟娟。

城鎭便是仕紳樣子,他喜歡大車。」的駕駛來的,他在海上是海盜,到了 冷冷的,沈娟娟道:「大車是姓文

在他懷裡 他伸手拉過沈娟娟,沈娟娟却跌 君不畏笑笑,道:「眞會擺譜。

旺打上交道? 「你們沈家堡怎麼會同大海盜田九

官兵到不了,如果不和海盗有個默契 太平日子就別過了 沈娟娟道:「沈家門就在大海上,

頭 簡單兩句話,君不畏聽得也點

他明明知道他大哥已回沈家門

却故意的又問。 娟娟道:「回沈家堡了。

「很重要的事。

「你最好別知道。」 我可以知道嗎?」 能登巫山行雲雨嗎?

我大哥便對你另眼相待了。」

「就像對待他的妹夫一樣呀 「如何另眼相待?

君不畏道:「妳……應該知道我是

沈娟娟道:「所以我們才是眞正

壓住,君不畏站起來了。 娟想把君不畏壓倒在床上,但她沒有

們夜裡再折騰,定叫妳不死不活。」 他把沈娟娟摟住,道:「留點勁咱

坦的時間太短暫而不如死在溫柔 「就是想死又捨不得死,想活又嫌

養精神吧! 「那麼我現在不纏你,你現在睡覺

君不畏道:「我養精神最好的方法

「我叫他們拿給你。 「我欠銀子呀。

大哥並不喜歡我,這一點我最清楚。」 沈娟娟道:「如果你不喜歡苗小玉 笑笑,君不畏道:「沈姑娘,你的

她說完,摟住君不畏吻起來了。

女人纏男人,男的無奈何,沈娟

「甚麼叫不死不活?

鄉

是賭幾把。

「那容易,過午就開場,你去賭幾

成白相人了,妳要倒貼呀!」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妳把我當

君不畏道:「苗小玉是冷面桃花

沈娟娟哈哈笑了 沈娟娟道:「是我大哥叫的

院子裡還躺着一個死人,午飯我也未 他往大床上躺下去,道:「別忘了

呵呵的一副可人兒似的道:「我的心肝 ,我這就去爲你張羅,你養精神吧! 沈娟娟整好衣裝攏起秀髮,她笑 沈娟娟走出房門外,突然又回

忘了 告訴你一件事情了 君不畏道:「我在聽着。 她走到大床一邊,道:「君兄,

大清早醒過來,他吃了不少東西,如 他又睡着了 沈娟娟指指對門,道:「包老爺子

沈娟娟道:「坐在床上吃的,他還 君不畏道:「下床吃的嗎?

於是,沈娟娟匆匆走出房門外去 君不畏道:「等我醒了去看他。

苗剛那一夥人不知怎麼樣了 他並不打算奔向溫柔鄉一去不回 君不畏心中想着一件事,那就是

他得再爲苗剛一夥弄點銀子,那

九旺誘出來。 那是因爲鏢船的目標大,很容易把田 一起,他才有機會殺田九旺,當然,

協助苗剛。 君不畏有自知之明,他不是個喜

幾個在海上失踪了。

上了,他們只有不到二十位,聽說有

君不畏並不是看中苗小玉才大力

歡拖家帶眷的人物。

算仍然一個人。 野馬,來南方時候一個人,回去也打 他是個浪子,就如同一匹不羈的

物,那麽最好的方法便是不見包震吐不快,因爲他不是那種會打轉的人全的陰謀說出來,他會如魚梗在喉不

見了包震天,他要是不把小風城石不

便只能贏別人的。

八張牌他不推出來。

他把牌冼好以後再疊好,兩粒骰

他一共只推了三把莊,最後尚有

贏沈家賭坊的銀子,他如果當莊,他

君不畏心中並不快樂,因爲他想

「下吧,各位。

他不想去見包震天,因爲如果他

定會弄到手,而且是大數目。

如果君不畏想弄銀子,他大概一

牌、

游動、洗牌,再把牌疊起來 於是,他又把牌翻轉開始雙掌壓

他的動作很藝術化,看的人也直

他現在就手托着一包銀子往賭場

麼,他以爲最好的方法便是沈家賭

前面走去

掛的活在世上,那又有甚麼不好? 一個人如果能隨心所欲,無牽無

過廟內已無人在,苗剛一批人早走 他現在又找到那間破廟了,只不 君不畏就是這樣一個人。

也眞巧,迎面有人在呼叫他。 君不畏有些惆帳的往江岸邊走去

坑?的表示,他何必再在他們的背後攪茅咬狗的局面,正是太平天國氣數將盡

誰也沒辦法。

告訴包震天,因爲這種大團結變成狗 的嘴,他也不一定會把石不全的陰謀

了,大伙都瞪眼,還有這種莊家的?

他一共推三把牌赢三把,他不幹

只不過沒有人開口,人家不賭,

「各位,在下還有事,你們玩。」 子往桌上一放,便對大伙笑笑,道:

其實,如果石小開不花銀子封他

「君先生-

他一把掃入口袋裡便往沈家賭場外走

君不畏也不知道一共贏了多少

提個袋子,裡面裝的是大米。 君不畏走上前,笑笑道:「是妳呀 這是黑妞兒的聲音,黑妞兒手上

黑妞兒。 黑妞兒把米袋放在地,道:「君先

刻笑笑,把面前的牌往君不畏面前一 莊家,却是那莊家一看到君不畏,立 剛開鍋的天九牌桌前面,他正面對着

現在,君不畏大剌剌的坐在一張

,笑道:「你少爺做莊吧,

好玩

天」石不全,姓石的原來與太平天國翼

頭一件大事便是小風城的「八手遮

王石達開是一家子,姓石當然會暗

到現在他才理淸楚兩件大事。

他必須去找苗剛他們那夥人,直

盼的,已經三四天了 生,跟我回船上吧,我們小姐早盼晚 君不畏笑了,道:「船修好了

城。 吧? 生,等船修好了你和我們一起回 黑妞兒道:「最快還得三天,君先 小風

搭一起,而田九旺又與直魯豫的捻黨 怒蛟」沈一雄,竟然與大海盗田九旺勾

拉上關係。

君不畏道:「黑妞兒,先別管我

的辦法便是同苗剛的「跨海鏢局」聯手

君不畏如果想殺田九旺,他唯一

難道你已經看到總鏢頭他們了? 我問妳,總鏢頭他們還沒找到你們? 黑妞兒雙目一亮,道:「君先生 君不畏道:「一大早在一間破廟碰

我先帶你去見我們大小姐。 黑妞兒道:「君先生,快跟我來

漢子在豎立桅杆,有個漢子回頭張望 邊停着九條帆船,其中一條正有幾個 走了兩里多,才見一片林子附近河岸 道走不遠,便沿着小河邊前行,大約 ,君不畏一看便認出是小劉。 兩人匆忙的轉入一條小道

手大叫:「君先生」 小劉當然也看到君不畏了,他學

就這麼一聲叫,有幾個漢子便往

君不畏擧手笑笑,大伙便把君不

「大小姐」。 黑妞往一處房子走,她邊走邊叫

於是,苗小玉自一所屋子裡走出 ,就這麼幾天光景,苗小玉又瘦

過來的君不畏道:「小姐,妳看君先生 黑妞兒奔到苗小玉面前, 任何人處在這種情况下能不瘦? 指着走

來了,君先生也帶來好消息。

她發楞的緩緩往前走着,口中喃喃 苗小玉根本沒聽黑妞兒說些甚麼

認個三五張就不得了,他却認了

其實,他只瞄瞄,便把牌認了一家看清楚,三十二張牌對了號再玩。」

轉過來,一對一對的比對着,道:「大

君不畏也不客氣,他把牌九先翻

資助石達開的兵馬。

第二件大事,便是沈家堡的「蒼海

J 114

I 115

道:「嗨,苗姑娘。」 走向苗小玉,他大方的揚揚手,笑笑 君不畏在七八個漢子的簇擁下,

似在流露些甚麼。 苗小玉沒揚手,但她的雙目之中

候又不知如何說,也可以說是無從說 她一定有很多話想說,只是這時 她的嘴唇蠕動,很想說些甚麼。

有着一定的關心 情是淡淡的,便在這種淡淡的表情中 君不畏站在苗小玉面前,他的表

「苗姑娘,我碰見總鏢頭他們

麼。

小劉一伙却大叫着:「總鏢頭他 苗小玉的眼睜大了

的話是「他們沒死。」 下面的話不能說出口,因爲下面

伙說了一遍,突然,苗小玉「哇」的一 方碰到我們總鏢頭,其餘的人呢?」 君不畏便把一大早所遇之事對大 那多難聽,犯忌的話少出口。 小劉急問:「君先生,你在甚麼地

拉着君不畏道:「君先生,進屋裡去 聲哭着奔回房中去了 黑妞把一袋米交在小劉手上,便

蕩,只在一角用草蓆隔了個小間,餘 下的地上舖着草,大伙凑和着睡在一 屋子裡真簡陋,一大間房子空蕩

> 着,再加上船上搬來的,就這麼凑着 起,也真能省,只買了幾床舊棉被舖

的躲在外面幫着在整船。 發現小劉一幫人不見了,他們很識趣 當君不畏坐在屋子地上時候,他

局收了的。」 「君先生,我本打算回小風城把鏢

「兄弟們都不知道將來要幹甚 「妳如果只有一個人,當然應該收

將來,那是將來的事情。」 開,大家去找總鏢頭,等到大家聚在 起,合力把眼前的事情辦好,至於 君不畏道:「我以爲妳盡快把人分

苗小玉道:「將來,將來君先

還能派上用場。」 們江湖兒女,如果談恩與情,多俗。」 姑娘,對於一個浪子,他只有現在。」 天的事,我也不去想昨天的一切,苗 :「贏來的,等總鏢頭會合,這些銀子 還有銀票,往苗小玉身前一推,笑道 君不畏却搖搖頭道:「苗小姐, 你一份無法償還的情,如果……」 苗小玉道:「不管怎麼說,我兄妹 笑笑,君不畏道:「我從不去想明 他自袋中抖出一大把銀子,其中 咱

雙目直視,道:「君兄,你如果有甚麼 苗小玉伸手按住君不畏的手,她

,要求……你……」 說完她低下頭。

苗小玉,已經說得夠坦白的了,所以 他當然聽得懂苗小玉這句話,而 君不畏却怔了一下

完了我回來。」 總鏢頭他們,我還有點事情去辦,辦 「苗姑娘,眼前快派人分頭出去找

君不畏道:「包老爺子還躺在沈家 苗小玉道:「你要走?」

死? 賭場,我不能把他放在那裡不管。」 君不畏道:「他差一點沒命。」 苗小玉驚喜道:「包老爺子沒

包老爺子不就危險了?」 家賭場?如果沈文斗從沈家門回來, 君不畏道:「如果沈文斗知道是我 苗小玉道:「你把包老爺子救在沈

對包老爺子不利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包老不能死

把包老爺子留在沈家賭場養傷,他會

間還有着大陰謀,而這個陰謀知道的 人越少越好。 君不畏當然無法加以解釋 苗小玉道:「君兄是說……」 ,這中

君不畏回小風城取那餘下的八百兩銀 件事他要守口如瓶,而石小開還等着 君不畏已經答應過石小開了,這

淡淡的,君不畏起身,道:「你們

的船回小風城。」 這裡快準備,也許我與包老再乘你們

苗小玉道:「包老也去?」 君不畏道:「我只是猜想。」 於是,君不畏又匆匆的走了。

走自己丈夫似的。 那模樣就好像小婦人可憐兮兮的送 苗小玉站在岸邊看着君不畏離去

已不再出現了。 那種帶着幾分陽剛之氣的架式,如今 乎變了,她變得有些纖弱與無奈,她 小風城跨海鏢局的苗大小姐也似

君不畏又走回沈家賭坊來了。

仍然停在那裡。 娟處理了,只不過大門口的那輛大車 沈家賭坊後院裡的屍體已被沈娟

一張俏嘴嘟起來 沈娟娟見君不畏走進大門,她把

聲。」 **麼贏了三把就開溜掉,也不對我說一** 「你這個人,不是要賭牌九嗎?怎

過,這是白天呀,白天我們都有事情 ,妳說對不對?」 君不畏笑笑,道:「我好像對你說

天與晚上,你呀,也別分得那麼清楚 只不過你回來就好,你呀…… 沈娟娟道:「君兄,我這裡沒有白

不要忘了,你答應夜裡要給我滿意的 把俏嘴在君不畏的耳邊低聲,道:「你 她笑着,突然攀住君不畏的肩頭

友,難道他們一個個都背叛北王了?」 君不畏心中藏的秘密,却又不能

對不對?」

他忘不了石小開的陰謀,却也無

君不畏道:「我從不對女人求

沈娟娟道:「我饒不了你的。」 君不畏一笑,道:「我盡力。」

這時候說出來。

沈娟娟道:「那好,咱們各憑本

意幫包震天。 包震天拉住君不畏,道:「君老弟 他只關心包震天的傷勢。

兩條命了。」 , 我有一事求你。」 他嚥了一口氣,又道:「我欠了你

笑笑,君不畏道:「包老有事盡管

吃的笑了

就去看看包老,唉,他的傷不知如何

君不畏道:「妳去準備吃的,我這

回事,妳但放心,妳會欲仙欲死的。」

沈娟娟暗中捏了君不畏一下,吃

笑笑,君不畏道:「不就是那麼一

「去做我的見証。」 「我能去?」 君不畏道:「北王韋昌輝?」 包震天道:「我要去見北王。」 君不畏道:「去揚州?找誰?」 包震天道:「陪我去一趟揚州。」

我看他死不了,他精神也好多了。」

沈娟娟道:「包老已經吃過東西了

君不畏道:「妳看過他了?」

見北王。」 君不畏道:「如果我是你,我不去 包震天道:「你笑甚麼?」 君不畏哈哈笑了。

沈娟娟高興得眼也瞇起來了

君不畏道:「那好,我去去就到妳

沈娟娟道:「過午不久去看的。」

東王了 知道于文成他們三人已背叛轉而投靠 向北王親自報告,更重要的是要北王 包震天道:「我要把兩次被坑之事

剛剛坐起來。

君不畏推開房門的時候,包震天

包震天果然精神好多了

進來,不由張口提氣,道:「君老弟,

他已經可以坐起來,見君不畏走

却不能也不願意說。 事只是石不全暗中設下的陰謀,但他 君不畏搖搖頭,他心中明白這件

要的乃是他並不喜歡太平天國。 他除了答應過石小開之外,更重

既然不喜歡,那就看着他們內

應該回轉小風城。 君不畏道:「包老,我的意思是你

「再去找石不全石老爺子?」

城。 三十萬両銀子已全部交給我了 君不畏道:「你更應該回 包震天道:「問題是石不全答應的

老,傳說北王猜忌之心很大,可有這 君不畏不慌不忙有條理的道:「包 包震天道:「你說個道理。

包震天一楞,道:「有人這麼

回事?」

坑陷,北王會相信嗎? 銀子空手而去,反說是被于文成三人 君不畏道:「如今你丢了三十萬両

庸才一個。 君不畏道:「至少也認爲你辦事不 包震天道:「北王信得過我。

包震天一瞪眼。

銀子之前被于文成三人突襲幾乎喪鏢局取一証明,証明包老確實在交割助,萬一不能助你,也要他寫個字據再回小風城,找到石不全之後請他協 君不畏又道:「所以我以爲你應該

証明,你才可以安心的回去北王面前他笑笑,又道:「包老,有了兩處

老弟,你的一席話,令我茅塞頓開 咱們就這麼辦。」 包震天聞言,立刻點頭,道:「君

我再一次請你協助,咱們一齊回小 他伸手拉住君不畏,又道:「老弟

故意的鎖緊眉頭而不立即答應。 君不畏當然回小風城,但他仍然

包震天道:「怎麼樣,老弟有困

行,咱們已同船兩次,我玩命也奉陪:「也罷,有道是同船過渡兩百年的修 你老再回一趟小風城。」 君不畏重重一掌拍在大腿上,

「君老弟,夠意思,我有回報 包震天滿意的笑了

君不畏道:「回報?那就見外了

包震天也笑,但他笑得痛苦,如 他笑得十分得意,幾乎聳肩笑。

果他用力笑,他的胸口便是一陣痛。

院子裡,沈娟娟已大聲的叫喊了 「君先生,吃酒了,菜冷就不好吃 君不畏與包震天二人正說着話

老,你休養吧,我去塡飽肚子再說。」 君不畏拍拍包震天,笑笑道:「包

老弟呀,我好擔心吶。」 包震天拉住君不畏,低聲道:「君

J 116

君不畏道:「恭喜包老,你又無恙

包震天咬咬牙,道:「眞想不到,

我會上當之後再上當,過去的軍中朋

覺咱們住在沈家賭場,我就開始擔心 包震天道:「自從我清醒以後,發 君不畏道:「擔心?擔甚麼心?」

海上我得罪了沈文斗的事?」 笑笑,君不畏道:「是爲了我們在 包震天道:「你還打傷海盜的二當

來?哈……包老,我從不去想那麼多 眼前的事最重要,眼前我去吃酒了 君不畏道:「你擔心沈文斗返回

又換了一套衣衫,水綠色絲裙拖到地 ,可也把她那柳腰襯托得細極了 大紅繡花上衣穿得快要勒進肉裡了 他輕快的走出房門,只見沈娟娟

甜味,吃了叫你拍手叫妙。」 的笑道:「你說你餓了,我便親自爲你 下厨,弄了兩樣寧波菜,鹽不鹹還帶 沈娟娟見君不畏走出來,便吃吃

君不畏哈哈笑,道:「我有口福

· 「我五福臨門了,哈····」 他伸手摟住沈娟娟的細腰,又道

摸看抱,十分的現實呀!」 概是福祿壽財喜,我的五福乃是吃喝 齒一笑,道:「五福呀,甚麼五福?」 君不畏道:「平常人說的五福,大 沈娟娟把臀扭半圈,俏生生的露

有本事,如今你原形現了,你並不老 沈娟娟道:「初見你老實,再看你

> 呢? 君不畏道:「那麼,我的本事

沈娟娟道:「本事嘛……還可以

搏殺呢?還是大床之上的?」 沈娟娟吃吃笑了 君不畏道:「甚麼樣的本事還可

說你不老實,還真的厚面皮也。」 君不畏開懷大笑了 她推了君不畏一把,叱道:「去你

畏心猿意馬 種帶着幾分迷人的味道,着實令君不 沈娟娟的房內是十分雅緻的,那

桌面上四樣菜還冒着熱氣,兩副

飲着酒,沈娟娟挾菜她不吃,她送到 杯筷之外,仍然只有一壺酒。 沈娟娟與君不畏併坐,二人對杯

魚。 君不畏的口中。 「你嚐嚐,這是我為你做的糖醋

君不畏張口咬,他當然來者不

好吃……」 他吃着,還模糢糊糊的道:「嗯,

沈娟娟一聽就樂了

上還有小動作… 她把酒慢慢的斟,小口的喝,手 什麼小動作?她不時的去摸君不

畏,有時候故意的捏一下。 她捏得很技巧,不痛却帶着那些

癢癢的,這便令被捏的會吃吃笑。

酒家,如果他上去酒家,便知道沈娟 西家女鬧酒是會喝酒,酒客被逼

家老闆越高興,因爲他們的酒不便宜得陪着酒女猛塵酒,酒喝得越多,酒 ,比別人的貴幾倍

是情調。 是情調。 一點點,酒杯中却滿一壺酒,小酒杯一點點,酒杯中却滿

惡,他怎麼這時候來找我。」

彈簧床猛一彈,沈娟娟低叱:「可

君不畏一挺而起,道:「妳大哥的

邊舐着,露出一個像泥鳅的舌頭,逗那麼沾一下,她才又把酒送到自己唇 得君不畏直發笑

不能走了 二人吃到天黑才收場,當然,君不畏

就不許有人到後面來打擾她

叫

成赤紅色,她說這樣才有情調。

子改舖水綠色被單子,沈娟娟對君不 游魚一樣自由自在的想怎樣就怎樣。 畏說得妙,這樣子二人就好像水中的 銅羅帳垂下來,象牙床上彈簧墊

總是另一方式的搏鬥,而且是必定見

君不畏幾次就忍不住笑了 沈娟娟很會鬧酒,君不畏沒 上過

她把酒杯送上君不畏的唇邊,只

**叱聲**,這聲音來得眞不是時候。 高照之下,突然間,附近傳來一聲怪 聲,但就在這三更天剛到,房內紅燈

睡着,我出去。\_

君不畏看着沈娟娟擧着燈往外面

衣衫胡亂穿,她按住君不畏,道:「你

沈娟娟真的是心不甘情不

這時候他也不打算再走

走過去拉門門。

她回應着,便把手上燈放在桌上

「是哥嗎?這時候你來幹什麼?

「娟娟,娟娟,妳出來。」

內室的門掩着,沈娟娟把燈罩換 房外的門插上門,燈也熄了。

他只能說那是一種戰爭,因爲他

累了嗎?沒人叫累,却只聞喘息

眞章的「决殺」。

過了多久?天知道。

有許多事無法仔細說,就這樣,

走去,他笑笑::

沈娟娟也交代前面賭坊管事,

接着,床上就上演一場戰爭。

她爲什麼吃一驚,因爲院子裡不 「呀」的一聲門開了,沈娟娟吃一

只是她哥哥一人。 院子裡一共站了七個人。

中噴射出嚇人的冷芒,口中的語氣也 沈文斗站在一個大漢右面, 雙目

「妹子,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沈娟娟道:「我在睡覺呀。」

海上砍了老子一刀的那個王八蛋呀?」 姓侯的怒道:「姓君那小子怎麼會 沈文斗點頭, 姓侯的聞言,咬牙道:「就是那在 道:「就是他。

最愛賭牌九,二當家,我問你,我們 沈娟娟道:「姓君的是個賭鬼,

這兒是幹甚麼的?」

們老三不能白死,這筆賬記在你們沈姓侯的怒道:「老子不管這些,我 家堡頭上。」 姓侯的怒道:「老子不管這些,

你們白銀一萬両,怎麼啦,反而派上 沈文斗一怔,道:「二當家,這次 沈家堡給足了面子

沈娟娟道:「有本事去找姓君的報

仇,在我們這兒逞的是什麼好漢。」 如今雙方話已絕,侯子正冷冷一笑, 在上海大街上走,他們夜裡才出來 這等於下了逐客令,田九旺這批 ,他們比誰都明白,白天不能

他對沈文斗道:「大相公,後會有 沈文斗面對他的大妹子道:「姓君 他帶着人匆匆的走了。

多難看。 內衝的時候,她擔心君不畏光溜溜的 這話是真的,當侯子正他們往屋 沈娟娟道:「我怎麼知道?」

人到什麼地方了? 可是屋裡沒有人,那麼君不畏的 (未完・十二)

沈娟娟道:「什麼意思?」 沈文斗道:「妳還裝糊塗?」

那大漢開口了,他的聲音似打

呢?: 「沈姑娘,我們老三呢?他人 沈娟娟怔了一下,她心中便也立

刻明白了。 她明白這人必是大海盜一夥的,

的道:「都是你交的好朋友,姓文的欺 那麼另外幾人也必定是同黨。 沈娟娟面色一變,變得十分委屈

出來了,啊,這個人沈娟娟是認得 侮我,他强暴我呀,哥……」 突然,有個背上纏布帶的粗漢轉

這個人爲什麼背攔腰纏帶子,當

然是因爲他受了傷,背上挨過刀。 這個人正是大海盜也是二當家侯

子正。 侯子正走上前,他沉聲道:「沈姑

暴妳?我曾見妳二人好得就像兩個糖 娘,妳同咱們老三好過,他怎麼會强 人黏在一起似的,怎麼會變成他强暴

姐,我不能亂來呀!」 一樣,要知道我的身份是沈家堡大小沈娟娟道:「好歸好,那與同床不

沈文斗聽得鼻孔吼出聲。

「有人說是妳夥同妳的床頭人把我們老 三殺了,有這回事嗎?」 那侯子正咬牙戟指沈娟娟,道:

> 追問:「可有這回事嗎?」 他這話一落,其餘五人也齊聲的

> > 君兄……

她這一叫,等於招供,沈文斗怒

她才不怕這幾個海盜會對她怎樣。 沈娟娟以爲屋子裡有個君不畏,

不畏他難忍。

如果別人,他也許忍一忍,而君

情就是這樣。」 殺了,然後那人進屋把我也放了,事况,便把姓文的叫出去,他把姓文的 况,便把姓文的叫出去,他把姓文的我大叫之下來了個人,這人見了那情 撕成布條,剝光我衣服綑在床上,他 是我的床頭人,是姓文的把我用床單 一再的要强暴,我就是反抗不從他, 她果然一挺身站出門外,道:「不

沒說錯,難怪大車還在大門外。」 侯子正哇哇怪叫,道:「小丁果然

家挨刀,他早就溜了,他去找侯子正 , 直到今天才碰見。 小丁就是駕駛大車的人,文三當

侯子正一聽那還得了,他立刻奔

爲這件事,他們才轉而奔來四馬路。 他們本來去沈文斗那裡的,就因

把他留在屋裡吧! :「那個救妳的人呢?大妹子,妳不會 沈文斗聽得他妹子的話,冷冷道

自己臉上抹屎呀!你真笨! 沈娟娟叱道:「當着外人在,你往

不料侯子正一聲怪叫:「殺進

「殺!

裡面衝。 六個大漢齊出手,舉刀便往屋子

沈娟娟大叫:「喂,你們幹什麼?

盜作風露出來了。 吼,找別的房間。 也沒找到。 打了個空,沈娟娟閃過一邊, ,六個惡漢在房中找,找了半天什麼 「轟轟轟轟」之聲便在這時候傳來 只見他奔過去就出手,一巴掌他

六個人走出房門外,侯子正厲聲

不是開門,他們是用脚踢開門……强 這六個怒漢又開始擧刀衝,他們

,連厨房也沒放過,可什麼人也沒 只不過六個人把三間客房找一遍

六個人又回到原來地方了

「沒有! 「人呢?

「都找了?

「一個人也沒有。」 沈娟娟開口了。

「你們找哇……」這時候她硬起來

的人呢?」

麼『君兄』 沈文斗道:「剛才妳還出聲警告什

叫『君兄救我的』,你們……」 你們說,那個救過我的人是君兄,我沈娟娟道:「什麼警告,那是要對

J 118

上文提要:青苗帮帮主幾天都沒有接見余懷芝,燕翎先往見帮

就在院中幹上了。

展開血戰

晚到的也有不這麼想的人,於是

之中,沒有一個超過二十歲的。

幾個女的也參加了戰鬥,這些人

蕭光祖撤刀,鄒勤撤出吳剛斧

在此同此,一品一級的錢仲來求

牛頭峽賞月談心,余懷芝已匿在附近,待燕翎出現危機時出面協助她商議反叛,燕翎籠絡幫內高手協助,待帮主誕辰,宴罷,約帮主往不爲所動,心裡仍愛余懷芝將此事告知,余懷芝認爲是策反良機,和帮主道出愛慕之意,並露出自己英俊面目,然後又直接談婚事,燕翎 主,亦不能見到鷹山眞面目,只是垂廉設幃接見,



附近徘徊的,都有叛意。

即使幾個一級一品的高手也都在

燕翎處獲得此一消息。

因而,錢仲和梁七以及崔永一言

你心懷叛志

地步,仍不後悔。

能使燕翎陷于萬劫不復之境。

就在這時,又出現了一個人。

余懷芝却十分內疚,由於他而可

會從輕發落的……」

,你們逃不出幫主手掌心的,幫主 何湘英道:「燕姑娘,不要再苦撑

燕翎此刻已無暇說話,但她到此

是奉燕翎之命,前來保護幫主的。 到,那是醜小子梁七和崔永,他們也

燕翎對他們說,凡是在幫主內院

正好此刻兩個二級一品的人物來

挨了兩三掌。

余懷芝要去支援她,可惜自身難

此刻余懷芝已堪堪不支,燕翎又

由於見不到幫主,就不肯離去。

不合就幹了起來。

都起而保護幫主 另外還有一級二品、

但是,幫主不見了

一級的高手代理幫務

使有特殊事故非離開不可, · Bu · Caller · Call

早到的被疑爲殺幫主的叛徒

會交代

你們才包藏禍心! 「放屁!你們兩個在此覬覦,我看

二級一、二品及三級一二三品等等,

梁七道:「錢仲,

息。」

「放你娘的春秋屁,你才是一個叛

二對一,錢仲佔不了便宜。 三品,以及

幫主從未長久離開過本幫。

以幫主不在幫內,貼身侍衛也

的十三節亮銀鞭。 一增,不知自那兒來的力氣,竟把對 人一現,余、燕二人心頭大放,信心 邊休息。 接,只好閃避。 余懷芝過去接下燕翎,要她到一 「忽」地一鞭掃到,白雲也不敢硬 「小子退下,我來收拾這個邪幫幫 鄺海一言不發,撤下六十餘斤重 來人是「大力神」鄺海。

燕翎也實在太累了,喘得上氣不

但是,鄺海的膂力是驚人的,要

他正要過去幫忙,突然自石筍後 全對付這個小童子。如此一來,

十歲,頭上還紮了一根冲天辮的童子 ,手持鬼頭刀撲了上來。 這個小傢伙一上就施展開「滚膛 仔細一看,竟是一個大約不超過

刀」法。 「滚膛刀」本來也不是甚麼了不起

的絕學,但由這個小傢伙施展出來,

燕翎早已力盡,只有疾退。

去。 他總感覺自己是五十歲的人了,對付 乾,還眞有兩套啊!」立刻撲上。可是 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未免說不過 鄺海道:「好小子,真正是乳臭未

翎已退下 因此,他不用膂力取勝。此刻燕

道 而余懷芝却又爲白雲點了一個穴

他以爲此刻不必和這小孩鬥,應

該速離此處。

勁

那知鄺海輕敵,小童的滚膛刀和

點失措。 他的路子是反五行。鄺海居然有

反五行。」 燕翎道:「鄺前輩,這小子是用的

,而且鞭上也加了點力,只是仍不會 一旦提醒,鄺海就有了應付之策

> 就不靈了 不過,這小童能在鄺海鞭下接過

翎提醒, 鄺海說不定還會吃點虧。 三十招,的確令人大出意料,若非燕

履聲及衣袂聲。 那知就在這時,余懷芝聽到了步

余懷芝道:「鄺老、燕翎,我們走

果然,大約在五十步之外,有五

七條人影飛掠而來 燕翎一看,就認出是「青苗幫」中

由此看來,燕翎的一石數鳥之計

並未完全成功。

,她也知道不可能使他們

自相殘殺而覆亡。 能造成重大傷亡也就知足了。

主要的目標是,擒獲幫主。

力仍在,已經很不名譽,無以服衆了一個幫會的主子被人擒,就算實 更何况統御整個武林。

一干高手厮殺了一會,發現不對

,一撥人在幫的附近尋找。 後來說穿是燕翎的詭計,這才分 一部份守在幫內,以防入侵

一撥到較遠的地方搜尋,這一

大概足有六七人之多,余懷芝挾

起白雲先走。

**鄺海把小童震出五七步,和燕翎** 

J 120

拳。 這工夫何湘英中了余懷芝一掌一

,因爲這一脚踩中他的小腹。 余懷芝發現何湘英已堪堪不支,

立刻去支援鄺海。 **鄮海力大無窮,固然佔了不少的** 

燕翎再補上一脚,何已受了內傷

便宜 。但對付高手,光憑力氣大還是

不成,白雲身懷絕技能避重就輕。

余懷芝一加入,白雲很快就只有

人能接下他們五十招。 這二人聯手,武世只怕找不出幾 「啪啪」聲中,燕翎又砸了何湘英

招架之力了。

竄出一道身影。

把武功練得如此精純。

兩掌。

手。

英,也未必能穩吃。

余懷芝對付幫主的貼身侍衛何湘

因爲何湘英也是一級一品的高

實學。

在百招內擊倒白雲仍然很難。

可見一幫之主,的確有他的眞憑

也可能改觀。

雖然幫中她已有所安排,但情况

燕翎休息了一會,她以爲應該速

, 於是她又出了手。

萬一派人出來搜索,那就不好了

戰速决。

「幫主,您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幫 何湘英口中冒着血泡,大聲道:

掌。 「啪」地一聲,白雲挨了余懷芝一 **鄺海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又踩** 

了他一脚。 余懷芝往上一貼,再加上一掌,

正中白雲的後腰。 白雲往前一栽,余懷芝一脚踢在

他的左腿彎上。 但他畢竟是頂尖高手, 膝未着地 白雲單膝往地上一跪。

又彈了起來。 只是余懷芝非要他躺下不可,人

的人手可能立刻就到了。」

燕翎不出聲,二人馬上就要得手

最後抉擇時刻,可別一意孤行,支援

何湘英道:「燕姑娘,這可是妳的

於白雲已打了百餘招之故。

那邊鄺海已佔了上風,這也是由

不穩了。

當然,她一加入,何湘英立刻就

再去對付幫主。

她想和余懷芝二人先把何湘英打

仆了下去。 已到了他的背後。 **鄺**海不由暗暗點頭,余懷芝這小 一指戳中了他的「神堂穴」。白雲

何湘英雖已口鼻淌血,却還能頑抗 子眞有兩套。 余懷芝回頭,向燕翎望去,發現

色的年輕人都未超過二十歲,居然能 燕翎力盡,一時還打不倒他。 鄺海道:「眞不能小看此幫,青一

落了,峽內甚暗,對方似未看到余懷 向相反方向奔掠,由於深夜月亮已快

所以他們奔到何湘英身邊,何已

而小童上氣不接下氣,半天才把

這些人再去追,已經遲了,竟未

上大樹枝椏甚密,追的人竟未發現。 他們已追過了頭,余、鄺、燕等 這三人都是心眼多,經驗老到之 一出牛頭峽就隱在樹上,夜晚加

此奇耻大辱 白雲心頭大恨,他發誓今生要報

他是一幫之主。

他受恩師倚重,視爲奇葩。

着像挾死狗一樣。 但是,他今夜作了俘虜,被人挾

如果部下不能及時追上,他的命 他咬牙切齒,但這是無助的。 現在像一下子掉到泥淖中去了。 過去受屬下崇拜,如在雲端。

這個大秘密是關於他的身份師門 除非他能說出一項大秘密。

但是,恩師曾叮囑過,這秘密不

就是要揭開,也要恩師自己來

一個村莊中。 天亮前一刻,由鄺海帶領,來到

的村舍,前院養鷄鴨,後院種菜,完 一共只有三間茅屋,和前後院子

全不像是武林人物的住處。 其實這正是鄺海的窩巢。

點東西再休息一下,然後再對付這位 放下白雲, 鄺海道:「我們要先吃

飯。 燕翎道:「鄺老,我去燒菜作

『青苗幫』的大幫主。」

「我看還是我來吧!妳那兩手不會

可能做成乾飯。」 高明的。」 燕翎道:「有一點可以保証,稀飯

飯? 鄭海道:「乾飯也可能做成稀

道:「小子,你的背後操縱者是誰?你 解了他的穴道,只留一穴,鄺海 三人邊吃邊審問白雲。

一試便知。」 鄺海道:「小子,你的骨頭硬不硬 白雲不出聲。 要乖點,這兒不是『青苗幫』。」

,差得太多了。」 白雲道:「鄺海,你要和本幫作對

不是? 「就是本幫主,你也未必能接下 鄺海道:「你是指你的背後主子是

來。

嘴硬。」 **鄺海道:「好小子,到此地步還敢** 

無法逃出天地之間。」 余懷芝道:「白雲,你憑甚麼說這

句話?」

「我爲甚麼不能說?」

不明白?」 「你們『青苗幫』是甚麼所在你心裡

年派人外出劫掠,而且對象都不是武「你們的開支龐大,食指浩繁,每 林中人,因爲他們無法抗拒。」

「要証據是不難的。」

「拿証據出來。」

田地產賣光了帶來?」來的?是太上幫主或你幫主把家鄉的

「對你說了也不知道。」

「你就是知道也等於白說。」

果我鄺海將來也弄個『老馬幫』,胡作 非爲,魚肉鄉里,你也尊敬我這個幫 「一幫之主又如何?」鄺海道:「如

鄺海走近蹲下來,道:「說了就不 余懷芝道:「鄺老,看你的。」

白雲道:「大不了小命一條,但你

「你說了我就一定知道。」

頭吃。」 余懷芝道:「不管怎樣,他總是一

主?

「甚麼所在?」

「你胡說,有証據嗎?」

「試問,經費不是劫掠而來,是怎

余懷芝道:一你的師承何人?」 「哼!」白雲不出聲了。

鄺海道:「小余,我看得給他點苦

幫之主。」

會來這一手。

鄺老的手段很折服,他們二人下不了白雲又昏了過去,余、燕二人對

鄺海道:「我知道,你們二人以爲

「你們以爲,我們應該如何對付

人有狠勁,但他們怕長久慢慢地磨, 燕翎道:「慢慢地折騰他,有很多 就這麼放了他?」

芝和鄺老商量,道:「鄺老,這小子的

鄺海道:「任何人都有怕的事

根烙鐵插在火中。

他弄了個火爐,生了一爐炭火

你不必枉費心機。

白雲似知他要幹甚麼,道:「鄺海

**慶海道:「你以爲烙鐵往你臉上貼** 

一個蛋黃左睾丸是很痛的,背後余懷

因爲目前要他跑也跑不了

,碎了

商量,燕翎也以爲,毀容是殘酷了些

二人未說出結果,余懷芝和燕翎

但鄺海仍要一試。

好解了他的穴道。

白雲醒了以後,

一言不發,也只

「鄺老,這不大可能。」

「可能這小子偷了令師的技藝。」

**鄺海道:「也許,但我以爲另有原** 

急救且爲他服藥。

鄺海道:「碎了一個睾丸。」立刻

最後傳來一聲悶哼,昏了過去。

**鄺海道:「老夫之所以折磨他,是因爲** 也許這『磨』的辦法有用。 「要是他的主子把他救走了呢?」

我知道『青苗幫』的罪惡。」 余懷芝道:「他們都幹些甚麼勾

當? 「劫掠,不過是維持該幫百十人開

包賭,販賣人口等等。」 支,另外還向民間伸出血手,如包娼

「這算甚麼幫會?」

「他們以爲幹得秘密,神不知鬼不

燕翎道:「鄺老,我在該幫也有一

的口供來,也好預謀應付之法。

余懷芝道:「他背後之人比他還

我再問你一次。」

白雲仍不出聲。

白臉,我要你從此變成一個小花臉 鄭海道:「小子,你本來算是一個

人要找到我們並不難,如果能逼出他

是通紅,走向白雲。

口

水,「滋啦」一聲冒出青烟,照樣還漸海拔出通紅的烙鐵,向烙鐵吐

鄺海嘆口氣道:「小子,

天落在他們手中會如何嗎?

余懷芝道:「鄺老,用其他方式無

對付這種人能發善心嗎?你知道有一

而已,怎樣?說不說出你的師承是誰

**鄺海道:「你變鬼也只是變個醜鬼** 

說了我們不久就放人。」

白雲道:「你休想。」

「小子,我也知道這一手很毒,但

「鄺老,這一手太殘酷。」

一定怕毀容。」

鄺海道:「這小子長得挺英俊,他 「當然,但不知他怕的是甚麼?

也是白費心機?

白雲面色微變,道:「鄺海,我變

年多了 整得七葷八素,然後他們出面把嘍囉 是先派些小嘍囉去砸窑子,把勾欄 **鄺海道:「他們有個籌款小組,大** ,怎麼不知道包娼包賭的事?」 人左右,四出弄錢。所謂包娼

護費?」 燕翎道:「勾欄主人就每月送上保

「對,至於包賭是派出一流『花惑』

可別硬充好漢… 用刑,如果受不了哩,你就說一聲,

「你小子到此關頭還敢威脅老 白雲道:「鄺海你要酌量後果。

「這不是威脅,而是不久你就會嚐

到惡果。」

「那就憑我姓鄺的運氣吧!」

緩緩地加勁!這等高手指上加足勁 只用兩個指頭捏住一個卵子(外腎) 一把抄向白雲的胯間。

,連石頭都能捏成粉。 白雲鼻尖上出了汗。

他總是心存厚道,爲他留一個完整 只怕弄碎了,就不能傳宗接代了 鄺海之所以不捏兩個而先捏一個

白雲的面孔赤紅,額上也見了 「小子,還不說?」

鄺海手上繼續加勁,但再加勁可

器本身。 能睾丸就碎了 睾丸是製造精子的器官。 不是腎在造精,當然也不是生殖

是壓碎睾丸。 因此,外國(歐美)古代閹人,主要 古羅馬、希臘等古國的王室也用

似乎古代中外的有辦法之人,都

白雲眞能忍,面孔由紅而白,滿

一看就知道是油子。」 余懷芝道:「如果賭場不賣帳,賭

及『郎中』到大賭場去賭,每賭心贏,

客就不敢去了。」 「對,誰敢和『郎中』賭錢?誰願意

方勾欄中: 有輸不贏。」鄺海道:「至於販賣人 就是自北方擴來美好少女,賣與南 余、花二人不由勃然色變,余懷

他們的最高機密,你怎會知呢? 芝道:「鄺老,你有証據嗎?這種事是

我制住了他們,稍用刑,他們就說了品的人和一個三級一品的交談,事後 多總是嘴雜,我暗中聽到一個二級三 鄺海道:「不管他們如何秘密,

「對,而且我還一一去查証,果然 「包娼、 包賭以及販賣人口?」

不差,事後放了那二人。」 余懷芝道:「這麼說,此幫是個極

端邪惡的組織了?」 這工夫院中傳來衣袂聲,道:「這

個組織果眞邪惡。」 **鄺海道:「清虚來了,不信可以問** 

他。

有更令人髮指的惡行 心,清虛也証實了鄺海的話,甚至還 清虛入屋,余、燕二人敬茶上點

殺婦女。 一、二級的人物去劫掠時,還姦

芝道:「鄺老,本來我和燕翎還以爲你 「這是絕對不可原諒的事!」余懷

「甚麼事?

「鄺老,

我有一件事總是想不

**鄺**海把烙鐵往上一送,

余懷芝和

大叫「鄺老留情」,只聞「嘶嘶」

「應該是如此的

J 122

「我總以爲他的所學可能與我同

烟。 當然,滿屋都充塞了焦臭氣味

的手段太毒辣了些。」 清虛道:「此幫可以說是無惡不作

,但作得相當隱秘,有時還會丑表功 ,抓到江湖宵小當衆教訓。」 **鄺海道:「所以大多數人以爲『靑** 

苗幫』是個好幫會。」

薄,不足以對付該幫。」 喝着茶水,道:「可惜我們的力量太單 清虚道長吃着燕翎端上的大餅,

麼樣? 燕翎道:「事到如今,他們又會怎 鄺海道:「他們會派出大部份人手

找幫主。」

着。 余懷芝道:「如果我們遇上他們的 清虛道:「另外太上幫主也不會閑

屋中靜了一會,清虛道:「我們加

知道,這是不能相加的。」 起來當然可以應付那號人物,但各位 是的, 

的力道。 大的學問,能充分發揮聯手技巧的人 ,反而礙手礙脚,發揮不了兩人相加 ,聯手會變成相乘的威力,不會的人

這道理大家都相信。

輪流休息。 飯後,把白雲關在一屋中,大家

武功,余、燕二人携手出屋,燕翎道 :「十餘里外有個大鎮。」 第三天傍晚,鄺海和清虚在切磋

> 燕翎道:「哥,你就不想去打打牙 「妳是不是嘴又饞了?」

「好吧!我們快去快回,免得兩老

不放心。」 不久二人來到大鎮上。

了些東西。 他們先飽餐一頓,然後又陪她買

長者。 他們正要回去,忽然看到了一位

「師父……師父……」余懷芝追上

見是余懷芝也不由十分愉快 這位岸然道貌的中年人迴過身來, 「想不到能在此遇見恩師。」先爲

燕翎介紹了,原來他正是遲先生 「不知恩師用過飯沒有?」 「為師也沒想到能在此遇上你。」

眼神充足,大概已到了英華內斂的境 歲,看來和一般中年人差不多,只是 「已經用過了,」遲先生四十七八

坐吧! 遲先生道:「我們還是找個茶館坐

余懷芝道:「恩師對『青苗幫』熟不 三人進入一家茶樓。

遲先生道:「不怎麼熟,但也知道

П...... 「聽說此幫包娼、包賭,還販賣人

也有耳聞,不過……」 遲先生道:「此幫不大正派,爲師

販賣人

「未經親自證實,爲師不敢妄言

余懷芝道:「徒兒爲了避仇,

無成。」 一事

大致說了和江靜的事,也說了到「青苗 「一言難盡, 也爲師門蒙羞。」他

詳,這樣是弄不垮『青苗幫』的。」 「你們的膽子眞大,但計劃仍然不夠週 遲先生看看二人,連連點頭道:

那就……」 余懷芝道:「還請恩師指點。」

了『青苗幫』的主謀人。」 「怎麼?連遲前輩也沒有把握?」

「姑娘有所不知,那幕後主持人非

「目前還不敢確定。」

幫主是誰了?」 「猜測之詞,不便言之過早。

遲先生道:「武林高手不爲人知的

還大有人在。」

燕翎道:「遲先生要不要見見該幫

「恩師不以爲他們會包娼、包賭及

「見不見都無所謂。」

余懷芝道:「這人眞能忍,鄺老把

「以前你不是和江靜結合了?

幫」中策反的一切經過。

燕翎道:「如果遲前輩能起而領導

遲先生微微搖頭,道:「姑娘低估

「前輩知不知道是誰?」

余懷芝道:「恩師似乎已猜到太上

尖人物?」 余懷芝道:「當今武林還有甚麼頂

少。 象 「你是說白雲被劫走了? 余懷芝道:「燕翎,糟了

「不會吧!二人聯手,非同

只不過她說的方向正好相反,那

而此刻燕翎越追越不對,就停下

前面有個三家村,當然不止三戶 約有十二三家。

燕翎以爲,也許那撥人在此歇

,靜靜地毫無人聲 她每家每戶打量,有一戶門敞着

個時辰後回到此處來。」

你是不是追一撥人?其中還有一個受

燕翎要攻上,魏薇道:「先別急,

了傷由另一人背着的?」

成就跑,別逞英雄。」

「我知道,余大哥你也要小心,兩

就能應付得了嗎?」

燕翎道:「我們分頭追追看。

芝把你玩了是不是?」

「聽你的談吐,就知道你不是好

「得了吧!你才是個小爛貨,余懷

「你不爛,天下還有爛的女人?」

余懷芝道:「燕翎,千萬小心,不

一品高手來上三四個,兩位前輩聯手

「你是知道,若有『青苗幫』的一級

「爛?

你說我爛?」

「我要教訓你這個爛女人!」

然送上門來了。」 上曖昧地一笑,道:「我在等你,你果燕翔入內一看,魏薇坐在迎門椅

例來, 進來吧!」 「對,不但男人喜歡你,女人也不

心點,道:「你要幹甚麼?」 燕翎以爲這女人很詐,不能不小

說那一行人往北走了是騙我的,以後 「呸!壞女人-·」燕翎道:「原來你

我再找你算賬!」 燕翎掉頭就走,那知忽見背後人

入了少許,但她還想制住對方。論身 正向她撒出一蓬白粉,猝不及防,吸 燕翎猛一回頭,不由一驚,魏薇

許立刻感到頭暈。 手,魏薇比她自然差一籌有餘。 但是這迷藥的效果太快,吸入少

這壞女人! 搖晃了幾下,原地場下,道:「你

用烙鐵燙了一下,他硬是不招。 他的睾丸捏碎了一個,還在他的胸前 遲先生目光一凝,道:「的確,這

就不怕了。」 燕翎道:「如果前輩能留下來,那

遲先生道:「我還有事要辦,但我

會傳懷芝幾招。 有太重要的事,在此小住數日,也許 「謝謝恩師, 弟子以爲,若恩師沒

能遇上該幫的太上幫主。 遲先生道:「我想,此人不久就會

尚未正式使用就知道很厲害。 傳了余懷芝三招,這三招絕學余懷芝 遲先生帶他們來到一個破廟中 出了茶館,天已黑了下來

二人在外躭了半天,趕緊回到住 然後,遲先生向相反方向走了

和清虚也不見了 屋中隱隱可以看出打鬥過的

非但「青苗幫」幫主不見,連鄺海

但是,他們發現屋中無人。

「八成,只怕兩位前輩也凶多吉

情仇有時像一把火,能燒死別人

她繞着燕翎走了三匝,她在想

魏薇發出一串得意的嬌笑

它也像一把雙刃的刀,不小心也

有了某種交情,所以她要拆散他們。 自余懷芝和燕翎一起之後,尤其 一段時間,她以爲二

横看豎看,這個小女人就是吸引 她把燕翎弄進屋中

人,無法否認

是處女?如果不是,八成他們已經玩然想到一件事,看看這個小女人是不 越是吸引人她就越恨,現在她忽

剝光了以後更妬恨, 因為燕翎的 一會,她把燕翎剝得精光

只有十三歲。 胴體無一處不美 就連胸部都比她豐隆,而燕翎却

氣極妒極之下 , 打了燕翎兩個耳

魏薇去找來一個接生婆,讓她檢

驗燕翎是否一個處女。 接生婆証實了燕翎是個處女,魏

薇不停動腦筋,要整治燕翎。 魏薇畢竟不是太三濫的女人,所

以她不會太過火。 只是這些日子來眼見燕翎和余懷

芝在一起,不免心中積恨

忙忙的,一定有急事。

魏薇看了她一會,道:「看你匆匆

燕翎的缺點她却具備了

穿過往北邊走了。」

「往北?以後再和你算賬,我走

手脚,被人家推着走,剛剛自這林中

「鄺海和一個道人好像被人家作了

燕翎身上的優點她很少具備,而

燕翎唯一的缺點是秀髮不夠細黑

發着青春魅力。

啦!

「嘿!你這話可就漏了兜、穿了幫

「『大力神』屬海屬前輩。

「怎麼說?」

如果她是個男人,也會迷上燕

魏薇打量燕翎,這少女渾身都散 「是你?你叫我來有何事?」 原來是「笑面羅刹」魏薇。

在何人手中?」

魏薇一怔,道:「『青苗幫』幫主傷

當她看清了以後,不由心頭一震

只不過燕翎還是奔了過來

苗幫』幫主。

燕翎看不出是誰。月色並不太好

小,前呼後擁。」

「傷的人是誰不得而知。看來派頭

·「大概是吧·

「大概是了,那受傷的人就是『青

燕翎奔出七八里,忽見林中有人

燕翎往東,余懷芝往西。

J 124

魏薇道:「是又如何?」

你,余大哥怎麽會交上你這種朋友?」寒,道:「上次在客棧中放火的一定是 燕翎想起縱火事件,不由臉色一

回了幫主白雲。 事實上魏薇確曾看到

幫」中人俘擄了鄺海及清虚道長,也搶

他以爲魏薇說的情况正是「青苗 但追出七八里也未追上那些人。 燕翎往北疾追,魏薇暗暗跟着。

一下子就被切斷了。 幾年來在一個村子中建立的情感

她不甘心,所以要設法整這個小

燕翎幾個穴道。 害人的辦法一想就通,立刻點了

不久,魏薇找到了白雲和他的一

輩,白雲抱病接見。 報出了字號,魏薇也不是無名之

品和二級人物三五人 目前他的身邊仍有二三個一級一

魏薇道:「哪一位是『青苗幫』幫

管對在下說,在下可以作主。」 是本幫的副幫主,魏姑娘有甚麼事儘 「幫主不在這兒,」白雲道:「在下

魏薇坐了下來,屬下還送上了茗

中人面前,似乎不太受重視。 刹」在武林中雖佔一席之地, 但在此幫 只是魏薇可以看出,她「笑面羅

是不是貴幫中人?」 白雲猛然一楞,道:「魏姑娘認識 魏薇道:「請問有個叫燕翎的姑娘

「何止認識?還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白雲道:「魏姑娘請告知她在何處

,必當厚謝。」 魏薇道:「請問她是不是背叛了貴

> 問 「這是做幫的私事, 請不 必多

魏薇道:「小女子有一個條件

各位不要傷害余懷芝,不知各位能不一小女子告訴各位燕翎的地點,但

能答應這個要求?」 這個條件根本就不可能答應, 因

爲余懷芝爲該幫大敵。 只不過目前白雲急欲找到燕翎

自然答應 口頭上的承諾,在君子是一言九

娘。 鼎 「這一點,本人可以答應魏姑 人則是敷衍

「尊駕一定能遵守諾言?」

說了不算?」 「當然,在下爲本幫副幫主,怎能

道:「魏姑娘就快說吧!」 魏薇道:「請派人跟本姑娘來 一邊的一級一品高手侍衛何湘英

吧! 白雲立刻派出一級一品的鄒勤和

二級一品的崔永。 二人跟魏薇奔回那村莊,找到了

地頭。 魏薇領二人入屋,不由驚呼了起

來。

,燕翎已不見了 「魏姑娘這玩笑可開大了 鄒、崔二人知道有變,入屋一看

「二位以爲我說謊?」

總是真的吧!」

「可是人不見了

「兩位,我們去追追看。

頭子是否在哪裡,以及還有多少人 骨子裡却是去探虛實,看看本幫的

崔永道:「上司猜的可能八九不離

魏薇道:「這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

一會,對崔永道:「崔兄!」

也許是過慮,但不可不防!」

告。

道:「魏姑娘想不想入幫?」

致殺身之禍。 「如果不想入幫,你這一手可能招

「不久前,她還被我制了兩穴,放 「魏姑娘未必有那麼大的膽子

!」鄒勤道:「人不

個花梢。」 鄒勤冷笑道:「魏姑娘只怕是玩了 崔永道:「只怕是來不及了。

鄒勤的電眸在魏薇身上掃瞄了好

報告上面,小心提防。」鄒勤道:「這報告上面,小心提防。」鄒勤道:「這

崔永一走,鄒勤忽然變了態度

「不想。」

銷

「表面上是去告密有關燕翎的下落 「甚麼花梢?」

「屬下在。

崔永抱拳道:「屬下這就回去報

「這是甚麼意思?」

奸細,刺探本幫的虛實。」 如果不想入幫,八成是爲別人作「你如果想入幫,一切功過尚可抵

冷笑道:「不信算了,算我表錯了 「眞是一份好心反遭侮蔑!」魏薇

她正要離去, 人影 一閃,被鄒勤

擋住去路

「怎麼?向貴幫示好告密,無功反 「帶姑娘回去問話 「你要幹甚麼?」

說謊的成份居多。」 而有過了 「問題是姑娘的話無法証實,而且

「你別無理取鬧成不成?怎可恩將

假的,不放掉一個真的。」 「本幫的作風一向是寧錯殺一百個

「姓鄒的,姑娘並不怕你。」

知好歹。」 「你們欺人太甚了!敵友不分,不 「當然,當然。

而且頗爲輕鬆。 魏薇一劍刺出,鄒勤轉身閃開, 鄒勤居然未撤下他的吳剛斧 魏薇「嗆」地一聲拔出了長劍

連攻十二三劍,鄒勤都是只守不

擊的能力 魏薇可以看出,對方並非沒有攻

二十七八招後,鄒勤道:「魏姑娘

,我挺欣賞你。」

魏薇一看他的眼神就不由心頭一 一切免談。 「可以,但如果想延後咱們的好事

沉

姑娘,江湖經驗豐富。

她是個早已過了「花信」年華的大

是等於侮辱? 你喜歡我,總要明媒正娶,這樣是不 「鄒勤,好歹我是一個黃花閨女,

情去討論不太相干的事。」 你要甚麼我都給你。這工夫我沒有心 「這一點還請你原諒,事了之後 衣衫一件件地被卸下

來。 魏薇目蘊淚水,但她不想哭出

不想害燕翎,就不會有此遭遇了 ,有此下場,大概也就是報應,如她 她曾經是個獨來獨往的江湖女人

事

是動了淫心。

等於是有意把崔永支開,以便辦

火,她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鄒勤把崔永派回去報信,可能就

,那是一種至爲熾烈,迫不及待的慾

那是一種慾火,也可以說是慾苗

她知道那種眼神代表甚麼。

現在,她已經是完全無遮了。

却並不馬上上馬 他要盡情去欣賞她。 鄒勤也很絕,他雖然是個急色鬼

道

被對方掌上罡勁震得馬步不穩。

未出五十招,魏薇被制住了穴

劍光中揮動,魏薇居然無法施展,且

這時鄒勤開始攻擊,兩隻肉掌在

地嗅上一會一樣。 就像一盤大菜在動筷之前要好好

覺得生不如死。 這樣躺在一個陌生人面前,魏薇

不同了,要是此人是余懷芝…… 和自己不喜歡的人作這種事,就完全

雖然,這是女人必過的一關,但

她的心智十分清楚,她知道自己

她倒在鄒勤的臂彎之中

她現在躺在床上,就是不久前燕

絕對想不到,不旋踵,她自己竟

體 伏下身子像嗅一道名菜一樣嗅她的胴 經過一番撫弄,然後再往下滑,而且 鄒勤的手由她的臉上滑到胸前

魏薇變成了婦人。 一個時辰之後,在狂風暴雨之下

了 恨,已經不能代表她此刻的心境

就算她殺了鄒勤,一千刀一萬刀 要報復嗎?有甚麼用呢?

> ,又有甚麼用? 她已被他盡情玩弄了一個時辰

錯。 甚至下半身都不能動了 鄒勤下床穿上衣衫,道:「你很不

來一 句「你很不錯」。 與生俱來的貞操都給了他,只換

比吳還難聽。 魏薇忽然狂笑起來,當然,這笑

或第三次的銷魂? 勤道:「你還希不希望再和我有第二次 「你可以哭,心情會平靜些。」鄒

現他的眼神中有凶芒。 魏薇本要吐他一口痰,但忽然發

好的湮滅証據之法。 此刻他已嚐了甜頭,殺了她是最

她苦笑道:「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有了 一次,永世難忘。」

「本來剛開始恨你,事畢之後,却 「你難道不恨我?」

又以爲,人生本就如此。 「這麼說,你還希望和我……

魏薇忽然拉上被子蒙起頭,道:

「很奇妙是不是? 「因爲這種事很……很……

娶我? 被窩中的魏薇道:「你到底要不要

你,千萬不要走開。」 司交代一些公事之後,馬上回來安置 「一定,你在此等我,我去見過上

> 鄒勤走後,魏薇淚下如雨 ,且立

的東西洗淨 她先要洗個澡,希望把一切骯髒

物,一直存在,永遠洗不掉 不淨,總是感到身體上點了些不潔之 但是,在她的感覺上,永遠也洗

她恨所有的男人 她要向男人報復。

她懷着恨天下一切的心情離開了

知找村鎭投宿 她漫無目的地奔行,天黑了也不

夫對面來了一騎。 弦月高掛天空,山中很冷,這工

這一騎速度並不快,似乎目的地

就在不遠處。 近前一看, 似曾相識, 而馬的

天的兒子 年人却大聲道:「這不是魏姐姐嗎? 來人是藍豪, 也就是江靜前夫藍

數月不見,十五六歲的藍豪又長

藍豪下馬抱拳道:「魏姐姐,好久

「好久不見,想姐姐嗎?

也想你。 「想,有幾次作夢見到姐姐了 」魏薇風情萬種地道:「姐姐

道:「小弟要去何處? 「怎麼會是假的?」她握住他的手 「真的,魏姐姐?

J 126

身上的,可能會降臨到她的身上。

更不敢想像的是,她要加諸燕翎

因爲鄒勤已在解她的衣扣。

如何?

「鄒勤,事到如今,咱們打個商量

傳聞,就前來看看。」 客,小弟有點不信。近來聽到不少的 「甚麼傳聞?」 「聽說余懷芝大俠到『青苗幫』去作

J 127

「很多地方遭到搶劫,但找不到搶 魏薇的目光不斷在這年輕人身上

鄒勤那種貨色不同之處。 已是過來人的她,知道童男子和

後院中。

因爲小客棧客人少,也不會有武

染一樣,她也知道,恨已使她變了。 如藍豪在她心目中鮮活細膩,一塵不 可以說她已經失去了以前的清純 她在鄒勤心目中是新鮮貨色,正

她要麻醉自己,也要報復天下所

人所有的條件。 藍豪也是男人,因爲他具備了男

說不定他的條件比鄒勤還要好

「姐姐,你要去何處?」

鎭嗎?」 「那就一道走吧,前面不是有個小 「也無所謂哩。」

「對,你要入鎮落店?」

「魏姐姐,上馬來好不好?我把馬 魏薇先上馬,伸手道:「小弟你也

摟緊我,我要放馬奔馳了,可別掉下 藍豪坐在她的身後,她道:「小弟

> 的柔、綿和軟,不由耳熱心跳。 **摟緊過女人的腰,他體會到女人身上** 更使他心頭盪漾。 魏薇特別找了一家小客棧,住在 藍豪自後面摟緊了她的腰。

林豪客住在這兒。 魏薇笑笑,藍豪越幼稚她就越喜 「姐姐,先吃飯如何?我請客。」

如果她不是處子,鄒勤玩了她以

後絕不會想娶她。 「我要先洗個澡。」

弟,小弟! 魏薇進入浴室,快洗好時,道: 「小弟給姐姐去弄熱水。」

「看我多粗心,我的內衣忘記拏進 「姐姐,有甚麼吩咐?」

「在甚麼地方?」

且發出一聲嬌呼。 只聞「卜通」一聲,有人摔倒,而

「哎喲,我的媽呀!」藍豪一驚,

但是,在這瞬間,他看到一個驚

而且成熟女人身上散發出的肉香 小伙子長了這麼大,還沒有如此

「在我的床上包袱中。」 藍豪輕輕推開門,在門縫中遞進

心動魄的景象。

毫髮畢現,一覽無遺。藍豪陡然之間 驚得楞在當地。 他的魏姐姐仰卧在地上,真正是

的胴體吸引住了。

人的胴體。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一個成熟女

呆地,忘了自己是來送內衣的。 女人的身體竟是這樣的,藍豪呆

「小弟,你發甚麼呆,倒是拉我一

但她似乎摔得很重。 他只好去抱她。 藍豪猛然醒過來, 伸手去拉她

我……抱緊……」 道:「小弟,我身上好痛,抱緊 這一抱,她忽然摟緊了他的脖子

在他的肌膚上。 在燃燒。 那膩滑而綿軟的胴體,緊密地貼

他抱她回到床上時,她只是輕輕

人不會太貪戀。 其實也不盡然。 至少一個第一二次做這種事的女

她只想看到男人如痴似狂的神

因爲鄒勤就是那種表情,她厭惡

當然,她現在也能實實在在地去

她只想和男人有這種事。

他只是感覺自己在燃燒,對方也 藍豪已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

眞是一次奇特而難以描述的經驗。 的蕩到如此地步,需索無度嗎? 的體力、無窮的精力,魏薇呢?她眞 一拉,他就陷入了悠海狂濤之中。這 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有無窮

事實上,他的目光已被地上仰卧

個的人。

體。

那種表情。

都不會實實在在地去體會箇中滋味。 領略箇中的滋味。

在新婚第一夜,不但新娘不會去 因爲女人第一次,甚至很多次,

魏薇道:「魏姐姐,小弟侵犯了你,你藍豪在兩個時辰的狂歡之後,對 體會,連新郎也不例外。 除非是風月場中老手的新郎。

會不會怪小弟太不夠了?」

「姐姐,你真好。」 魏薇也感疲憊地道:「我不怪

「當然,當然,你的身體太好 「當然。」 「你很喜歡我嗎?」 「是喜歡我的身體嗎?」

歡我的甚麼?」 「除了喜歡我的身體之外,你還喜

事實上,他說的身體就代表她整 「我……」藍豪吶吶而答不出來。

魏薇却以爲他只是喜歡她的肉

她時的那副饞相。 總之,她已看到兩個男人在佔有 (未完・六)

驅風止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寧神固本

各大藥房有售

婦女之寶



##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註册商標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装



##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 851 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為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 4 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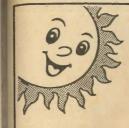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真: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 如有痕癢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96粒裝 毎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 0-6056216

圖文傳真: 0-6912119

#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牙齒發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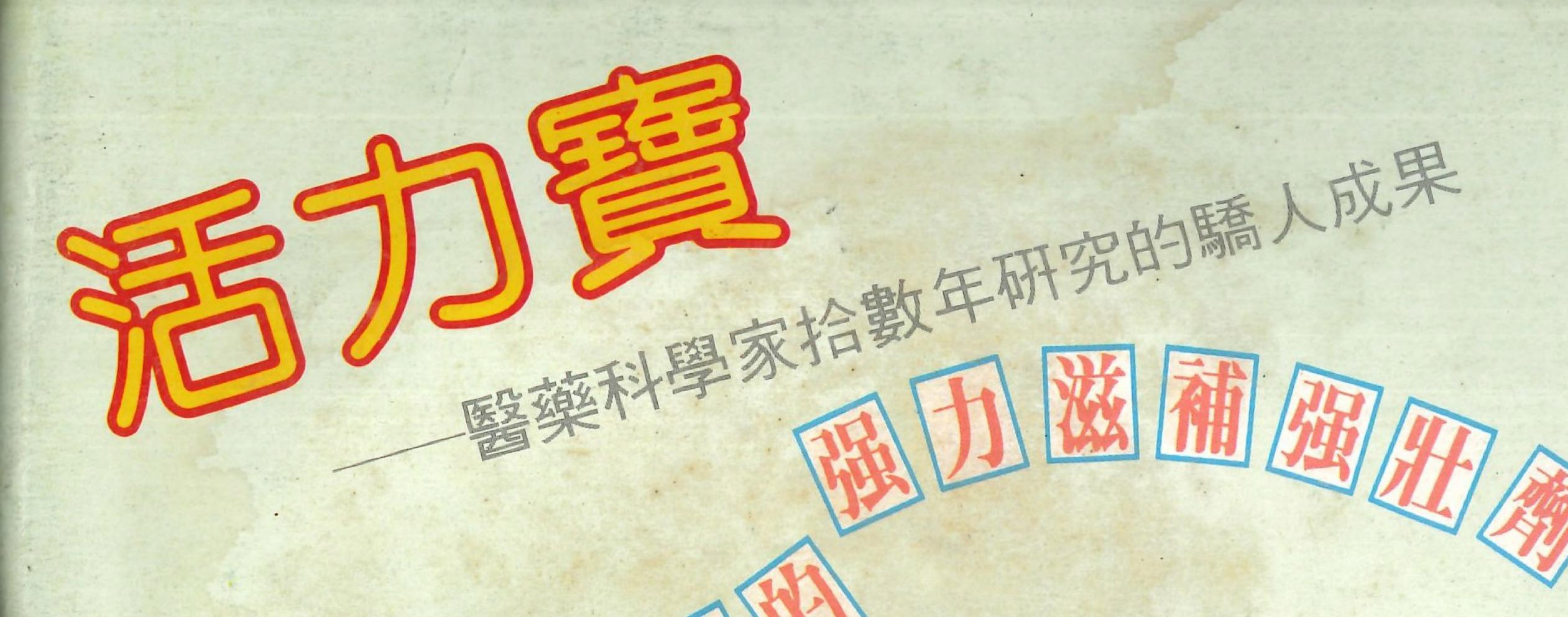
·牙根出血膿腫

·嘴嚼無力

·牙週袋深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牙齒鬆脫



過經神經鄉

醫藥學界推崇備至, 功效卓著, 功效卓著, 歐美, 歐美, 歐是日本、南亞、歐美,

道應範圍 果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 用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 東腎陽虛、體弱之 ,核卧多夢。脾腎陽虛、體弱之 力、腰膝痠痛、力不從心。



純天然製劑 絕無副作用 男女期適合 可長期服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均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 (852) 6015715 傳真: (852) 6918344

## SOLE AGENT: 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